

雲水悠悠

第一部 山川之旅

—

桃江的初夏最美，翠綠的流水，青黛的群山，在藍天白雲下，把浮丘山的山腳點綴得有如百美獻舞；高聳的碧雲峰，像是巍然屹立的王者，在愉快的享受這份「唯我獨尊」的權利，幾乎忘了這個世間的多少苦難。

時正中午，峰頂的雷音寺，此刻正鐘鼓齊鳴，磬價響，莊嚴的梵唄聲，透越殿宇，直衝雲霄；殿中央，胡跪著一個年約七歲的小男孩，身著玄色海青，麻與碎布編製的多耳鞋，鞋底潔淨無污；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瘦高的老和尚，身穿黃色海青，紅色袈裟。這時，他的右手正拿一把剪刀，左手握住小男孩的髮辮，毅然地把一撮長髮攔腰剪下；然後由一位中年比丘，捧一盆熱騰的皂角水，把小男孩的頭髮洗渥滌淨，再由老和尚拿起剃頭刀，很謹慎地用密印加持了一番，才把刀口平置在小男孩的頭頂間，說道：

「第一刀，斷除一切惡！」說完，把頭髮剃了下來，然後將刀移向左邊說：

「第二刀，誓修一切善！」

說完，把頭髮同樣剃下來，然後把刀移向右邊說：

「第三刀，願度一切眾！」

說完，照樣把頭髮剃下來，然後很快地揮刀剃髮，不一陣工夫，小男孩的一頭青絲，剃得一根不剩，光禿禿，白嫩嫩的。

此刻，排列兩旁的比丘僧，正在高唱著：

「金刀剃下娘生髮，法王座下又添孫」

原來寺院裡正在舉行莊嚴隆重的剃度儀式，當儀式進行完畢；老和尚慈目微垂，站在殿中央，對面前圍繞著兩百多位觀禮的僧俗，以他宏亮的聲音，緩緩地說道：

「各位大德！今天是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薩的誕辰紀念，值此吉日良辰，山僧為此子剃染出家，誠然是一大事殊勝因緣，將為我佛座下增添一善根佛子，為我臨濟宗下參入一份力量；尤其，我天岳門下至山僧迄今三代單傳，度此子而承法統，可以說是一份重責大任，如行危巖，如履薄冰，稍一不慎，則必滅香絕火，從此宗下除名，派下斷號；是以，法統名派，全賴此子了！」

老和尚說到這裡，啟目環視，然後沈重地說：

「在場縑素，有的是為長者，有的是為同參，有的是為晚輩，不論如何，山僧希望大家同心護持，使此子能成為我佛座下一名法將，則各位的功德，必定是無量無邊的！」

老和尚說完，由一些身份較高的僧俗相接開示和祝頌；氣氛流露出歡樂，期待，祝福的確是禪悅法喜，慈悲無量。

二

夜色有點涼意，一輪淡淡的娥眉月，懸掛在稀落的星群間，深藍的長空，偶爾劃過一道流星，把空際拖得更深邃了；微拂的晚風，挾著薄薄的濛霧，慢慢底捲向山來；漸漸，漫佈了整個浮丘山，而至整個山的諸峰，而至最高的碧雲主峰，而至整個夜空——終於星月失色，一片迷茫把世界包裹住，宛若變成了一個無限大的棉花團。

無邊的濛霧裡，在雷音寺的西北角，那片名叫獅頭岩的巨巖上，此刻正盤坐著一位瘦削的老和尚；他，正是白天為那小男孩剃度的住持和尚。

夜色雖然迷茫，令人分不清景物，但是老和尚的臉上，浮起的一抹愜意的微笑，卻像一抹陽光，顯得格外明朗。此刻，但見他那雙明亮而慈祥的眼睛，向遙遠的群山凝視，凝視那濛濛的霧景，像是沈浸於一個遙遠的夢裡。

老和尚的思維一直在起伏著，從他那不時生起變化的面部表情，便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可不麼？今天他完成了八年來的心願，不！應該是更久遠一些，自從他繼承了恩師月季老禪師的法統以來，至今已經是三十個年頭了；三十年來，一直許下的一個心願：

「此生中將尋找一個不亞於自己的弟子，寧冒著三代單傳的危險，也不違背師門的家訓，去做個濫竽充數的罪人！」八年前，在心願的三十個寒暑裡，終於他得到了一個機會，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八年前，當他回返北國的文化城——北平市省親時，順道探望曾經共讀十年寒窗的學友，竟然不經意地結下了今天這個善緣。

他清晰地記得，那是九月的重陽日，沙井胡同的一座深院裡，客廳中坐著他的同窗好友夫婦倆，女主人懷著身孕；他和好友結束了一次圍棋戰之後，於品茗時閑談，而引起了話題：

「人家說和尚都能未卜先知，你能測知這第二胎是男是女麼？」女主人說。

「測準了怎麼說？」他微笑著問。

「和尚還有什麼希求？」男主人故意說。

「希求？」他在心底默念著這兩個字，忽然間誘發了他的靈機，一個不可思議的意念，像陽光下變幻的景物；雖然發生在遙遠的遠方，叫人看不出那內裡究竟有些甚麼？但是，卻令人深信擺在眼前的是美好的事實，是很容易誘惑人心動的。

「這樣好了，如果給我不意言中，就送給我做徒弟好了！」他狡猾地設下一個圈套。

「你的意思認定是個男孩子？」男主人說。

「如果是個女孩？」女主人補上一句。

「是女孩與我無緣！」他很平靜的回答。

「我就不信你真有神通！」男主人不服，接著說：「真要是個小子，準給你做徒弟！」

「好！」他像是先付定金，趕緊接上去，唯恐賣主反悔，並且加上一句：「一言為定！大嫂也同意了吧！」

「咱們是夫唱婦隨，只怕到時候你牛皮破產！」女主人也興緻勃勃地回答。

就這樣，在不經意中結下了這個善緣。

又是一年的遷流，大地從冰凍中醒過來，柳條兒已抽出了新綠，布穀鳥也唱出了心聲；江南的三月已經變成了翠綠世界，那漫山紅似火燄的杜鵑花，就像是少女們的春裝，是那麽樣的令人目眩。

人們都在為春耕而忙碌，忙的喜笑顏開；因為，那種在田地裡的是一團團的希望，充滿了延續生命活力的希望；包括自己、別人，這世上每一個有生命的眾生。

農忙的日子裡，雷音寺的住持，那個瘦高個子的老和尚；他雖然沒有在為農耕忙碌，但他的心底裡，卻也正在期待著一個新生命的來臨。他曾不止一次的在計算時間：

「三月底，四月初！」

新生命降臨的時日快要到了，他迫不及待地整理了一個包袱，背後掛著一頂竹笠，赤足芒屨，獨個兒到長沙搭船往北方進發——

三

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日子，無論是天氣、環境、氣氛，和歐陽教授一家大小的心情；尤其是在後院裡的假山旁，結跏趺坐於那片青石板上的老和尚，他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寧靜與平和；只見他一會兒望望天空，一會兒看看花木，一會兒閉目沈思……。

他是在等待一個時刻的來臨。

在他的思維裡，那時刻將給他帶來很多很多；是一些說不出來畢竟「是如何？」的事，或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希望，或許什麼都不是！或許僅僅是使他「空歡喜」的一刻；不過，他像是有一種奇妙的預感：

「將是一個充實的事實！」

陽光自東方逐漸升高，氣候已在逐漸轉暖；初夏的日子本來就是宜人的，一年中的此刻，不也正是充實的時刻麼？

「哇！哇！」

隱隱地，一陣充滿了「人生韻味」的聲音，說不出是喜是悲的生命吭歌，從廂房裡傳了出來；像沈悶的陰霾，突然暴起一陣雷響，震撼著整個院落裡每一個人的心弦。

老和尚禁不住站起身來，邁步向廂房的客室；這期待的時刻終於來到，像倚閨待兒的老母親，盼望著愛兒歸來的時刻，終於讓她盼到了。

當他跨入客室時，男主人歐陽教授早已在座了。

「是我贏了吧！」

他說出了內心的喜悅，雖然他已經是鬢髮斑白的老和尚，而且具備了近三十年的禪定基礎；但，關係著三代單傳的命脈，關係著祖庭法系的延續，這是他唯一的希望，一個必須成為事實的希望，叫他如何能禁制住鼎沸的情感，而強迫自己平心靜氣，無動於衷？

「你確信這小子有根基嗎？」

「你在懷疑？」

「但願是的！」

「時間會證明一切！」

「我是不願輸給你的！」

「但願不是為賭注的大小，而是為賭注的可靠性！」

「我們的信用像你的一樣。」

「那我就放心了！」

「放得下麼？」

「彼此！彼此！」

二人的談話，在一陣哈笑中結束；客室裡有丫頭送來香茗，氣氛已隨之變得熱鬧了，整個家庭中的老少似是全體動員，加上助產婦穿梭其間，顯得格外忙碌。

然而，此刻廂房裡，女主人為這新生命的誕生，似乎並沒有為她帶來歡喜；因為在她的希望中是一個女孩，她像是對女孩有著特殊的感情，當她頭胎生下來一個男孩之後，這種感情愈來愈濃，幾乎在這十個月懷孕的日子裡成為她念念不捨的生活全部。

至於生男孩將會促使他成為一個出家的佛弟子，她並不是為此而不歡；雖然她不是一個佛教徒，而且還是個受過洗禮的標準的基督徒，但她卻深信「因緣」二字；基於在她教育知識的領域中，不時發現人生問題的產生，無論是任何的際遇，都逃不了「因緣」的安排；固然牧師們曾強調那是「上帝的安排」，可是，她想到「仁慈而又萬能的上帝」，似乎不會把一切殘酷的事實，去安排在崇拜祂的子民身上；否則，便無法信奉上帝是仁慈的，是萬能的主人！

「人，與生俱來就是有罪的！」這種思想在她的信仰過程中，一直認為值得研究；因為，「罪」的形成畢竟是來自何處？誰造成？誰賦予？如果歸之於上帝的安排，便沒有了「我」

的一切了，既然連「我」的一切也沒有，那便不應該有「罪」的發生，誰都知道，人生的種種是發生於「我」的一切言語和行為上，而言語和行為的造成，是發生在某些「因緣」的變化中，而「因緣」的變化，正是「我」所造成；由於這種邏輯的道理，使她深信一切歸於「因緣的結合」，便是人生現象的根源，也可以說是樞紐，她凝視著床上的內帳頂，那潔白的顏色，正像她此刻的心情，是一片空泛得一無所有的景象，她忽然感到有些累了，可能是身體上的疲勞。

終於她微闔住雙眼，靜靜的。

四

塵凡老和尚，湘益桃花江上游浮丘山雷音寺的住持和尚；當他完成了心願以後，所剩下來的就是今後如何培育的問題了。

基於歐陽教授的家庭，世代書香門第，自然不能為了後代子孫出了家，而忽視了良好的教育，使得憑添一份遺憾；當他把孩子領來寺院之前，他清晰地記得：

「孩子太小，需要照顧。」歐陽太太說。

「這點大可不必掛心！」他毅然地回答。

「可是，他不能不念書！」歐陽太太似是有心找難題。

「做和尚照樣要念書！」

「不過念幾本佛經而已！」

「沒有漢學作基礎，想念佛經也不成！」

「多少和尚不識字卻能念佛經！」

「各有念的情形不同！」

「不是同樣做和尚麼？」

「大學教授與學堂老師不是同樣教書麼？」

「做和尚能跟教書比？」

「你忘了和尚是普度眾生的僧寶！」

那次的談話不是諍辯，而是一次圓滿的開示；不但贏得了孩子歸他培育，而且還種下了歐陽夫婦以後菩提心生起的種子。就像佛經中所說的「善緣」，確然結下的是一份殊勝的善緣。

事實上這種錯誤的觀念，在中國社會上，正是造成「僧伽」的人格與地位，一直不太景氣的癥結；使得同時也影響了佛教的價值，這便是所謂的「連鎖反應」，屬於應該覺醒如何去彌補的迫切問題；也可以說是為了「教」的興盛，「僧」的聲譽，都待大力改革和宣揚，否則，唐宋時代的佛教盛況，將永遠只是個歷史名詞，再也不能復興於後世！

雖然，他本身遠離於「改的精神」，但他卻有「改的意識」；亦如他自己沈醉於禪的世界裡，卻從不到處標榜禪，而又希望禪能發揚光大是一樣！

夜，漸漸地深了。

他起身離開獅子巖，回到方丈室。

方丈室是一片石岩開闢出來的，面積不大，靠右由一道短石牆分隔；左邊的一間是他的禪房，右邊的一間原本是他的小客室，如今改作新收的愛徒寮房。

寮房中，設了一床一桌一椅，和桌旁一滿架子書；床上鋪一張竹蓆，新剃度的小沙彌側臥在竹蓆上，身上蓋一條淡黃色的棉被，小光頭枕在黃藤編的枕頭上，均勻的呼吸，微笑的臉龐，像是睡得很甜。依靠在床頭照顧小沙彌的侍者，似是疲倦侵蝕了他的清醒神智，此刻正陶然於夢裡。

老和尚惟恐驚醒了愛徒，躡步走近侍者身邊，伸手搖醒他，示意他回房去睡；然後自己盤坐在床上，閉目養神，漸漸進入禪定。

一個恍惚如夢的意境，像往事般呈現出來。他走進了一個世界，莊嚴肅穆，寂靜幽雅；重重的山巒，起伏的叢林，飛瀉的瀑布，奔馳的流泉，點綴著處處伽藍；佛殿的屋頂，飛簷騰閣，彩鳳蟠龍，極為金碧堂皇。山門上，懸著「清涼山」金字黑漆巨匾。

「清涼山不是咱們五台後山麼？」

一位中年比丘手牽著一個十來歲的男孩，男孩身著竹布長衫，黑色馬褂，腳套一雙青緞面的方頭鞋，潔白的布襪裹在褲管內，繫著淡藍色的綢帶；頭上戴一頂瓜皮翠玉頂青帽，腦後垂一條近尺的髮辮，走在路上一幌一幌的。

小男孩走在中年比丘身邊，輕輕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啊！」中年比丘漫應道。

「可是不像呀！」小男孩疑惑地問。

「你像個沙彌嗎？」中年比丘反問道。

「像文殊菩薩不行麼？」小男孩狡黠得很。

「哦！」

中年比丘倏地放開了小男孩的手舉首凝著「清涼山」三個金色大字；他的思維驀然投入了沈思，他的靈智若有所悟——

似朦朧，似清晰，似飄忽不定。

似陌生，似熟習，似曾相識時。

那影子——

「娘！我要解手！」

突然的呼聲，發自小沙彌，驚醒了老和尚的寂靜意境，被拉回到現實的禪房；他起身把桐油燈撥亮了一些，然後從床底下拉出來一隻木質尿桶。

「敏兒！出家了，自己起來小便！」老和尚指著尿桶，沈沈地說。

「是！師父。」小沙彌頓然覺醒，輕輕的應了一聲，乖乖的爬起床，在尿桶處胡亂地拉了開來；一雙小眼睛仍然惺忪欲睡，把小便拉在桶裡桶外都是；老和尚見了，皺了皺眉頭。

「下次要小心一點！」老和尚提出警告。

「是！」小沙彌漫應了一聲，回到床上躺進了被窩，老和尚伸手把被子替他蓋好，然後結跏趺坐，閉目養神。

夜，深沈，窗外顯得很暗。

山峰頂上的寺院是沈靜的，除了偶爾傳來一兩聲夜鷹的啼叫，幾乎只能聽到寺後的陣陣雷風聲；雷音古剎的得名，便是來自峰岩後與後山相連的一片斷岩處，所發出來陣陣雷風聲的緣故。

在無邊的夜裡，老和尚的思緒變得反而零亂了；像海邊的潮水，起伏洶湧，動盪不定，一忽兒近，一忽兒遠——

五

天岳山梵音寺的本山，位於汨羅江上游，古名叫做天嶽，八小山之一，佛教中稱做小南天；山巒綿延，北接幕阜，與江西的武功山共成分水嶺，處處流泉飛瀑，山上奇岩古樹，怪石瓊花，確然是塵世外，別有天地，不亞於世外桃源。

小南天的範圍很廣，殿宇寮堂，幾乎組成了一座小城市；靠近文殊殿右側的老龍坡，設有一座沙彌園，園中除了一處觀音洞代替了殿堂之外，依山腰之麓，是一座三排成品字形的建築物，正中一排是書館與齋堂各佔一半，兩邊是沙彌們的寮房；寮房裡是木板大通鋪，房內大致還算整潔，無論是衣物枕被，洗面用具等，都有一定的位置。

園中共有五十多個小沙彌，年齡自五歲到十四歲不等，清一色的小男孩，個個長得眉清目秀，大體上體格都很健壯，只有少數剛進園的顯得很孱弱，有的甚至還患有重病或絕症；那都是來沙彌園以前，在家中就認定活不久了的孩子，做父母的把他們送進園，期望在三寶的慈力下，有希望活下去。事實上這類的孩子，在園主與較大的沙彌們的照顧下，一個個活得很好，而且病症也隨著消失了；那並不是神妙的奇蹟，而是寺中的正常生活，加上清幽環境，加以細心調理，無疑地會走上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的局面。

此刻，園中的小沙彌們正在追逐嬉戲著，一群灰袍光頭的孩子，活躍於九月的秋陽下；

微帶寒意的山上，血紅的楓樹，光禿的桂桐，枯了的草地，以及那平靜的小湖，較之綠色的春，卻有另一番景色。

小湖靠近一片奇巖，湖東聳立著一片蒼松，松下對坐著兩個十二歲的小沙彌；兩張微現紅潤的臉龐，都是那樣英俊可愛，雖然面上浮著稚氣的笑，但是，另一種隱露的莊嚴之氣，卻不遜於一個六十老僧。他倆結跏趺坐，手捧彌陀印，微目直身，誰也沒有不自在的表情，的確像兩個大和尚在議論甚麼哩！可不？且聽他們的對話。

「七歲出家跟十歲出家並沒有差別！」穿玄青色僧袍的說。

「大和尚們總是稱讚愈早愈好！」穿灰色僧袍的說。

「如果只是持齋不修學，生下來就出家或六七十才出家，應該都是相同的！」

「你將來也會是個大和尚！」

「和尚只分老少。」

「我就是個小和尚！」

「應該說只是個小沙彌！」

「等到受了大戒仍是個小和尚。」

「你很想做大和尚？」

「當然想！」

「大和尚要有超人一等的修學！」

「我要下工夫，先把基礎打好！」

「……」

二人停止了談話，四週已是一片沈靜；原來沙彌們都已進入書館，接受寺中所安排的私塾，授予各種有益的課程，以培養孩子們的知識與學問。

「夢雲！一塵！上館讀書啦！」

湖西邊響起了園主的呼喚，兩個小沙彌聞聲，很快地奔向書館。

書館裡，正面設一張檀木桌和一張太師椅，上面坐著一位近七十歲的老比丘，鼻樑上架一付老花銀絲眼鏡；桌上排了些文房四寶，此刻他正拿著一支朱筆，在為一個小沙彌圈點論語，其他的人坐在條桌旁的長板凳上，一個個輕聲朗讀課本。

書館裡一片讀書聲。

夢雲和一塵兩個小沙彌躡步進了書館，剛剛就好了座位，適巧那位比丘先生抬頭查看館內的情形。

「你們兩個到那裡去了？」

「……」

「問你們怎不講話？」

比丘先生似乎有些生氣了，用手扶了一下眼鏡框，伸手拿起桌上的一根戒尺，猛然朝桌面重重一拍；頓地震得館內一片清淨，朗朗的讀書聲像閘水斷流一般，整個書館裡變得落針可聞。

「好貢高的小沙彌！來館裡不到三個月，儘見你們兩個不是遲到就是曠課！不要以為你們天份好就可以胡來！老比丘受了方丈和尚之託，任誰也別想特別！就是方丈和尚的徒弟，我老比丘也照樣不客氣！」比丘先生好像隱藏了許多委屈，想找機會發洩出來。

「我們錯了！請先生息怒！」夢雲站起身來很嚴肅的說。

「認錯？認錯就算啦！好小子！看你那種不服氣的樣子，你會真的認錯！」比丘先生不知為什麼？聽了夢雲的話，像是火上加了油，火氣更大了。

「出家人不妄語，請先生諒察！」夢雲端莊肅穆，毫無懼色，清晰又平和的回答。

「好啊！竟敢頂嘴！你以為你的輩份高，天份好，是天之驕子！我老比丘就不敢治你！」

「學生從來沒有這意識，請先生不要誤會才好！如果的確是有犯錯的地方，情願承受處罰！」

「你過來，今天就治治你！」

比丘先生的為人，在館裡反應本來就不太好；原因是他未出家之前，聽說是個落第秀才，自以為命運不如人，才跑來天岳山的。今天他的這種不講理的言行，只是為內心中潛在了太多的委屈，在廟裡常常跟同參道友們鬧事；方丈和尚把他調來沙彌園，原為避免一些成年比丘不容他胡鬧，才讓他教教小沙彌，藉天真無瑕的孩子們，平平他的孤傲和自滿的下意識火氣，誰知他卻本性難改，反而誤會了方丈和尚的一番苦心。

此刻，園主正躲在門後觀察館中的情形，眼看夢雲要遭受無謂的懲罰了；於是趕緊現身，走向比丘先生的席位。

「無塵師！教孩子不能動火，這兩個孩子遲到不是有意的，警誡一下好啦！」園主用平和而又慈祥的口吻說。

「你是護著他們來的？」

比丘先生以挑逗的語氣說：

「我通明身為園主，一向公正行事，從無偏袒之心。」

「館裡有我任教席，你想偏袒也不行！」

「只要你公正行事，通明不會多嘴。」

「教席的權利不受你干預！」

「要公正！」

「我有權！」

「園主受命於方丈和尚，有絕大的責任！」

「我是自己來的麼？我也是受命來的！」

「我不是在和你爭權，是在和你講理！」

「你是在以輩份壓人！」

「夢雲的輩份更高！」

「所以你往高攀！」

亂了！館裡的爭吵聲達於戶外，小沙彌交頭接耳，顯得更為零亂、噪雜。

夢雲見狀，心想糾紛由他而起，這場爭吵要停息，只有自己受點委屈，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於是，趨步向前，胡跪合十在通明園主與無塵教席二人的身邊。

「請二位不要爭辯了，一切都怪夢雲不守館規，才會引起二位的不快！夢雲甘願接受教席與園主的責罰！」夢雲發出有力而誠懇的聲音，果然阻止了二人的爭吵。

「真叫人慚愧！」園主是有感而發，嘆口氣，走了。

「哼！」比丘先生悻然回座，靠在太師椅上，置夢雲胡跪塵埃而不顧。

然而，夢雲坦然受罰，微目胡跪，合十當胸；靜靜底，有若老僧入定。館中其他的小沙彌，一個個正襟危坐，目視課本；唯獨和夢雲最要好的一塵沙彌，暗暗傷感不已，在他，總認為事由他起，要不是他儘向夢雲問話，便不會聽不到鈴聲而遲到。

不過，任管如何，糾紛總算是平息了。

世間事，環境的不適，仍然是人為的因素居多；所謂環境逼人，無妨說是人逼人。就像沙彌園的教席，為了一點爭執，硬是不容夢雲與一塵留在園內受教，直逼到二人離開沙彌園為止。

事實上夢雲住園受教，並不同於其他沙彌，只是為恩師有事去了北方，完全寄居性質，他原有小廟可住，在教席不容的情形下，他幼小的心理是感到相當委屈的。所以當他臨行前，曾私下立誓：將來長大了一定要回本山做方丈，化三年時間把裡裡外外好好的整頓一番。

他走了，一塵不捨分離，要求做個同參，追隨他的身後；就這樣。二人乘船換車，回到了桃花江上游的浮丘山雷音古剎。

雷音寺常住不多，山下的寶林村有一處私塾，夢雲與一塵兩個小沙彌，白天往私塾就讀，晚上返寺安住；日子於往還山之上下較苦，但在精神上倒也自由自在，快意多了。

這年秋末，夢雲的師父北方歸來了，師徒二人選了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在方丈室裡為沙彌園的事作過一番檢討。

「一切的後果，歸咎於你掉以輕心。」

「當時我承認錯了，並請求責罰。」

「他們說你的態度不夠誠懇。」

「園長可以作證。」

「正因為園長偏袒你。」

「我以為他很正直。」

「你可知他有攀緣心？」

「緣在那裡？」

「咱們的輩份太高。」

「……」

「記住無諍即是戒。」

法示般的話結束了，使夢雲對事理多了一分體悟，由於這句話的影響，以至後來的他受用無窮；雖然，也為此而惹來不少的誤會，遭受許多無謂的麻煩，但是，那「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的古訓做後盾，其後果總是美好的；姑且不論在事理上有無得失，只少在道業的份量上是堅強可靠，獲益真實，可以心安理得的。

夢雲的師父於這次談話之後，特地購了兩匹馬，安排他與一塵到離寺十五華里遠的石筍——箴言書院去讀書；因為那裡的教席水準較高，而且在教學、環境、管理、設施各方面都很理想，對小沙彌們幫助極大。

的確！新的環境，新的作風，以及百多個不大不小的孩子；鎮日裡除了讀書之外，便是私塾中認為最不當的新玩意——運動；運動中有體操、球類、國術、田徑等多種令人身心健康的活動，不像私塾中一味地死讀，死背，死板凳；動輒戒尺、竹板、跪算盤，令人身心兩疲勞，結果學而無用。

夢雲和一塵在書院裡修學了五年，五年中在學術與知識上受益不淺，尤其是一塵，原先的智慧與思想，較之夢雲可以說差了一大截，而經過這五年的陶冶，確非吳下阿蒙；雖然不能相提並論，卻也差之甚微，所差的距離是智慧上的反應不及。

二人的學業算是暫時告了一個段落，回到小廟裡專心佛教經典的研讀，以及道業上的修持工夫。

年齡已不是小孩子的他們，無論在修在學的精神，都轉變得成熟多了；尤其是思想的運

用，智慧的發揮，均能達到自立的境地。本來像一塵曾經一直是惟夢雲是首，處處依賴無主張，而今卻也能挺立不拔了。

一天，一塵向夢雲提出來他的想法和看法。

「再等三年就可以受具足戒了！」

「有甚麼安排？」

「我想先回大雲山，盡份弟子對恩師的孝道。」

「應該！以後呢？」

「說不定先到北方去讀書。」

「我贊成你先去讀書！」

「你呢？」

「時代的趨勢將以學理為前提，也是度眾生最要緊的工具。」

「修持的工夫可以放棄麼？」

「那是個人不可缺少的生死大事！」

「要想做到修學兼備恐怕不容易！」

「你曾經不是說要做大和尚麼！」

「更不容易！」

「事在人為！說不定不出十年，你就可以掌管大雲山了！」

「你不是對天岳山也有興趣？」

「小南天是八小山之一，究竟不是件容易的事，何況方丈和尚是需要長老們推薦而遴選！二十四老得不到十五位的支持，永遠只是個夢想！」

「對了！不談這個，有一個疑問你能告訴我嗎？」

「問吧！」

「天岳山在岳陽，小南天在天嶽，為甚麼會扯在一起？」

「岳陽的天岳山是小南天的下院，天岳山的本山是天嶽！」

「這一派是從那裡分來的？」

「來自紹興的平陽，開山祖本晝禪師是木陳道忞老和尚的弟子，和山水大師石濤元濟法師的師父——旅菴本月禪師是師兄弟；起初本老和尚在天嶽開山小南天，號為天嶽山，命名梵音寺，後來基於道老和尚的一次洞庭之遊，看中了岳陽東邊的山勢，便囑開創為天岳山的下院；從此，由於下院的交通便利，加上岳陽的盛名，反而為遊方參學者傳播四方，名氣之大，遠勝本山百十倍。尤其是到了用智法師的手上，下院的種種，無形中與本山脫節了，成

為現下獨立的天岳山，這就是用智法師用智後的結果！」

「現在的歸西大師不是德高望重麼？」

「他也認為天岳山不是下院，是惟德老和尚開山的，把天岳的創派祖師也撇開了！」

「難怪你從不入岳陽的天岳一步！」

「不全是為了這個！」

「為甚麼！」

「因為在洞庭湖的扁山，我師父有一椽茅舍可以落腳！」

「哦！對了！提到洞庭湖使我想起了令師的綽號，為甚麼別人稱他為釣水瘋僧？」

「顧名思義，卻不是第一義？」

「禪風風範，可惜我不識禪機！」

「不識是行者境界！」

「無量壽佛！」

夢雲與一塵相處了六年多，由於個人的環境不同，和前途指標的差異，終於在一個蕭瑟的秋天裡分手了；從此天南地北，各奔前程，為未來開創新天地。

一塵回返大雲山，奉他恩師妙蓮老和尚（非鼓山之妙蓮）之命，僻居小九華潛研三藏法典，經八年的苦讀，把華嚴部的經論與疏鈔，翻來覆去，精研細究，終於在華嚴性海中尋得了無盡世界；那便是後來成為大老的華嚴座主——逸塵大師，或者說是怡塵、宜塵、達道都可以，因為這些都是他常用的名號。有時，他為一生中得助最多的同參好友——夢雲，而常於字畫的題簽中寫下「念雲」行者的雅號，那含意即是說：

「常念夢雲」，當然，夢雲的種種，那不僅僅是他所常念而已；而且，所給予他的策勵效用更大！

夢雲自從與一塵分手以後，便轉入省城的嶽麓書院；為時不久，便直升湖南大學研習文科專攻本國文學；在學校期間，白天現學生相，晚上還復沙彌身，掛搭於營灣寺，寒暑假則回浮丘山雷音古剎。

大學四年中，夢雲把所有的時空，都放在學業上，除了長沙城裡的開福寺有法師講大座，否則，他往往為極有限的時間而安排得極具價值；正如他的恩師虛因老禪師所教導：

「時流一直往前奔馳，如果欲想不為時流所摒棄，那就只有盡自己所能，拼命往前追去；否則，便會像兩岸的草木一般，任其枯榮變異！」

不是嗎？四年中，他不僅是色身成熟了，無論是思想、知識、行為，都已步入了成熟的階段；像生活的安排，生命的功率，都能冷靜地去處理，去運用。雖然，在他週遭的環境中，

難免受到許多感情上的困擾，有時甚至為許多的陷阱與誘惑而迷亂；但是，他時刻記取「身為出家佛子，必須荷擔如來家業」的重責大任而提高警覺，小心翼翼地堅強挺立，不為陷阱與誘惑而迷失了自己。

他深深地銘記著浮丘門下的家風：

「不管人家對不對，自己一定要對！

做對了是應該的，做錯了趕緊覺醒！

時刻檢討自身，懺悔個己業重！

一切菩薩行為，盡一切力量效行！」

在這種大乘佛子必須如法的典範家風之下，夢雲是屬於陶冶後難得的菁英，無怪他的恩師曾說：

「本門下自你師公到你，三代單傳已無第四的機會了，因為單傳的傳承式是最危險的作法，基於你的根基，希望不要讓我失望，好自為之！」

每當他陷於誘惑而迷亂的時候，他的潛意識裡，便會像電光火石一般，倏地浮現起這些鞭策，使他驀然覺醒而堅強挺立起來。

在他大三的那年，一次意外的機會中，系裡的一位女助教老師孫秋萍，是夢雲俗家的姑表，長他九歲，每週六、日兩天，在一位法籍的牧師家裡補習法文；這天星期日，秋萍邀他同往，一方面是做伴，另一方面也是鼓勵他共同修學法文，這在夢雲的心識中，認為有機會多學一點總是好的，於是，二人欣然就道。

法籍牧師有個半西洋式的中國名字，叫做徐亨利，本名叫做湯尼亨、欽斯買、果述。住在湘江的水鷺洲，一幢西班牙式的別墅裡；地方上的人都叫他徐牧師，是湖大外文系的客座教授。

二人到了徐牧師的家，經過一番介紹和推薦，很順利地得到了允許，允許他得到傳習法文，享有和孫秋萍同等的教誨待遇；雖然，夢雲毫無法文基礎，好在他有一位可以幫助他的表姐。

然而，原先只是單純的學法文，沒有一個月，徐牧師的千金——瓊斯康妮兒，中國名字叫徐康妮，卻像粉蝶兒一般投向夢雲這個外現學生相，內密沙彌身的特殊青年的情感裡。

康妮是個金髮碧眼的洋娃娃，十一歲到中國，自江北而江南，經歷了八個整年了；對中國的一切，無論是人情、風俗、歷史、文物，她都深深底愛慕著，尤其是中國的旗袍，和中國的飲食，有著格外的偏愛。

她，曾私下裡對孫秋萍表示：

「我願意終生住在中國，嫁給中國人做太太。」

由於這原因，孫秋萍起了一份私心，也可以說是心願；她對表弟夢雲的出家做和尚，一直認為是種殘酷的事，無論是他的家世、財勢、名望，以及個人的人品德性，才華智慧，都可以說得上極其優越；如此的青年，長伴古佛青燈，實是不僅對他個人是一種損失，就是對他的家庭，以及社會、國家，都是一種損失。

所以，孫秋萍有意撮合這段姻緣。雖然，這在夢雲本身毫不知情，甚至他的心深處，壓根兒就沒有世俗的情感。

康妮與夢雲結識了，但女方不知道他是一個佛教中的出家弟子；夢雲遵師父之命，為避免一些無謂的困擾，也一直保留這種身份，不讓同學們知道，包括校方在內。

情感，是維繫人類關係的橋樑，尤其是男女關係，情感就像一根膠著的絲；綿綿的，沾貼著，不是普通力量所能解開的，除非另有一份超出此情感的力量。

六

康妮出生法國，成長於中國，有西方人的熱情，有東方人的溫順，是屬於比較含蓄的類型；在她的生命過程中，她的思想裡充滿了中國人的種種，包括為人處世，言行作為，無不是純中國人的色彩和風範。所以，她熱愛中國和中國的人情、風俗、禮儀、文化……。

起先，她結識夢雲是對中國的一種愛的衝動，是自然而廣博的；後來，當她發覺夢雲的學識、品格、智慧等超過她的想像時，一種慶幸的歡喜，自她的心深處由友情而變成戀情，往往於不經意的場合中流露出來。

像山嵐，穿梭於林木草叢。

像蜂蝶，留連於花蕊粉瓣。

像流泉，遍跡於溪河湖海。

像隻柔馴的小花貓，纏繞於腳邊、安睡於懷裡。

柔的、蜜的、愛的……流露著。

夢雲！像一首詩，康妮是詩中的意境。

康妮！像一幅畫，夢雲是畫中的彩色。

確然！他們變得像一隻歌，如曲與譜；甚至使夢雲忘了自己的處境。

畢竟他是有善根的，每當他的情感頻臨崩潰時，那廟院的晨鐘暮鼓，像鏘然的警語，喚醒他即將迷失的靈智；他會驀然而起，像哲人發現了人生的奧秘，把思維投向百補的衲衣，把情感託之於方便鐺，毅然地踏上頭陀的苦行旅程；甚至不惜耽誤可貴的學業。

他的生命是經過洗鍊的。

他的情感是經過薰習的。

他的理智是永遠清醒的。

為此，康妮曾經耽在沉思裡，那些超乎常情的突然，使她以為自己做錯了甚麼？總會禁不住地合十胡跪，仰望著床頭的十字架；心底發出虔誠的懺情：

「主啊！允我懺悔吧！莫要剝奪了我的愛情！」

「我是具有十二萬分誠意的，做一個道地的中國人的賢妻良母！」

「主啊！不管是為甚麼？我都願意承認是我的錯；只要他不像夢一般的消失！像雲一般的飄去！」

她的確是沉迷了，有海一樣的深。

夢雲也意識到可能的發展。

是他大三的暑假期。

「康妮！我們去桃花江欣賞美人去！」夢雲有意安排一個「謎底揭曉」的機會。

「甚麼時候去？」康妮久慕桃花江的豔名，自然歡喜極了！何況是心上人約她第一次遠行。

「明天好嗎？」

「一切聽你的！」

「令尊令堂放心嗎？」

「跟你在一起不會！」

「跟誰一起才會？」

「父母不願我交往的人。」

「我感到非常驕傲！」

「不是你！」

「誰？」

「應該是我！」

「不是自卑吧！」

「有必要嗎？」

「對不起！是我失言了！」

「不許說——」

陽光下的花叢畔兩個影子相擁著，緊緊地；可惜各人的內心湧起的是不同的滋味，尤其是夢雲，心底是陣陣的酸楚，說不出來的歉意，重重的像塊巨石壓搾著他。

這是命運之神作弄人麼？抑或是所謂上帝的安排？

都不是！夢雲是研究佛理的，他從不相信這些；他深深知道，業感是由不得平凡的人的，但願「諸業隨緣了，切莫造新殃」！如此才能得到解脫；不然，塵世的纏縛，會像糖與麻粉，那後果將愈滾愈多，連真實的影子也會迷失。

不是嗎？蠶的事實，是人生哲學的標點，是一個雙料的驚嘆號！那內裡意味著「自作自受」，好像是心甘情願的；不正是佛教中華嚴經所說的「一切唯心造」麼？！

蠶，明知故犯；夢雲畢竟不是蠶。

何者是可以做的？這些在人生的旅途上是比較容易對付的；唯獨那「何者是必須做的？」卻是一樁困難的事，因為，必須具有毅然的勇氣，不變的決心，和的確能夠「看破！放下！」的修養工夫！這種工夫的修養，它最主要的條件，是人類中最最可貴的「智慧」！

智慧的形成，是耳聞目睹的經驗，無論是他人的或自己的，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是經驗所累積而成為「智」，由智的群中加以選擇，這種經過選擇出來的經驗，便是智的精華，稱之為「慧」了！所以，人生中較為易於成就的是「智」，而「慧」就不是舉耳張目即能獲得的了！

夢雲自從投禮虛因老禪師座下，十多年的教誨，無論世出世間諸法，幾乎都承受過嚴格而洗鍊的陶冶；雖然，學佛的日子仍然淺陋不實，但是，過去世的根基，多少不同於平常。何況，他十多年廟院生活，耳濡目染，無一不是廣大磅礴的「學道、行道、殉道」精神；自然，他的人生態度，是行步於「看破、放下、自在」的境域中的。尤其，他恩師對他的期望，幾乎時刻都響亮在他的耳際：

「自你師公而至於你，三代一脈單傳，慧燈相續，非同他們，切記好自為之！」

他的責任是重大的，一脈的香煙，不容斫斷，師門榮譽，永遠光大；其中的關係，不僅僅是個人的得失問題，具有不可忽視的因果責任！

師門，狹義的是個小的團體，推而廣之，將是影響到一個法脈，而至整個的佛教；因為，一個宗教的組成，是綜合每一個體而為整體，個體的成長，也就是整體的壯大，個體的健全，也就是整體的力量！

人，人生，無論世出世間任何一個階層都不能否認這種事實！

七

桃花江是資江流域的一處支流，地屬益陽縣境；自廬山鄉的浮丘山發源，經石嶺、杉樹、桃谷，而入資江。

桃花江地方有一修山，離桃江鎮約五華里，修山又名羞山，相傳山村有一對男女青年，

一個是美豔絕倫的裙釵，一個是風流倜儻的哥兒；二人本係同母異父的姐弟，幼小時是手足情深，成年後由情成愛，以至發生了破壞倫常，不為鄰里所容的醜事，最後被逼雙雙投井自盡，起初井水不久乾涸，而後甘泉暴湧，全村人飲用井水後，每一戶的女郎，頓然變得嬌媚麗質，以至成為今天的「美人窩」。

不過，又有一說，修山出美人，是由於地理形勢和風水配合恰到好處的原故；但不論怎麼說，桃花江的修山出美人，早已傳播世界，聞名遐邇是事實了。

浮丘山是桃花江的源頭，山上有一長年隱在雲霧裡的碧雲峰，峰頂有一古剎名叫雷音寺，寺中石殿前有一觀音泉聞名遐爾，原因是泉水不但可以治百病，而且水質奇佳，的確是「靈泉甘露，滴滴瓊漿」——（按：泉旁石壁上的題字。）

夢雲與康妮到達桃花江之後，在鎮上流覽了一番，也到修山去憑悼了一番，然後僱馬匹往浮丘山進發。

這次浮丘山之行，主要目的是夢雲有意對康妮作個「不辯」的自我「真實」的介紹；基於他的表姐秋萍曾坦然告訴康妮，說出夢雲是個出家佛子身世時，不僅康妮不相信，就是康妮的父母也認為不可能；因為，以他在中國傳教的時間，和對中國佛教中的比丘的認識，認為比丘中除了半途出家的有大學或清代的舉人、進士，及古代臣帝將軍之流，甚至皇帝當和尚的都不足為奇，但在近一個世紀中還不曾聽說過，青年大學生群中，竟有比丘（應該說是沙彌）身份者。

這也難怪，中國比丘的教育水準，本來就一直不平衡，年長的大德，有的學養很高，年輕的就差多了，除非是半途遁入佛門，企圖作個隱者的官士紳賈，於世事塵勞之餘，一心皈命三寶；否則，便只有幾處佛學院的學子們其教育程度較高，但也比不上社會上的大專學子，尤其是國立大學。

信與不信，夢雲為此曾與剃度恩師以書信求教，期能獲得可以解脫此一煩惱的纏縛的方法；邀赴浮丘山是師徒間早已約定好了的，何況虛因老禪師門下單傳，他對夢雲的期望，以及法統的前途，在內心裡的煩惱，他是不亞於夢雲的。

七

夢雲在老和尚的心目中，像太平洋中的暖流，那不僅是人類生活環境中美妙的安排，也是人類生活需求中不可或缺的自然力；何況夢雲具有牢不可破的善根智慧！縱然人為的破壞力像颶風暴雨，像疾雷閃電，但老和尚自信他從夢雲兒時所施的教育，是挺得住世俗任何外來的陷阱與誘惑的。

這天，夢雲與康妮縱馬揚鞭，像春天裡山野的飛蝶，飛躍著奔上了浮丘山，放蹄於碧雲

峰登峰勝景——十八盤（陀螺十八繞），一邊欣賞山色，一邊細語輕歌；在表面看起來，有如一雙戀情中的少男少女，可惜夢雲的內心，卻是有苦無處申訴，只好強作笑顏，以免掃了康妮的興緻；何況，事實的揭曉，只在這暢覽浮丘風光之後呢？

「雲！浮丘山太美妙了！」康妮露著愜意的歡欣說。

「這一片朦朧的雲霧把你迷惑了！」夢雲語意深長的說。

「迷惑本來就是美妙的！」

「當一陣風起處，你會大失所望！」

「景物是不會變的。」

「迷惑的像是夢！」

「夢醒後不是仍能回味麼？」

「那將是惋惜多於依戀！」

「畢竟是為尋夢者所擁有的！」

「康妮！太重情感的人，結局將是忍不堪睹的殘酷！」

「自古以來，好像都逃不出這種命運！」

「為甚麼人類偏要捨棄理智？」

「大概就是所謂的人之所以是人吧！」

「不是人人如此！」

「除非是聖哲超人！」

「不也同樣是人嗎？」

康妮聽到這裡，心底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隨手拉住了韁繩；仰望著峰頂的那一片濃厚的霧（其實她已置身在雲霧裡了），默默地像一座跨坐在馬背上的彫像，如果不是馬兒在搖擺著頭尾，發出斷續的輕吼的話。

此刻的夢雲，已經驅馬上前，並立在康妮的身畔；他好像不敢也不願去打擾她的沉思，僅僅默默地陪伴著，像一位盡忠的護衛者。

二人抖動著韁繩，飛快地向峰頂奔去；尤其是康妮，她幾乎想藉此一抖之力，把那即將來臨的事實為之抖落。

她在心裡暗地希冀著：

「但願只是夢雲的一種說詞。」

不久，二人抵達了峰頂，正像夢雲所說的，峰頂是一片清晰，沒有些許雲絲；一座人工與天然參半的莊嚴廟院，矗立在峰的頂顛。

碧雲峰山勢奇特，一面背山，三面孤立，背山的一面並不與旁山連接，中間尚隔一道陡然峭壁，就像是一道狹隘的鴻溝，由上至下，何止百尋；常年狂風暴捲，迴環其間；宛若疾雷轟擊，又像戰場喧囂，其氣勢逼人之極！雷音古剎建立於此，其寺名的由來，便是依之而起。

寺前，在大殿的右側，奇岩壘石，向陽處，凹下一片石穴，穴中湧出清涼甘甜的泉水；那便是聞名遐邇的「觀音泉」。殿的兩側是依石巖而修建的寮房，殿的後半間，是峰巖處天然凹入的大洞口，前半間便是人工加寬加深的石牆，殿頂由於風太大，蓋覆著生鐵鑄成的瓦片；整所寺院可以說是依地形地勢而建立，洋溢出一種突出的古老與蒼勁，令人油然生起神秘而肅穆的感覺。

康妮下了馬背，佇立在山門口，環目四望，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隻巨大的石香爐；大殿兩旁是一對高大而雄壯的石獅子，殿內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立像，手中的楊枝和淨瓶，正在為這五濁惡世，灑下慈悲的甘露聖水；康妮想跨步入殿，卻為夢雲搶前阻止了，告訴她說：

「等等！入殿禮佛，要先洗淨手臉。」

「哦！對不起，我只是想進去參觀一下。」康妮不懂這些，坦然的回答說。

「不行！」夢雲有點固執：「我先領妳去客堂休息一下，洗洗臉，然後再去參觀。」

「也好。」

康妮本來是一個溫順多情，卻也極為爽朗的西方少女；隨即跟在夢雲的身後走向客堂。

夢雲把將她領到客堂之後，向知客師招呼了一聲，然後告訴康妮稍為等待，便匆匆向殿側的寮房奔去，好像有什麼迫不及待的事一般。

沒有多久，夢雲回到房客，向康妮說：

「走！我們下山，送妳到平山庵過夜；那裡都是尼師，甚麼都方便。」

「現在就走？」康妮感到有些驚奇。

「是的，我們先下山，等一下在路上向妳解釋！」

「你是在做戲？」

「相信我！走吧！」

「我有些累了！休息一會不好嗎？」

「原諒我！下山反正是騎馬，慢慢的走好了。」

「唉！」

康妮無可奈何的離開客房，走出雷音寺的山門；跨上馬背，向山下慢步行去。

時正晌午，康妮感到有些餓了，側首向夢雲探了一眼，發現他好像有甚麼心事，默默地

任馬蹄的答；康妮見了，原本想要說「餓了」的話，也只好忍住，以探詢的口吻說：

「你方才說要給我解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師父在生氣！」

「生誰的氣？」

「我的！」

「為甚麼？」

「正是我要送妳去平山庵的理由！」

「你師父討厭我去雷音寺？」

「所有單身的女人，尤其是與寺眾認識的女人！」

「違反常情嘛！」

「關係出家人的律儀，妳不會懂得的。」

「你呢？」

「我還沒有受大戒，一樣不懂！」

「不是盲目的服從嗎？」

「師命不可違！」

「這是中國人的美德？」

「是出家弟子的本份！」

「你真的是出家人？」

「我不想為此多做解釋，相信我！康妮。」

「不會是真的！」康妮有些激動的說。

「我不想欺騙你。」夢雲安慰她，音調中充滿了歉意和誠懇。

「我希望你是騙我。」

多麼沉重的希望！這便是人與人之間「愛」的力量，別於眾生中其他低等動物的愛；尤其是男女間這種無法解釋的情感，就像是慈母對兒女的給與，永遠沒有厭倦，沒有條件；縱然有時偏於「溺愛」，確實是不應該有的，但她仍然會去尋找可以原諒的理由。

康妮待夢雲便是生活在這種情感裡，自從相識的那一天開始，她便以奉獻的精神，渴求能獲得做一個中國人的妻子，而毫不覺得委屈的欲去完成那個願望；有時，當她的情感平靜的時候，她想：

「如果他真的是個出家人，應該怎麼辦？是斷然地捨棄他？還是設法用愛的力量去爭取他？」

雖然她的父母曾經叫她在心裡上事先有個準備，不要事到臨頭而亂了方寸，把自己打進絕望的深淵；那樣便變成了可憐的愚者，不但會傷害了個人，同時也會傷害到家人。

二人馬未停蹄，一直朝山下行去。

夢雲在此刻，見康妮默默地沉思，他似乎能猜得出她在想些什麼？心地裡也有著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觸；不過，他有另一種力量可以依恃，他深信他的師父會處理得很好；因為兼母代父的師父，在他的心目中是最能信賴的全能者，憑他的記憶所知，好像從來沒有一件事，能把他的師父難倒！

下了山，穿越寶林村，繞過清修山，在黃鶴山嘴的山麓，一片參天的蒼松古柏叢林處；椽木比連，紅色的牆圍，綠色的屋瓦，露出飛簷一角；那便是幽然恬靜的平山庵。

庵前是一條深長的青石路，兩側是整潔的梨子園；二人的馬蹄印在青石上，得得的蹄聲，清脆地響亮在林間。

是一幅絕美的圖畫。

是一首動人的天韻。

晌午的時刻總是寂靜的，尤其是平山庵的時刻，顯得更為寂靜，甚至還增添了一份超塵脫俗的「雅」！

二人下了馬背，拉著韁繩，佇立於緊閉的山門前；夢雲伸手拉起門上的銅環，極為小心而有節奏地在門上敲了三下。

不多久，山門開了，是一位年老的尼師應門，見了夢雲身後跟著一個女學生，首先是略感驚訝，隨即平靜的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然後肅容入內。

夢雲停在山門外，對老尼師說：

「慧一師！我不進去了，請您好好招待這位客人，我現在要回山，明天我會請老和尚一同來庵裡。」

然後又對康妮說：

「不要不安，這裡的尼師們非常慈悲，會使妳感到有回到家裡的感觉；恕我不方便在這裡陪伴妳，明天一早我會儘快的趕來！」

就這樣，沒有讓康妮來得及說聲再見，老尼師已伸手關上了山門；門外是夢雲跨上馬背，響起的一陣急促的奔蹄聲。

當天夜晚，是個月黑風高的時刻。

雷音寺的方丈室裡，一盞昏暗的油燈，微亮的燈光，照著一老一少兩位比丘的臉，相對盤坐於山棕編製的蒲團上；年長的對年少的凝望了好一會，然後沉重而莊嚴的說道：

「雲兒！人生的旅程本來就是艱苦的，尤其是一個出家佛弟子的道路，更是魔障重重，只要稍一不慎，便會為其毀損；所以，自小我就告誡你，做為我門下的弟子，必須要像一棵樹，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任他狂風暴雨也不能把你擊倒，除非是你自己擊倒自己。」

「是的，夢雲一直謹記在心。」

「既然如此，自己的問題自己處理，明天一早我要下山去洞庭湖。」

「師父……」

「不必多說了，去休息吧！」

年老的比丘，伸手熄滅了油燈；年少的悄然離去。

年少的正是夢雲，他離開了師父的方丈室，獨自回返寮房，和衣躺在木床上，微閉著雙眼，思維裡正湧現著如何釋疑的意念；他必須拿出智慧來，以圓滿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他深知師父的個性，凡事最忌諱的就是像根藤，毫無自主的能力；是的！他不能依賴，正如他師父不止一次地強調著說：

「你是三代單傳的弟子，今後的成敗，不只是你個人的，關係到整個的師門！」

夜更深了，他漸漸為疲勞所襲，不自禁地沈沈步入夢鄉——

第二天，早粥後，夢雲獨自下山，走向平山庵。

到達庵前，老遠便看到一位年逾五十的比丘尼，伴著一位白膚金髮的異國女郎，停留在莊嚴的山門前；二人正在交談著甚麼？女郎還不時拭著眼淚。

夢雲見了這種情景，不由地把腳步慢了下來；他已直覺底感到，必然是庵主能淨師太已獲知了他們之間不應存有的情感，她在對康妮曉以利害得失；尤其此事關係著浮丘山一系的存亡問題，因為，夢雲是浮丘山唯一的傳人，雖然她也是其中的一脈，但是，平山庵的重要性遠不如雷音寺；何況在法統的發展，師門的光大，法務的推動，都不是平山庵的比丘尼們，所能擔負起的重責大任！

近十年來，能淨師太一直待這位小師弟如手足，有時像母親般關懷他，照顧他；因為她深知這位小師弟的重要性，就以恩師所付出於小師弟身上的種種，無論是世俗的，出世的，說句過份的話，那已超出了父子與師徒的感情之和；那些心血，精神，時間，甚至物質的供給，雖然夢雲的俗家是名利俱備的大戶，但是，怎也不肯沾染些許，那怕是一件僧衣，或是學校裡所規定的一事一物；就以夢雲於大三規定住校，為飲食不便必須送飯的事件來說，恩師便風雨無阻的為他一日三餐送飯，除非有不得已的阻障，都是盡量不假他人之手的。

夢雲慢慢地從沈思中醒過來，用衣袖拭去了欲滴的眼淚，趨步走向山門。

「大學士！怎麼沒有騎馬？」能淨師太抬眼見到了夢雲，帶笑地詢問道。

「哦——」夢雲匆匆下山，忘了那匹烏雲蓋雪的駿馬，那是他俗家所養的馬群最好的一匹，其次是康妮所騎來的小鬮，他們上雷音寺前，特別借過來充當腳力的；雖然雷音寺也飼有幾匹，但都不像小鬮和小鬮般是名種，他深深地記得，那是他當初出家時，父親送給他的禮物，起先放在寺裡養，由於飼料消耗太大，只好仍舊養在家裡，隨時可以供給他出門之用；他父親後來又找到了小鬮，一匹純白色的牝馬。

「大學士！入神了？」能淨師太見夢雲不言不語，像是跌入了回憶的過往。

「沒有甚麼！到裡面去談好嗎？」

此刻，夢雲發現康妮的眼神中，好像一片茫然的空白，連那藍寶石般的眸子，也失去了平常的那份光澤；於是，他向庵主做了一個暗示，便領先跨進山門，直趨庵裡的客堂。

在客堂裡，庵主招呼一聲便入內張羅去了，剩下他們二人，相對地坐在檀木椅上。

「雲！師太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而且令師的希望也由師太轉告了我。

」康妮黯然地說：

「師太對妳說了些什麼？」夢雲追問道：

「算了吧！當我已經瞭解了一切，如果再說出來，便成了多餘的時間浪費。」

「妳——」

「好了！如今我甚麼都不想，只希望你送我回長沙。」

「康妮！人生的際遇，本來就是苦惱；所以我們佛家說：生為苦聚。雖然我們的相識是缺陷的結束，可是，在老境的回憶裡，將是美好的一段。」

「我的記憶中是痛苦與失望！」

「時間與環境會幫助妳的。」

「你此時此刻是平靜的嗎？」

「我也依賴時間與環境的幫助！」

「我——」

「好了！不是要我送妳回長沙麼？妳在這裡等我，我上山去取馬。」

「不要去，想別的辦法好嗎？」

「嗯！這樣好了，我們先去滄水舖，然後租馬回長沙。」

「我永遠信賴你。」

「可惜失望多於希望。」

「依賴也是希望。」

「所以哲人的理論，說人生是短暫的，像浮雲片片！」

「我們走吧！我的心情——。」

八

夜，洞庭湖的夜，像迷茫的夢一樣。

岳陽樓的東北，有一扁山，浮立湖上的萬頃碧波之中；濛濛的月色，淡淡的夜霧，飄惚的秋風，把扁山襯托得格外迷離。

扁山之陽，一椽茅舍，柴扉微掩；從屋裡洩出一絲昏暗的燈光，透過門隙，透過霧層，投射在庭院裡，隱約地顯現出兩個影子；相對地盤坐在庭院中的青石板上。

「夢雲！你已經超過了第一個求學的里程階梯，緊接著將是你的僧伽生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境界。」

「師父是說——」

「漢陽歸元寺就要傳授千佛大戒了！」

「歸元寺的戒同時要傳法，您——」

「立明老和尚請我做羯磨。」

「可以例外？」

「你一個人！」

「這樣能得戒嗎？」

「在乎你自己。」

「要如法的話，我有自信！」

「你就是太過自信，像四年大學唸完了，你自信又得到了些什麼？除了驕氣之外！還刺傷了一個女孩子，以及沙彌身染多了一些穢氣。」

有若兩重棒槌，一是驕氣，一是穢氣；在夢雲的意識裡，像兩桶冰水，使他頓然感到慚愧的痛，醒悟的冷。湖面送過來的秋風，也忽然變得寒冷了。

夢雲是個天賦較高的沙彌，凡事不用太過詳盡，只要是發生開來，稍微予以點破，他的感受便會像山洪傾洩，除了天翻地覆般的激蕩之外，思維裡必然是風暴雨急，雷動電閃的紊亂；一定要經過一番極沉長的交戰，才會理出一個較為可靠的頭緒來。

此刻，他便是如此的情景。

他，像在大雄寶殿中懺磨一般，合十長跪在他的恩師面前；兩行連珠似的淚滴，道出了他內心裡的惶恐，是那麼樣的虔誠，那麼樣的自然。

老和尚深知愛徒的心性，忍不住沉沉的，充滿了情感說道：

「一根臘燭一盞燈，必須要經得起風吹雨打，否則，燭滅燈熄事小，往後又以什麼延續下去？何況風風雨雨，隨時隨地都有灑落的可能；為師於你所寄與的希望，你應該心領神會，不容或忘！」

「是的，夢雲時刻不敢疏忽。」

「起來吧！談談你受戒後的計劃。」

夢雲依言站了起來，擦了擦眼淚，然後盤膝坐下；小心地回答：

「為了遍參善德，我想戒期圓滿以後，化三年的時間到處去參學。」

「想學善財童子？」

「跟隨老參們跑一段時間，然後隨順機緣；希望能多經歷一些，來磨練自己的意志和心性，同時也可以鍛練一下身體。」

「以後呢？」

「盡一己所能，承擔如來家業。」

「不要輕率發願，既經發願，便得盡形壽，竭其全力去完成；否則，便是佛戒中不容忽視的妄語！」

「這些年來，苦心求學，以至未來，夢雲的願望就是為此；我不敢說將來是否能光耀師門，但確信本著「學道、行道、殉道」的精神，縱然明知那過程必定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遭遇，將也會以大無畏的「忍波羅蜜」工夫去圓滿功德，以報答宏偉的四恩。」

老和尚聽了這番話，照理應該衷心喜悅才對；可是，所得到的反應，卻是一聲沉長的歎息；然後喟然說道：

「有時業障會消磨行者的銳氣！」

「師父是說……。」

「人生苦長，道心樂短，單靠一個「忍」字是不夠的，能忍固然要緊，但必須要能化解，也就是說要能歡歡喜喜的去承受一切；譬如逆境生起時，首先就得冷靜的去想一想，心平氣和的自我分析與檢討；如果是自己錯了，應該虔誠的懺悔；如果是誤會，應該好言解說。如果是對方錯了，應該責怪自己，因為逆境發生時的成因是「我」的執著，基於人人都有一個我，所以必須將心比心，處處以慈、悲、喜、捨的心意去化解緣境；這些說起來容易，而做起來可就困難重重。」

夢雲聽了這番開示，不經意地側首湖水，整個的身心，正像湖上的夜色；濛濛的月，淡淡的霧，蕩漾的水波，以及那深遠無際的湖面；偶爾劃過一葉高張白帆的行舟，和那與湖水爭高下的躍鯉。

可不麼？他的思維如月、如霧、如水波，在無邊際的沉思中，划游、跳躍——

他深知恩師的教誨，是人生經驗中的現實問題，不可否認，也不容許忽略；甚至那將是必然遭受的問題。然而，自己未來的里程中，能否正如恩師所說，能夠面對現實去歡歡喜喜的承受一切？如是，他於沉思中，不禁地發出了自問：

「我能夠行菩薩道？」

「欲行菩薩道，先得有菩薩的發心！」

老和尚莊重而宏量的聲音，像撞響的警鐘，擊醒了他的沉思，也誘發了他的靈智；頓然間，他領悟到了些甚麼？

於是，他的思維又捲入另一個世界。

老和尚見狀，微微領首，立起身來，輕步走向茅屋；庭前的石坪上，剩下夢雲與他的「靜慮」世界。

大地在此時此刻，顯得那樣的微不足道，遼闊的湖面，深遠的湖水，儼然是一個水的世界；夢雲盤坐於扁山的這一茅屋前，沉浸在水世界之中，誠然，還不如蒼海之一粟！

水，在佛教的理論上，是情與無情組合的四大因素之一；除此，還有地、火、風三大因素；由於四大的和合，而有諸般的體相，由是成之為「色」，如果四大失調，便將成之為病，如果缺少了任何一樣，必定成之為死亡；最後四大分散，終究歸之於「空」；因此，色與空的形成，只是聚合與離散的現象，在一個認識了佛法的人來說，知色如幻，知空如電，便無重於色空的體相了；於是，在人生的「煩惱與所知」因緣上，便會極其自然的捨色空之相惑，而究竟色空之真性，於煩惱中追尋菩提，於所知中了別諦義；然後起信，宏願，修行，求證，於正勤精進中，圓滿一系列的「因緣所生」諸法，覺悟諸法的生起，畢竟少不了千變萬化的過程；是以，行者於「道」之前、之後，必須行深「般若」，如何去認識過程、處理過程，以及圓滿過程；這樣才能獲得「無上的正等正覺」之究竟地。

夢雲身處水域，非為浮沉而任聽生死，只少他依附於寸土之上，抓住了每一個過程，虔誠地於過程中去如何認識！如何處理！永遠希冀於圓滿，而達究竟的境地！

夜，漸漸的深，靜、沉……。

夜過了，將是一個甚麼樣的明天呢？

夜，是會過去的，明天必定將會來臨！

夜也好！明天也好！同樣少不了有它的過程！但是，你有否去認識？有否去處理？尤其是，有否去圓滿而達究竟境地？

因此，必須深深地瞭解，人生的過程，不必追憶那些已經過去了的，也不必計較那些還

沒有來到的；最要緊的是現在的時刻，每一個現在的時刻，你究竟在做些甚麼？

參禪學道，古德們說「平常心即是道」，所有事題物理的過程，如果能於過程以平常的心意去用心，那結果必然便是道；所以古德們又說「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把握住每一個現在，試想，那圓滿，那究竟境地不就是屬於你的麼！

夢雲的思緒就像洞庭的湖水，波波粼粼，起伏不息；他有一份與生俱來的思考能力，如水與波的揚起，只需一陣微風；往往，他會不自禁地為某一些言語或事物，使思維沈浸於靜無窮盡的思慮中；這大概就是造成他以後的僧伽生涯於上乘禪海的原因吧！

提到禪，老和尚在這方面似乎一直是費盡心機，絞盡腦汁，為夢雲的禪里程鋪路，幾乎是時時刻刻的。當然，夢雲在這方面的天份也很高，舉凡「機鋒」的把握，「靈智」的追尋，「因緣」的尋覓，以及境與體用的辨別，他都能當機立斷，大刀闊斧地去加以選擇或摒棄。

夜，是深沉了。

沉沉的睡意驅使夢雲走入茅舍。

夜，在蕩漾的湖水中溶和了。

又是一個旭日東昇，大地甦醒的早晨。

洞庭的扁山，漁舟來去穿過，有的在搜捕白鰻，有的在撈捉魚蝦；此刻，正是漁戶們忙碌的時刻。

扁山之陽，一椽茅舍的石階前，夢雲的師父——釣水瘋僧，地方上的人都管他叫釣水和尚；因為他垂釣湖畔，其釣無釣，僅有一桿一線，連個浮筒都沒有！嘗有人探詢他，他卻作如此的回答，他說：

「子牙直釣，老僧無釣，線桿隨和，常為意陶！」

有時，他更朗聲歌偈，意態怡然，偈言：

釣兒無釣為釣水，簞兒無魚滿清風，

人魚同為自由命，何忍捕殺飽食神？

倘使魚兒會說話，必責漁夫狠毒心！

老僧從來不說法，唯祈世間盡善人！

這天，像往常一樣，老和尚垂釣湖畔，時而朗笑，時而歌詠，時而沉寂；乍觀之下，確然是一種瘋顛之態，難怪人家叫他釣水瘋僧！他真是瘋顛麼？此刻但見他從魚簞中取出來一隻藍花海碗，小心地放在石階梯上；然後將手中的釣線扔進湖裡，不一會，拉起釣線，將線上的水，像串珠般注入碗中，一次又一次地，直到碗中注滿了大半碗清徹的湖水，他才回首朝盤坐在身邊的夢雲說：

「端進屋裡去，這是一碗受午供時的鮮羹！」

夢雲聞言，起先是無比的驚異，繼而若有所悟地站起身來，雙手捧著海碗說：

「五味俱全，尚差一味！」

老和尚聞言，似是很生氣，大聲地斥責說：

「無有三德，何來六味」

夢雲聽了不服，將碗中水倒入湖中說：

「無如不如？還是留個空碗的好！」

「朝天之作，仍是輪迴種子！」

「如何究竟解脫？」

「玻璃球著地，如果因緣是水與泥，必然所欲不得！」

「那就讓它先入水後沉底！」

「仍然是有所為！」

「如何是有所不為？」

「你手中是甚麼？」

「碗！」

「拿著幹甚麼？」

「？——」

夢雲恍然大悟，於是將手中碗輕輕放下，依舊結跏趺坐，伴在老和尚的身邊；似是不經意地望著老和尚，再次釣水入碗，像串珍珠般，一次又一次地釣湖裡的清水。

時光在沉寂中流動著。

釣線帶起的湖水，像珍珠一樣，一串一串的，在驕艷的陽光下，映著澄澈的金色；像皇后妃子的耳墜子，閃耀著！閃耀著。

夢雲凝望的眼神，似是為那閃耀的光芒迷惑了；平靜的思維，頓地激動起來，那麼強烈，那麼廣博，那麼深遠；像天上舒捲的白雲，停滯於藍色的太虛，有若一座雄偉的雪山，顯得那麼聖潔，那樣高不可攀！又像洞庭湖水，洋溢出寬大，柔和——

「可以端進去啦！切記莫要滲雜些你自以為是好的東西！」

像一聲清晰的磬響，驀然把夢雲的思維，從深沉中拉了回來；可是，他驚醒得太遲了，沒有聽清楚老和尚的話，忍不住追問道：

「師父！您剛才說的是甚麼？」

「唉！當面錯過！」

「請師父再說一遍！」

「仍然自以為是！」

「徒兒不敢！」

「現在該做什麼？」

夢雲聞言，以敏銳的目光朝身體身前掃視了一下，然後起身取碗，把那盛滿了湖水的海碗，小心翼翼地捧進茅舍。

可是，當他纔行幾步，老和尚卻突然響起一聲怒吼道：

「回來！」

夢雲聽了，心中一動，停下步來說道：

「義無返顧，理所不容！」

「義從何起，理從何生？」

「如日東起！如水瀉地！」

「日既東起，因何西墜？水歸塵埃，因何天降？」

「生滅現象，識心分別！」

「識心分別之能為何來？」

「因緣而生諸法！」

「心相寂滅，猶如虛空，應無法可生！」

「心相寂滅，何來虛空之名？」

「起心動念之前如何？之後又如何？」

「如我手中碗，可破未破！」

「識心分別未捨！」

「……」

「思量即乖！為師的許你三年參學！」

「仍請開示！」

「頂門具隻眼！」

「難！」

「參學就是歷練！」

「承受折磨？」

「莫自討苦吃！」

「應如何？」

「智慧來自聞思修！」

「與天賦有交涉麼？」

「心存傲氣，至今未捨！孩子！這是你根智昭彰的最大障礙，千萬要記住：謙受益，滿招損的古訓！」

「是！」

夢雲聽到「傲氣」二字，心念間禁不住一陣顫抖；因為師父責他四年大學的成果，僅僅是「穢氣與傲氣」二者而已。如今，師父再次提示傲氣未捨，可見這份障道因緣，在自己的我意識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於是，他忍不住想到未來的日子，在千變萬化的歲月中；事理人物，他的確沒有些許敢言有「自處獨立」的能為！亦如他在禪那的道途上。茫茫然，空寂加惆悵，怎能不叫他徬徨失措呢？雖然，年紀尚輕，可資參學的時日正長；但是，如果像過往的四年大學教育一樣，那時，他將如何？如何！

此刻，他移向茅舍的步履是那樣的沉重，像胸腔多重荷載的那顆「心」一樣。

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一切都沒有成熟！

九

歸元寺是一處律宗道場，傳戒的嚴謹，可以說是國內有名的；唯一缺陷是「凡求授戒法的戒弟子，必須承繼法統。」也就是說，都要接「歸元寺的法派」成為其「法子」，倘使有所例外，那必定是戒壇三師的門下弟子。

夢雲的剃度師是虛因老和尚，這年為得戒阿闍黎立明老和尚敦聘出任羯磨阿闍黎；自然，夢雲也是例外中的人物。

此次戒期中開堂和尚是本際法師，際師的作風和三年前的「武閻羅」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香板與柳條少斷了一些；在規矩和法則方面多教了一些，可以說是做到了「有學有揍」的地步。

五十三天的戒期，最後在大師父際法師的眼淚與自責中圓滿；因為，八十幾位戒弟子中，有三個因病退出，兩個打架受擯，一個失足落水淹死，四個畏「嚴」而「溜」；這是戒期中為所有引禮感到最是不安的「遺憾」事件，也可以說是歸元壇場過程中少有的事；為此，聽說本際法師待戒子們出壇以後，便也跟著負起背架子走了，傳聞後來落腳在峨眉山雷風洞後山的山洞裡，立願一生隱遁潛修，鎮日祈求懺悔，幾乎為之目盲。

夢雲當戒壇生活結束後，得流雲、寶乘兩位老參之助，以及隨喜參學的戒兄仁慈、能持、泐達等師結伴行腳；他們的目的地是終南山，第一站以五台山朝禮文殊菩薩為優先。

五台山是國內四大名山之一，地屬山西省的五台縣，群山起伏，五峰高聳；五峰之上，林木稀落，猶如積土所築，各峰約三至七平方公里不等，一片平坦，有若台狀，所以叫做五台山；依賢首華嚴傳載：

「案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二萬菩薩常住說法；故今此山下有清涼府，山南面小峰有清涼寺。」

蔣維喬居士的中國名勝五台山弁言：

「五台山在山西五台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亦名清涼山，相傳為文殊菩薩道場；五峰環抱，頂無林木，有如疊土之台，故名。夏時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山左鄰恆嶽，右瞰滹沱，週五百餘里，狀如蓮花；東南西北四台，皆自中台發脈，群峰聯屬，勢若游龍，叢林大剎，皆在中台之下。僧侶分為青衣僧黃衣僧，青衣僧即尋常之僧人，皆著青衣；黃衣僧則喇嘛也！各有著名十大寺，如顯通、塔院、圓照、廣宗、殊像、碧山、南山、風林、金閣、靈境等寺，青衣所住持也！菩薩頂、玉花池、金剛窟、鎮海、羅、普安、三泉、七佛、壽寧、台麓等寺，喇嘛所住持也！喇嘛中有扎薩克住菩薩頂真容院，由西藏達賴喇嘛派來，六年一任，約束眾喇嘛，職位頗尊。青衣僧則由各寺公舉會長，處理公共之事。蒙古王公每歲朝山，布施甚多；聞紀元後，以關外道途不靜，來者較少，然香火猶盛；內地僧俗二眾，夏時朝山者，亦絡繹於途。」

清涼山載之於佛經，依住山寺中的傳說，五台又名清涼是一種訛傳，清涼山應該是指五台之北台；因北台最高，挺然突出，海拔達三千八百公尺，為五台之冠。山勢雄偉，渾然險峻，人跡罕至；每年四月以前，七月以後，皆見冰雪封滿山谷，縱至炎夏，仍然清涼絕塵，所以叫做清涼山；文殊菩薩便是示現於此處的，也由於此，五台山中的寺院，普遍供奉文殊菩薩，唯各台所供者不同；如北台靈應寺供無垢文殊，東台雲海寺供聰明文殊，中台演教寺供儒童文殊，南台普濟寺供智慧文殊，西台法雷寺供獅子文殊；殊像院所供奉的駕狻猊文殊聖像，是五台山中最著名的文殊菩薩像，全身高約二丈有餘，金相彩服，燦爛輝煌，洵然法相莊嚴，望而起敬！

夢雲一行，這天由「老馬」寶乘師一馬當先，領著一群僧伽自台懷鎮上山，逕奔五台，入朝山的第一站——塔院寺。

塔院寺是以舍利白塔聞名，塔高十餘丈，頂有銅質承露盤，周圍掛有銅風鈴；風過處，鈴聲叮噹，傳聲甚遠。過塔院寺往上行，便是飛簷入霄，紅柱端莊的顯通寺；此寺的特色是「無樑殿」與「銅殿、銅塔」，分建於大殿前後，純銅鑄造，彫塑精緻。經顯通寺登山，越過一百零八級的石階，往上直達菩薩頂，石階的盡頭是一道牌坊，上題「靈峰勝境」，菩薩頂上

的建築，皆仿北平禁城的宮殿式樣，古色古香，相傳順治皇帝在此處出家。

夢雲等行腳五台，主要的目的是朝禮文殊大士，其次是參訪廣濟茅蓬；所謂廣濟茅蓬，其實就是北魏時代所建的古寺，也就是現前的碧山寺；寺中雷音殿供有玉佛，文殊殿供有佛牙，國內梵剎供奉佛牙的尚有浙江阿育王寺，二者所供，意義不同，碧山寺的僅供人朝禮，阿育王寺的則供行腳參學的僧伽們，於戒牒上「印證」，作為永久紀念；碧山寺另有一特色是藏經豐富，典籍中善本之多，堪稱五台山諸寺之冠。五台山的形勢，是東、西、北、中四台成一系，成一大弧線，遙呼相應，勢若游龍；南台較遠，頗有孤立挺拔的樣子，全山迤邐達五百餘里，五台之間，聚集寺院最多，舉凡顯密二宗的大道場，泰半分佈台懷鎮附近；據說從前北齊時代，全山寺院有二百餘所，到宋代被廢後只剩七十寺，最盛期間是明代，約有三百所之多，現存者尚有一百多所，其間屬臨濟宗派下的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可說是臨濟兒孫佈五台；其法系大部份為突空智板禪師的分系，與歸元寺，普陀山前寺，以及峨嵋山相同；但後期中自月山智勝禪師開始，卻另演支系了！像尊勝寺、金閣寺等，便是此系的代表者。

朝禮五台山的另一個願望，就是住玉華嚴看佛燈；所謂佛燈者也，其實是五台山勢的氣流變化，驅使雲霧與日月的光輝相映趣，而驀然間所顯現的幻景罷了；因此，老參禪和們情願在北山寺拜「華嚴字塔圖」，也不願挨受寒風冷露之苦。雖然，夢雲等幾位新戒曾一直嚮往睹見佛燈的神奇，但是，畢竟他們出身禪門，心意識間，最易接受「解惑」的讜論；所以，得悉了其中真象之後，在五台山只作了七天之遊，便隨即離山向西行，往終南山進行。

一路上，櫛風沐雨，有時還得餐蕒宿塚，備嘗「行腳」之苦；所幸同行的老參流雲師達觀樂命，加以見聞廣博；不時暢談國內叢林逸聞，名山軼事，參學掌故等，倒也解除不少的寂寞和疲勞；尤其是他那四川腔，配上幽默味，的確，無形中成了大夥兒的精神食糧。

說到流雲師，他出身名門，是蒙山能海大師的剃度弟子，學密頗有成就；有一次，大夥兒夜宿林間，原本蟲蟻蛇蹤，不時出現腳前身後，到了深夜，卻是全都不見了蹤影，後來寶乘師偷偷告訴夢雲，說是流雲師作密法的功效；據說已獲得了能海大師的「白傘蓋」及「大手印」法的真傳。夢雲深知寶乘師的修持與僧格，不是一個沽名釣譽的人，也很少誇讚他人；如果提到甚麼大德比丘，能從他的咀裡冒出來「善知識」三個字，那末，此人便不是普通人物了；由此可見，他絕對不是個信口雌黃的老禪和子；也由於這次的秘聞，幾年後，夢雲在蒙山結了六個年頭的密夏，專研「梵、藏」二密，竟然成為能海大師的入室弟子，並且還繼承了三年不得一見的衣 法卷！

終南山地屬陝西的華陰縣，入潼關之後，在西南方向進山，沿途不時可以看到一座一座的茅蓬；有的是山棕作壁，竹枝作扉。有的是依樹築窠，僅容人身。有的竹籬草舍，精巧雅

緻；有的破敗欲倒，難擋風雨。形形色色，散佈崇山峻嶺之間。

終南山的茅蓬，最多也最集中的地方要數南五台，的確是星羅棋列，漫眼皆是；因為，南五台（山峰）地勢較為平坦，土壤質鬆，適合種植；凡是潛居在茅蓬裡的行者，幾乎都擇地而種，像甘藷、玉米、芋類等，成了他們的主要食物。因此，在這裡參學的人，如果機遇好的話，尋得了大善知識，明知生活極苦，也樂意承受一切，置色身於道的意念之外！事實上，凡是行腳參學的人；發腳時，便立下了以之為磨練心身意志的願心，根本就不計較其他的了。

夢雲等一行，這天來到了南五台，直奔虎石巖。

虎石巖下，一片苦苓樹中，座立著一間茅舍；竹簷竹扉，藤繞青蔥，籬前一條石板小徑，蜿蜒而至潺潺的溪邊；溪上一座竹編的小橋，人行其上，如乘軟轎，好在橋身不高，奔馳的流水，沖激飛濺，水花輒濕衣履；的確，行步其間，充滿了叫人不知塵囂之鬧，一片潔淨灑脫的境界。此外，岩石遍谷，花樹點綴其中，叢叢杜鵑，正盛放著火紅；參雜一些不知名的黃白小花，逗舞著狂蜂彩蝶。微嘯的春風，劃過雜樹疏林的梢頭，揚起陣陣如濤似琴的風聲，有若曼妙的音樂；風、水、鳥、蟲，組合成的樂章，洵然是悠揚悅耳的天籟。

是畫境。

是詩境。

是一處與世遠隔的桃源聖境。

是虎石巖下。

是翠竹谷中（谷口一片翠竹）。

是演真老和尚的隱修蘭若。

料峭的春夜，室外的寒氣仍然逼人，室內生著一堆烈火，五六個被火光染紅面頰的比丘，圍繞而坐，盤膝挺胸；正中首坐上是一位留著雪白長髯的老比丘，清癯的面孔，瘦高的身材，像一座嶙峋的峭像，低垂雙目，法相莊嚴；他，便是名震遐邇的演真老禪師，此刻正從容不迫的在對夢雲一行說法：

「方才我說，火為心識所生，看你們心念中很是不以為然；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識，全都蘊藏了熾烈火種，各種不同的火種；像一粒粒的種子，只待機緣的融洽，因緣的遇合，就會如同黃河泛濫的濁水，滾滾沸騰，洶湧駭人，其勢無法遏阻。」

受聆的人，一個個沈默不語；老和尚似是看透了每一人的心念，接著又說：

「不信麼？諸位不妨心平氣和的靜下來，無亂無妄；意念隨著老朽的話語運動，排開所知的障礙，想一想：飢與渴交迫的時候，愛與情衝激的時候，煩與惱紊亂的時候，義與憤填

胸的時候，仇與恨交加的時候。必然的，無不是熾烈的慾望之火；當那些火燄發生之時，很容易想像得到的，是豪不保留地宣洩出來；什麼理智，什麼修養，什麼道德，什麼慈悲，全都為慾火淹沒失跡；甚至，明知是火，將與所得的和數是個一無所有的零字，也仍然任性的去縱它燃燒！」

受聆的人，一個個似有所得，靜靜底，閉目沈思。

老和尚稍微停了一下，輕啟雙目，神采奕奕的眼神在大家的臉上掃了一遍，然後接著說：

「心識中的種子很多，形形色色，有壞的，也有好的，有惡劣的，也有善良的；經中說：心生種種法生，就是這個道理。」

老和尚開示法要到此，夢雲隨即提出另一個疑問問道：

「古德有鵝出瓶的公案，未審老和尚如何得出瓶中鵝？」

老和尚聞言，頓啟雙目，凝視著夢雲的臉孔，久久沒有移動；只看得夢雲心中急跳，一份不安的神色，盡形於白皙的面頰之上，含蘊於微紅的澀情之中。

好一會兒，才以緩慢的口吻說道：

「虛空有雲，是為自然的流變，水塘有魚，不是人為的飼養；那末，瓶中養鵝，畢竟所為何來？」

夢雲不識其中玄妙，以為老和尚顧左右而言他；心念間，頓然生起不快，原本不安的情緒，隨之變得泰然，於是說道：

「不問瓶中為何養鵝，只問瓶中之鵝如何得出？」

「汝名夢雲，試問夢中何來雲體？」

「與瓶中出鵝毫無交涉！」

「夢雲！」

「在！」

「瓶中鵝出也！」

「如何出！」

「應聲出！」

「哦——」

老和尚見狀，忽然大聲吼道：

「不許亂道！」

夢雲聞言一楞，繼而回道：

「我未道！」

「發現了什麼？」

「不許亂道！」

「哈哈——」

老和尚頓地發出一連串大笑聲，似是獲得了什麼意外的爽心事；隨即驀然靜止，挺挺胸，閉目不語，默默地結跏趺坐，置面前的參學者而不顧。

在坐的寶乘師見了，輕輕地說道：

「好休息了，已是開靜時刻！」

大夥兒各個結跏趺坐，閉目無聲。

茅庵內一片無邊的寂靜，夜已更深。

十

翌晨，林間的鳥啼，隨著飄惚的晨風揚起；潺潺的溪流，沖激著零亂的岩石，載著片片的花瓣，像綠衣使者，懷著人們的想思或祝福，奔向那些期待著訊息的翹望者；流水帶著的是春的訊息。

春之晨，在此時此地，不僅是一首曼妙的組曲，也是一幅活生生的圖畫，令人醉陶陶的，心曠神怡。

夢雲等一行，忙過了一頓紅薯稀飯的早齋之後，徵得真老的默許，在巖西的一片巨石旁邊，動手搭蓋一間簡陋的草寮；出此主意的是老參禪和子，流雲與寶乘二師的意見，原因是真老喜歡獨居，顧及到能有一段長時間的親近，不至影響老和尚個己的常課，另搭草寮應該是必要的。

參學者的草寮極其簡單，利用橫躺的巨石作地基，四面埋幾根柱子，頂端綑幾根橫樑，柱子的中間牽連幾根竹子；然後用細小的竹子編成棚形的屋頂，將新割的茅草鋪蓋於棚面，再利用山棕的梗莖編製牆壁和門扇，從早晨到黃昏，集六人之力，分工合作，便能有寮可居，不為風雨霜露而耽憂了。

自己親手編造的新居，雖然是因陋就簡，但一份「自我」的欣喜，卻能掩蓋一切；包含日間造寮時所割破的手指，劃傷的皮膚，以及所有的流汗與勞動等的疲憊。

夜來，大夥兒魚貫地走進真老的草庵，像昨夜一樣，盤膝圍坐，中間仍然燃著一堆柴薪；熊熊的火焰，照耀著每一個人的面龐，紅紅的，隱現出一種「道」的安謐和寂靜，默默地毫無些許塵俗之情，顯得那樣底自在、悠閒、灑脫！

「蘭若已經完工了？」

「真老在無邊寂靜的氣氛中，輕輕地詢問著；流雲師合十當胸，念了一聲佛號算是回答。」

「誰是阿彌陀佛？」

真老的聲音稍微提高了一些，流雲師沒有作答，寶乘師抬眼注視著夢雲，那意思是希望他開口；夢雲點點頭，用眼光掃了仁慈、能持、泐達三位戒兄一遍，然後側首向真老提出反問道：

「誰念阿彌陀佛？」

「你說是誰？」

「誰是？誰不是？」

「捨此，尚有以外的麼？」

「有！」

「在那裡？」

「因緣和合之時！」

「知解是障！」

「無知解不是無智了麼？」

「知解不障，其智更高！」

「如何不障？」

「在智的發揮！」

「……」

默然，室內的人，一個個跌進了沈思。

氣氛是寂靜的。

火堆中的火炭，爆出了火花。

那火花像閃電般掠過每一個人的眼前，消失在每一個人的意念之中；僅僅是那麼一剎那，似清晰，似迷茫，有若大海裡的波影；乍看，滿眼都是水波，再看，卻怎也找不到那一閃即逝的影子——

一隻白色的海鷗，像墜落的流星，划群波而過，隱現於茫茫的滔天巨浪中；白色的鷗影，白色的浪花，划過，飛馳！誰也分不出那白色的麗影，何者是鷗？何者是浪？

短暫的，迷茫的，是否，能令人不待於徬徨之中?!

若有的，若無的，是否，能令人不沈於得失之中?!

這，就是禪的道路！看似平凡的。

這，也是禪的境界！屬於人人的。

但，可能走不通，甚至迷路。

但，可能疑不起，甚至錯亂。

夢雲等六個根基、智慧、教育、興趣、意識，包含業的差異，在在都不相同的參學者；此時此刻，每一個體的心、意、識中，所含蘊的，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同，是六個截然不同的類型；像海、海水、海波、海鷗等的追逐，概括的說，幾乎都是沈浸於形象的變幻之中；很少有追覓「影蹤」的！

影蹤，追覓，能嗎？像古德所說的：火焰，植蓮，能嗎？

畢竟多事者尚有言句在：

「不是一番寒澈骨……。」

經歷，磨練，行腳參學，原本的出發點和目的地，所具的不變易的內容，正是為的「這個」；自然，個人的資質並不足憂，最要緊的是確否在承受「聞、思、修」的歷練？以及腳踏實地的去行履？

夢雲似是深體了真老的「知解不障」其中的奧秘；默默地，凝視面前燃燒著的柴薪，那騰起的熊熊火焰。

真老見狀，突然用深沉的語氣擊碎夜的寧靜，以簡短而有力的聲音，與夢雲作又一次的交談，真老說：

「柴捨身。」

「人之智！」

「火焰？」

「暖！」

「明亮？」

「光！」

「解脫了？」

「不生滅！」

「本無事理！」

「起始於假！」

「緣合終散！」

「佛說無常！」

「你說？」

「晚學無說。」

「無說即是說！」
「如何是究竟無說？」
「無即是究竟！」
「無不是仍歸於相？」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虛妄是無？」
「不是有！」
「何者是有？」
「緣合者是！」
「離於緣合，另有言句？」
「無！」
「是惑智？」
「斷見非是。」
「是聖智？」
「源於梵語之阿。」
「是萬法之母？」
「也是萬理之父！」
「禪依之為圓？」
「其中捨相。」
「晚學常為相苦！」
「捨！」
「如何捨？」
「衷心自在！」
「如何自在？」
「不執不染。」
「不起心動念？」
「空亡不可！」
「隨緣不變？」
「緣不可以捨。」
「依然執著，難除染心！」

「不變隨緣，如玉淪污。」

「眾生乃是業力所成！」

「業從何來？」

「無始以來。」

「誰與汝？」

「心識造作。」

「心在何處？識住何所？」

「覓心識皆不可得。」

「可以歇處休！」

真老至此語頓，斂目垂眉，室內再度歸於寂靜；薪火逐漸淡了，夜也深了。

夢雲等悄悄地魚貫離去，走向他們新建的草庵。

十一

峨嵋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大行普賢菩薩示現的地方；地點在金頂，初建伽藍時名叫光相寺，後改光明寺，最終則管叫金頂寺；據方輿記所載：

「自白水經八十四盤山，徑如線，登躋六十里而至寺。」

峨嵋山地屬四川省峨嵋縣，出縣城西南方向約二十里即抵山麓；山脈起自岷山，岡巒疊嶂，綿延三百餘里，其間突起三峰，世稱大、中、小三峨，中有兩峰對峙，猶若兩道峨嵋，因此而得山名。大峨古稱牙門山，中峨叫做緩山，小峨叫做刃山；三峰一脈，嶺峻巖險，交錯起伏，廣袤約達千里。山高海拔愈兩萬四千多尺，因此，登山遨遊的人，雖然六月入山，必備單、夾、棉三種衣服；起初上山，天氣是炎夏；至半山，氣候如秋涼；至絕頂，儼然冬寒；所以，遊峨嵋，入冬不可以攀，高處常為冰雪封路，寒凍之風似刀箭，實非色身可以抵禦得住的。

夢雲等一行，在終南住了將近兩個月，向真老告假離去；轉西南，折向大巴山，入四川境，沿嘉陵江，走合川，經內江，樂山，然後入峨嵋；朝行暮宿，跋山涉水，的確嚐盡了無比的辛苦，踏破了無數的芒鞋，也參訪了許多奇人怪事；就以離開終南，越洵陽，折向大巴山區，在魁斗山的姥姥洞裡所經歷的人與事，便夠畢生難忘的了。

當時的經歷是這樣的：

姥姥洞是一處鐘乳風穴，在魁斗山之陽，洞深八丈有餘，廣約兩丈；洞內左邊陷入一小穴，懸於洞頂之端，乍看像一閣樓，沿洞壁鑿有石階，高二十級約兩尋。

洞中住著一位頭陀行者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小沙彌；頭陀行者約五十歲，身強體壯，精神

奕奕，說起話來語音低沈，很少展露和藹的笑容，似乎「笑」在他是一種罪惡，平時很少說話，唯獨對小沙彌特別遷就。老少二人分別起居，小的高居小穴，整天念誦金剛般若經，閒下來滿山游蕩，小嘴裡不停地念著四句偈：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夢雲等一行，能參訪姥姥洞，便是在行程中為小沙彌的偈語所誘，尾隨身後而尋得此洞的。

參學群中，寶乘師是禪和子，見多識廣，聰明圓滑，從不開罪於人，卻也不佔人便宜；是個頗有修養的苦行僧；姥姥洞之行，也幸虧有他，排除了不少尷尬場面。

小沙彌名叫燈炬，頭陀行者管他叫「小洞主」，小洞主稱呼頭陀叫長毛叔；叔侄之間很隨和，猶若相依為命的父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以從小洞主一些執拗的言行中看出，長毛叔總是逆來順受，百般遷就，毫無怨言地承受一切；不過，小洞主雖然不時無理取鬧，但心地善良，人也伶俐，尤其是長毛叔所交代的修持日課，不僅從不違逆，而且極為精進；即以靜定的工夫來說，小小年紀，居然用不著督促，能夠依時行持，認真修學，的確不是普通一般同樣年紀的孩子可以做得到的；因為，在時間的流變過程中，不是一天兩天，一月兩月，而是漫長的歲月中，時刻都是如此，聽長毛叔說，這樣的日子，已經是第六個年頭了。

這天，夢雲等隨在小洞主身後，一步一趨，抵達了姥姥洞口；忽然，小洞主拉開嗓門，大聲喊叫著：

「長毛叔！長毛叔！有強盜要搶咱們啦！快出來呀！救命 ！」

誠然，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局面，後果如何暫且不管，擺在眼前的事實，卻叫人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小洞主的聲音像是子呼母，很快地便引出來洞中的回音，不一會，人與聲音同時出現在洞口：

「甬怕！有長毛叔在，誰也不敢欺負你。」

嘴裡說著，一伸手，便把小洞主攬在懷裡；的確，有如母雞護雛，二人情感之深，實在非比尋常。

小洞主雖然被長毛叔攬進懷裡，像隻小獼猴似的直往裡鑽；但是，他似乎並非是為了見到陌生人而駭怕，很快地又離開長毛叔的胸懷；轉過身，又腰挺胸地瞪著夢雲等六個人，言道：

「喂！你們是幹甚麼的呀？是不是行腳參訪的？」

寶乘師慢慢向前移動了兩步，首先合十向長毛叔打了個問訊，然後對小洞主說：

「小弟弟真聰明，是呀！我們是行腳參訪的。」

小洞主似乎為寶乘師的誇讚所動，當即回首對長毛叔說：

「來了！這些人是來找您的，與我無關，我走啦！天黑前回來吃飯！」

話未說完，人已撒腿離去；隱約地，聽到他朗誦金剛經四句偈的聲音，漸漸底消失在叢林綠野之中。

長毛叔微笑著搖搖頭，然後肅容入洞。

洞裡，陰涼清冷，設有一張小桌，桌上供有一尊千手觀音菩薩，金身粉面，剝落了好幾個地方。一對燃餘的殘燭，一盞未曾燃亮的油燈，一節竹管代替了香爐；全部的供設都那樣簡陋。

夢雲等一行入洞後，先在佛像前禮敬了三拜，然後又向長毛叔頂禮，但長毛叔沒有接受，跟大夥兒相互禮拜。然後倒了些冷開水給大家解渴。

入夜，深山裡天籟悠揚，蟲鳴獸啼，鷹號蟬叫，反而比白天來的囂鬧，要不是明月當頭涼風送爽，仲夏的夜晚，真會帶來太多的煩燥。

小洞主有一定的功課，獨個兒早就躲進了壁洞；長毛叔與夢雲等七人圍坐在洞前的瓜棚下，水銀似的月色，從瓜棚上漏落，投射在人身上，像是給人著上了鏤花錦袍；夜露很濃，令人有點微涼的感覺。

寶乘等自參學以來，沿途都是推舉夢雲問話，其他五人偶爾插上一句半句的，從不多話；因為同行的人以夢雲的資質和反應最好，他能隨機答辯，不會招至善知識們所輕視；而且，由於夢雲的機智，往往可以從善德們的開示中，獲得更多想不到的好處。

此刻，寶乘師用手推夢雲的身子，示意他趕緊問話；夢雲微微領首，清理了一下思維，正欲開口，卻為長毛叔舉手阻止，並說：

「咱有一個問題，小洞主說你們是強盜，可真是要打家劫舍？」

這真是從何說起？一個小孩子胡嚷的一句話，竟然拿來當問題，欲追求答案。

夢雲畢竟是不同凡響，聞言之餘，當即靈機一動，毅然回說道：

「必要時會殺人放火！」

長毛叔聽了並未動容，追問道：

「隨身帶有火種嗎？」

「有刀有石。」

「刀是兇器，石頭最頑！」

「用之於匠，能造萬法！」

「你是匠嗎？」

「在學。」

「渾小子！在學就會殺人放火啦！」

「不！那在打家劫舍不成的時候！」

「咱這裡別無長物，什麼也打劫不到！」

「月圓十五夜，正好堵洞埋人！」

「住！渾小子！是誰調教你的？」

「家門不言德！」

「咱未讚你，吹什麼氣？」

「多謝您的殘茶剩飯！」

「獼猴摘包米（玉蜀黍），弄了半天，脅下只有兩根！」

重重的一棒，像暴起的春雷，也像黑巷子裡的悶棍；夢雲的辯才雖然不錯，但是，卻為長毛叔的殘茶剩飯給堵住了；乖乖的，只好豎起白旗投降。

長毛叔見狀，暗暗點了點頭，內心裡有一份說不出的欣喜；回首朝洞裡大聲的說道：

「小洞主！快來看呀！好熱鬧噢！」

小洞主好像早就躲在一邊偷聽他們的談話，聞言應聲，很快地便來到了長毛叔的身傍；嘻嘻的笑著說：

「長毛叔！人家是客，咱們不能罰人跪香呀！」

此刻的夢雲，心裡的確不是味道，小洞主的話，有如針刺，令人既痛又癢；倘若不是為了道業，以他那份與生俱來的傲氣，早就沈不住了。

不過，夢雲畢竟出身名門，雖然傲氣挺盛，但一份求道若渴的虔誠之心，卻也相當的強烈；何況他此次發願參學三年，原本就是為了降伏自己的傲氣！

長毛叔似是看透了他的心意，語帶諷譏的說：

「你不是要打家劫舍麼？你不是要殺人放火麼？你不是要堵洞埋人麼？起來呀！」

夢雲聽了，心念一再激動，俯垂的頭，幾次想欲抬起；卻為一種說不出來的壓力所阻，默默地，盡量在抑制他的情緒。

長毛叔見了，不但不放過，驀地站起身，拉著小洞主的手往石洞中行去，行前，還狠聲地說：

「勉強！壓制！忍辱就是道嗎？哼！渾小子！大夥兒為你受罪！」

說完，氣虎虎的對小洞主說道：

「走！咱們進屋裡去，關起門來睡大覺，是防盜的最好辦法！」

果真，二人進了洞，用木柵擋住洞口，便消失於陰暗的洞中。

瓜棚下，六個人坐在原地一聲不響。

夜，在皎潔的月光下，顯得有些朦朧的，山嵐掀起淡淡的霧，像拉起的一道輕紗；四野歸於寂靜，好像林間棲息的禽獸爬蟲，都已疲憊底睡去。

無邊的靜寂，就好像是大夥兒的心境；空洞洞的，有點淒涼。

夜，有若茫茫的大海，瓜棚的幾個行腳僧，像是棄危舟而浮沈於海面；尤其是夢雲，平常自認諸般超人一等，而今卻沈淪不起，連划游的力氣也沒有了。

他，像癱瘓了似的，也像鬥敗了的公雞，只差沒有剔羽啼咻。

寶乘是老參，無論是經驗見識，都在同行者之上；此刻，他深知夢雲的心情，於是站起身來，對夢雲說道：

「起來！我們到林子裡走走。」

說完，不待夢雲回話，便伸手拉他起來，連拖帶扯的挽手而行，朝朦朧的夜色中走去；行不多遠，寶乘開口說：

「懊喪嗎？不要忘了我們出門是為了甚麼！行腳參學必須要經得起磨練！」

其實，夢雲不是不懂這些，他是懊惱自己太窩囊；十幾年的僧伽生涯，與恩師朝夕相處，晨昏受教，照理應該不至丟人現眼；可是；當事實臨降面前，卻無能應付裕如。他想起十多年所受的僧俗教養，不禁發出一聲長嘆說：

「在知識與經驗的份量上，原來自己根本夠不上秤；在道德與修養的境界中，原來自己還不曾跨進門檻；想想，三年的參學中，會不會一無所得？」

「不要洩氣！以我們幾個人來比較，你數最高最深；如果你還感到不安，那我們該怎麼辦？」

其實，夢雲不是不懂這些，他是懊惱自己太窩囊；十幾年的僧伽生涯，與恩師朝夕相處，晨昏受教，照理應該不至丟人現眼；可是；當事實臨降面前，卻無能應付裕如。他想起十多年所受的僧俗教養，不禁發出一聲長嘆說：

「在知識與經驗的份量上，原來自己根本夠不上秤；在道德與修養的境界中，原來自己還不曾跨進門檻；想想，三年的參學中，會不會一無所得？」

「不要洩氣！以我們幾個人來比較，你數最高最深；如果你還感到不安，那我們該怎麼辦？」

「不要再損我了，我已進一步的認清自己，夠慚愧的了！」

「知道滿招損固然是美德，但如果淪於自卑，仍然不是聰明人！」

「自卑？……」

夢雲的思維，頓然像電光火石般在腦海裡急轉，「自卑！」一連串的疑問，使他失去了主意；原先的自責，如今的恐懼，像沉重的負荷，壓在他的心坎裡使他喘不過氣。因為，已經擁有的二十一個寒暑，在其記憶中還找不出自卑的痕跡來。如今，一旦驀現於前，就像是飄渺的禪蹤，為修禪者所現，他必然地會生起下意識的衝動，牢牢底想去抓住它；雖然，那不一定是具有價值的，但緣境之惑，逗引著欲望，自然生起能所；也就欲念熾烈，但圖經過一番體驗，心甘情願地去承受那份是快樂理想，或是痛苦失望；這，便是人類中獨特的，所謂「滿足慾」的情懷。

二人沉默了好一會兒，正欲往回走，長毛叔忽然像幽靈似的出現在面前；瞪著一雙銅鈴眼，魁梧的身體，粗大的手臂，就像是一隻大猩猩，挺立在狹窄的山徑當中。

「往回走？咱們談談！」

聲音不大，清晰有力，具有令人不敢抗拒的威嚴；夢雲與寶乘相互望了一眼，隨即依言往石洞的北邊林間行去。

一路上誰也沒有講話，踏著皎潔的月色，行行復行行；終於來到一處斷巖，已無前路可行，才停住了腳步。

長毛叔首先席地而坐，結跏趺，捧彌陀印，微目低眉，頓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莊嚴的法相，透著令人肅然起敬的氣質，使四周的氣氛也變得嚴肅了。

長毛叔朝二人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二人坐下；然後吐著緩慢的語句說：

「境從緣生，緣由機發，機起自心，心生念動，惑如影隨；因而導至能所變化，展現愛厭善惡等情欲，此即所謂眾生的無明煩惱。如果，緣境惑斷，提起正念，不為思緒所左右；那末，必然能所俱泯，自在灑脫，無事沒有不可以成就的了！仁者，佛境如是，佛果亦如是！」

夢雲聽了這一席法要，和寶乘師不約而同的頻頻點頭，眼神間流露出無比的感激之情；同時，如此的法要，竟然發自一個僻居山洞中的頭陀行者，幾乎叫人不敢相信；好在寶乘師是個老參，見多識廣，隨即用虔誠的口吻提出問話：

「古德有立竿見影之說，方才您的開示如立竿，後學等承蒙加被，的確也見到了影子；但是，不知應如何使得此影不失？」

「立竿者並非是我，乃知見之所至；見影者亦非是你，乃識心之分別；若欲不失，運用識心，離於知見，亦如口渴欲飲，理當如何？」

「飲水。」

「凡水皆飲？」

「潔淨者是。」

長毛叔聞言，似乎並不滿意，抬眼望著夢雲詢問道：

「你的看法？」

「能止渴者，不一定是水。」

「思量中得來，仍屬知見。」

「不思量，識心不起。」

「何如分別？遠勝知見之解。」

「分別則偏，知見則著。」

「世間有不偏不著的嗎？」

「出世間有。」

「何者是？」

「智慧是！」

「你有智慧嗎？」

「人人都有。」

「何生差別？」

「業力所至！」

「誰無業力？」

「有輕重之分。」

「何以故？」

「緣境……。」

夢雲的話剛出口，內心裡驀然一頓，一顆心像欲脫腔而出；周身的血液奔騰，掀起激動的熱，有如炎陽灼體，渾身在此夜深的清涼氣流中，竟然不禁地冒著汗水。靈明的意念，頓地驅使起身胡跪，合十頂禮，感激泣涕底說：

「後學衷心感德，予以醍醐活命。」

長毛叔點點頭，隨即站起身來說道：

「這不是悟，只是如水止渴而已，明晨離去時，不用告假了。」

語畢，轉身離去，很快地消失於林間的暗影裡。

寶乘師等長毛叔走後，心中有一份禁不住的喜悅，朝夢雲用敬佩的眼光凝視了一會，然

後感慨地說道：

「多少年來行腳參學，可以說一無是處，此番有你同參，將會受益無窮！」

「又損我了！」

「非也！行腳講經驗，參學在發問，咱有經驗，你能發問，不是魚水相得麼？」

「好啦！該回去養息了。」

二人載著輕快的步履，回到姥姥洞前的瓜棚下，但見流雲師等已經酣然甜睡了，或者說入「養息」三昧了；因為，大夥兒都是盤腿打睡的哩！

翌晨，東方亮著的啟明星，起了滿天的魚肚白；淡淡的曙色，擁著山間的鳥唱，沈沈的夜，已不知消失何方，展現在人們的眼前，是另一個新鮮的時辰。

夢雲等一行，迎著晨風，踏著露水，悄悄地離開了姥姥洞；隱約間，聽到小洞主在嚷嚷道：

「長毛叔！您又遭強盜搶了，爾後還能留下什麼給我呀？」

沒有長毛叔的回音，卻引起一連串響徹山野的笑聲；長久地，斷續地，愈離愈遠。

十二

夢雲等一行離開了魁斗山姥姥洞，幾經跋涉，歷盡艱辛，終於到達了普賢菩薩的道場，也正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嵋山。

朝峨嵋的人山口有兩處，一是龍門洞，一是報國寺；行腳僧登峨嵋大都走報國寺，遇午前，可先往趕齋，傍晚，則掛搭一宿，極為方便。

這天，夢雲等到達報國寺，剛好趕上午齋，結齋後，向知客師頂禮告假；出報國寺登山，先經伏虎寺，然後過解脫橋，山勢趨上，漸至峰頂。峨嵋全山，除突特的三座主峰外，幾乎一片崗巒疊翠，波波相接；遊山者攀登之時，雖然是翻山越嶺，有一山比一山高的感覺；尤其是山色朦朧，山峰飄惚，以及那四山猿啼鳥唱，令人不禁生起紅塵濁世，污垢囂鬧，與之相較，非僅是山明水秀，雅緻靜謐而已，往往會逗人思想，捨世遁隱潛修的意念。

峨嵋的寺院庵堂，平均約三五里便有一座，其間還參雜一些三清道觀；林立的伽藍，不僅供朝山者參拜，同時，也是遊客們歇腳的好地方。其次是黑龍溪峽一帶的別有天地，出峽登坡，樹木扶疏，清秀翠麗，林木間巖洞奇多，迂迴幽邃，雖不似蜂窠燕室，卻也是「千瘡百孔」；著盛名者要數雷風、湘子、九老、伏羲、女媧、鬼谷、神仙等洞。雷風之奇，在風起雷響，雲雨時出，傳聞中說，雷神常住其中。九老之奇，在猿猴棲息，結隊成群，輒向遊客索食，從不畏人。一般巖洞，多為道士隱者所居，間或也有苦行僧侶，住洞潛修；即以八仙中韓湘子成道之所的湘子洞，便屬無門老人所居，而且改湘子為無門洞；時久人去，逐漸變

成了行腳僧的「雲水洞」了；多少苦行禪和，不時遁隱其中，度著他們的「靜慮」生涯。

經洪椿坡，過九九倒拐，上鑽天峰，其盡頭便是著名的洗象池；相傳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登峨嵋，當時洗象於此；此處獼猴之多，乃在全山之冠。出雷風洞，越七里坡，仰天瞭望，最高處，一片銀色世界，正是名播遐邇，壯麗巍峨的金頂寺，古時稱作光明寺，乃後人依其境相而命名的，因金頂之上，常放光明，色澤燦爛，漫佈山頂；頂上有金殿，殿前有光台，立台上，西望大雪山，一片如雪堆砌，迤邐聳立；台前崖下，山巒起伏，怒濤流泉，日間，雲海茫茫，靄靄朦朧。午後，雲成銀濤，白銀萬頃，漸漸由谷底升起，與空中流雲融合，綿延蕩漾，恰似一片琉璃世界；立於光台上，頓然身處光海，透體舒暢。如果，適遇晴朗天氣，光海中驀地浮現一輪圓光，暴出絢麗霞色，有若七彩瑰虹般湛妙；台上人，影隨光起，影動光迴，儼然沐浴佛光之中，堪稱人天境合，宇內妙絕之勝；此種情景，唯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盡體其中之妙，一般朝山者，謂此光景，叫做攝身光。

金頂寺中供奉普賢菩薩，法相結跏趺坐於蓮台之上，頭戴金色黃冠，身著赤金袈裟，寶石鑲嵌其間，光澤生輝，眩人眼目；凡朝峨嵋者，此一菩薩道場，乃是必須參拜祝願之所，尤其是發願朝山佛子，自報國寺，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必到達金頂，朝覲了普賢菩薩的法相才算功德圓滿。

峨嵋另一奇景，就是「萬盞明燈朝普賢」，所謂明燈就是寺僧們所說的佛燈，或者說是神燈；佛燈並不常見，如果月亮好的話，朝山時，可能看到這種瑞相，一旦有緣得見，便是「福報」無邊。

夢雲等一行，這天來到峨嵋，似乎是虔誠的道心所感，或者說是福緣遇合，居然大夥兒守到午夜，分享到這份瑞相福氣（當地僧侶稱之福氣）。

午夜，明月像把彎刀，湛藍的夜空，顯得清澈明亮，皎潔的光輝，投射在眾峰群谷之中；忽然，峰谷間，升起晶瑩萬點，像現代燃起霓虹珠燈，悠游飄惚，瑩光輒合還離；更像一股龐大的螢火群，挾帶著閃爍的晶亮光芒，一會兒聚集成團，一會兒散佈如星，遊蕩於山峰谷豁之中，飛馳奔馳，越來越多，驀然變成了一片令人眼眩瞭亂的「燈」海，緩慢地移向金頂寺前的陡峭懸崖之前。

值此時刻，金頂寺的僧侶，頓然擊鐘召集寺眾，鐘鼓齊鳴，殿裡傳出一陣陣「南無大光明佛菩薩」嘹亮唱佛聲；令人不禁同生莊嚴肅穆之感，舉凡與會的幸運者，無不胡跪合十，隨聲應和，虔誠高唱佛菩薩聖號；同時，內心中也毫不猶疑地咸信「萬盞明燈」，結隊朝拜普賢菩薩！雖然，多少人認為佛燈的形成，只不過是山間所蘊之磷礦，因有月光與氣流之作用而生變幻；但是，卻怎也抹煞不了佛弟子的一顆虔誠心意，或者是沖淡朝禮峨嵋，參拜菩薩

的熱忱！

奇景過後，東方已升起了曙色；天，漸漸明亮了，萬物又回到了原有的活動聲，啟開另一個令人充滿希望的時辰。

夢雲等一行人在寺中用完早粥，懷著無比的欣悅告假下山；把行腳的指標方位，轉向另一個里程。

他們下到半山，踏入了龍門洞的主山躍鯉山，經過迴龍坡，到七顆松是晌午時分；大夥兒在松林的岩石下卸下了背架子，用奔流的澗水洗了一把臉，略稍喘息之後，才分食乾糧，充作午齋。

夢雲此刻，心底一直為一個問題在思維，也可以說是他要來七顆松的目的；那是他住天岳山沙彌園之時，他們的園長無相法師，當他離園回浮丘山的前夕，無相法師與他作過一次懇談；雖時隔十年，但此時此地，觸機而發，卻仍舊是那樣清晰，尤其是沙彌園的種種。十年前，他年僅十一歲，由於他師父要回北方辦些私事，所以將他暫時安置在沙彌園寄讀。

天岳山的沙彌園設在梵音寺的後山，左邊靠近羅漢山菩薩洞，右邊是幕阜山山脈迤邐至汨羅江上游的游龍嶺，沙彌園便是設立在幕阜山主峰——筆架峰之下，梵音寺的開山祖師本晝老和尚管它叫三寶峰，代代相傳，筆架峰已漸漸為人所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名符其實的佛教聖地八小山之一的小南天，天岳山（地誌上名幕阜山）梵音寺的三寶峰，沙彌園的地勢較高，三面環山，盡是陡峭的巖壁，四面溪流圍繞，羅漢山倒懸的觀音瀑，匹鍊銀輝，雄偉綺麗，漫灑的飛瀑，盡納入甘露池，然後溢流奔馳，沿溪床繞過梵音寺後面的長老寮，方丈室，慈雲堂（特別身份的朝山者住處）而至游龍嶺的絕岩處。其次是三寶峰主峰之下的「龍吐水」，龍吐水不像觀音瀑，是一處奇巖深陷的地方，憑空突起一塊岩石，形似龍首，龍嘴朝天，一股經常不斷的清泉，從龍嘴中吐出，然後注入溪流，與甘露池的東北流向相會合，繞著三寶峰的峰麓，奔向游龍嶺絕岩，和觀音瀑的水，匯成一股巨流。

順游龍嶺而下，而達三閭大夫屈原投河表志的汨羅江內。沙彌園便是位處這樣一個風景絕妙的山谷裡，寺裡的人都管它叫「水簾洞」；因為谷中所住的盡是五歲至十六歲的小沙彌，一個個天真無邪，童心活潑，就像是一群永遠不甘寂寞的小猴子；其實，此谷不同凡響，乃是開山祖師寂滅之處，正確的名字叫做「小南天」；佛教列天岳山為八小山之一的小南天，便是淵源於此。

沙彌園常住的小沙彌八十多個，負責照管的比丘，除了園長無相法師以外，尚有兩位監察師，兩位教師，和一位五十多歲，左腳成癩的老沙彌頭；此外便是大寮與庫房的一些職單，總合起來，將近百人之數，乃是天岳山所屬三園（安養——住七十歲以上的老比丘。如意一

一住病苦的比丘)之一的特殊地方。

園長無相法師出身隱秘，誰也不知道他的家世淵源，只曉得他是河南洛陽人，時年四十又七；從他的言行舉止上看，是一位教養極深，文事武功都具心得的才俊之士，要不是眉宇之間隱現著輕微的頹喪之情，他幾乎可以跟寺內的宿耆比丘，相較學行與德養之長短，誰也不會想到他只是個剛出家才三年的初學比丘！

無相法師與夢雲之間，在輩份上夢雲要高出一大截，就是無相法師的師父，天岳山的山主通徹老和尚，算算也差七個字，論年齡，無相法師卻長夢雲整整三十六個年頭。但是，二人的相處，卻是一種前世有緣，今世相約的情誼；彼此之間，打心底產生出一份互相敬愛的親切之感。

那天夜裡，沙彌園已入大靜時辰，園長拉著夢雲走向甘露池，二人相對地盤坐在巨石之上；巨石的名字叫做涅槃石，開山祖本晝老禪師便是在此石上入滅的，涅槃石的命名，乃三代祖恆悟老禪師所取。

無相法師朝夢雲看了好一會，然後用親切的口吻說：

「明年開春我打算到峨嵋山去隱修，成敗將以十年為期，到時候你也是受具足戒了；戒後的初參期間，我在峨嵋的七顆松等你，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

夢雲才是個十一歲不到的沙彌，聽了這些令人茫然的話，心裡感到怪怪的；於是反問道：

「我能幫什麼忙？十年以後，剛好是我受大戒的時候；可是，不一定就會去朝峨嵋呀！您說得太遠了，太不可靠了！」

無相法師聞言微笑一下，然後說：

「這是我的計劃，也是我的安排，到時候不是你會不會去，而是你去了之後，不要把我拜託的事忘了！」

夢雲童心未泯，心裡頓然生起「有趣」之感，當即回應道：

「我一定不會忘，只要您算的準！」

無相法師聞言，好像心底放下了一塊大石頭，頓然之間，眉宇中隱現的那份頹喪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輕快的表情，連忙抓住夢雲的一雙小手說：

「好，一言為定！」

事隔十年，夢雲自從行腳的步子，踏上了峨嵋之後，便一直惦記著這件事；他來到了七顆松，把四週的環境巡視了一遍，可是，他沒有發現一茅半舍，也看不到寺院庵堂，他想不出無相法師的藏身之處，應該是隱匿在什麼地方。

寶乘師冷眼旁觀，知道夢雲心中苦惱，先和流雲師輕聲交談了一會；然後才走到夢雲身邊說：

「七顆松四周無人住，但流雲師曾聽人說，好像沿著這條溪水往下游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土洞，咱們不妨去看看！」

夢雲聞言，衷心興奮，擡起背架子說：

「走，尋活菩薩去！」

一行人順流而下，踏著亂石雜草，轉入一條羊腸小徑，來到一座長滿杉木和苦苓樹的黃土山腳；小徑通到山腳便沒有了去路，矗立在面前的是一顆龐然粗大的苦苓樹，蓊莪茂盛，遮蓋了天上投下來的每一絲陽光，陰冷還帶點森冷之氣；盤根錯節，佔地極廣，粗愈人身的老根，直透土山之腳，大小零亂的根鬚，分散在山腳的一片凹坡之上，無形中編成了一個天然的土洞，小徑的盡頭，正是土洞的門口。

土洞前，是用竹枝編製的圍牆與窗門，沒有籬笆，沒有庭院，沒有花木；石前只是像溪流的兩岸，盡是一些亂石和雜草。此刻，竹編的門扉緊閉，冷清清地，加上苦苓的枝葉所形成的陰氣；的確，那長滿綠苔的門牆之內，真叫人不敢想像，會隱居有什麼苦行的僧侶。

夢雲見狀，不敢冒然呼叫，走近門扉，用方便鏟的木柄在地上震響了三下，然後輕聲地問道：

「請問裡面有人嗎？」

靜靜地，土洞裡毫無反應。

夢雲連續呼喚了三遍，才聽到裡面發出一句佛號聲，但仍不見有人走出來。

於是，大夥兒在洞外商議了一會，最後決定破門而入，以觀洞主人的究竟；前面由寶乘師與流雲師合力啟門，誰知看似門扉緊閉，卻是應手而開。

門啟處，洞內散放出一股霉濕氣味，清涼的山風自門外飄進來，才使人的呼吸舒暢；夢雲透了口氣，舉目朝洞內掃視一遍，但見四壁皆空，無甚麼物，幾件行腳僧常用的衣物吊在進口的竹門上，一個散裂了的背架子，堆在地上已經腐蝕了。洞的右邊，幾塊燒黑了的石頭，上面架著一隻鐵鍋，幾隻碗盤和瓶罐散落一旁；看樣子，似是很久不曾炊食了。

洞中央，是全洞最奇特之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此刻，寶乘師等早已包圍在那裡，斷續的問答，奇特的內容，像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在做著發音相同的交談；只是答話的人聲音顯得微弱，沉沉的。

夢雲趨步向前，但見大夥兒圍著一個泥土裹身的怪人，從頭到腳，相現跏趺禪坐，盡是泥封土包；若非此刻雙眼吐睛，嘴唇掀動，的確叫人分不清是泥塑的菩薩像？還是土捏的禪

人影？夢雲見狀聞聲，無法辨別，是否就是十年前天岳山的沙彌園長無相法師？他走近泥人，蹲下身，合十問訊，輕輕的問道：

「您就是無相法師？」

泥人聞言，似是為這問話的聲音而動容，臉上被泥封了的皮表面，紛紛剝落散裂，一雙原只微啟的眼睛，此刻隨著兩眉掀動而睜大，吐露出懾人的神光，有如兩道電閃，不威而嚴，緊接著唇啟嘴開，說道：

「無相本是相，何如無相？」

夢雲聽了，遙遠的記憶，頓然縮短了十年；不由起身直立，合掌當胸，向無相法師頂禮致敬，然後說道：

「新戒初學，還望老園長開示。」

「十年前的諾言，不是求我！」

「十年後的修養，理應接引！」

「畢竟諾言在先！」

「清晰如昨，叫我如何做？」

「相見有緣，但求諸位仁者慈悲，為無相砌石成棺，堆土成墓，莫讓野獸撕肉啃骨，則功德無量無邊！」

大夥兒聞言，不約而同的念了一聲佛號，表示皆願效力。

夢雲並且訴出心意，虔誠地說道：

「老園長潛修十年，必然功成業就，已許捨報之願；祈求不吝開示後學，有軌可循，有範可效，將來圓成菩提道果，則我等幸甚！」

「過獎了！避世離塵，但求自度，私心之罪不可逭，唯願三寶慈悲加被，衷心感激不盡；實無德能，說軌標範；如果一定說有什麼，無相僅能道出一個「勤」字，算是此十年來依之得度的要訣！」

「勤能補拙，古之明訓，大師依之得度，後學等依之為軌範，豈不是相得益彰！」

「時辰已是不多，諸位慈悲，就請搬石運土吧！無相告假了，阿彌陀佛！」

這真是令人不可違逆的一刻，大夥兒默然出洞，先在溪邊搬運石頭，堆積於大師的身前，待石頭收集得差不多了，才由夢雲與寶乘二人，一塊一塊地把無相大師圍起來；前後左右，堆至頭頂，像是一座小石山。然後，大夥兒用方便鏟，就洞內靠牆壁的地方，分別挖掘泥土，用各人的竹笠做畚箕，小心謹慎地加蓋在石頭的上面；經過大半天的忙碌，集五位行腳僧之力，總算是把功德圓滿了。

就這樣，由一個泥人而成為一座小石山，由小石山而成為一座土墳；高廣約有八尺見方，建築得非常結實。最後，又找到了許多樹枝竹子，重新把洞口的圍籬編製修補一番，並且在門前籬腳種植了兩排鋒利如刀的茅草，作為土洞的掩蓋。

一切工作完成之後，可惜無法彫石成碑，留下記載，唯一能做的，只有在門前地上，用白石子排列「無相大師全身舍利之洞」等字樣，以供短時間有緣來此憑弔之識，時久境遷，草長土掩，必然是字歿洞隱，找不到痕跡的了。

這，正是不同於凡俗之處；所謂來得清楚，去得乾淨，真的無掛無礙哩！

夢雲等一行人，將無相大師的後事處理以後，天色已是暮色蒼茫；經大家商議一番，決定伴守「舍利洞」一夜，算是「兩利」之功德，冥陽相聚相享。

夜，帶來了新月，和那漫天的星星。

溪流，仍在奔馳著，卻聽不到嗚咽。

山野，偶爾傳來聲聲猿啼，令人生起輕微的惆悵。

夢雲等六顆行腳僧的心，在分別跳躍著不同的音符，活動於如幻似夢的思維之弦上；宛若琴鍵上揚起的音韻，是複雜的音符所組成，響亮著變幻的抑、揚、頓、挫之聲。

那是一首感慨之歌，充滿了策勵的氣氛，隱現著學佛行者所嚮往的遠景。

夜，終歸是要消失的，又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像舞臺上拉起了布幕，鮮艷的日輪，從東山冉冉升起——

夢雲一行人，在溪邊洗漱了一番，然後以溪水當湯，飲用了一些乾糧，始整裝出發，往山下行去。

他們的下一站是西藏。

下山時，由於各人的環境與願心不同，出峨嵋，往西，越大渡河，直奔西康道上的，已只剩下寶乘，流雲二位老參禪和，及新戒夢雲等三人了。

過了大渡河，便是西康地界，無論是風土人情與習俗，幾乎像是另一個世界；最顯著的是寺、廟、殿、堂、院等，的確是隨處可見，像三國時代人物的神殿，黑教的殿與堂，紅黃喇嘛廟；沿途上，自飛來峰，下打箭爐，經康定，奔西南，似乎神佛寺廟與塵俗宅第競高低。此外，另一個特色是：

「女人的蓋頭，牛馬的屎！」

夢雲等三人在一些較為清淨的寺院，斷續參訪了幾位知識，包括大喇嘛在內；可惜，除獲得一份滋養色身的齋飯之外，根本就找不到有助法身的妙味。

在路上，夢雲的心底裡禁不住生起疑惑，向寶乘師問道：「你去過西藏，拉薩的三大寺，

是不是也跟西康一樣？」

寶乘師搖搖頭回答說：「當然不一樣！」

「說說看！」

「無論是規模，教法，軌則，都足以代表密教的一脈。」

「對了，說到密教，以您的經驗，如果想學密的話，能指點一個去處？」

「這就很難說了，日本的東密，印度的梵密，西藏的藏密，幾乎各有所長。」

「以國內來說，當前的密宗大師，應該數誰最好？」

「到目前為止，四川的能海大師，是學密行者可親近的大德！」

「如果到西藏學密，會有什麼樣的困難？需不需要人推介？」

「如果通西藏語，只要虔誠修學，似乎還不曾聽說有什麼苛求。」

「西藏語難不難？」

「不太好學。」

「以你的智慧，應該很容易！」

最後一句話是流雲師補上的，短小精幹的他，參學老練，有些驕矜，從來不服任何人；把什麼事都看得不在乎，好像天蹋下來也不過如此。可是，對夢雲卻是例外，一方面由於夢雲不僅僅是個大學生，的確有他貨真價實的本錢，使他打心底不能不服；就好像「老參」禪和群中，對寶乘師一樣的佩服，在他的心目中，這倆位特殊人物，他怎也找不到可以挑剔的地方。

夢雲聽了流雲師的讚嘆，忍不住打笑著說：

「憑您語言專家一句話，老夢不能不生起信心。」

「損我了！」

「不敢！」

「不趕也得趕，拉薩還遠得很哩！」

寶乘師的一句笑話，結束了二人鬥勁兒，三人六條腿，在通往西藏的官道上邁步，夾著來往客商的車馬人羣，使三個行腳僧反而顯得從容寂靜了。

十三

西藏，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個比較神秘的地方，尤其是「喇嘛」，在佛教僧伽中屬於特殊地位的一群；在西藏，除了達賴藏王之外，喇嘛跟噶布隆（相當內閣大臣）具有相同的地位，於西藏社會之三級九等中，位列上級中等，其生活、權勢、享受，較之全國其他地區的僧伽，確有天壤之別。

西藏佛教有「薩嘉巴」和「革魯巴」以及「棒噶」三派；各派的興衰，幾乎是一種「革命」式的變遷；薩嘉巴是藏語，也就是紅衣教，乃西藏最早的一個教派，此派始祖是「蓮花大師」，原為西印度名學者，約於唐景元年間被聘入藏，未三年，蓮花大師德養兼備，恩澤眾生，藏人仰為救世主。可惜後代門徒，得藏王之尊寵，漸漸流於奢侈，驕妄淫佚，無所不為，終至喪失佛教清淨肅穆，莊嚴慈祥之本旨；於明代以後，有宗喀巴出，改革創新，整頓流弊，定戒律，禁娶妻，尚修行，時久，成革魯巴一派，也就是黃衣教。另一棒噶派，又稱棒教，乃興起於紅教衰敗之時，也就是白衣教派，基於勢微人少，黃衣教興起之後，不久即趨沒落。

西藏的寺院有一千多所，喇嘛約三十五萬人，寺院最著名的有拉薩附近的別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三大寺的歷史都很悠久，規模也很宏大，均具有參政的權利；以喇嘛的人數論，別蚌寺內約有八千左右，其次是色拉寺，約六千左右，甘丹寺也有四千之數，是西藏的政治與商業中心；不過，達賴並不住在三大寺中，他的起居生活是在拉薩的布達拉寺，其他出任公職的喇嘛，大多數住在大招寺，這些都屬於前藏地界。後藏則以札什倫布寺為最大，有喇嘛三千五百人左右，其次是薩迦寺，約六百多人，唯東寺約三百人；班禪住札什倫布寺，主西藏之教權。

這天，夢雲等一行三人，過了康定，經折多塘，到達唐泥壩，已經是日落黃昏，這條路是通往西藏的西康北道，山路崎嶇，人煙稀少，較之南道艱苦；沿途，一般商賈，多利用牛馬來往，所有行旅貨物，用犛牛馱載，人員則乘馬隨行，進行的速度很慢，與夢雲等三個行腳僧的步行速度相較，幾乎不分軒輊。

夜臨時，夢雲等找到了一間紅教貢噶宗的喇嘛寺。寺中住有紅衣喇嘛三人，妻室兒女，並住生活，僧俗大小有十一人之多；喇嘛僧在明裡各居靜室，各人的妻兒，則分別住在寺的一排平房裡。

寺中大殿，主尊是大日如來，日月二菩薩為脅侍，香案前供奉蓮花尊者；幢幡寶蓋，一色黃緞製成，殿內香煙幾絕，連起碼的燭光也無，冷清清的，黑暗恐怖。

夜來晚膳。吃的是青稞磨成的糌粑粉和酥油攪合蒸熟的糰子，一鍋羊肉，膾炙人；好在夢雲等一行過午不食；只是把排在餐桌上的食物瞄了一眼，便魚貫的跨進側屋，爬上那張馬糞刺鼻的土炕；時正秋涼，尚不算冷，無需生火燒炕，省卻了許多麻煩。

三個人分別盤坐炕上，夢雲觸景生情，忍不住向流雲師探詢道：

「你曾經去過西藏，拉薩的寺院是不是跟這裡的情形一樣！」

「不一樣！西藏的情形很複雜，以黃衣喇嘛為尊上，規矩律法都很嚴明，尤其是絳央寺，在西藏是學因明的最高研究之所，就像是古印度的那爛陀寺，裡面有不少的人才，其他像上

密院，達隆寺等，都是學密的好地方！」

「除此之外，一般的情形怎樣？」

「西藏最大的特色是喇嘛至上，最壞的習氣是不愛清潔！俗家的軍民男女，最可怕的是花柳病。」

「你說不愛清潔，舉些例子好嗎？」

「諸如隨處大小便，不喜沐浴更衣，環境生活，人畜共居，飲食用具，不用不洗，不吃不理等等；有人嘲笑西藏人一生只洗三次澡，第一回，生下來洗一次，第二回，結婚時洗一次，第三回，死了洗一次。」

「人畜共居是怎樣說？」

「西藏的建築，大抵是三層或二層，貧苦人家多屬平房；如果是三層建築，樓下歸牛馬羊住，二樓住人，三樓堆糧食用具雜物等。如果二層建築，多半樓下較寬，左右兩邊是家畜，中間住人。頂樓狹小，堆放食物用品。如果是貧苦人家，人畜分居，僅隔一道木板牆；總之，不管如何建築，人畜都不分家，門裡一股污穢之氣，的確，咱們漢人難以適用！」

「為甚麼不把家畜分開呢？」

「西藏人的牛馬羊就是財產，諸如羊皮乳酪，幾乎是他們生活的依憑。」

「住在西藏的漢人如何生活？」

「跟尼泊爾人大致相同，以經商為主，尤其是雜貨生意，漢人佔的比例最大。」

「西藏的尼泊爾人多不多？」

「比漢人還要多！」

「大概因為我們的教主是尼泊爾人罷！」

「開玩笑！」

「多少有點關連！」

「好啦！養息吧！明兒還要趕路哩！」

坐在一旁的寶乘師久不開口，開口便作了個半命令式的結論。

夜深人靜，夢雲毫無睡意，雖然白天趕了一整天的路。

此次西藏之行，他的原意在參藏密的種種，包括喇嘛的道場，與所謂政教合一的一切真象，現前，西藏雖然未到，但，紅教喇嘛卻已擺在眼前，而且還是屬於頗具盛名的「貢噶宗」派下；因此，他不禁生起好奇心，有意欲探詢一番，以安好奇心的蠕動。

夢雲悄悄地下了土炕，轉向右跨院那幢充滿了神秘色彩的淨室；是他白天就留意了的地方。

房舍是一間四方形的獨立建築，四圍有短牆攔護，正面有一道木柵，算是兩扇大門，此刻正虛掩著。夢雲側身入內，躡步趨前；建築物的門扉緊閉，他只好轉向側面的窗戶，可惜窗門開的太高不能探窺內裡的情形，僅能憑直覺，知道裡面沒有燈，可以推想必也無人；於是，夢雲仍舊回到正門，伸手試推門扉，不料門扉應手而開，同時發出一陣「唧啞」的響聲，使得夢雲驚駭了一陣，趕忙閃身一旁，靜觀可能發生的變化；因為，他必需避免一些誤會的事件，惹來一些不愉快的後果。

等了好一會，沒有任何動靜，夢雲才小心翼翼的進了正門。

室內沒有燈火，窗門緊閉，一片烏漆，什麼也分辨不出，連供奉的佛像也是一幢黑影，不知是何主尊；誠然，夢雲是白跑了一趟，無可奈何地退了出來，帶上門扉，返回寮房爬上土炕，懷著悵然若失的心情，盤坐打睡，以待又一個艱辛的明天。

翌晨，三個行腳僧勉強吃了一些糲粑糰，和幾片鹹得發苦的蘿蔔乾，算是應付五臟神而安飢餓之苦。

離開唐泥壩，步不稍歇，爬高越低，登山涉水，趕到中古寺，已是入暮時辰；百十來里的崎嶇道路，較之平坦的官道，趕上一百五六十里還要來得艱辛。

中古寺是個鎮，依寺命名，寺中住的全是黃衣喇嘛；寺之建築有點像塔院，四圍一排排的房屋，櫛比連雲，可以容納二百之眾，但寺中常住的喇嘛卻只有四十多人。

夢雲等到達之時，天色已經入夜，得寺中方便，掛搭了一宿；不過，執事喇嘛的態度很冷漠，好像不太歡迎掛搭似的。好在三個行腳僧隨遇而安，行腳在外，見識多了，也就無所謂安與不安了！只要能有個可以聊避風露的地方，也就心滿意足，謝天謝地了；何況寺裡還供養了兩頓「無肉糲粑粉」（按：未放牛羊肉的食物），和一壺濃茶！

就這樣，一路無阻，自西康，走北道，朝行夜宿，歷盡風塵，嚐盡苦澀，終於走完了全程約四千華里的路程，到達了西藏的中心地帶拉薩。

西藏乃是佛教勢力統治的地方，拉薩是西藏的省城，集政教、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種中心大成；可以說到了拉薩，瞭解了拉薩，即等於認識了西藏。

西藏的社會很特殊，除了普奉佛教以外，人民的家庭，具二三子弟者，必然選送一人入寺做喇嘛（藏語稱僧伽做喇嘛），子弟愈多，做喇嘛的也就愈多；基於喇嘛在社會上的地位崇高，所享有的權利優厚，不受官衙管束，不負納稅義務，一切生活所需，皆由人民奉給；加以喇嘛為念誦經文，研究佛理，必習藏文，是一般人民所無緣享有的；尤其，多少喇嘛，利用特殊地位，從事各種商業，賺取個人財富，進而興建廟宇，發展宗派勢力。

西藏地方林立的寺院之外，一般人民的家裡，均供有佛像，有的是畫像，有的是彫塑像；

家庭富裕一點的更設有佛堂。通常，每逢新年朝聖之期，各地百姓，盡都湧往拉薩，供僧禮佛，虔誠備至；尤以，朝聖者往往以如得達賴摩頂，即認為因緣殊勝，功德圓滿，不虛長途跋涉，歷盡艱險之行程了。

夢雲等到達拉薩，在上密院落腳。此刻的藏王由熱振呼圖克圖代理，原第十三世達賴，已於前兩年圓寂，也就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中旬；依照西藏的制度，達賴圓寂後，新的尚未「坐床」以前，其職位得由木隆寺、熱振寺、功德林、策覺林、澤墨林五寺之呼圖克圖，以及甘赤巴六人中推選一位，代理政教事宜。第十三世達賴圓寂以後，由於熱振寺的熱振呼圖克圖，在六人占卜時，所得結果祥瑞；因此得為代攝。

上密院為黃衣喇嘛所住，寺僧近百人，掛搭者八人；除夢雲等三人外，尚有緬僧一人，安南僧一人，老撾（今寮國）華裔僧一人，英國籍的一位學者（具有博士學位），另一位自稱是日本人，卻很像韓國人，同樣是比丘身；八人中首推英籍的羅吉斯博士學問最好，其次是夢雲，日僧仁原，其他均為專重修持的苦行僧。

因此，羅吉斯與仁原二人，無形中成了夢雲的同參；只要三個人聚首，便是論辯不休的熱鬧場面，好像是一個不服一個；其他五位便成了當然與會的聽眾，樂得增加許多見聞與知識。

夢雲等八個人，在上密院除了彼此切磋之外，實在得不到什麼好處；雖然八個人都獲得了灌頂法緣，但是，在夢雲、羅吉斯、仁原三個人的心中，認為與其在上密院打混，倒不如上業富（地名）去絳央寺學因明。

就這樣，夢雲、羅吉斯、仁原、寶乘、流雲五個人離開了拉薩；餘下的，仍然在上密院學密法。

業富的絳央寺，在西藏學佛的來說，不僅是最高學府，而且，還是「因明學」權威的所在地。不過，在這裡學因明，必須具備兩種文字能力條件，一種是藏文，一種是梵文；因為梵文是因明聖典的原著，藏文是講述因明的語言，也就是說，能聽懂藏文的講授，才能接受因明的闡述；能看懂梵文的原著，才能了解因明的面目。

夢雲等一行，除了羅吉斯會藏文，夢雲略識英文，就全靠絳央寺裡的一位近似助教身份的漢人，名叫韋偉的在家居士，以華語效內陸講座中的偏講方式，作因明學傳授外（西藏以外）人的媒介了。也由於這種情形，使得受教者不能完全獲取真實的內容，難免發生或多或少的偏差；這正是做學問的一種最為遺憾的障礙，雖然，可以耗去較長的時間，先從語言文字上下工夫；但是，在一群參學者的立場與環境來說，卻是不太容易成辦的，基於舉凡參學者的願心，往往事先在時間上作了安排，不允許任意停滯在外，而不依時回返自己的小廟，

違反了師門或寺規，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只少，因之使得師長們掛懷不安，便不是為人弟子的行為表現。

夢雲等的時間不夠，只能以揀擇的方式，速成的手段而從事擷取了。

談到因明學，必然，想到古印度最初「五支」作法，源起於彌勒，創於無著、世親，即是瑜伽師地論中的：「能成立法有八種：一立宗。二辨因。三引喻。四同類。五異類。六現量。七比量。八正量」所列前五種即是「五支」作法，茲標例之：

立宗：如聲無常。

辨因：所作性故。

引喻：如瓶，虛空等。

同類：所作性，如瓶等。

異類：非所作性，如虛空等。

釋迦牟尼佛滅度後一千一百年頃，陳那立「三支」作法，僅立「宗、因、喻」三支法，茲標例之：

宗：如聲無常。

因：為所作性故。

喻：如瓶等。

依因明大疏所說，無論五支或三支，皆以因支為最要，故稱之為因明，於梵語中為「醯都費陀」，乃是一種論理之學，為明辨正邪，詮證真偽的理法。這種理法雖然成立於彌勒、無著、世親、陳那等，卻起始於印度古因明學者，早在釋迦世尊以前之足目仙人即為其發明；迨至佛滅度後，為大乘論師陳那完成之，併造有因明正理門論一卷。而後，陳那之弟子商羯羅主著因明入正理論一卷，明真能立、真能破、真現量、真比量、似能立、似能破、似現量、似比量八門，而辯自悟悟他之兩益者，是為「因明學」的內容。

夢雲一行中的羅吉斯，曾於絳央寺學因明近年，但為密法所惑，故捨而求之；此次，羅吉斯在上密院住了將近七個月，發現自己的興趣仍然是因明學之理法，恰巧與夢雲又極為投緣；因此，共同結夥，轉返絳央寺。

（後來，羅吉斯回返英國，從一錫蘭比丘出家，於英法兩國，以比丘教授的身份，廣弘因明之學，並有論著問世。）

夢雲在絳央寺待了足足半年，以正勤精進的虔誠，把因明學究竟了一個大概，便匆匆告別了西藏，與寶乘及流雲二行者，循原路回返四川，經湖北，在宜昌又與寶乘和流雲二行者分了手；然後獨自越洞庭，入資水，逆流而上，還歸桃花江上游的浮丘山雷音寺，時間正值

秋仲，恰好是具戒後三年的第一個中秋佳節。

十四

夢雲回到浮丘山，碧雲峰景物依舊，人事依舊；三年的別離，幾乎沒有任何的變化。唯獨他，返抵寺門，卸下背架子，解掉頭陀囊，抖落一身污塵穢土；老和尚舉目看了一會兒，在仲秋的午後，放射出涼意的陽光下，顯得黝黑了，有點瘦，原先的那份秀才氣，似乎已為三年行腳的風霜雨雪給磨掉了，換來的是結實與豪壯，洋溢出年輕人獨有的青春活力，以及過往不曾展現的沈靜和穩健。

「一千多個日子沒有白費！」

老和尚讚許的點點頭，雖然師徒一別三年，那顏開喜笑的情感，不曾流露於老和尚的面頰；可是，自幼生長在一起的夢雲，深知師父的哀心裡，暗暗地正掀動著不禁的喜悅，蘊藏於他那看似平常的頷首中；尤其是短短的那句話，在夢雲的意識裡，無異聆聽到了千言萬語。

事實上這一千多個日子裡，夢雲不僅僅只是行逾萬里路，所到之處，除了見識增廣之外，最難能可貴的是親近了許多大善知識；的確，使他在佛道的基礎上，厚植了充裕的內容；可以說，使他打從一顆暖室中的嫩芽開始，到回歸暖室之時的三年過程，無容置疑地，那暴風雨，那冰霜雪，那飢渴寒，那數不盡的歷練；尤其是善德們的棒喝，有的，無異是無情的凌辱和折磨；近似煎熬的過程中，在一切以道業為重的前提下，從不敢自以為憐，為恥，或者是委屈；一直切記著他恩師所囑咐的一句告誡：

「行腳參學，以道為樂！」

每當情緒為環境所影響時，他的腦海裡會不由自主的湧現出這句猶勝格言的告誡；於是，他便變得坦然自在，歡欣的去迎接一切，接受一切；也因此，在三年的過程中，他比同行的道友們所收穫的要多。

如今，他回到了暖室，但已不是茁壯的枝極而已，他變成了粗壯的主幹，茂葉成蔭；他有義務必須去蔭被於人，或者說，是一個佛弟子修行辦道不可或忘的權利。

「八月十六安職單，事先得作個準備！」

老和尚似乎早就計劃好了，要這棵新長成的樹發揮它的效能。

「您的意思是——」

夢雲意識到了些什麼，卻不敢肯定地說出來。

「接棒！」

斬釘截鐵兩個字，令人不敢抗拒。

「我太年：：」

「二十四還年輕？」

「惟恐……」

「不要沒有出息！」

「是！」

不要沒有出息這句話，在夢雲的僧伽生涯中，是他最不願意承受，也最怕聽到的一句話；雖然，他並沒有領袖群倫的志向，也沒有追名逐利的願望，可是，成為一個沒有出息的人卻是多麼窩囊！他清晰地記得他恩師不時的訓誨，告訴他為人處事的態度，也正是一個身為佛弟子的修養工夫。

「名聞利養是凡夫，慳吝保守是俗子，大慈大悲擔苦難，大徹大悟成妙覺。」

擔當苦難和成就妙覺，與其說是佛弟子的修養工夫，不如說是佛弟子的畢生事業；這也正是僧伽們可以依之為典型的人生觀的！夢雲從小出家，與老和尚晨昏相處，早就建立起這樣的人生觀；甚至以後的幾十年，也以此為依歸，堅守不變。

事實上生在娑婆世界中，一個出家佛弟子，如果有願去引渡眾生；那麼，擔當苦難便是責無旁貸的使命了；要不，就沒有如來家業可言！基於如來的家業是在「弘法利生」，把佛陀的一切教法，弘傳於芸芸的眾生，使其能夠離苦得樂，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道果，再也不為輪迴所局限，而能投向究竟常樂的最勝淨境。

夢雲懂得這些道理，在他的生活境域中，耳濡目染，處處所留給他的記憶是如此，幾乎那：「擔當苦難須要大慈大悲，成就妙覺須要大徹大悟」的意念，佔住了他思想的全部，蘊藏的是百分之一百的純度。他更懂得欲達到這種目的，必須正勤精進的去篤踐力行，絕不是發個願，隨緣而已；亦如他的恩師所說：

「修行辦道的事業，猶若農夫種莊稼，切忌一心想欲收穫多少，應該記起自己耕耘了多少！」

當然，收穫與耕耘，原本就是相對的法數；俗語也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何況天底下根本就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業！

就這樣，夢雲以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的心情，接下了浮丘山雷音寺的住持位；時間訂在九月初九日重陽節。老和尚選了這個日子，主要的是在討一個「高昇」的吉利，因為，當地的風俗，九九重陽是登高增壽的日子；這種說法雖不可考，但是，文選中的「集重陽之清徵」和王筠詩中的「重九惟嘉節，抱一應元貞」，皆有止於天陽之宇，元亨利貞的祥和昌吉意義；人嘛！誰不願沉浸在祥和與昌吉的時日裡 何況老和尚的私心中，一生的希望，不惜心焦血竭，全都寄託在愛徒身上；自然免不了生起一些無傷大雅的「迷信」意念。

重陽之前，八月十六日安職單時，除了監院一職沒有變更之外，知客與維那師對調，其餘的按四洞口的意見，以量材起用，人盡其才的公平分配而安置，倒也做得頗如老和尚的心意；即使常住大眾，也能尚稱圓滿，沒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不過，職單雖然安排妥當，而侍者寮的人選卻叫夢雲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夢雲畢竟只是個二十四歲的小伙子，於情，除了退居老和尚必須有人侍奉，新住持實在不適合用侍者；而且，在夢雲的內心裡也不願意用侍者。但是，在體制上，卻又是理所當然的事。雖然雷音寺祇是一間小廟，不像大叢林那樣講求「規範」。

為了這個困擾，夢雲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求教於老和尚了。

「這麼簡單的事會猶豫難決？」老和尚說話的語氣雖然溫和，但話中的語意卻充滿了責備，甚至還有點不耐煩的意味在；使得夢雲的內心裡，感到既慚愧又慌亂。

「一句話！不夠冷靜！」老和尚似是看穿了愛徒的心情，故意把聲音高了些，用一針見血的手法斥責著說。

「我想了好幾天了。」夢雲小心的回答。

「盡在鑽牛角尖！」老和尚並未放鬆。

「我做過分析。」夢雲有點不服。

「能解決問題麼？」

「我想破例不用侍者。」

「違反體制！」

「體制可以依人而立。」

「你也想做太虛法師？」

「只是想自己照顧自己。」

「侍者只是個奴才？」

「現前也沒有什麼人才！」

「你不會培養嗎？」

「……。」

夢雲聞言，先是一愕，繼而恍然大悟。

「是不是不夠冷靜？」老和尚露出了微笑，瞄了愛徒一眼，然後踱步離去。

夢雲待老和尚走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埋怨自己的心意識反應，為什麼總是要比師父差一截？無論是思想的變動，意念的運轉，處事的機靈，在在都是顯得那麼不成熟。他心裡在想，什麼時候能學成像師父那樣「天下沒有能難倒他的事」；雖然，這種看法在別人很可能

不以為然，但是，在夢雲與其相處的十七個年頭中，只少還沒有發生過難倒他的事！

「師父，您找我嗎？」

正當夢雲跌入沉思，忽然響起一聲呼喚，同時出現一個瘦小的人影；夢雲並沒有抬眼察看站在面前的人，他只是感於恩師的關注，他清楚眼前這個仰賴佛菩薩加被而從小就在雷音寺長大的十四歲小沙彌；雖然年齡與他相差十歲，但披剃出家，已有十二年之久了。

十二年前，小沙彌兩歲，俗家住在山下的寶林村，生下來就患狹心（氣喘）症；求過不少良醫，也服過不少單方，就是治不好他的病。說也奇怪，小沙彌的父母，每次帶他到雷音寺求觀世音菩薩，居然有求必應，不藥而癒；而每次領他回家，就氣喘欲窒，痛苦異常。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乾脆送給廟裡，拜個師父出家。不過，小沙彌似乎與夢雲特別投緣，十二年前，夢雲才只十二歲，他自己也是個小沙彌，二人情同手足，形影不離；當然，這與年齡有密切的關係，加以寺中常住都是成年人，老和尚雖然把他委託給一位名叫鏡心的老比丘照顧，但是，每天大部份的時間卻是與夢雲為伍，因此，二人的感情比其他的人要深厚得多；也因此，老和尚打開始，便將小沙彌拜在夢雲的門下，暫時做為記名弟子，法號叫做「鏡宙」；而且，小沙彌從小也一直叫夢雲做師父，起先，這種稱呼使夢雲感到非常彆扭，時間久了才慢慢地習慣起來。

「是老和尚叫你來？他跟你怎麼說？」

夢雲心裡有數，恩師每做一件事，從來不會只是一些直覺的內容，往往還會別具多少令人意想不到的用意；因此，他以探詢的口吻說。

「他說我現在可以正式拜師了。」

「有沒有說甚麼時候？」

「您陞座晉山的同一個時刻。」

「你可知道老和尚的用意？」

「他說過了！」

「怎麼說？」

「他說這樣可以一舉兩得！」

「做徒弟又要做侍者，你願意幹？」

「一切聽老和尚的安排，他老人家很疼我。」

「我的脾氣不好，往後日子很長，不太好受！有沒有多想一想？」

「想過，老和尚說，要學佛先得學做人，要學做人先得經過磨鍊；就像是一把鋒利的刀一樣，先要經過千錘百鍊，然後細心的去琢磨，才能成為得心應手的利器！」

「那須要很大的工夫，加上永恆的信心與毅力，才能達到目的地！」

「我會好好的去學。」

事情就這樣確定了，夢雲知道鏡宙的個性，凡事只要合理，他都能喜歡的去接受；雖然，他的年歲還小，時間的造化，環境的變遷，於他那未來的歲月，是說什麼也不能定型的。夢雲的個性一貫講究隨緣，凡事不願勉強，尤其是事先編製一個希望，造個模型，而後死板板的去循圖進行；就像是蓋棟房子一樣，先設計一個藍圖，事先經過一番研究，看起來似乎非常理想，待到施工以後，發覺問題叢生；於是，拆的拆，補的補，弄的耗工、耗料、耗時，還惹來一肚子的烏氣。那樣，在夢雲來說，還不如畫個概要圖，內部設計，依現況而為所欲為的好；因此，他聽了鏡宙的話，不願再說下去了！

晉山的儀式很簡單，沒有排場，也未發東，只是常住大眾暨幾位有力的護法，辦了十多桌素筵；典禮莊嚴肅穆，退居陞座，披剃收徒，行禮如儀，皆大歡喜；可以稱得上是簡單隆重。這，大概就是老和尚的為人，所表現的最符實際的個性罷！

夢雲初任住持，心情特別緊張，晉山的當夜，他仰靠在籐椅上，一個人在默默的想；今後，他應該怎麼辦？如何統理大眾，如何發展本山寺務；尤其是多少應該保留的？多少應該革新的？雖然，他的興趣不在住廟，平生慣於行腳，酷愛雲水；可是，經一事，長一智的古訓，促使他把心思放在「磨鍊」的激勵奮發之中；只少，不至走上「空來人世走一遭」的可悲境域裡。

夜來，夢雲煞有介事的思考了一個多時辰，腹案中暫時有了一些可行的計劃。

他，疲憊的倚床而臥。

忽然，室內響起了腳步聲，踏碎了他那朦朧的睡意，不由得翻身坐起；他的潛意識告訴他，不用張眼，便已聽出是恩師的腳步聲。

「生命的消磨，往往是耗費在一些無可奈何的妄想中；一個有智慧又有作為的能者，一生中除了一些無法避免的雜念，會剝削許多寶貴的時間之外，那妄想的思緒是不容易左右他的。」老和尚像是自言自語，進了新方丈室，結跏趺坐在一隻棕編的蒲團上，神態極為安祥；他所說的話不像訓誡，不是斥責，卻充滿了無限的人生哲學意味。

「妄想與雜念，不同樣是無可奈何的思緒麼？」夢雲似乎難透二者相互間的利害，忍不住提出反問。

「無可奈何的本身就是妄想，而雜念卻是可以奈何得了的。」老和尚說。

「……？」夢雲仍然不免疑惑。

「比方說吧！」老和尚緊接著說：「雜念如天上月，妄想是水中月；雖然，二者都不可得，

但是，只少月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

「如此說來，皆無是處！」

「天上月，可以借其光亮而發現其他。」

「水中月，不是也有它的光亮在麼？」

「藉因緣而隱現，光亮無照處！」

「光畢竟不是月。」

「知光不是月，即知其可奈與無可奈！」

「二者皆無是處，知也無益！」

「無煩惱何處見菩提？」

「哦！」

「見著什麼?!」

「水中月！」

「天上若無月，水中月何來？」

「天上本無月！」

「何處見月？」

「不離天上！」

「知見之立，無有是處！」

「見無見處？」

「不是盲者！」

「以何得見？」

「不捨心識！」

「豈不仍屬見處？」

「如盲見暗！」

「為明所顯？」

「源於日月燈光！」

「是心識之作用？」

「自性之流露！」

「哦！」

「執著心起，其念非妄即雜！」

「心念有不起動之時？」

「不起動者，不異木石！」

「寂滅為樂，不是佛說麼？」

「是生滅滅已之時！」

「生滅之法？」

「不是寂滅！」

「哦！」

「應無所住！」

「是妄？是雜？」

「不是真！」

「……」

「思量即乖！」

如晴天霹靂，轟擊著夢雲的思緒，頓然心念皆灰，意識沉靜；默默底，忘了全身汗水淋漓，信步踱向屋外，迎著秋涼的晚風，踽踽而行；有若失神落魄的夜遊者，漫無目的地朝前直進。

不久，夢雲來到半山腰的獅頭崖，崖壁陡峭，氣勢峻險；崖下是一片無際的平壤，桃花江水，正是由此腳下往西延伸，直達資江而會合，二水交會之處便是桃花江的小鎮，此刻隱匿於茫茫的夜色中。

獅頭崖的得名，是來自那片突出的巨崖，整片崖壁形若獅頭，翹首張口，威武若吼；張開的大嘴中，極為寬敞平坦，內面約可容納三張八仙桌，甚或可以更多一些。雷音寺的比丘，常有人於清晨或午後，在裡面修習禪定。

此刻，夢雲已步近了崖邊，下意識的停住了腳步，佇立於獅頭崖的入口處；迎面吹來一陣晚風，蕭蕭的秋末，顯得有些寒意，使得他頓然恢復冷靜；他已覺到自己有些失常，手腳仍在不住的顫抖。

在獅崖口中，他席地結跏趺坐，腦海裡依舊縈迴著老和尚的話，紛擾的意念，像洶湧的浪潮——

「月，天上的、水中的。

思維，妄想的，雜亂的，可奈何與無可奈何的。

心、意、識；起動的，無住的，生滅的，自性的等等。」

頓然，像漫天的烏雲暴雨中，劃過一道明亮的，一閃即逝的電光，衝刺著夢雲的思緒；原來幾乎充塞欲爆的腦海，驀地震開了一道裂縫，他禁不住「哦」了一聲，自話自說說道：

「雜念不是妄想，妄想消磨生命！」

他似是若有所得，緩緩地站起身來，輕吁了一口氣，踱步走出獅頭崖；然後逕自回返雷音寺的方丈室。

當夢雲步近方丈室的門口，但見老和尚仍然坐在那隻棕編的蒲團上；夢雲見狀，不由得下意識地踟躕不前。

「枉費了一場夢覺，怎的又跌進另一個陷阱」老和尚沉沉的說。

「陷阱？」夢雲聞言，迅步跨進室內，驚奇的追問。

「人生何處不是陷阱？」老和尚說。

「豈不是叫人坐立難安？」夢雲說。

「是誰令你如此？」

「我意識在作祟！」

「為何明知故犯？」

「只為有我。」

「誰叫你有我？」

「自我。」

「誰是自我？」

「生滅的承受者！」

「誰知生滅？」

「仍屬自我！」

「拿來！」

「什麼？」

「自我！」

「……？」

「思量即不中！」

「好難！」

「仍在陷阱裡！」

「應如何才能出離？」

「你不是有自我麼」

「這就是所謂的自度？」

「又是一個陷阱！」

「豈不是寸步難移麼？」

「誰攔你」

「處處是陷阱！」

「處處是道場！」

「哦！」

「是什麼？」

「陷阱！」

「也是道場！」

「寧肯是道場的好！」

「入門又出門！」

「哦——」

「休歇罷！」

老和尚站起身來，朝面前的這位新住持點了點頭，然後緩緩離去。

夢雲送走了老和尚，獨個兒在室內踱著方步，思維沉浸在老和尚的每一句言語中；他像浮游於波浪起伏的洞庭湖裡，不能自主的迎接著每一個衝激著他的浪花！

的確，人生的道途上，到處都是阻障前行的陷阱；尤其是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道途上，那陷阱更是駭人。

夢雲好像是卸下了一付重擔，輕輕底吁了一口氣，然後上床就寢。

十五

夢雲在雷音寺住持任內，一切的寺務，絕多數落在監院的身上；對外的應酬，則有老和尚出面。可以說，他的日子是清閒的，有太多的時間任其支配；因此，凡遇參學的機會，他都能把握，只要對老和尚告個假，必然，毫無阻撓地負方便鐘而作遠行；從事他的行腳參方生涯，正所謂：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為出生死苦

飢渴度春秋」

洵然，雲水悠悠，為道無愁，一鐘一架，天下任遊；稱得上逍遙自在，法樂無邊，縱身為帝王者，也為之羨慕不已哩！

夢雲的日子是寫意的，雖然於行程中不免許多艱辛苦楚；但是，每當處於艱苦之時，能

得親近一位善德，必定融融法樂，盡忘其他所有；甚至，反認為是一種旁人所不能體會得到的，真正的「苦中有甘」的生涯！

夢雲的日子就這樣度過，直到二十八歲那年，出任小南天天岳山梵音寺的方丈，稍為中斷了三年；而後，一直到三十七年，也就是夢雲三十三歲那年的端午節，才結束了他的雲水僧涯。

第二部 戎馬之旅

一

民國三十七年的端午，夢雲由一個比丘身而轉變成軍中的挑夫，而進入湖南師管區，變成了一個「冒名頂替」的阿兵哥；被撥交給青年軍二〇五師警衛營，輾轉來到臺灣省高雄縣鳳山鎮灣仔頭營房，正式成為一名擔任營門警衛勤務的丘八！

當時部隊中仍以打罵作為統御士兵的手段，很少有人格與精神上的教育。

夢雲雖然所受的僧伽教育嚴格，但他畢竟是浮丘山三代單傳的弟子，於律儀生活中的重點是在「心」不在「相」，理想放在「智慧」的開啟和培養上；舉凡佛陀的理論與思想之深研參究，僧伽的德行與品格之薰陶，以及心性修養的磨練，均都予以莊嚴而又自在的方法，力圖明智正大，以培養出獨立、情操、僧格的完整，確然成就「慈、悲、喜、捨」的無量佛心佛志，圓滿浮丘山獨特不虛，荷擔如來家業的菩提道果。

也由於這樣，夢雲在警衛營的苛嚴生活，雖然有許多地方格格不入，但他從小所薰陶的一份「忍辱」工夫，倒也使他能夠安然承受；就像是他退役後，恢復本來面目為教界所給與的種種，能夠安然承受是一樣的。

夢雲在警衛營最初擔任的職務，是負責大營門日夜各兩小時的站崗；其餘的時間便是操練，操練的項目有各個教練而班、而排。其內容有徒手而武裝。從基本到連隊，從操場到野外等諸般演習，很少有空暇的時刻；幾乎能得到休息的時候，只有開飯和睡覺了，每天的廁所時間，也必須跑步才能趕得上下一個時間的集合！的確，是分秒必爭的緊張生活。

緊張的日子經過了三個月，好不容易師司令部政治處，給了夢雲一個改變環境的機會；那就是招考幹部人才，舉凡善長於寫、畫、唱、演、編、撰等等的藝文智能者，都屬考錄的對象。夢雲是學中國文學的，當然，他具有很好的能獲得機會的條件；加以連上的一位年輕幹事的推薦和鼓勵，他順利的被錄取了。

可是，錄取後，雖然肩上獲得了一根槓的少尉官階，也擔負起了政戰工作隊的編寫職務；但除工作之外的日子，同仁們的浪漫生活，使他受到很大的精神威脅。基於夢雲從小就過慣

了僧伽生活，所有的日子都是充滿了規律、嚴肅、寂靜，而且極為誠懇和實在的；因此，所謂的藝文工作「自我與自然」的日子，使夢雲無法去迎合，尤其是過份的戲謔，有時會傷害到他的拘謹原則，甚至於他的自尊。本來，以夢雲的禪法培育歷程來說，似乎不應該有拘束而不自在的情形，或者是自我局限的意識；這，正是一般人對禪行者的看法與要求，總認為禪行者的言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很少人知道禪行者的言行生活，於活潑中而不輕浮，於平凡中而不庸俗，於自在中而不失嚴謹，於道業中不從虛妄；靜時有若處子，動時猶如脫兔，洵然，像行雲流水般灑脫不羈，卻絕無陰鬱渾濁的堆積或沉淪；也就是說禪行者的本色，是明朗的展現，清澈的洋溢，坦蕩的流露，絕不拖泥帶水，浮華不實。

於是，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同隊的夥伴盡都遊樂未歸，隊上只剩下隊長伴著身邊的新樂園香煙和鐵觀音濃茶，孤獨的斜靠在竹躺椅上做留守；兩隻刻滿了魚尾紋的大眼深陷著，好像那內裡深藏著多少人生秘密似的，此時正凝視著水泥天花板，整個標準的北方大塊頭，像一塊巨石般停當安穩，偶爾用那幾根薰黃了的右手指，搔抓著他那禿亮了的頭頂，然後把留在指甲中的污垢剔彈乾淨。

隊長是位不尋常的人物，在藝與文的世界裡，具有多方面的特長；像隊上的幾個中心工作——戰鬥週刊由他主編，演出劇本由他編導，舞臺佈景由他籌劃，燈光效果由他設計，每遇演出缺腳，他都會稍作沉思後說一句：「咱禿鷹自己來罷！」當然，那些角色往往是隊員們不願扮演的。

提到「禿鷹」這個綽號，不僅全司令部的人知道，幾乎全師的官兵都很熟習；在舞臺上他是一隻「康樂箱」，在舞臺下他是個「精神堡壘」！他是位人愈多的地方愈活躍，人愈少的地方愈沉靜的特殊人物；禿鷹的綽號是來自他的禿頂鷹鼻，長相有點像愛爾蘭種族的輪廓，卻是道地的中華漢族的黃皮膚，如果他的腮頰加長一把鬍的話，那將是一個標準的蒙古大漢！

此刻，夢雲擱下了手中的筆，踱步走向隊長的身邊，輕聲地咳了一下，然後說：

「隊座！能談談嗎？」

禿鷹聞聲，朝夢雲瞄了一眼，坐直身子，然後用手指著對面的竹靠椅說：

「好呀！坐下來談！」

夢雲依言，坐在竹靠椅上，調整了一下身體的姿態，然後用低而沈的聲音說：

「隊座對我瞭解了多少？」

「以你茹素來說，應該是位佛教徒。」

「知道我為什麼要加入軍隊？」

「你不是被拉夫拉來的麼？」

「是的！」

「一種不是出自心願的事業，很難有所成就！」

「一種不適合的工作，同樣也沒有辦法打起精神來！」

「你是指現在的工作？」

「不錯！」

「你學的是中國文學，做的是編編寫寫，不是學以致用麼？」

「隊座並不知道我過去的生活環境！」

「先不要說出來，讓我猜猜看！」

「那只能以常情論。」

「可不一定！就以你的教育水準來說，沒有參加抗日中的十萬青年十萬軍，便可以暗示你的生活環境特殊！」

「說說看！」

「以青年人的熱忱來說，尤以著名的『湘軍』，參加青年軍你是不會落人後的；但是，你的生活持的是長齋，你的個性偏於孤寂，極像是個離俗有年，耽於深山古剎中的和尚！」

「持齋的不一定是和尚，怎麼沒有想到我是一個佛化家庭的子弟？」

「其實，猜你是個和尚並不切實；以你日常的言語行為來說，既不見你念經，也不見你拜佛，更不見你逢人傳道。如果說你是個在家居士，那都太過勉強！」

「依您說，可能是個怎麼樣的腳色？」

「這……。」

「難下定論？」

「也不儘然！」

「試試看！」

「姑且說你是個齋公罷！」

禿鷹起先說的蠻認真，話尾一頓，驀地暴出一連串近乎掩飾的大笑；此刻的夢雲更是笑的前俯後仰，把眼淚都笑出來了。

夢雲與禿鷹二人為什麼會如此感到好笑？因為隊上的男女同事，打夢雲來到隊上的那天起，大夥兒見他持齋，便已將「齋公」之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了！

二人笑了一陣之後，禿鷹點燃了另一支新樂園，然後恢復原有的神情說：

「好了，咱們言歸正傳，談談你想談的。」

夢雲沉默了一會，整理了一下思緒，纔鄭重其事的說：

「隊座！不瞞您說，我的確是個和尚，不過，為了避免惹來一些無謂的麻煩，仍請您保守秘密；如果以持齋來說，反正和尚齋公都沒有分別，以後就讓我保有這個綽號吧！」

「這個你可以放心！」

「由於從小出家，一切生活習慣已經成了定型，所以，處在現前的環境中，實在很難安心辦事；因此，我想改變一下環境。」

「你希望如何改變？」

「當然，最好離開軍隊！」

「那很難！」

「隊座如果能幫忙的話——」

「你錯了！這是軍隊，一切得照規定！」

「有違背規定的地方麼？」

「已經任官少尉，不同於普通隊員，也就是說，你已經正式納入編制以內的成員；欲解除軍職很難！」

夢雲不懂軍隊裡的法令規章，原以為做了軍官，可以獲得很多方便，享有很多特權；如此看來，今後的命運，將註定幹一輩子軍人了。

他，沉默著，思維中擁有一份失望後的懊喪。

禿鷹不愧是隻老鷹，似乎看透了夢雲的思緒；同時，他自己的思維也極端的旋轉著，好了不一會，平靜地對夢雲說：

「此路不通，退而求次。」

「隊座的意思是——」

「改行！」

「怎麼改？」

「先進軍訓班通官隊。」

「一竅不通，如何進入？」

「先得有興趣才行！」

「興趣應該可以培養。」

「那就好辦了！」

「怎麼說？」

「讓我有眉目再談希望！」

「那我就等著您的賜予了！」

「佛教不是講究信願行麼？」

「當然您並不是上帝！」

「是隻禿鷹！是嗎？哈哈……」

經過這次談話以後，禿鷹到處奔走，那份令人感動的熱忱，的確不是旁人可以比擬的；即使是同胞手足，也不過如此！這大概就是軍營中袍澤之間，所特有的一份義氣吧！

大約經過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終於機會來了，通信軍官隊調訓部隊中的幹部集訓；夢雲得師部通信組之助，以附屬軍官的身份參加了訓練班。

這個訓練班集訓的時間是六個月，訓練的內容分無線電、有線電、中繼中心、派遣中心四個主要科別；夢雲被分配在派遣中心，從事公文處理、信函檢查、文書分類、檔案資料等參謀業務課程的學習。

夢雲是學中國文學的，在派遣中心的訓練過程中，可謂是輕鬆愉快；因此，他有很多的精神分配到一般通信教育，以及無線電的學科教育上，去接受最能代表科學的新知識。也由於這一段時間的苦學，幫助他在無線電學的理論上打下了基礎；而使他在後來的八年教官身份，有能力完全負擔起全國軍中通信無線電教育的責任，甚至成為陸軍步兵通信中的一位不可或缺的教官。

六個月後，夢雲畢業了，以並不驚異的中上成績離開了通信軍官隊，被上級分發到師司令部派遣中心任參謀職（當時的青年軍係美式編制），負責有關分類與保密的職務。

中心主任是一位湖南人，曾經皈依長沙開福寺的妙參法師，虔誠奉佛，以持誦金剛經和大悲咒為常課，當夢雲到職後不久，中心主任發現他是茹長素的時候，二人便很自然的成了切磋的道友；這，也正應了「法緣殊勝」的所緣之境！

中心主任對禪的意境頗具興趣，大概是受了持誦金剛經的影響；不時跟夢雲也逗逗禪機什麼的。最明顯而又頗富意味的一次，要算那個分外明亮的中秋圓月之夜；二人泡了一杯濃茶，坐在辦公室後面的一個小花園中。

清澈明淨的月夜，小花園中點綴了一些紅黃花朵，夾雜在燈籠與七里香之間；雖然，並沒有清香撲鼻之感，卻也另有一番草木淡雅氣息。園外，一叢修竹，於月下趁微風搖曳，印花似的影子，偶爾傳出枝極相摩擦的聲響，顯得寧靜中的夜景，流露出生的情趣。

「是寂靜嗎？」主任說。

「不是囂鬧！」夢雲答。

「意不起？心不動？」

「無情勝有情！」

「逃避世間法？」

「不與世間爭！」

「如何是積極？」

「不為消極轉！」

「如何是消極？」

「隨緣而變！」

「變什麼？」

「日出冰雪溶！」

「日未出時如何？」

「淨而潔！」

「溶後如何？」

「還它本來面目！」

「好！好一個還它本來面目！」

中心主任意味深長的瞄了夢雲一眼，然後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濃茶，接著又說：

「月在天上，映在杯中，為何不能茶月一併吞卻？」

「已經吞下了！」

「天上仍有月在！」

「無心月即失！」

「心不是月呀！」

「月在心中！」

「我心？你心？」

「見月者是！」

「盲者有否？」

「曾否有月？」

「不識！」

「仍在心中！」

「為何？誰攝取？」

「不識之中已種月識！」

「豈非是盲月？」

「誰又識得真月？」

「既然如此，你識否？」

「見者識！」

「誰不見？」

「你我具未見！」

「誰能得見？」

「登臨其上者！」

「可能嗎？」

「科學一直在證明佛法！」

「科學是行者？」

「鑽研科學的人！」

「他們不識佛法。」

「識得的不是行者！」

「如何解釋？」

「知飢則食，食即行者！」

「不飢時如何？」

「飽！」

中心主任聞言，為夢雲一個「飽」字，當即默然若失，思維墜入了另一種為人所不能領會的世界。

夜，漸趨沈靜。天上掠過一陣浮雲，月色也變得迷茫了，時隱時現；仲秋的夜晚，已有些令人難耐的涼意。

中心主任站起身來，移動那有些沈重的步子，踱進了他自己的宿舍；雖然夢雲一邊在收拾桌椅茶具，同時道了一聲晚安，可是，中心主任似是已經失去聽覺一般，毫無反應的離去了。

二

夢雲在師部通信中樞工作了四個月，由於學有專長，奉命調往陸軍訓練司令部，充任通信訓練官兼防衛總部台海戰備指揮中心通信作戰參謀官；在台海戰備一度情勢緊張之下，擔任晝夜不懈的參謀任務。

後來，由於美軍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戰備情勢緩和下來；因此，指揮中心不久解散，舉凡調用人員，一律回原單位服務。此刻，夢雲所服務的單位已改制編入陸軍官校，最初擔

任示範營通信軍官，隨後調升官校通信教官。

民國四十一年，陸軍步兵學校在臺復校，夢雲出任通訊科員兼任教官職，綜辦通信器材的調配，教育器材的講授。翌年，為軍官輪調服務，被分發至某部隊擔任通信連長；逾兩年，基於國軍的需要，考選優秀人才赴美深造。夢雲獲得參加考選的機會，並且以前五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

這次赴美深造的機緣，可以說是夢雲的人生旅途上，於學業的里程鑄造了寶貴的一環；因為，所接受的教育乃是專注於教學法的師資訓練。雖然為期僅僅八個多月，但是，專科性的教育，其效果是在乎受教者的本身；如果他的基礎堅實，智商超逾水準，那麼，成功的先決條件便已具備了！因此，夢雲於學業結束返國時，是擁著第二名的榮譽踏上歸途的。

記得當時搭機離美的前夕，除了有關方面的餞別之外，最為特殊的是一位軍曹，在茶會上要求校長作證，當著中外近百的官員，向夢雲行拜師大禮；公開宣佈經過，六個月學習中國武術的事實，並且將所學成的幾套拳法當場表演，以證不虛。真可謂是夢雲留美所獲得的第二項榮譽。

不過，此項榮譽的內情，並不在傳授外國人武術，而是傳授武術之前的一段因緣；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一次校慶活動的紀念日裡，軍曹照例向學校當局申請安排了一場拳擊表演；那似乎是他一年一度最為滿足的日子，每次拳擊表演時，全校從來沒有人擊倒過他。雖然，他所舉辦的表演，一直都是以打擂臺式的方式進行，但他卻一直保持不敗的紀錄；因此，無形中便養成了他目中無對手的驕狂心理。每次，當他登上拳擊場的時候，必然的，總少不了會滔滔不絕的叫囂著：

「誰是大英雄？誰是大拳王？上來！准你保有三分鐘不被擊倒的權利！來呀！」

聽說這是他舉辦拳賽謂之表演的老詞，在校的拳擊愛好者，每一個人幾乎都以這些老詞來嘲笑對方。

不過，軍曹的話在本年度有了改變，原因是學校多了一批來自亞洲的留學生，包括中華民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新加坡、越南、日本等總共一百二十人，階級自中尉而中校；這些留學生當中，只有十七人好運動，而好拳擊的勉強湊數不過三人而已，三人當中，日本佔了兩位，韓國一位。

軍曹似是吃定了亞洲人，用傲然的姿態挺立場上，不屑的眼神掃了臺下的留學生一眼；然後諷笑道：

「亞洲人瘦而小，今天坐在這個場外，與西方人一起顯得更小；為了公平起見，我准許

上來的人五分鐘不被擊倒，來吧！

這種口吻，任誰聽了也忍受不住，在座的兩位日本軍官相互交換了一下意見，然後走向場右側的帳篷裡。不一會，二人換上了運動衫，其中一人戴上了皮手套，身手矯健，上了拳擊場。比賽很快就開始了，完全按照規則。

首先上臺的日本軍官身材適中，但是，與軍曹相較，整整差了一個頭；二人在場上打了幾個短拳，日本軍官似是自知不敵，盡量採取游鬥戰術來消耗軍曹的體力。看他的用心，好像是在為他的同伴鋪路，雖然，他的用心不太道德；但是，究其主因，就得看軍曹是否做得愚蠢，心甘情願底接受後來者的挑戰！

這樣不痛不傷的磨了三個回合，日本軍官在休息的時刻，向裁判表示認輸；漫不在意的向觀眾鞠躬下臺。

軍曹似是洞察了日本軍官的心機，但他毫不在乎；仍然挺立場中央，面向另一日本軍官，以那微帶喘息的聲音說道：

「不要緊的！你跟著上吧！仍然准你保有五分鐘不被擊倒的權利！只要你能接受我的攻擊，不像你同伴一樣的打法！」

事實上他這番話是多餘的，如果情願接受預謀的話，那就只有憑藉自己經得起考驗的本領，加上可能運用得上的智慧和技巧，來完成個己的一份真實不虛的「傲」勢。

然而，預謀歸預謀，事實歸事實，另一位日本軍官性子太浮躁，加以求勝心切，上得陣來就猛然攻擊；結果，可能是一記直拳打得軍曹火了，竟然氣得忘了他自己的諾言，不到三分鐘便遞出一記左 拳，如迅雷般凌厲的狠擊，把日本軍官擺平在拳擊場上。

裁判數完了「十」，軍曹舉起了勝利的手！驕傲的笑聲更狂更大！

場外反應平平，似乎大夥兒對軍曹的印象都不太好。

上午的拳賽就這樣表演完畢，照往常的例子，下午還有「挑戰」的機會；過此，一天的拳賽規定便要結束了！

夢雲一直默默無言，內心裡雖然難免有些激動，但他畢竟不是一個好勝稱強的人；縱然，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穩操勝算，他也情願隱藏自己，不肯表露些許神色。

下午，拳擊再度開始，場上擠滿了人群；一份出人意料的熱鬧，顯得有點反常。

夢雲跟著隊伍進了拳擊場，舉目一望，臺上除了軍曹之外，在他身邊站立著一隻象徵拳擊手的大袋鼠；可惜不是真的，只是一隻用橡皮做的玩具，技藝不錯，非常逼真。

軍曹的臉上掛著惡作的笑，諷刺的口吻，狂傲的聲調，他說：

「看！牠多有彈性！」

語時，一拳搗在袋鼠的頭上，袋鼠的一雙腳被軍曹踩牢了的，拳過去，當然很快就被彈了回來，兩三搖晃，倒是妙俏傳神。接著，疾速的又擊出兩拳，然後說：

「你們能比牠強嗎？牠有不倒翁之稱！」

說著，軍曹把自己的腳放鬆了一下，隨即使勁一踩；眼看就要倒下去的袋鼠，瞬間又恢復了原來的姿態。

看起來，軍曹的這些舉動似屬玩笑滑稽；可是，如果把上午的加在一起，則骨子裡就透著惡毒的侮辱！

夢雲不是個喜歡惹事生非的人，他除了感到軍曹的行為極具娛樂價值以外；無異也是在自我耍寶，應該是無損於人的。不過，事實的演變並未因此停歇，相反，軍曹的大嗓門越來越大了；口氣也愈顯狂妄，刻毒的言辭，字字句句逼迫著每一個亞洲人的心弦！他說：

「亞洲民族的代表性，是講究禮讓和謙虛，更追求最後的勝利，機會不多了，別讓勝利被這一隻袋鼠贏得！上來吧！拿出男子漢的勇氣來！尤其是中國人，傳聞擁有最厲害的中國功夫，不知道其中有沒有拳擊功夫？該不是中國江湖上所常說的花拳繡腿，中看不中用吧！上來呀！不要害怕，本軍曹可以手下留情！」

停了停，嚥了一下口水又說：

「我剛才說亞洲人，最後勝利，各位應該知道，那是指中日戰爭，日本雖強，最後輸給了中國；可是，如果沒有美國，中國人能否支持到底呢？」

八年抗戰，中國人以堅毅不拔，艱苦奮鬥的精神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原本是舉世皆知的事實；雖然，美國也曾出錢出力，但是，那是為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卻並沒有一兵一卒參與中國內陸的戰爭，這真是從何說起！

軍曹站在拳擊場上，毫無愧色的又說：

「所以說，世界上最強盛的是美國，敢不承認嗎？就像是本人的拳頭，正代表美國的厲害！」

夢雲畢竟是具有國家民族意識的中國陸軍軍官，曾經軍訓的陶冶，責任與榮譽之心，無形中埋下了壯碩的種子；當他聽完軍曹的冷嘲熱諷，忍不住走進那座臨時搭蓋的帳篷，更換出賽用的衣物。

不多久，一位健壯英挺的運動員，赤膊短褲，白色球鞋，雙手套一付咖啡色的拳擊手套；他，矯捷的身手，兩個起伏，便來到了拳擊場中，挺立在軍曹的斜對面。

原先站在場內的軍曹，抬眼見到夢雲的身輕步快，一氣呵成的動作，不由得使他皺了皺眉頭；再看看夢雲的那份氣定神閒，更使他心裡忍不住嘀咕：

「不好對付！」

不過，軍曹的意念瞬變，他打量著夢雲最多一七三公分的身高，六十多公斤的體重；憑自己人高馬大的身材，和二十多年的拳齡，一份滿不在乎的氣勢，頓然又掀起了他的狂態。

裁判估量了一下情勢，說了幾項例行規則；然後招呼計時，一聲哨音，拳擊場拉起了戰鬥的序幕。

夢雲深知拳擊的要領，不打算跟軍曹硬拼，利用自己傑出的閃躲身法，盡量以短兵相接的險招，引誘軍曹認定有機可乘，搗出狠命的打擊，然後驀地閃身，使軍曹盡出空拳，消耗體力，逗使心浮氣燥，不時還趁隙而入，遞出兩記快速的短拳，打得軍曹哇哇大叫。

一回合過去了，看起來沒有勝負。

二回合比完了，軍曹已失去了理智，卻怎麼也無法擊中夢雲。

三回合又過去了，夢雲更加得心應手，軍曹挨了不少短拳，雖然夢雲心存仁厚，出拳都不太重，但軍曹氣的冒火，大有一擊要致夢雲於死地的狠勁！

四回合賽完了，軍曹出的空拳太多，原本像條大水牛的高大身軀，此刻已是力不從心，真的氣喘如牛樣。

五回合開始，夢雲不想再逗軍曹了，所謂得饒人處且饒人；倏然搗出三記快拳，分別擊中軍曹的左右太陽穴，以及左下顎三處要害，把他擊倒場中，昏迷不起。

結束了，裁判的宣佈，夢雲以「技術」取勝。

場外，不分國籍，不別膚色，大夥兒一擁而上，把夢雲抬了起來，一次又一次的向空中拋起；滿場的歡呼，震天的掌聲，誠然，大有快炙人心的情景，儼然不僅是夢雲的勝利，幾乎成了全場人的勝利！

世上的英雄就是如此塑造成功的。

夢雲變成了名噪一時的英雄。

英雄是受人崇拜的，多少軍官拜在他的門下，有的學拳擊，有的學功夫；尤其是他那迷幻般的身法，每一位東西方的軍官都想學。可惜那不是普通的擊技，並非人人都能學會；據夢雲表示，那是一種必須從孩提時代就得鍛鍊的工夫，成年人是無法辦得到的。因此，夢雲有心相授，卻也愛莫能助。

軍曹雖然敗在夢雲的拳底，但是，他也同樣是個崇拜英雄的人；很自然地，像其他的仰慕者一樣，拜在夢雲的門下。

從此，軍曹奉夢雲不僅如師長，更像頑童之依戀嚴父，的確是欽服有加；而夢雲待軍曹的態度，除了像德師授與愛徒技藝之外，平時保持一種適度的朋友，也像兄弟一般的關係。

輒逢週末或假期，軍曹總是駕車接師，或茶話，或橋戲，或郊遊；甚至導遊各大城市，觀賞各地風光勝景；久而久之，夢雲好像變成了軍曹家中的一員，而且一直是奉侍備至，從不怠慢。

誠然，一份不同於西方人的情誼，在現實的美國社會中，那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三

夢雲返國後，奉命任教「教官訓練班」兼教務組長之職。

教官訓練班的主要宗旨，在調訓各軍事學校重要教職人員，介紹最新的各種教學法；包括教案、教材、講義等運用，製作，編撰等方法在內。

這種工作，連續辦了六屆，為時二十個月，人數達三百六十人之多；如果套一句佛教中的話，可以說是功德無量！因為，受訓的人，其本身就是教官，當他們學成之後，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可以發揮所長，作育英才，加強國防力量！

當訓練班結束之後，夢雲被調到鳳山某軍事學校，從事通信教官職務；受教的對象為各部隊指定召訓的基層幹部，自士官、尉級、校級，以及特別代訓的預備軍官等，包括曾經一度臨時組訓的將校特別班。每星期的忙碌，有時連星期天的上午還要為學員生複習功課。

此期間，工作的繁重，使得夢雲因之而累久成癆，呼吸系統發生了故障；曾經在教室當場昏倒不起，送往醫院急救。可是，鑑於他所任職位的重要，單位正實施輪調制度，新進人員都是一些在職訓練者，無能勝任教育上所必須的要求；夢雲只住了一夜兩天的醫院，隨即回返學校，繼續忙碌每天八小時的教席，以及課餘輔導新進人員去熟練教學方法。也就是說，平均每天用口講授時間，最少在十二小時以上，才能得到休息的機會。就這樣，夢雲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胸口常常隱隱作痛，不時發生咳嗽的現象；終於，在一次下課後，騎車行駛營區的歸途中，連人帶車摔倒在水門汀上，昏迷不醒，已經進入休克狀態了。

當夢雲清醒過來，尚未睜開眼睛，透鼻而入的是一股消毒水的異味；啟眼處，但見自己置身在一個陌生的白色世界裡，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日光燈，白色的牆，白色的床，白色的被褥及枕。床邊，一把白色的椅子，坐著一位白衣護士；此刻正靠在椅背上打盹，微微的鼻息，是這寂靜的病房，所能唯一感到的一些生氣。

夢雲環視了四周白色的景象，獨自仰視著令人茫然而空洞的白色天花板，幾乎找不出白色以外的東西；就像他此刻從昏迷中醒來時一樣，腦裡是一片寂靜之極的空白，儼然，他的身心內外，似乎是與生的、動的、被遺棄了於遙遠無際的荒涼世界，除了尚在跳動著的心臟，的確，一切都停留在沒落的靜寂中！

不知過了多久，他的耳際突然響起了一個輕微的聲音：

「您醒啦！」

「嗯——」

「真抱歉，我竟然睡著了！」

「太疲勞會令人不能自主！」

「醒來多久了？」

「一會兒。」

「我去通知醫官。」

「夜深了，不要打擾他們的清夢。」

「醫官交代的了，等您醒來得立刻通知！」

「很嚴重麼？」

「您不感覺？」

「是死而復活？」

「休克。」

「離死很近是嗎？」

「現在已經很遠了！」

「可以不要通知醫官了！」

「責任不容許這樣！」

「對我來說，如果已經死了，你並沒有任何的責任！」

「可是，我不同於一般護士。」

「特別？」

「是的！我是這間軍醫院以外的。」

「特別護士？」

「特別病房！」

「加上特別的我！」

「只少在我的病人中，您是特別的。」

「怎麼說？」

「軍醫裡請特別護士，來服侍一位官階並不太大的教官！」

「因為是位特別教官！」

「不錯！聽說是您的校長特別交待的。」

「這就是特別的含意！」

「好了，太多的特別，會引發您那特別的精神，所以——」

「話就特別的多了！」

「會影響您的身體！」

「有時環境需要講特別多的話！」

「您是說授課？」

「是的，妳可知道我每天都要講多少話？」

「幾個小時？」

「十二小時以上！」

「難怪您的——」

「說下去。」

「對不起！職業上的秘密，也是規定！」

「特別的？」

「就算是罷！好啦！您該休息了，我去找醫官！」

白衣護士像隻白色的蝴蝶飛走了，沒有等候我的任何回答，輕盈地，飄然飛去。

白色的病房裡，恢復了原有的死寂，連那份微微的鼻息聲也消失了；餘下的只是多話後顯得更加孤寂的一個尚屬不知病情的病人。

沒有多久，病房外傳來了咯咯的皮鞋聲，由遠而近；終於隨著啟門的聲音，來到了夢雲的病床前。

「覺得怎麼樣？」

修長的個子，瘦削的面容，鼻樑上架著一付寬邊的近視眼鏡；白色的外套，使人想起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他正是夢雲的主治大夫，此刻兩手捧著病歷表，不時用右手食指推著眼鏡架；兩眼望著夢雲，面上的表情很嚴肅，沒有職業上的親切感，但說話的語氣卻充滿了關注的感情。

夢雲的心裡暗暗在想：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面惡心慈」型的一類吧！其本身可能是具有高明的醫術，在在以「治癒」為前提的個性，是屬於踏實的人物；如果，一個病患者有了他的主治，應該是屬於希望大的幸運者。

「感到好疲倦！」夢雲老實地回答。

「那是必然的現象！」

「什麼病才會這樣？」

「需要照了X光之後才能確定。」

「可能的診斷？」

「妄下診斷是醫生的大忌！」

「什麼時候照X光？」

「明天下午。」

大夫說完，把病歷掛在床頭，然後囑咐夢雲多休息；最後向特別護士交代了幾句，便逕行離去。

夜，更深了。

特別護士稍作安頓，向夢雲道了一聲晚安，並說明了翌晨上班的時刻；隨即也移步離開了病房。

病房中，遺下的是一片無限的寂靜。

夢雲的思維裡所擁有的不是眼前，而是漫長的夜，遙遠的未來——

不知何時，夢雲睡了。

不知何時，夢雲醒了。

早餐，一杯鮮奶，幾片土司，一小碟豆腐乳；特別護士用鋁質餐盤，送到了床頭的小方桌上。

夢雲朝那杯白色的牛奶瞟了一眼，然後說：

「我是不喝加了蛋的牛奶啊！」

特別護士故作神秘的一笑，反問道：

「您以為加了蛋？」

「在妳們的營養學中不是如此？」

「在您的營養學中呢？」

「素食長壽！」

「佛祖的忠實信徒！」

「應該說是佛陀！」

「佛陀的信徒是為了長壽？」

「為了智慧！」

「必須素食？」

「學佛的德行！」

「是什麼德行？」

「大慈大悲！」

「與素食有關嗎？」

「不傷生命，不食他肉，就是慈悲！」

「蛋不是肉，也無生命！」

「卵生為有情眾生發源的一種。」

「什麼是有情眾生？」

「有情感反應的生命，譬如痛苦，掙扎，反抗，悲鳴，泣涕等行為。」

「眾生的發源，還有些什麼？」

「胎生、濕生、化生。」

「什麼是濕生呢？」

「螻蛄、水族等。」

「什麼是化生呢？」

「蠶、蛾、蟲、蝶等。」

「佛教的生緣理論好精細！」

「佛教中的唯識學更精細！」

「以後再向您請教，先把這杯沒有加蛋的牛奶喝了！」

「妳怎麼知道我的飲食秘密？」

「貴校貴系的大主任！」

「什麼時候來過？」

「您昏迷的時候！」

「還有誰？」

「上自貴校的校長，下——」

「好了，不想知道得太多。」

「為什麼？」

「人情引人傷感！」

「可是善感？」

「並不多愁！」

「多智慧？」

「如果是，當歸功於學佛！」

「牛奶也是智慧的泉源！」

「飯食盡皆如此！」

「白癡與低能者，不都飲食嗎？」

「同樣也喝牛奶！」

「……」

彼此沈默了，夢雲在慢慢地用著早餐。

四

夢雲的病很不輕，需要長時間的治療和休養，經過院方近一個月的研討，結果決定把他轉到南投縣的一所專門性療養院；當時，這種結果使他的服務單位主管很是不滿，經院方再三與之磋商，纔定下了六個月返校的「規」約；原因是服務單位少不了他，國家更需要他！

到了南投之後，療養院的確為他下了一番工夫；無論是病房、醫藥、注射、護理等諸般事宜，幾乎都超出了一個上尉官階應有的待遇！可是，夢雲的病並無多大起色，大量的鏈黴素，只是徒增他耳目受罪，腦神經發脹；誠然，所謂的欲速則不達，此刻正是最好的證明！事實上，這類的富貴病，所需要的是長時期的休養，和足夠的營養。

時經六個月，夢雲的身心已近平靜，病況成靜止狀態；此時，適巧國防部派員清查「長期療養病患」，調查具有「志願退役休養」能力者，經登記調查後，報請國防部許可退役休養；當然，夢雲合乎條件，辦理了志願退役休養的登記，決定還復本來面目，回到深山林壑，名符其實的長期休養。

不久，院方經奉上級通知，准許夢雲辦理「因病甄退」；於是，夢雲先行辦理出院手續，然後回返服務單位，辦理退役手續。

事經兩月，一切進行極為順利。

退役了！

夢雲經一位曾經受教的學生介紹，找到了高雄縣境內的一處原始森林，地屬甲仙鄉，與六龜鄉鄰近；誠然，山高水遠，風光明媚，處身林間，不聞煙火味，不聽雞犬聲，有若世外桃園，無比的清淨與寧靜，可以說有過之無不及！

山居，夢雲換上了僧裝，尋得一片峭岩頂端，搭建了一棟兩個隔間的茅蓬，一間闢做佛堂，一間做為臥室；廚廁等在茅蓬後面另建了兩個小間，再往後，開闢了一片菜園。飲水是來自後面高山的流泉，全部用小竹子導引至廚廁，遠勝城市中的自來水，既免費，又清涼，甘甜可口，確然不是凡俗之人所能享用得到的！

一切處理妥當，夢雲整整耗去一個半月的時間；自建自闢，不假人手，搭造得整潔雅緻，令人深體「刀耕火種」，唯獨苦行禪和的驕傲！

可不是麼？夢雲曾居大陸時期，原本就是一個苦行禪和；如今事隔四千個日子，幹起活

來，仍然是駕輕就熟，不減當年哩！雖然，他身罹疾病，應該是心餘力拙；但是，在佛陀的慈悲加庇之下，打進山那天而至現前，好像滿懷的病苦，早已不藥而癒了！

夢雲深居林間，正勤精進，除了必需購置食物，他幾乎不願邁動下山的步子；甚至，有時情願在山中採食野生植物，像木耳、茱萸、豬母草、茯苓、黃精等，也不肯浪費時間，耗去來回必須十個小時的寶貴光陰。他常常提醒自己，消失了的四千個日子；在戎馬生涯中，雖然經驗了許多的世間事，學到了許多的世間法；可是，如逆水行舟的出世間法，卻使他不能不為之焦慮，認定未來的日子，惟有具備令人肅然起敬的道德與修養，才能順利的支撐下去。

為此，他不惜犧牲依之生活固定可靠的八成薪，甘願領取一次退休金俸，永遠斷絕塵俗一切事物，而完全的做一個比丘，行持苦行禪和生活！

第三部 海天之旅

一

甲仙，位於南臺灣的中央山脈，地屬高雄縣；叢林茂密，流泉飛奔，鳴鳥唱，蝶舞蜂翔。洵然，風景宜人，山水如畫，是一處僧伽遁隱的好地方。

夢雲得友人介紹，引導著來到老藤窩的一個山谷，谷的四週，都是高山峻嶺，四面溪流迴繞，匯合至谷口成為一股暴流；怒吼奔騰，有似千軍萬馬，的確氣勢雄偉，壯觀之極。

谷中有一片莽莽森林，進到裡面，根本不見天日；平坦遼闊，約有十餘頃面積，名符其實一處原始森林；土壤質鬆，肥沃無比；似乎是在等候夢雲去開發的林地。

到達谷地的頭一天，夢雲選擇了一片近溪流的巨石林，在石上臨時搭建一個帆布帳篷；算是住宿處，幾塊石頭，稍一拼湊，便成了炊食的地方。

雲水生涯，夢雲過去在大陸經歷了二十多年，山間林下的日子，他是頗具經驗的；石床竹枕雲為帳，煮泉煨芋和月吞。就這樣，臨時的「家」算是安頓了。緊接著是建搭茅蓬的工作，預計一蓬三間，廚廁在外；首先，他巡視了一下地勢；居高臨下，一望無際，是建寮搭舍的理想地方。

他選定了谷左的懸崖之上。

第二天，腰掛水壺，手持柴刀，在山壑之間尋找應用材料。割茅草，砍山棕，揀屋樑，選棟柱，大中小竹子等，化費了五天工夫，才準備就緒。然後，平地基，豎柱填坪，架樑造頂；蓋茅草，修水溝，編牆糊壁，裝門安窗；近十天的辛勞，總算茅蓬建搭圓滿。剩下的，便是廚廁浴室，以及室內的床、桌、椅、凳等，竹樹充材，藤筋繫縛，泥石造灶，竹引山泉；

不到二十天的辰光，夢雲獨立搭造的「茅庵」，先是雙手皮破血流，而後是一心輕快安享；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苦前樂後的自我消受罷！

自得其樂的成果，夢雲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休休庵」！崖下的山谷，叫做鬻禪林！正所謂：

「休休禪鬻庵前落，
綿綿山水腳底流！」

茅庵初創，設佛堂，添用具，一個月的時光，就這樣，在忙碌中消逝了；若不是秋收剛過，寒冬已臨，夢雲的開墾計劃，仍舊有得忙的。計算開山整地，以獨自一己的需要，最多半個月的工作足夠，索性就等到來年開春時再說罷！再說，剛剛住進茅庵，還復本來面目，也急需要好好修行，正勤精進一番哩！

夢雲結庵冬夏，以禪為主，禮懺次之。

提到「禪」，過去四千個戎馬的時日中，夢雲的工夫一直在保持著；鑑於他自幼披剃，諸山參學，所修所習，便以「禪法」為生死道本，從來不曾遷易。雖然至今不曾「桶底脫落」，卻也契合機宜；一片「釣水瘋僧」的敲門磚，倒也鏗鏘有聲；何況幾度苦行參學，自我虛心歷鍊，不能說沒有奠定良好基礎！

至於「懺摩」之法，夢雲自知業障深重，唯有仰仗佛陀慈力，賴以懺法，得減宿罪，入於法樂；務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以厚植還復本來面目，於未來的僧伽生涯中，真正達到「看破，放下，自在！」的聖智境界。

因此，冬夏的百日中，夢雲以行持般舟三昧的精神，立下了如下功課預訂表：

四時三十分早課

五時二十分禪定

六時三十分早粥

七時四十分禮懺

九時四十分參禪

十二時十分午齋

十三時十分禪定

十五時閱讀習字

十七時十分晚課

十九時禮懺念佛

二十一時正經行

二十二時參話頭

二十三時半禮懺

一時二十分養息

百日行功，雖然不定有成；但是，如此的安排，旨在鵠候來年春耕之前，不願空度歲月，耗費了一去不復還的好時光。再說，待到春耕時，如上的功課，事實上將是不可能的；必須利用「刀耕火種」之餘，而行修心養性之功，纔是住茅庵，樂苦行的真正生涯！

住山，以過去行參大陸善德，為親近知識而住茅蓬，為發願限期取證而苦行，均屬臨時性質；說不定，一朝數夕，一年半載，明日又天涯。而今，僻居海隅，一切與大陸時期的僧伽歲月；無論是風氣，道心，規範，典模，在在均已大不相同。因此，夢雲的住山，乃是長久之計；確有老死此山中的打算！

初離戎馬，原本忙碌而緊張的生活，如今雖然自訂繁忙的功課；但，與軍營相較，夢雲的日子，反而變得安祥，恬靜，平實；滿心中，禪悅淡食，法樂無窮，盡除塵囂煙火味！當然，自幼出家的夢雲，耳濡目染，早就厚植菩提道種；於心、於意、於識，在在都已根深蒂固，任環境如何變遷，怎也改不了他的一份與道共存亡的情感！

山居，清新的空氣，淨潔的流泉，獸行鳥飛，遠黛近綠，乍起山嵐，變化萬千；無邊的景色，靜謐怡人。確然，那內裡的點線，任畫筆也描繪不出來；其間的韻律，任琴鍵也彈奏不出來；唯獨久居其中，將心身毫不保留地投了進去，才能產生出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相應之境；猶若風入松林，儼然天籟，蘊孕通達；像千軍萬馬，偃鈴息鼓，悄然滑過林間；其中的情趣，不是言語、音韻、筆墨所能表達形容的！

不過，風物山川，如畫似歌復若詩，而在夢雲的心目中；此時此刻，已不復初來時那樣；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心念間，充塞的盡是濃濃的道！極似古德們的情懷：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正所謂，置身廬山內，不知此身何處！這便是一個行者，不時在追尋的忘我境界；所欠缺的，只差何時得睹：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了！

「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雖然只是形容「仙凡」之間的時間差距；但是，山居遠絕塵囂的日子，於感覺上，的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山麓的村落，幾聲鞭爆響起，隨即帶來了春的消息。幾陣綿綿細雨，大地驀然萌茁了新綠；不經意間，春耕的時刻已經降臨，農莊田野，掀起了此起彼落的山歌，唱出了農忙播種的歡樂。

夢雲自也不會例外，暫時改變修行的方式；從事山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莊稼生活，效行百丈懷海的「作食」風範。

春耕，山上的活計不同於田野，夢雲得地方老農的指導；開闢出近兩甲的山坡地，遍植

聞名全省的「甲仙芋仔」；以及將近一分地的「旱稻」，所耗工資雖然多了一些，但以老農們的經驗，待到收成之後，除去開銷，所餘盈利，足夠夢雲一個人一年半的生活費！

因此，他深信老農們的經驗，最少是不會使他虧損的；何況，自己零零碎碎的種些黃豆，瓜果，蔬菜什麼的，一年下來，吃穿便可無虞了。

住山，生活所需不缺，修行的心情，就可以減少許多的負擔；所擁有的時間，也就無形中增加；夢雲的生命過程，前三十年在苦行中度過，早已懂得如何住山的訣竅了；甚至，稱得上經驗豐富，現前的日子，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從容愉悅之極！

雨季來了，芋仔地裡的雜草萋萋，起先是夢雲獨自鋤除；後來，草的茁長速度，像是跟他競賽，待到前畦剛拔盡，後畦早又生。無奈何，只好託老農代僱臨時工，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三兩天，遍除雜草；芋仔地上，綠葉迎風，雨珠滑碌，頓然洋溢出秋收豐碩的希望。雖然，一季作物，需要耗去兩次除草的工資；但是，同樣的雨季中，夢雲在近乎原始的森林裡，發現了一項額外的財源，那就是甲仙山區，凡海拔八百公尺以上的高山，每逢雨季的來臨，林間那些橫豎敗朽的枯木，結滿了野生的木耳。

天然的山產，只要勤勞，不需成本，每天可以採收六十斤左右；機遇好一點的話，可以到達百斤之數，經過烘乾，以每十斤濕木耳即能淨得一斤，三到四個月集下來，賣給山產收購站，綜合所得，除去支付工資，尚有足夠的盈餘，換購半年的食用油；誠然，這在夢雲來說，可以稱得上是一份意外之財！

雨季，夢雲住甲仙山間，開始消受第一個雨季。

雨季中，除了忙著拔草，使芋頭獲得更多的養份；大部份時間，便是穿梭於叢林裡，採擷野生木耳，可以增加額外的收入。

五月，夢雲住山以來，第一次回到鳳山，辦理領取退役金的手續；歸程中，在旗山轉車的時候，遇見了一位林姓青年。

「師父，讓我跟您出家做和尚！」林姓青年操本省口音，說話的時候有點畏縮，表情誠懇。

「做和尚？剛想出家就要做和尚？」夢雲雖然明知世人不諳教內法則，但是，只要有機會，他總會為之解說一番。

「就是跟您一樣。」

「我現在也不是和尚！」

「那您是一一」

「住山的苦行比丘！」

「住山？您是住在山裡？」

「自耕自食，草木為鄰。」

「那太好了，我嚮往已久的生活！」

「你不怕吃苦？」

「書上記載山林苦行，最容易與道相應；洒脫自在，是真修道人！」

「什麼書上這麼說？」

「高僧傳記中。」

「是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民國的？」

「沒有注意——」

「當小說看？」

「……。」

夢雲見林姓青年有些尷尬，把話題轉了方向，說道：

「好啦！這且擱下，我問你話，不要隨便作答，但必須發自內心！」

「請您問。」

「為什麼想出家？」

「人生變幻莫測，近兩年來，家庭迭遭變故，感慨良多；偶然讀到一些佛書，好像找到了一些什麼。」

「因此而發心的？」

「是的！」

「如果不是發生變故？」

「我——」

「不要找答案！」

「我——」

「思索的理由不踏實！」

「總得因故才生感慨的！」

「好！先不談出家，這就跟我上山住一段日子再說！」

「這就去？」

「不想去？」

「想！想！」

「那就去買一張往甲仙的車票吧！只一張，我已經有了！」

就這樣，林姓青年跟上了山。

世事確難預料，多少意想不到的事，往往突然會顯現在面前；這些事，在宿命論者來說，歸之於命運的安排，在基督徒來說，是上帝的意思；唯獨以一個佛教徒來說，認為那是「因緣和合」而成。

不是麼？林姓青年跟夢雲一見投緣，上了山之後，像是回到了他一直夢想的世界；有著發自內心的喜悅，能說不是「緣」麼？！

林姓青年是客家人，家道原本小康，務煙農，有兄弟姐妹四人；父親是位篤實的莊家漢，母親比父親更淳厚樸實。三年前，父親為一位表親做保，不幸為外人所騙，把兩甲多煙田賠了進去，剩下的只有後山腰一片四分大小的香蕉園。哥哥不忍全家陷於飢餓，剛結婚才兩個月，以赤手空拳的姿態，帶著妻子，到高雄討生活去了；好在姐姐早已出嫁，無須為她未來的日子耽心，妹妹只是個國中小女孩，對中落的家境，小心靈尚未受到太大的影響。

唯一促使全家淪於悲苦的是父親，為了家生突變，起先僅止吁嘆，不久病倒床頭，終於事發後不及一年，懷著怨苦而與世長辭了。為此，母親原本有病的雙眼，悲傷過度，不多久也失去了光明；頻頻的遭遇，一件繼一件，降臨到他們這個為「擔保」而破落的家。更可悲的是，去年八月，他的母親也撒手人寰了；一幢紅磚老屋，也隨著二老的病和喪事屬於別人了，若不是後山的香蕉園不值錢，沒有人願意承購的話，的確，他們兄妹，連搭個茅蓬，聊避風雨的地方也沒有了！

家庭的突變，往往影響一個人的思想與觀念，難怪他要說感慨良多；進而於佛書中好像找到了些什麼，自非信口開河的說法。

在山上住了七天，每天夢雲什麼也不指導，只是領著他工作；有時芋頭地裡除草，有時漫山尋找木耳，有時鋸柴劈柴，有時修整環境；整個白天，幾乎都在工作，除了早晚兩堂課誦，夜來禮佛參禪，可以說談不上「修學」二字。

這天夜裡，晚課做完，林姓青年虔誠地跪在夢雲的面前，肅然的說：

「師父，弟子決心出家，請您慈悲。」

「你妹妹怎麼辦？」

「家兄可以照顧。」

「跟我出家，過這種山野生活，什麼也學不到。」

「我有自信，必定能如所願。」

「什麼自信？如什麼願？」

「佛緣當前，如此而已。」

「發現了什麼？」

「師父曾說：臆測就是妄語，等待時間證明弟子的想法。」

「切莫畫虎類犬！」

「那是不曾見到虎的原故。」

「你見到了？」

「常住此山中，應該見得到。」

「虎會食人！」

「不傷佛性。」

「好一個不傷佛性！好，山僧允你所請，先下山去處理俗務，回山時，自備衣褲鞋物，山僧沒有多餘！」

第二天，林姓青年下山去了。

夢雲為此意外收徒之事，曾在佛前祝禱，但願盡己所能，孜孜於後學；他是過來人，深體求道者內心的渴望，以及超凡入聖的理想。多少希冀中的編製，多少遠景裡的安排，雖然，那些並不同於象牙塔裡的幻想，或是年輕人虛妄的美夢；但是，其間的情感深度和胸臆裡的熱忱，卻是異曲而同工的微妙！

道，佛教中所有的叫做「覺道」，行於覺道中的學者，無論是循著佛陀思想的任何一個學派；是三論，是唯識，是華嚴，是法華，是戒律，是禪那，是真言，是淨土（包括唯心的）的修學之人，教下統謂之行者。

夢雲本身修學的是禪那，為出生死之苦的切身之學；於教理上，他普遍涉獵，原因是中國的禪祖惠能大師，一部六祖法寶壇經，十品宏論中所涉及的經論太多了。他深知一位禪行者的偉大，不是只憑結跏趺坐，行止觀，參話頭而已；所謂禪通三藏，絕非誇張之說，必須有賴於「圓融」的智慧，與佛陀的思想融會貫通，纔能達到辯才無礙的上智之境，的確具備名符其實的「禪」行者條件！

山居，夢雲初次經歷雨季的生活，經山下的居民們的指點；事先早已準備了足夠的食物和柴薪，雖然，並未做得很完善，可是，有些缺陷仍舊可以補救。唯一的一件，就是茅蓬建造的地點不適宜，居民們告訴他「時有山崩」的危險；基於建蓬不易，他想了想，萬一山崩茅屋倒，到那時，再作新居打算吧！

大約七天過去，林姓青年回山了，提著一隻人造華皮箱，滿面洋溢著喜悅。

夢雲選定農曆四月初八日衛塞節，為林姓青年披剃，賜法號智忍，字鏡虛，承天岳山法嗣，屬臨濟宗第四十一代弟子。

為智忍雉染後，夢雲念念不忘時有山崩之虞，特地在茅蓬後面，菜圃的西北邊，靠近山澗旁的巨石林畔，選擇了一片大約三十坪面積的空地；師徒二人戴著竹笠，穿著雨衣，極其辛勞的搭蓋了一座茅蓬架子。

雨季中，茅草不能乾燥，容易腐爛，只好用帆布先遮蓋住一小間；勉強擱置一些必須應用，而且較為貴重的衣物用具，以防萬一於未然；也算是一種未雨綢繆的行為吧！

智忍入門後，除了勤勞誠實之外，對於覺道的追求，超出了夢雲意料的認真；幾乎把每天所有的空間，都能盡量利用。舉凡學與行任何一方面，處處務期達到盡真盡善，惟恐徒耗光陰；雖然，以其資質和根基，只是接近水準，但是，他深信「勤能補拙」的古訓。

光陰很快流逝，智忍為生身亡母周年忌辰下山去了；夢雲囑付誦經禮懺，以虔誠心而功德迴向，盡人子之道。

時值八月五日，電晶體收音機裡報出了颱風消息，預測雨量很多，山地更為厲害；夢雲獨自把住屋中的一些用具安頓了一番，然後把茅蓬四周開了一條水溝。

第二天，風勢很烈，夾著小雨，使森林中枝離桿折，漫天狂嘯；從早到晚，雨，愈來愈大，風，更為肆虐。

夢雲靜守在茅蓬內，結跏趺坐，默念著觀世音菩薩聖號。

風狂嘯，雨滂沱，夜也降臨了。

風雨摧殘著人寰，夢雲藏身在森林邊緣的茅屋中；忽然聽到屋外響起一陣幼童的號哭，隱約地還夾雜著呼喚媽媽的聲音，一遍又一遍，那樣焦急，那樣悲傷——

「莫非是誰家的孩子，在風雨的夜晚迷路了？」

夢雲的茅蓬後面，近溪澗旁有一條山路，直通後山的茭濃，間或有人來往；山北，也就是溪澗的對面山——禁地，山上住有三戶退役軍人，有時由於山洪水漲，河溝不能通行時，也會繞向這條山路。

在狂風暴雨中，號哭聲一直不斷，夢雲為哭喊所動，趕緊穿上雨衣，套上雨靴，亮著手電筒，循聲尋去；在強勁的風雨裡，雖然四野叢林佇立，但是，仍舊阻止不了太過激烈的風雨；加以山路又滑，夢雲幾乎沒有辦法穩住自己身體的重心，好幾次跌倒又爬起來。

號哭聲似乎是一直往後山的方向移動，夢雲邁著艱難的步履，循著聲音尋找；可是，聲音變得似遠又近，不知道是不是颱風的飛旋所影響，使得夢雲無法確定方位，惟有像捉迷藏似的摸索著。

好久好久——

夢雲在風雨中折騰了將近兩個小時，不但沒有找到小孩，最後連哭聲也消失了；無可奈

何之下，只好返回自己的茅蓬。

可是，當他走近茅蓬的所在地時，什麼也沒有了！一片空曠，斷壁仍在陸續崩裂，整個茅蓬已隨山洪，不知流向何處去了！

此刻，夢雲被眼前的突變，引發平靜的思緒，像奔放的山洪，像狂亂的風雨——

他在想：

孩子的哭號，如果沒有生起慈悲之心，安穩地守在茅蓬裡，他豈不是隨茅蓬而被淹斃於山洪的急流之中了麼？！

孩子的哭號，發自何處？何人？風雨的夜晚，於理而論，幾乎是不可能的！莫非是護法韋陀菩薩？抑或是觀世音菩薩？古有先例，虔誠的修學行者，本身所具的戒體，有戒神維護著；所現的僧相，有韋陀護持著；所持念的佛菩薩名號，有佛菩薩加被著；夢雲山居茅蓬，潛心辦道，更少不了有天龍八部的護法，所以，風雨之夜，崩山毀屋，化險為夷，總免不了上述的某種原因，而獲得如此的庇佑！

不過，無論如何，究其癥結，仍然在於那「一念慈悲」；若非如是，即使功高德厚，也難逃喪身失命之厄！正如淨名經中所說：

「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

又說：

「護持正法，不惜軀命。」

佛以慈悲為懷，學佛行者，善良的心性，慈悲的胸懷，才是修學者「佛懷」的德行；同時，也是行於覺道所必需的資糧！

第二天，夢雲想到現前住的問題，決意到山下的阿里關村，求教於當地的長者，順便鳩工即刻造屋，以免為避風雨，常行建造之苦。

當他耗費了一個上午的時間，總算把蓋房子的一些準備工作料理停當；待到下午，往回山的半路上，與村民們相遇道途，對方劈頭就是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話：

「我還以為你死了哩！」

「我怎麼會死呢？」

「山也崩了，房子也沖跑了，誰都以為你死啦！即使你的徒弟，此刻還在傷心號哭哩！快點回去吧！小心他一時想不開——。」

「好啦！謝謝你的關心，我這就走了！」

誰也知道他接下去要說些什麼，夢雲打斷了他的話，招呼一聲，加緊了腳步，朝海拔八百七十五公尺高的茭濃山行去。

不錯，當夢雲回到住地，但見鏡虛盤坐斷巖邊，癡癡地，凝望那一大片崩落了的巖壁；巖下，黃澄混濁的山洪，挾雜斷樹殘枝，奔馳於漲齊山腰的急流，洶湧，澎湃；像一條龐然巨龍，張牙舞爪，氣勢駭人！

「智忍！智忍！」

夢雲見此情景，已知剛才在路上所遇的村民，道說的那一番話，並沒有言過其實；看他那份失神落魄的表情，便可以知悉他內心的不安，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智忍在恍惚中有了些許驚覺，回轉頭，那已經有些紅腫的眼睛；觸目處，頓然露出一種驚異。接著，忽又喜極而歡悅，倏地站起身來，近乎失態地撲向夢雲。豆大的淚珠，奪眶而出，嘴裡生硬地喊一聲：

「師——父！」

的確，此刻的智忍已失去了控制，是劫後餘生的再相逢；緊握住夢雲的手，好久，好久，纔警覺到自己的失態，連忙放開手，用衣袖擦乾面頰上的淚水。

人，畢竟是感情豐富的動物，夢雲雖然身為出世佛弟子，而內在蘊藏的「人之常情」，卻也不會例外；感受之餘，眼角也跟著濕潤了。他暗暗地吸了一口長氣，平衡住微微的激動的情緒，然後以安慰而又略帶訓誡的口吻說：

「一場災難，化險為夷，這都是菩薩護持行者的慈悲；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一切我們都得從頭開始！」

又說：

「記住一件事，學行佛菩薩，不只是識得道理而已，最要緊的是踏實的去做！」

說完，夢雲把這次劫難，對智忍重述了一遍。

當智忍聽完了經過之後，心地裡油然生起一份說不出的情感；對挺立面前的師尊，泛現的是崇拜，是景仰，是莊嚴，是偉大；尤其是那份自然的灑脫，隨緣的安祥，宛若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洵然，定力的修養工夫，不是口頭說說而已；教內多少縑素，如同蘇東坡居士者，幾乎俯拾即是。

第二天，氣候還算不錯，休休茅庵另行擇地營建；將茅庵改為木屋，地點選在原来的庵後，靠近山澗的那片菜園；庵之右側，剛好就是那處巨大的石林。

木屋的建造，有點像日式房舍，除了走廊只留前面一道，其他大體相同；一間四方平房，包括屋頂在內，全部都是木造。室內隔間，取三連五間式；也就是進門處的正中間為佛堂，左右兩間分隔成四房；往右後方，通過一道懸空式的走道，靠小溪邊，利用已長成的樹做基礎，於其頂端加蓋一排三間木屋，分別為廚房，齋堂兼庫房，浴室兼廁所。

待到新屋完成，已經是年底。

除夕的前兩天，夢雲在巨石林中經行，智忍走過去，故意弄出一點聲音，想引起他的注意，然後躡步趨前。

「不要自作聰明，你在石林外，就響起了腳步聲；說吧！找我有什麼事？」

智忍聞言，內心掀起一陣驚訝，勉強吸了一口氣，平衡一下情緒，然後說：

「有一位居士上山來了，說是特別來拜訪師父的！」

「他禮佛了嗎？」

「有，像是皈依過的。」

「先安頓他的住處，然後帶他來這裡。」

智忍領命離去，夢雲停止了經行，安然地盤坐在一塊巨石上，微目凝神，透著一份隱者潛修的安詳，和莊嚴肅穆的神態；洵然，毫無些許煙火氣息。

不多久，智忍來了，身後跟著一位中年男士；適中的體型，長方臉，微濃的眉，挺直著腰幹，精神奕奕，一看即知他是曾經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尤其是那眼角的幾道清晰的魚尾紋，充份顯露出「歷盡滄桑」的風霜遺痕，相襯著一雙聚光斂神的眼，好像在告訴人們，他的生命過程，曾經是多采多姿的，突出的表記，正是他人人生旅途中所際遇的記錄！

二人來到夢雲的前面，智忍引介之後，便合十行禮離去。

中年男士見面便朗聲唱言：

「頂禮大禪師三拜！」

語畢，合十禮拜，行五體投地，虔誠恭敬，行止端莊。

「一拜！」

夢雲伸展右手，隨聲言道，並示意一旁坐下。

中年男士小心謹慎地坐在夢雲的右前側，然後合十當胸，緩緩地作了一番自我介紹，音清意簡，他說：

「弟子袁克農，世居安徽，復旦畢業後，從事軍旅至今，三十七年皈依虛雲老和尚；久仰大禪師道德修養，不同時下諸善知識，故而專程拜候，尚祈慈悲開示。」

沉穩的語調，謙虛的態度，不亢不卑；夢雲聞言，暗自嘉許，與其稍事寒暄之後，便囑自行活動，可以任意到處走走。

除夕夜。

原本夢雲師徒二人的休休庵，多了一個袁居士，自然頻添一份熱鬧；三個人，在庭院裡燃起一堆熊熊烈火，作為除舊迎新守歲之點綴。盡夜，大多數時間，都是由夢雲介紹一些參

學內陸時的軼聞，以及各大名山叢林的家風掌故；偶爾，也由智忍和袁居士，發表一些學佛感想和未來的願望與理想。

三個人，深山圍火，煮芋守歲，若非身臨其境的人，的確難以領會其中的道情勝境！

二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人人應該有個新的希望；為未來的三百六十五個晝夜，留下一點一滴皆能茁壯生命的力之源，匯集成燦爛輝煌的時流；讓生命盛開智慧之果。

夢雲於新正午供時，長跪佛前，合十恭敬，立下了三個願望：

一、依占察經自恣懺悔，清淨戒體，務期獲得佛菩薩的證明；雖然，他曾於二十四年在歸元寺具戒至今，並未破齋犯戒；但是，十年一百日的戎馬生涯，著俗依，共俗居，於戒有違，必須清淨。

二、環島行腳，頭陀參訪，磨鍊心性，瞭解教界；而後再定未來行止，以便供獻個己，完成菩提心願的可靠參考資料。

三、隨緣化度，方便弘法，竭力避免名聞利養之牽涉；甚至不惜惹來譏謗，務期貫澈：不管人家對不對，自己一定要對，做對了是應該的，做錯了趕緊懺悔的本門家風。

同時，午供後，為一僧一俗說了一些修學精進的法要；闡述修學並進，定慧等持的重要，不可偏執沉淪，而抹煞了可以茁壯的菩提種子！

事實上，教界的通病，其癥結之所在，也就是在於「偏執」之上；以自古往今來，學佛的行者雖多，而成佛的賢聖最少！此一通病，倘若不能及時覺醒，大家急起直追，未來的佛法成果史，將是一頁一頁的空白！眾所周知，世俗有「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新氣象，難不成佛陀座下的弟子，真的一代不如一代麼？！

但願眾生不是可憐愍者！

更願行者皆是慈悲喜捨的菩薩！

年初一的當天，除了夢雲發願之外，披剃不久的智忍師也發了一個願，而且是難能可貴的無量大願：

「願生生世世做一個比丘，從事濟世度人的工作。」

接著，袁克農居士也發了一個願：

「初三下山，辦理退役，然後回山，出塵披剃。」

為此，胡跪於夢雲面前，虔誠哀求，先予印可。

當然，護持行者，滿眾生願，原本是僧伽的職責，亦為耆老長者們應行的功德；夢雲發

心大行，自不例外，唯一囑咐的事，必須住山一個時期，對修學行者的艱辛，有了明確的認識，才可以披剃為法王座下的子孫。基於修學之道，如逆水行舟；若非正勤精進，恆久不變，實在難以成就道業。

新年在新的願望中度過了，緊接著的是夢雲開始踐履第一個願：

「依占察經自恣懺悔，清淨戒體。」

夢雲深知「戒為無上解脫本」，佛陀入滅之後，弟子們是依法不依人；雙樹林間，佛陀的遺誡是「以戒為師」，便是依法不依人的最好途徑。占察自恣，事非尋常，依其懺法，必獲瑞相，感應交道，方達清淨。

夢雲為戎馬十年一百日，雖然未曾犯過，以至葷腥；但是，去袈裟，著戎裝，已破戒相，依律應該重授。後得教界某上座之建議，而行占察之法。那時，二人議論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原具戒何處？」

「湖北漢陽歸元寺。」

「戒和尚是那位大德？」

「上立下明老和尚。」

「從戎之時，是否自願？」

「非也，拉夫而來。」

「軍營中，有否破齋犯戒？」

「未！」

「既然如此，何不占察自恣？」

「能清淨戒體嗎？」

「得瑞相即淨！」

瑞相，佛典中說，即是吉瑞之相，但得相據於外，瑞據於內；於虔誠清淨之餘，瑞相顯人目，方為相應；不同於幻覺或夢境，可以稱之謂「感應交道」；法華文句中有這樣的記載，意謂：

「眾生之感，與如來之應，其道互相交通，顯然契合。」

法華玄義中說：

「無量巧應，略說有四：一者冥機冥應，二者冥機顯應，三者顯機顯應，四者顯機冥應。」

唯占察自恣，行法之餘，必須得「顯機顯應」之瑞相，方始完成清淨之佛證，不可如儀而行，草率了事！

記得歸元寺武老曾說：

「四白羯磨，五大比丘證之，不如占察自恣，得佛祖顯機顯應證之！然雖如是，感應可得交道乎?!」

夢雲受律法於武老，常懷「破執」的精進思想，欲駕「難行能行」之上，不為「言句」所制，逾越「有修有證」之門，逕登大自在的菩提大道！

山林茅庵，此時此刻，豈非是實踐篤行的最好機緣麼 尤其，關係到一個出家佛子的慧命，說什麼，夢雲情知厲害，不可掉以輕心，當然，必定把握機會，虔誠行履，直至如法如願而後已！

占察自恣開始了，這是個不定時的行法，必待完成於瑞相顯現之時，依「信、願、行」為三大資糧為大前提，以至「證」得圓滿的結果。夢雲放下了所有的工作，摒棄了其他的修學法門，澄心集慮，制心一處，止一念於占察自恣的行法之中——

夢雲從來是「即說即做的人，不拖泥帶水，不敷衍塞責」；他深知，唯有腳踏實地的人，才能成就道業，任誰也徼倖不得哩！

他更深信，「虔誠是道之磐石」，眾生欲從「業」的世界清淨出來，那不僅是修一個法門，念一卷經文，持一個咒語，就可以超脫得了的，必須要「正勤精進」永恆不變地去修學；於戒的，定的，慧的三無漏學上勇往直前！

過去，雖然於漢陽歸元寺具足大戒，但是，十年一百日的戒馬生涯，只少在相上已失去了比丘身；縱然，於體的一面，他是完全清淨無染的，而依戒法而言，他必須占察自恣，直至獲得了瑞相為止。

一個虔誠的出家佛弟子，是不可以違背了佛陀的遺誡：

「以戒為師。」

為戒，夢雲的回復本來面目，占察自恣，是他行於覺道上的第一步！

占察自恣的行法，依明朝智旭大師所著「占察行法」而施為；所不同的是夢雲把「懺摩」的時間增長，定每晝夜各四支香。

占察行法是依「占察善惡業報經」而出，是經中有「懺悔法」儀式：大意是「於靜室中，一心誦念（佛法僧三寶），日日如是，行懺悔法，勿令懈廢。」行法時間，依個人業力而得清淨，只少經二七日，最多經千日。為證已得清淨，必須獲得善（瑞）相；唯過去已具三聚戒者，未犯基本；可以仰告十方諸佛菩薩為師證，一心立願稱辯戒相，總舉三種聚戒，仿「自誓受」而求清淨戒法。

這種恢復清淨的懺悔行法，主要是已具或未具戒者，在難求清淨善師時，依其「善惡業

報之占察」，禮敬恭敬，十方諸佛菩薩為之師證，一心念誦，一心禮拜，一心懺悔；於二七日，三七日，以至百千日，獲佛菩薩的證明，現諸善境瑞相，即得清淨，圓滿懺法。

夢雲依法奉行，虔誠恭敬，於二七日滿，三七日初，即得圓滿清淨；當時，夜深人靜，夢雲長跪佛前，立願清淨戒體後，將以棉布沾油，燃頂供佛。驀地，但見滿室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不久，呈現淡淡霧光，起先是一道扇形，起自佛前，漸漸光度越來越強，以至金碧燦爛，刺激閃耀，令人眼目昏眩，神智隨之失去了清醒；唯一所能感受得到的，是頭頂本有香疤，突然呈現一十二個透亮的圓點，滿室金光照耀之下，圓點現得更加銀白，透體一抹清涼，令人倍感輕快，祥和。隨即，室內金光頓熄，僅賸下原先那一道扇形的霧光，籠罩住夢雲的身軀，由上而下，緊緊地裹住全身；過了好一陣纔逐漸消失。

夢雲清醒了，伸手摸摸自己的頭頂，涼涼的，發出一陣異香，說不出是何種香味，久久洋溢滿室而不散。他趕緊頂禮膜拜，感激佛陀慈悲印證。

此刻，已近黎明，夢雲等不及天亮，把事先準備好的棉布與黃豆油取來，將棉布剪成銅錢大小，一共三層，沾滿豆油之後，平放於頭頂，然後用一棉花團，沾油點燃，置於頭頂的棉布之上，任它慢慢底燃亮起來；同時，面前展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合掌胡跪，一心誦讀，朗朗出聲——

時光隨著誦經聲流去。

棉布與豆油隨著火焰化去。

空間的存在，已只是「虔誠」的充塞；就像是胡跪於夢雲身後的一僧一俗，莊嚴的神態，肅穆的表情；四隻眼，凝視著夢雲頭頂上的燃燈，靜靜底，時間的腳步已停止於功德進行的變化上。

他們所見，起先是赤紅的火焰，還冒出搖晃的黑煙；慢慢地，火焰變成了金色，進而轉藍，浮起微露黃金色的火焰，恍惚於藍光的尖端，時隱時現。

不知過了多久，火焰熄滅了，念佛聲隨誦經聲停止了；室內一片沉寂，戶外已顯露了旭日初昇的豪光。

這是一個可愛的早晨。

夢雲燃頭供佛圓滿，禮佛起身，對智忍和袁克農二人交代了兩件事：

第一，他即將下山行腳。

第二，囑咐袁克農辦理退役，然後來山接受披剃，以償平生願望。

早餐後，稍事打點，夢雲相偕袁克農下山，至甲仙小鎮後，然後分別取道，各奔自己欲去的方向。

原本，年初三的那天，袁克農居士就打算下山，由於夢雲燃頭供佛以報「占察懺法」得佛圓證之恩，是教界難得一見的盛舉，故而請求逗留下來，參予殊勝法緣；也因此，袁克農居士的出世心願，獲得了近似衝擊力的增上緣；甚至後來正勤精進於向上一著，步入大死大活而徹然覺悟的勝境，也是此時所厚植的菩提種子哩！

夢雲下山行腳，他的行程是由屏東往臺東，而花蓮，而臺北；南下，返山。但是，為了袁克農居士披剃的事，決定化一個月的時間，先走完東部的行程，然後再作打算。

離開了甲仙，經杉林，旗山，高樹，夜宿廣修寺；該寺住持是位日籍比丘尼，待人很和善。寺中設有念佛會，特別邀請夢雲講開示；夢雲下山前，早已立願，欲隨緣化度，接引眾生。是夜，以念佛四大資糧為題，作了一次簡要的開示。

所謂四大資糧，就是信、願、行、證；凡念佛求生西方極樂的願心行者，其起信，發願，行履，證道，是一系列的條件；也可以說，是超出六道輪迴，通往極樂世界的旅糧。

夢雲不是修行西方淨土法門的行者，但是，有心做個隨緣化度的比丘，事實上較之一個講經座主困難；因為，座主的說法，只是銷文釋義，依文宣法，完全是偏於「理」邊的事；而做一個隨緣化度的比丘，必須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具知識，雖然不一定經驗爛熟，只少擁有「行腳僧」的特長。

行腳僧，百寶箱，雖不精，有千方。

這是大陸時期無史實可攷的傳統，舉凡行腳僧，似乎大多數都胸羅萬有，辯才無礙；只要不叫他們背誦經文語句；其餘剖疑解惑，的確不容易難倒他們；究其遠因，大概個個都是六祖惠能大師的嫡傳弟子吧！

第二天，早粥完了，夢雲背起包袱，掙起方便鏟，告假離去。

越龍泉，過內埔，出潮州，經枋寮，到達楓港已是暮色蒼茫；這一天的路程，幾乎中途都沒有休息。

楓港是臺灣南部通往臺東必經之路，沿海岸線走，到恆春，直往鵝鑾鼻；折向東，入山區，是彎路陡險，有名的南迴公路；這條公路完全是繞山而築，蜿蜒曲折，起伏不平，全程都是黃土碎石。步行其間，層峰疊起，綿延不絕，但見遠黛近綠，不聞瀑布流泉；處處環迴，右崇山，左峭壁，險峻萬分，其坡度之大，著實驚人，其形勢之美，卻又壯麗無比。

夢雲在楓港稍事歇腳，未待夜半，便趁著朦朧的月色，踏上了南迴公路。

這條公路夜間車輛稀少，更無行人，夢雲迎著仲春的冷風，一個人，持著十九字的觀音菩薩聖號，孤寂前行。濃濃的露水，淡淡的濕霧，拂面的冷風，輕快的步履；擁住夢雲的灰衣赤足，洋溢出一份局外人所不能領略的情景；看起來，像什麼模樣都可以，甚而至是一具

神幻的幽靈，巡遊於重山曠野之中，也未嘗不是說對了的。

寧靜的山，無邊的霧，躡步的風，醉人的露，以及天上朦朧的月；把夜色裝扮成無限的神祕，沉沉底，像夢境；夢雲便是這夢境中的夜遊神！

在夢一般的夜裡，漫長而彎曲的南迴公路，靜靜的，除了偶爾暴起兩聲夜鷹的啼叫，和那忽隱忽現的蟲鳴，再也聽不到其他的音響；這在行腳僧的意識裡；無形中挑起額外的禪潮，像浩海掀起的波浪——

「生命的旅程是什麼？」

「是無數片斷的組合！」

「是誰組合？」

「自我！」

「自我又是什麼？」

「四大五蘊，六根八識！」

「聚則生，不聚時自我在那裡？」

「在空間！」

「空間有自我？」

「滅之相！」

「既已滅，何相之有？」

「生相滅相，不是空相！」

「如何是空相？」

「色不生！」

「色生是有相？」

「色滅是無相！」

「仍未說出空相！」

「問吧！」

「如何是空相？」

「諸塵不生！」

「何異於色不生？」

「是一是異，不一不異！」

夜色愈來愈漆黑，風也愈寒；隱約間，山谷裡傳來陣陣雞啼；夜將盡了，黎明在望，在時間的計算上，已經是另外的一個日子。

夢雲似是忘記了路程，忘記了腳步，忘記了周圍的一切；要不是驀地裡暴起一陣犬吠，擊碎了他的思緒，的確，他還不知道自己走完了南迴公路，來到了尚武的村莊哩！

尚武是個村落，大多都是山地同胞，房舍簡陋，衛生也不太理想，行人道上，到處散落著甘蔗渣、檳榔汁，小孩糞便隨處可見；據說此地是個漁村，經濟收入比山地要好，但是，一般嗜酒的習性，破壞了儲蓄的觀念，也可以說，辛苦所得，都耗盡於吃喝之中。

越過尚武，左邊是山，右邊是海，擊起銀花的白浪，衝刺在馬路之腳；清晨的海韻，和著颯颯的清風，使夢雲擁有滿懷的愜意，夜行的疲憊，此刻已隨晨風飄去，消失於無盡的遙遠於茫茫的海域！

行腳僧的日子，原本就是生活在詩情畫意裡，悠悠如雲水，遨遊天地間，心無愁滋味，默然境在參，念起無相裡，意動若虛幻，因緣和自然，說愚不平凡，一個字，道盡玄機，是什麼？安！

安，識得的不少；常住其間的，則可謂少得可憐！為了什麼呢？只為眾生耽在一個「貪」字裡，為了貪，其心必動，小動小貪，大動大貪，又如何能得「安」呢！而勤於修學的行腳僧，身心意念，一切以修學為大前提，無明煩惱，無由生起；自然，苦樂因緣，必然是：苦也悠悠，樂也悠悠！

夢雲誠如其名，住於夢一般的人生，處之泰然，度過雲一般的生活，逍遙自在；心如行程中屹立的山嶽，意猶眼到處若浩淼的大海，實非局外人可以領會得到的！

自古以來，多少學佛行者，不肯承當心性的磨鍊，不願狠心打破自我；一味地沉淪於「好逸惡勞」的世間常情之中；有時，甚至自找理由，原諒自己，說甚麼「我只是一個正在學佛的人！」殊不知，學佛的本意，原就是想盡方法，衝破常情，做一個超塵脫俗的清淨佛子，促使自己，從迷惑的現實中突破，務期正勤精進的行於覺道哩！

有多少人能如此的覺醒呢?!

早晨的旭日，昇起於南太平洋的海上，像隻透紅的火球，懸掛在映紅的海浪之峰，隨著波濤輕盈起舞；偶爾，三五隻白色的海鳥，翱翔其間，潔白的身影，也染成了紅色；點綴於晨霞之中，令人覺到，儼然是一個個活躍的旋律，奔馳於彩霞與波浪的琴鍵之上，奏出「晨之頌」曼妙的樂章。

誠然，悠揚天籟，海的和聲，相應著夢雲的禪思，編織出是詩、是畫、是歌、是……繁複而又清晰的意境啊！夢雲是唯一的境中人!!

「是禪境麼？」

「不是！」

「是意境麼？」

「不是！」

「是什麼？」

「是因是緣是自然！」

「那是什麼境界？」

「是楞嚴境界！」

「楞嚴有境界麼？」

「有！就像是這瞬息萬變的時刻！」

「哦——」

「知道了？」

「變易莫測，卻又歷歷在目！」

「抓不住的不是沒有，對嗎？」

「唯有身歷其境的！」

「這就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哦——」

剎那的註腳，沒有阻止時空的流失，也沒有阻止夢雲的步子；他，迎著朝陽，披著晨露，蹣跚前行——

大武，人車行於南迴公路時，幾乎都會停下來休息的地方。

這是大武鄉公所的所在地，鄉級的行政機構，盡都匯集於此，尤其，那些供應飲食的商店，林立於車站的四周，呼喚客人，報喊食物的聲音，此起彼落；看起來，此地並不像個招呼旅客的中途站，倒像個零亂的大市場！

市場裡，沒有夢雲所希望的素食，唯一能吃的只有饅頭和白飯；當然，以行腳僧的生活來說，不是可以買些什麼？而是何處掛搭？在臺灣的佛教，沒有叢林，更無制度；縱使一些普通的規矩法則，也是無有蹤跡；也由於這樣，大陸時期的佛教，老一輩的，不知為臺灣帶來了一些什麼？！

夢雲無奈，買了幾個饅頭和花生仁，以及一小瓶豆腐乳，便加快腳步，離開了這個喧鬧不堪的地方，繼續前奔的行程。

出大武，緊接著又是依山傍海的道路。

南太平洋的海岸線，蜿蜒而上，恆春的鵝鑾鼻是其起始，順滿州而石門，接臺東的尚武，大武，太麻里，知本而至臺東鎮；然後朝東北方向，往成功，長濱而接花蓮。

夢雲在沿海的公路上，踏著碎石子路面，頂著大太陽，迎著海風，剛越過太麻里的小街道；忽然，一輛腳踏車擦身而過，隨即一個緊急剎車，一個黝黑的中年男子從車上跳了下來，回轉身，朝夢雲單手問訊：

「阿彌陀佛！」

夢雲舉手示意，打量了一下對方；但見他年約四十，上身穿的是一件小翻領的藍色短袖襯衫，一條黃色卡其布馬褲，纏著半截綁腿，黑帆布球鞋，已經褪變成灰白色；鼻樑上架一付銀絲眼鏡，眸子很小，有點像舞臺上的滑稽人物；加上一頂破了的竹笠，腰間掛著一隻水瓶，似乎是位千里單騎的旅客。

他遠遠地站在那裡，等待著夢雲走近。

夢雲見此情景，心底裡忽然升起意念。

他想：

臺灣有一等人，以在家學佛的居士身，行出家頭陀的苦行，浪跡人寰，到處參學；只是此居士以車代步，有點像現前觀光遊覽的作法。不過，雖然如此，總也是難能可貴的發心菩薩，為道業而從事苦行，同樣令人讚歎！

當夢雲走到了他的身旁，他把車子停靠路旁，卸下水瓶，遞到夢雲面前說：

「法師，喝口水，休息一下！」

夢雲搖搖頭！從懷裡掏出來自己的水瓶，輕聲地回答：

「謝謝！坐下來吧！」

說完，夢雲步至路邊草地，面向海，席地而坐；接著詢問對方：

「您是去臺東？」

「環島！」

「旅行？」

「行腳！」

「以車代步？」

「方便法門！」

「想得很週到！」

「另有一番滋味！」

「說說看！」

「說的不如體會的！」

「像海浪的衝擊？」

「像沙粒的被洗！」

「沙總歸是沙！」

「世界不是來自塵沙麼？」

「塵沙來自何物？」

「微塵！」

「微塵又來自何物？」

「四大種性！」

「四大種性又來自何物？」

「心識作用！」

「誰的心識？」

「森羅萬有！」

「你有心識嗎？」

「我是萬有中之一！」

「誰認同？」

「唯心所造！」

「誰的心？」

「唯識所現！」

「誰的識？」

「每一個體！」

「如何了別？」

「見性者了別！」

「你見性了？」

「不敢說！」

「心識那裡去了？」

「————」

居士無言以對，面現愧色，當即起身，虔誠頂禮；然後長跪合十，乞求夢雲開示。

夢雲站起身來，扶起居士說道：

「我執在前，為無明障，法執在後，為所知障；欲除諸障，伴我一旬，共同參究，當獲利益！」

說完，背起包袱，拔腿就走。

居士見狀，心生歡喜，趕緊推著腳踏車，隨在夢雲的身後，一步一趨，朝臺東的知本方向走去。

知本是臺東的風景區，著名的知本溫泉，較之關仔嶺、北投、礁溪等地是特殊多了；原因是水色較清，水質較純，不同於近乎硫黃的藥水，對皮膚病雖然同樣具有治療的效果，但是，據當地的人說，更可以促使保健和美化。

朝知本的溪水逆流而上，步行約一個小時，有一座清覺寺，寺內無有僧尼，負責的是一位帶髮持齋的婦人，和一位外地的老年人；冷冷靜靜，不聞梵唄，倒是一處離塵遠俗的很好的養性之所！

夢雲領著居士進入大雄寶殿，虔誠頂禮，默禱佛光普照，饒益群命，然後四處流覽勘察；以整座山寺來說，環境尚稱清淨，唯獨山勢太陡，過於逼近，使得陽光不易透入，濕氣傷人；加以山門無出路，對面群山如屏障，遮住視野，若非寺前山麓處，有一條湍急的奔流，可以調和環境的濕度，敢說，住在寺裡的人，不須一年，盡都要罹患風濕病。

清覺寺的山嵐既濃且久，往往待到見著陽光，已是中午時分；基於山嵐不比濛霧，山嵐的濕度遠超過濛霧，依老一輩人的經驗，嵐如刺，霧如沐，前者透骨，後者傷皮。也由於這種顧慮，夜宿山寺時，優婆夷曾有意以三萬元出讓，為夢雲拒絕了；因為，常住於此，他必須考慮到同參道友們的健康！雖然，與他同行的居士一再鼓勵，但是，他仍然固執底下山了。

離開知本，夢雲領著親近他的居士，在太平橋下歇腳；鑑於十日共參，他必須把握時間，隨機演唱，以盡饒益來者的功德。

太平橋下的溪水清澈，潺潺流動，揚起湍然急步，與游魚嬉戲石砂之間；輕拂的涼風，使盤坐橋下蔭影中的一僧一俗，感到愜意舒暢；一片平和安祥的景象，逗人很容易地進入獨享的遐思。

夢雲抬眼，探視坐在對面的居士，以及躺臥石灘上的那輛破車，忍不住說道：

「人靜車靜，人坐車臥，孰是孰非？孰善孰過？」

居士聞言，啟目茫然，以乞求的眼神，凝望著這位看似年輕的老修行，輕輕地說：

「何非何過？」

「盤腿既不打睡，心裡想些什麼？」

「念佛參禪！」

「是念佛？是參佛？」

「禪淨雙修。」

「如何雙修？」

「既念佛，又參禪！」

「如何念？如何參？」

「心念心參！」

「豈非二心乎？」

「念參同時！」

「能嗎？」

「久了即成習慣！」

「是什麼樣的習慣？」

「雙修並舉！」

「亂成一團！」

「不曾亂！」

「先答我問！」

「請問！」

「念什麼佛？」

「阿彌陀佛。」

「念他何為？」

「往生極樂！」

「有極樂嗎？」

「當然有！」

「根據什麼？」

「三經一論！」

「往生資糧是什麼？」

「信願行！」

「信什麼？」

「信阿彌陀佛，信西方極樂世界，信四十八大願，信帶業能往生，信九品蓮臺化眾生，
信……。」

「好了！又願什麼？」

「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願得九品蓮臺，願能帶業往生，願……。」

「好了！又行什麼？」

「行持名念佛，行莊嚴淨土，行……。」

「夠了！這一大堆究竟是有？還是無？」

「當然是有！」

「那末，禪的宗旨？」

「無念！」

「禪的本體？」

「無相！」

「禪的要求？」

「無住！」

「這一堆不全都是無麼？」

「是的！」

「念有參無，有無並舉，試問，你將如何念參，又如何並舉？」

「這——」

「可是亂成一團？」

「不！」

「說說看。」

「半天念佛，半天參禪！」

「也就是說：半天念有，半天念無？」

「是的！」

「如果臨命終時，那半天是參禪，你如何去西方極樂世界？」

「不去呀！」

「去那裡？」

「即身成就！」

「成就什麼？」

「佛，或者菩薩！」

「既然如此，又何必求生西方？」

「二者雙修，總可抓住一處！」

「自相矛盾，一無所成！」

「為什麼？」

「我問你，禪法在離相，以無為立旨趣，淨土在實信，深信有種種；你如何去分別修學？」

「半天分別呀！」

「前半天推翻後半天，後半天否認前半天，結果得到什麼？」

「……………」。

夢雲沒有再說什麼，望著面前的居士，一臉的迷惑與惶恐，似乎淪入了一種茫然的意境；垂首，喪氣，幽嘆，極端複雜的表情。

好一會，居士咬了咬嘴唇，似是有點硬著頭皮的样子，鼓足了勇氣說：

「古來不是就有禪淨雙修之說？」

「是禪師們說？」

「有的是，有的不是。」

「是禪師？」

「傳記上是如此記載。」

「有禪的成就？」

「不敢肯定。」

「為什麼？」

「自己沒有成就。」

「嗯！自古以來，說禪淨可以雙修的人，大抵自己不是修習禪法；當然，更談不上所謂的成就了。」

「依您之見？」

「魚與熊掌！」

「如果弟子想習禪，禪師可否成全？」

「走吧！休息得太久了！」

夢雲不作正面回答，背起包袱，邁開腳步，逕自拾河床而上，循著公路繼續向臺東進發；推著腳踏車的居士緊隨身後，一步一趨。

約莫一句鐘，二人來到了臺東鎮，進寶桑路，轉廣東路，直抵佛教蓮社。

臺東佛教蓮社，係地方上的佛教人士所籌設的，幾經法師們的領導，與社者都已成為虔信的佛弟子；可惜，沒有多久，社裡搞意見分歧，原有的熱忱逐漸的消退，僅僅兩年，已經常住無人了。

夢雲二人由一位在家女居士安頓，勉強住宿了一夜，便離開臺東，向花蓮方向出發；行程中，並無目標及內容，因為夢雲此次下山的時間，原訂一個月，必須回山處理山上的事務，包括所種植的芋頭、樹薯等農產品。

這天，夢雲對隨行的居士做了安排，告訴他今後應如何從事道業，以及如何處理未來；

然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原本，夢雲有意帶他回甲仙山上，但他似乎胸有成竹，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當他知道了夢雲住茅蓬的情形，他的內心對私下的安排，好像更加堅定了！

臨行時，居士向夢雲頂禮告別，並說：

「但願還有機會親近禪師。」

夢雲仔細打量著對方，見他已屆中年，卻仍然別淚盈眶，隱藏在他那眼鏡的玻璃片後；黯然的神色，難耐離緒，不禁私懷顫動，慨然地說：

「緣與機，造成會，心與識，促進情；莫為塵惑，道貴精勤，去吧！見與不見，全在欲見之內容，勿執著，即得自在！」

就這樣，各自東西。

十八年後，聽說他自焚東部山中。

夢雲與居士在玉里鎮分手後，便獨自繼續前程。

東部地廣人稀，旅途上極為寂靜。

這天，他抵達了鳳林鎮，鎮郊，有一所榮民醫院，醫院的對面，有一間蓮社；蓮友們都是榮民同志，老弱病患，大多數都是生活在病苦中的學佛者。

蓮社是一間茅草屋，正計劃要改建成磚瓦房；社裡的蓮友們非常虔誠，大抵都是以極樂淨土為法門，祈求往生彌陀願土。

夢雲到達的時刻，已經是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的時分；夜臨燈照，應蓮友們的要求，他以「信願行」為題，作了一次皆大歡喜的佛法開示；同時，更說明所謂「帶業往生」的問題，強調念佛求生極樂應有的一些認識，歷時達兩個鐘點。

第二天，上午，為蓮友們解答了一些學佛上的疑難，連午齋都沒有接受，就匆匆地逕奔回程了。

他，為了時間已經屆滿，必須趕返甲仙的山上，他曾約好了袁克農居士，準備披剃的事宜；他從來都是守時守信的人，無論任何的阻障，即使是天災人禍，也要竭盡所能，踐履他的諾言。

回程中，他是以車代步，從花蓮坐公路局，經蘇花公路至蘇澳，然後乘火車至臺北；在臺北購置了一些比丘常用的衣物和羅漢鞋等，然後乘南下的夜車回高雄甲仙山上。

當夢雲回到山居，與袁克農居士幾乎是同時到達，前後只差一個小時；這使袁居士歡欣不已，由衷地感到「佛緣」成熟，該是獻身佛法的時刻了！

夜臨時，袁居士跪在夢雲的前面，虔誠地提出要求，他說：

「師父！懇請慈悲引度，滿弟子平生之願。」

夢雲心中欣慰，深知此人可以成器，尤其是一份能「捨」的熱忱，並不是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是，他的心底雖然如是，而嘴裡卻提出了一連串的難題：

「出家的日子很不好受！尤其是清苦的生活，寂寞的時辰，修行的磨鍊；於精神與色身都不是容易忍受的！」

袁居士聞言，毫不動容，回答說：

「弟子曾經很長的時間思考過，差不多的都作過分析，不會為任何的境遇而受影響。」

「可曾想過，出家後，未來的日子是漫長的，幾乎像宣判了無期徒刑！」

「想過，出家事業，本身就是盡形壽的；尤其是大乘教下的菩薩願，是生生世世，永不休息，例如慈航法師。」

「你親近過他？」

「在臺灣第二次的皈依師父！」

「第一次？」

「在漢陽歸元寺，皈依立明老和尚。」

「哦！」

夢雲好像忽然想到了什麼，沉默了一會，然後說：

「立明老和尚是我的戒和尚！」

袁居士聽了，偷窺了夢雲一眼，俯首說：

「慚愧，那時候只是做個形式上的佛弟子，於佛法之實，相距極為遙遠！」

「親近慈航法師，得到了一些什麼？」

「為其道心與佛心所感。」

「應該說是菩薩心！」

「阿彌陀佛！」

「還有什麼？」

「弟子曾經祈求指點未來。」

「他怎麼說？」

「深山頂上有白雲，尋求去！」

「於是你來到了這裡！」

「事與願和。」

「不怕違逆？」

「此生事道，侍違侍逆，但求慈悲教誨，其他別無所懼！」

「鏡圓先須有破，道圓先須改錯；出家事業非同兒戲，唯有究竟脫胎換骨！」

「依教奉行，盡有形壽。」

「好，放心用心，山居有份！」

就這樣，袁克農常住青山，除白衣，披剃染，現沙彌相，法號學弘；誠然，法王座下又添孫了。

三

山居，自耕自食，師徒三人，林間水邊，勸進道業；夢雲每感大家，為生活耗去時間太多，便往鳳山邀約了軍旅中退役下來的一個部下，為大家料理飲食問題。退役的士官原係擔任炊事工作，自然，駕輕就熟，勝任有餘；雖然，所營膳的是素食，在他來說，反而比葷腥之食，更加輕鬆愉快；甚至，他還自動發心，開闢園圃，種植各類蔬菜，衷心供養僧伽，倒也功德無量！

提到這位士官，確有令人讚道之處；他姓章，單名一個凱字，四川宜賓人，進住山居之前，抽煙喝酒，不時小賭；之後，只是僧伽們的辦道修養，便由感而悟，由悟而改，最後，竟然把習氣完全戒除；同時，還請求皈依三寶，授持五戒，學行念佛法門，一切行止，隨眾無差，非常的虔誠。

夢雲在蘭若處課徒授業，除了坡事之外，要求極為嚴格，作持無不認真；完全依照大陸時期的「茅蓬生活」，些微也不馬虎，大有終南山真果長老之風範！所謂：

刀耕火種 以道為重

淡泊色身 莊嚴法體

心似古樹 意若沈潭

能消一業 道長一分

與佛同在 究竟清淨

非常事業 平凡修行

永恆踏實 正信虔誠

年年月月 道在識中

師徒三人，共住了一年，夢雲的環島行腳之願，一直耿耿於懷；他見門下弟子衷心辦道的情形，已經可以放心下山了，便親手編了一個背架，辦齊了應用的物品，準備束裝待發，踐履已立宏願。

第二天，日正晌午，齊畢，夢雲行裝齊備，佛堂告假；正欲負架而行，忽然聽到學弘的

聲音，非常嚴肅地發自門前的竹籬外，道：

「你來這裡幹甚麼？」

另一個聲音回答說：

「報告老團長！我是來出家做和尚的！」

「胡鬧！你把和尚當做甚麼？」

「吃齋念佛呀！」

「胡說！一點知見也沒有，談甚麼出家！」

「報告老團長！」

「不要叫我老團長！叫學弘師父！」

「是！」

「先不要多說話，隨我進裡面去拜見老師父！」

「是！」

「老師父正要下山行腳，看看你的造化如何！對了，還有！見到老師父要頂禮。」

「頂禮是什麼？」

「叩頭！好啦！小心答話！」

「是！」

二人來到茅庵前，學夕頂禮告罪，並將來人簡略的介紹了一番，然後說：

「師父您先下山，他的事以後再說。」

夢雲沒有即刻作答，先朝來者打量一下，然後決定的說：

「既來之，吾可改期，難免的障道因緣，亦能策勵道業！好吧！裡面再談！」

又說：

「對了，智忍把我的背架子拿進去，架子裡的食物取出來。」

「說完，領先進到佛堂。」

夢雲坐定之後，示意大家坐下；然後嚴肅的說道：

「輕言出家二字，不識出家為何，必然是心中煩惱太多；如此出了家，不離諸煩惱，做個煩惱僧，終究出不了家。」

學弘聞言，會心地點頭稱是；然後側首朝他的老部下說：

「老師父的話，聽得懂麼？」

「報告老……不，學弘師，父老師父說的很深奧，搞不清其中用意！」

夢雲沒有等待學弘答話，先接了腔；仍然語氣嚴肅：

「這就是你老團長所說的，一點知見也沒有；如果想欲出家，便應先從知見下下手！」

「什麼樣的知見？」

「當然是三藏大典中的！」

「什麼是三藏大典？」

「出家人所必須知道的法寶！」

「法寶？」

「可不是章回小說中的法寶！」

「欲出家那麼困難？」

「出家不困難，如果只是想改頭換面！」

「還有別的？」

「脫胎換骨！」

「如何脫胎換骨？」

「將你一具凡夫之體，徹然清淨！」

「如何清淨？」

「學佛！」

說到這裡，老師父閉目垂眉，寂然不再言語；學弘見狀，起身招呼來者，禮謝開示；然後引導著離開佛堂，步向庭院，擇了一片巨石坐下。

「已往的不問，談談今後。」

「聽您指示！」

「老師父嘗說：學佛有二途，一是先起信而後入道，一是先入道而後起信；而你兩者都不是，如何能夠出家？」

「我願意好好的學！」

「既然如此，暫且住下，先認清環境，體驗生活，瞭解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出家？」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別太自信，須待時間考驗！」

「只要合乎情理的。」

「你看看那門框上貼的對聯！」

「住茅庵，莫論佛法，勿離佛法。」

處蘭若，忌談方便，不捨方便。

他依言望了過去，順著念了一遍，搖搖頭，茫然地問：

「弄不懂什麼意思？好像有些矛盾？！」

「所以說你一點知見也沒！」

「知見到底是什麼？」

「佛法加方便。」

「還是不懂！」

「懂了就有知見了！」

「如何下手？」

「學佛！」

「怎麼學？」

「由迷轉覺！」

「我並沒有迷呀！」

「為什麼來出家？」

「我——。」

「好了，保留你的答案！等到有一天知道了，把答案告訴老師父。」

就這樣留下來，每天隨大眾起居；起初尚能循規蹈矩，毫無抗拒言行；後來，經歷了半個月，逐漸地在有意無意中，開始有了怨尤，甚至還跟學弘師鬥嘴吵鬧。

有一天，夢雲因事下山了，山上只有二緇二素，照樣出坡，拔草培土，整理農作物；起先，學弘師並未注意他的工作情形，由於不時聽到他獨個兒自言自語，很自然地側首探視究竟。結果，發現他蹲在地上，手中的除草刀，一直敲打著一塊石頭；再看看他的工作成績，竟然原地未曾移動。

學弘師看在眼裡，忍不住詢問道：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他聽了，似是極端反感，回答道：

「心裡不舒服！」

「為什麼？」

「來這裡做苦工，為了啥？」

「你不是想要出家麼？」

「出家就得做苦工？」

「這裡不是寺院，沒有供養，山居原本是一種苦行，自耕自食，理所當然！」

「住寺院不須要做工？」

「多少仍得作務！」

「要怎樣才不做工？」

「除非具有講經說法的本事！」

「那不是很簡單嗎？」

「簡單？我學佛這麼久了，也不敢談講經說法之事！」

「老師父如何？」

「你以為呢？」

「從不曾聽過！」

「依你猜想呢？」

「他說的許多話，常常令人搞不懂！」

「因為你懂得太少，幾乎等於零！」

「老師父學識怎麼樣？」

「淺似溪河，深如浩海！」

「他為什麼要躲在這裡吃苦？」

「這不是吃苦，是一種磨鍊！」

「為的是什麼？」

「心性的至高修養！」

「為什麼不到城市裡去講經說法？」

「隨緣化度，厚植菩提！」

「不懂你說的意思。」

「好了，這些暫且不說；先問你，還想不想出家？」

「能不能請老師父介紹，幫我到別的寺院裡去出家？」

「不能！」

「沒有問他，怎麼就肯定了？」

「出家不是介紹職業！」

「可以先問問再說！」

「不必了！」

「為什麼？」

「莫說老師父不會答應，我也不會去問，更無須去問！」

「你太肯定了！」

「就算是罷，為了你出家的動機不正，我勸你還是下山的好，免得擾了老師父的清修，招來背負不起的因果！」

「奇怪！老師父答應我留下，你為什麼老是要我下山？」

「思想與意願都不正！」

「我沒有做錯什麼？」

「你不是怕吃苦麼？！」

「我可以學講經說法！」

「哼！」

學弘師感到難過，有意打斷話頭，哼了一聲，便埋首逕自工作，再也不理睬他了。

晚上，佛堂裡燃著的是一盞非常明的燈，使用的能源是「電土」加水，化學原理為二氧化碳，其光度不亞於電燈；這便是享受科學，利用價值，方便偏遠地區，電力所不及之處，同樣可以不為環境限制，度著光明的時刻。

老師父莊嚴的坐在上首，兩個出家弟子分坐兩側，對面下方坐著新上山想要出家的林居士；老師父緩緩地詢問道：

「山上的日子不好過吧！」

「什麼都好，如果不做工的話。」

林居士說出了心裡的話，衝口而出，不假思索；他的表現似是理直氣壯，忘了他必須要考慮的許多問題。

老師父不以為逆，輕聲的回答：

「不做工，大家吃什麼？」

「住在廟裡有現成的，不是省掉許多麻煩嗎？」

「廟裡的又打那裡來？」

「當然是信徒送去！」

「供養不是有功德嗎？」

「憑什麼受供養？」

「好像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子！」

「受了供養，拿什麼回報施主？」

「還要回報？！」

「不錯！只是回報的方式不同，像虔誠學佛，勸勞工作，精進修行，弘傳佛法，接引眾生等等！」

「這麼說，我的想法沒有錯！」

「什麼想法？」

「到廟去住，講經說法！」

「講經說法？」

「是呀！」

「錯了！凡所有經，釋迦牟尼佛在兩千多年前都已經講完；我們效行佛陀，只是代佛宣法！」

「就算說法好了！」

「你會說法？」

「慢慢學呀！」

「怎麼慢？要多久？一定能嗎？」

「應該不要多久，花點時間，讀熟了，就可以說了！」

「讀多少部？」

「讀一部，講一部！」

「讀一部就能說一部嗎？」

「應該沒有問題！」

「好！你想出家，首先讀一部經，讀完了講給們大家聽；如果能通過，隨時可以為你剃度！」

就這樣，在他自以為「應該沒有問題」的心情之下，他得到了先睹金剛經的許可，開始以背書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死啃；表面看來，他是非常用功的，但在老師父的評語中，卻是「為達目的，拚命而已」終究不能深入經藏，難以獲得經中利益！

本來，佛典中最難的就是名相的瞭解，諸如中梵合譯，梵文音譯，巴利文訛譯等，都不是可以一目瞭然的；因此，這位應該沒有問題的人物，翻開經來，一句「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便已是丈二金剛了！

如此一來，第一個受累的當然就是學弘師了，他必須耐著性子，從「如是，我聞，舍衛國」一點一點地解說給他聽，像教小學生似的，每天兩個小時，解說完了便許他自行背誦；嚴格規定，解說過的不能背誦，便不開講新的。

日子在他二人的解說和背誦之下，像溪底的雲，隨著流水悄悄地流逝，很快的，一個月時間過去了；結果竟然是圓滿收場，老師父為他圓頂度化；雖然，學弘心底裡為老師父的慈悲感激，但是，想到未來可能發生某些不愉快的事，對師門，對宗教，他有責任維護；因此，

他在夜臨休息之時，特地邀約了這位曾經是部下，現在是同門師兄弟的崇法師，在茅庵外的石林中深談。

夜很黑，雖然天空掛著點點星光，由於茅庵前後都是原始森林，微弱的星光是很難透入的；而且石林的高大，隱覆在參天的古樹下，幾乎連風也進不來，就像是二人的談話，傳不出石林之外一樣，密極了。

「崇法師，按佛門的傳統，過去不管我們是什麼關係，現在我們是師兄弟；我們的師父以上三代單傳，有著清淨而莊嚴的祖德，具備了『有所不為』的家風，這是每一位剃度門下的弟子，必須珍視逾生命的事項，肯定地要我們後代子孫，如燈燈相傳般去護衛它。」

「是的，當您為我解說金剛經時，我的思想便有了很大的轉變！」

「說說看！」

「發現了一件從來沒有思考的事！」

「什麼事？」

「以您的官階是將領，以您的學歷是大學，以您身份是客座教授，以您的修養從來都是令人尊敬與稱道的！」

「那又怎麼樣？」

「如果老師父不高過於您——」

「你以為我所有的就了不起了？！」

「當然！」

「那末，你以為我們的師父會是如何？」

「當然是高！」

「高到什麼程度？如果，我所有的老師父都沒有的話，你又作如何想？」

「不可能！」

「假定好了！」

「……。」

「你會感到失望？他老沒有寺院，沒有財產，沒有知名度，沒有修養；連起碼的生活都得自耕自食，你因此會懊悔嗎？」

「我——」

「你可知道老法師為什麼答應你出家？」

「他開出的條件我做到了！」

「胡說！你以為那是條件？告訴你，那是老師父在考驗你有限度的耐性，看你能有多大

多久！」

「哦！難怪老師父常對我說：什麼是無期徒刑？你坐過牢嗎？沒有被判刑和坐過牢的人，從來是不珍惜自由的！」

「你聽了有什麼感想？」

「起初很氣惱，後來學忍耐。」

「現在呢？」

「不氣惱了。」

「這不是修養工夫！」

「應該如何？」

「對長者，對有利害得失的忍耐，在菩薩行道中，與忍波羅蜜的差距，有如天地之間，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從今以後，你必須恒久的記得老師父的慈悲，千萬不要為他老人家增添困擾。」

「我會的，不過，你能不能多告訴一些老師父的事情？」

「老師父的一切，不是從語言文字上即能瞭解的，必須我們自己從修學中去感受。」

「可是，我對他老人家——」

「一無所知是嗎？如果我稱讚他老好，是不是就是好？！相反，便是壞？！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正如他老人家時常告誡的一句話：不要以直覺的感受而去論斷一個人，因為那只是一種自我意識。」

「可是，我有最大的困惑！」

「什麼困惑？」

「他老所講的話，總是不肯定，常常會叫我愈想愈糊塗！」

「還算不錯，你能愈想愈糊塗，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了；就怕你自以為聽懂了，那樣才真的悲哀！」

「怎麼說？」

「好啦！談話到此結束，是養息的時候了！將來，這些問題你會自己得解！」

夜深了，山間只是此起彼落的蟲鳴蟬唱；茅庵裡，僅有的一盞油燈也熄滅了。

* * * * *

山居的日子逐漸安定了，自耕自食，四事無缺；每天有大多數的空暇，可以用來修行辦道。

夢雲稍事安排，趁著秋涼的好天氣，背起行囊，揹著方便鏟，步向他那苦行者的旅程；

從事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為出生死苦，饑渴度春秋的生涯。

他的行程預計七個月，將作環島一周，舉凡佛教的寺院庵堂，打算以行腳參訪的方式，一一朝覲禮拜；藉此機會對此地的佛法於僧團中所表現的情形，尤其是禪那之道，他身為臨濟兒孫，上承天童血脈，更有深入認識的必要；因為，那將可以確定他未來的行止，畢竟安立於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下山後，經甲仙，越杉林，於出村落時，天色已近黃昏；適巧有一位比丘尼伴著一位老居士，迎面相遇路旁。

原來是一對父女，臺南市人，比丘尼法號照定，在杉林鄉的後山，新闢一處道場，尼師的父親很虔誠，為出離世俗的女兒變賣家產，選擇了這處山林，以自耕自食的方式，隱修林間，兼理方便度眾的事業；這在杉林無伽藍的環境中，如此發心功德，可謂利己利人的菩薩作為。

相遇之後，老居士誠懇邀請，前往該處一遊；一則，希求得聆開示，再則，為寺之建設提供意見，三則，時間不早，前往歇腳。夢雲原本是個隨緣化度的行者，自然歡喜接受，得結善緣，何樂而不為？！

到達山上，已是暮色蒼茫時刻，山中尚無電燈設備，仰賴油燈和蠟燭照明；昏暗的情景，較之夢雲的茅蓬，能見度差之甚遠；因為，他所使用的是電土（阿摩尼亞），光亮不遜日光燈，這是偏遠地區普遍使用的照明設備。

夜來，稍事盥洗，夢雲住在佛殿（臨時佛堂）的左側寮房；寺中總共兩男三女，全聚集在寮房中，聆聽他道說過去在大陸時期，古德們如何開建伽藍的願心，以及艱難困苦的諸般情形；並於述說中參入一些因果和功德的法要，藉以闡述正信佛子於任何的言行中，瞭解佛教的如法和圓滿的真貌。

言談中，照定尼師提出疑問，她說：

「此處伽藍的創建，大部份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假使稍有不如法的地方，是否不落因果？或者是不昧因果？」

這問題不比尋常，多少人往往處此情形下，總以為可以任意行為；一種「反正不是施主的」自我意識，便優先地佔住了心智的靈明，迷失於因果造作中而不自覺，反認功德無量，為教為法，供獻良多。

夢雲聞言，讚許著回答：

「問的很好，尤其是落與昧的知見，依妳所說，簡單的回答：凡不如法，皆落因果。」

「該如何做？」

「不昧因果！」

「過去大陸的道場，有謂子孫廟的，不知是什麼情形？」

「子孫廟有兩種，一種是常住悉皆同屬法系，共事師宗，不開外單者。一種是傾家變產，出離塵世，私建道場，以廟為家，不開外單者。」

「這麼說，我們是近似後者，卻又不同於後者。」

「妳是說尚有部份資財來自他人？」

「除此以外，我們打算開外單，准許掛搭，接受佈施和供養。」

「廟門開，請進來，宿殿寮，吃午齋。」

「請詳加開示。」

「這是叢林道場的樣子，廟門是開著的，來者不拒，去者不留；掛搭討單，參訪趕齋，只要循規蹈矩，廟就是僧家！」

照定尼師聞言，心生歡喜，並道：

「我們創建道場，目的就是想學大陸時期的風範；誠懇地，請法師慈悲，受聘本山的導師，領導我們走向叢林，改革本省閉塞乖張的風氣，尤其是日據時代所遺餘習。」

夢雲聽了，微皺眉頭，然後說：

「這次出來行腳，預計七個月環島一周，而今纔算起步；但願以後有緣，能為這裡盡一份心意；不得已的事，希望不要見怪。」

夢雲的話使照定尼師不便強求，雖然她有著極端的虔誠；但是，礙於一個苦行者的心願，她只有暗感福緣太薄，徒歎奈何了。

幾個小時的暢談，使得全寺常住增添了不少佛門知識；尤其是建寺住持等因果關係，幾乎是從不曾得以見聞的；大夥兒個個法喜充滿，歡欣信受。

翌晨，早粥罷，夢雲肩負著行囊，繼續他的行程。

途經旗山，進入美濃地界，原先有意去朝元寺，在路上遇到了雷音寺的和尚，立意邀約上山，參觀寺貌風光；當然，主要的還是想多知道一些大陸的叢林生活，以及僧伽們的行止規範；這些，在夢雲這個叢林生涯中長大的禪和子來說，毫無疑問的是識途老馬，滿腹珍藏，不會叫人失望！

但是，及至山寺，令人感慨悲泣。

寺中大殿，神佛混雜，法物零亂，眉目不分，甚至香桌供品，有的臭爛，瓶中花卉，凋謝枯萎；寮房閉塞，氣味難聞，貓狗擋道，蛛絲網佈；庭院荒蕪，草與膝齊；總歸一句，不堪入目，舉步難安。

匆匆一瞥，急速下山，夜宿塚，倒覺清淨；唉！如何說？！

第二天，夢雲以滿足好奇心的意念，參訪了好幾處齋堂；雖然堂裡常住大眾，盡是戴髮阿婆，卻也清淨肅靜；淡泊虔誠交織的境況，是令人感動的。

美濃地屬高雄，鄰接屏東高樹，絕大多數為客家居民，保有潮州與汕頭的風俗習慣；地方信仰，神佛共奉，三教同尊；房舍建築，頗饒古雅，民情熱忱，兼具固執；儉樸持家，農牧風範，物產菸葉甚豐，稻蔬蔬菜，平疇遍攬；足及之處，確然爽心悅目！

夢雲流覽整日，載興而至黃昏，入朝元古剎，時光已經暮色；方便掛搭，獨住左廂客寮，雖承寺中尼師慇懃照拂，而內心卻是極不自然，原擬早粥後即行離去，復經尼師殷囑，令往叩關，以長苦行參學見識。

寺中結關行者，聞為閱藏大願，時下僧伽，教理原本不興，洵乃難能可貴之舉，敢不歡喜讚歎！

得護關侍者通知，步入關房前廳，經行數十步，小窗口已經啟動；夢雲停步回身；抬眼望去，但見一不滿四十的瘦弱比，丘鼻樑上懸一付玳瑁眼鏡，稍嫌閃動的眼神，直朝夢雲上下打量。

夢雲見了，合十趨前，肅然問訊；住關行者朝夢雲皺了皺眉頭，然後訓斥道：

「見了法師，頂禮也不會？」

唔？原來是一位法師。夢雲的意念中如閃電般劃過一道回響，趕緊五體投地，虔誠行禮，老實三拜，然後合十言道：

「請法師開示！」

住關行者，坦然受禮之後，臉色已減少了許多責意；伸手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而後開言道：

「出家多久了？」

「慚愧，時久無修養。」

「令師是誰？」

「上虛下因老和尚？」

「有多老，我怎麼不知道！」

妙妙！中國大陸，地廣寺大，何處住有幾多老和尚，恐怕沒有人敢說「都知道」！即使夢雲行腳大江南北，塞外邊遠，不知道的老和尚何止萬千！不過，夢雲聽了，並未流露任何表情，只是俯首默然。

住關行者見狀，心裡似有警覺，連忙改口道：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修行之人，應該多多親近善知識。」

「請法師指點。」

「你到過臺北？」

「去過。」

「認識那一些老法師？」

「不認識。」

「不認識？像東初老法師，南亭老法師，白聖老法師他們，都是當代高僧大德，你應該去親近他們！」

「我不想去親近。」

「為什麼？」

「親近他們幹什麼？」

「這麼說就不對了，他們都是德高望重，修養奇高的老法師，能得到他們一言半語，你就一生受用不盡了！」

「好吧！以後有機會再說。」

「你現在就有機會，何必到處亂跑？既浪費時間，又得不到好處！我勸你趕緊去親近他們，那樣才能得到好處！」

「再說吧！謝謝法師開示，告假了！」

原本就有些傲性的夢雲，未待對方回答，隨即合十作禮，匆匆離開了關房，離開了朝元古剎，離開了美濃地方，朝高樹方向進發。

從美濃的朝元寺到屏東的高樹原本不遠，但是，夢雲此次行腳，主要是各地參訪，瞻仰每一寺院庵堂，甚至宮廟觀祠；因此，並不急於趕路，為排訂的行程序列，去依時圓滿完成。

約莫午後五時，夢雲到達了高樹鄉東興村的廣修寺，該寺初名廣修堂，創立於民國十七年，係由幾位在家居士發起創建，至三十五年改堂為寺，首任住持為素道尼師。

夢雲入寺掛搭，經詢，住持尼師遠遊日本未返；寺中代理人接待，並獲邀請作了一小時的淨土法要開示，與常住及護法善信結緣。

開示後，其中有位古姓居士，與之交談甚洽；也因此，獲悉素道尼師乃留學於日本之尼眾學院，從事禪宗之向上一著子；可惜緣慳一面，至今仍不曾有機見識，尼師於東洋所學，池中蛙鳴如何？是否攪亂了水底的月影！

古姓居士年約六十，飽學詩文，尤以聯對之功，下過不少工夫；可能偏好詩文之故，因此，對禪祖們的偈頌，能背能誦，朗朗上口，熟稔如數家珍。夢雲常住禪林，也深覺禪文字

之相較，有望塵莫及之憾；雖然，禪法之要，在無念無相無住之妙，但只少每可觸機導境，攪翻井池，揚啟風雨之勢！

記得古德們，曾經與詩家墨客們來往，留多少機括，編製多少文采，給後人暢論茶餘餅後；有的甚至因之出離，捨官捐位，常隱山水中伽藍，青燈古佛，暮鼓晨鐘，追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道蹤，冀圖遠三界，出沈淪，得圓滿的智慧，入徹底覺悟之寂滅勝境！

夢雲此次行腳，原就立下了隨緣化度的宏願，當然，也具備了隨緣化度的本錢；因此，與古姓居士，幾乎成了徹夜之譚的契友，直到清晨兩點，纔互道晚安，許下了法海珍重並盼後會有期的約言，然後分手消失於冷夜寒霜的另一寂境之中。

第二天，夢雲離開了高樹，往里港，中午在新改建後的慎修寺趕齋，到達鹽埔鄉的慈恩寺，已經天色不早，寺中響起了晚課的梵唄；莊嚴肅穆的課誦，消除了夢雲一天來風雨中行腳的疲憊。

他，夜宿慈恩寺（原名慈恩堂）客堂，適巧住持往外地遊化未歸，晚課是一群在家善男信女的共修功德；功德圓滿，各自還家，留下一位年近七十的女菩薩，由於語言隔閡，無法交談，便只有單上行功，與毗婆舍那打交道，共遊水月性海，捕捉無相蹤影，探討真如究竟之面目了！

翌晨，早粥畢，告假離寺，朝內埔方向進發。

五月的梅雨季，今年來得較晚，時已六月中旬，梅雨綿綿，時緩時急；行在鄉間的泥沙路上，泥濘溜滑，自然減低了夢雲的步行速度，斜風陣雨，更不是一把雨傘可以抵擋得了；好在他的色身硬朗，並未為此惡劣氣候的行程，而使得身體失去健康。

這，正是行腳僧苦行時不可或缺的條件。

中午，夢雲在通往三地門的路上，巧遇了一位退役戰士；戰士姓劉，退役後，以飼養羊鴨為生，一個人，住在山麓的溪邊，依山傍水，的確是養羊飼鴨的好地方。

劉姓戰士信奉佛教，不曾皈依三寶，在他居住的磚瓦房裡，中間堂屋供奉有西方三聖的彩色佛像；雖然，他不曾完成近事男的皈依，但是，已有的行為，卻是進退如法的。

夢雲經劉戰士的邀請，前往他的住處，主要目的是希望對皈依，得到正確的認識；據他學佛而不願皈依的主因，是由於他服役時在高雄八德路某寺，住持法師告訴他：

「學佛要清淨，要持齋，要念佛，不殺生，做善事，功德纔能圓滿。」

服役時，他想到軍人的環境和天職，不敢皈依三寶；退役後，為了現實的生活，不能皈依三寶；時間久了，於僧團中的成員現況，包括德養與莊嚴，使他感到痛心的失望，便造成了現前不願皈依三寶的結果。

僅以那位住持法師的開示來說，他就為之極端的反感，他說：

「學佛要清淨，眾生業重，原本充滿了污穢，如何得到清淨？當然，光是『要』，不能得到；必須『求』纔能完成。

學佛要持齋，依佛典中所載，斷肉食，乃是佛陀思想中的最終目標；如果，開始學佛，既不適合環境，復不調和職業，要持齋，怎能圓融？按理，佛法是人乘最為理想的法，為什麼如此扞格缺陷？

要念佛，這是學佛行者理所當然的事，難道說，有學佛而不念佛的人嗎？

不殺生，五戒之首，學佛受皈依，是為首要修行的條件；佛法中為什麼沒有方便法門，先予學佛者皈依三寶，待到環境許可了再受持五戒，豈不是可以接引更多的仰慕者嗎！

做善事，為什麼做善事要等學佛了才做？應該是凡有愛心的人，以至任何的宗教，誰都不會忽略了做善事！

功德圓滿，循著要清淨，要持齋，要念佛，不殺生，做善事的方法，功德就算圓滿了麼？佛法中不是以『戒定慧』三無漏學為標的，修六波羅蜜為正道，行四無量心為正行嗎！

劉戰士向夢雲傾吐了內心中的積鬱，希望能夠得到正確的開示，以決定他的學佛里程。

夢雲聽了劉戰士的傾吐，發現他的知見不凡，對佛法的認識頗有心得，不同於一般人云亦云的盲從者；同時，從言談中，更察覺到他不是普通的士兵，幾經交談，果然不出夢雲所料；原來他是西南聯大出身，抗戰末期，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了抗日救國的青年志願軍行列。後來，抗戰勝利，緊接著赤禍橫逆，再次奉召回營，參加反共抗俄的陣仗；直到隨軍來臺，歷經訓練，後因身體患病，需要長期休養，獲准因病退役，來到這個地方，以營牧羊鴨為生，在半休養半工作的情形下，不幾年，病體痊癒；在佛法的薰陶下，促使他度著安祥寧靜的日子。

人，無論處身什麼環境，如果，時刻能夠面對一切，去認識，去觀察，去發現；久而久之，會很自然的步入佛「化」的覺悟境界。進而，如果能夠親近三寶，依教奉行，持久薰習，那便是行於覺道，真正的修學佛法了！

夢雲對劉戰士作了概念性的開示，同時也告訴他所有的知見是正確的；佛法雖然是絕對之法，但是，卻也是融會通達，不捨方便之法！要不，將「絕對」當成「頑固」，那便無異是否認「相對」的世間一切諸法了；佛法的珍貴，不是捨棄世間法，而是如何不為世間法所迷惑，如何能得清淨自在的突破，也就是所謂的出離；倘若，學佛或弘揚佛法的仁者，不能瞭解佛法圓融的層次面，那末，可以肯定的說，其人學佛或弘法，相距佛陀思想的距離，的確，太遠太遠了！

劉戰士聽了開示，心生歡喜，當晚就請求皈依三寶，做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佛弟子；雖然，忌於目前的生活環境，不能即刻受持五戒中的全部，但是，夢雲開示他，待到生活稍為安定，應該變換營生的方式，從事其他與殺生無關的職業。

夢雲夜來，為劉戰士開示了更多的佛法，並且鼓勵他利用空間，自修過去所學，找機會考研究所，好好再讀幾年書；然後，將大好的生命，藉教育的環境，為民族的下一代，奉獻自己，捐出力量！

果然，四年後，夢雲掛搭關仔嶺火山碧雲寺時，劉戰士已經考上了公費留學，以講師再深造的身份，往美國追求新的教育，新的知識去了；當他出國前夕，向夢雲辭行的時候，曾經許下了學成必定回國服務的諾言。

隨緣化度，饒益有情，乃是身為出家佛子不可忽視的工作；其間利益，不僅實惠個人，同時，也將為國家民族增強力量！

因此，宗教稱之為心理建設的工作者，便也正是完成於政府能力之所不及，而弘揚教法的執行者，毫無疑擬，其責任是無可旁貸的！

第二天，夢雲離開了三地門，繼續他的行程，朝內埔鄉進發。

內埔鄉是一個農業區，村民以客家為最多數，純樸節儉，敦睦安和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是代代相傳；即以興南村的真如禪院來說；雖然是個佛教寺院，卻保有清淨莊嚴的風範，尤其是淡泊的生活，自耕自食的精神，儼然，有似大陸時期的尼庵典型。

時下，教界僧尼的言行趣向，大有與現代化競美之勢；所謂出家佛子的梵行高節，如此以往，不多久，恐將遺風盡失，道範無蹤！每思及此，不免 然淚下，欲語無言。

夢雲掛搭禪院，夜來礙於言語的隔閡，沒有與常住結法緣，僅為一位初學沙彌尼，傳授了靜坐之法，並為之解說六波羅蜜菩薩行法，強調戒定慧乃學佛者之生命資產；欲做一個大乘教下的菩薩行者，於世俗的可以一無所有，於梵行的卻不能貧乏。

沙彌尼根性不錯，求知欲也非常的強烈，當他聽到「梵行」二字，隨即合十求教：

「什麼是梵行？」

夢雲聞言，心念極劇轉動，思維中湧起了感慨莫明的情緒；可不麼，什麼是梵行，教界的同道，意念中恐將梵行為之淡忘，甚至感到陌生了！

夢雲止住了遐思，為沙彌尼做了一次詳細的解釋，他說：

「梵行：梵字在梵語中叫做波羅賀摩，或者是梵藍母，法義中兼具寂靜，清淨，遠俗，離欲，正聚積，自性勝義，蔭庇成就等。行乃內心之趣向外境，相應而生造作，有遷流不息的法義於諦理完成之意。」

「多少人說梵行就是苦行，對嗎？」

「錯了，那是依婆羅門多妻習俗，為昇梵天，必須斷淫欲；因為斷淫於婆羅門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事，故說梵行即苦行；其實，於出離世俗的道路上，欲突破世俗之業習，無一不是難行之事，所以，佛陀曾說，難行能行，即是梵行！」

「也就是說，凡有助於道業的，皆可謂之梵行？！」

「如是，如是！」

「女眾適合梵行嗎？」

「障礙比較多一些。」

「請開示詳情好嗎？」

「講一個故事給你聽，是關於梵行的。」

故事發生在民國二十三年的秋天，地點是湖南省益陽縣廬山鄉（那時為縣屬第六區）的荷塘村，村口靠近黃栗山麓，有一座叫做「平山」的尼庵，庵主能淨師太，座下有四老三少七個披剃弟子；三少中有一位比丘尼，法號學一，時年二十又七，係地方首富蕭氏的獨生女，蕭家老夫婦於學一雙十年華時先後去世，原本單薄的人口，除了三數僕役之外，便只賸下她孤獨而又年少的一個女孩家了。學一之母於臨終託孤能淨師太，交代往後一切家財人事，全都尊重「愛女」之意，只要她認為快樂就好了；甚至她的終身大事，無論是出家出嫁，悉無半句遺言，為了避免阻障她應該求得的意志。

就這樣，學一懷著「大覺」的信願，毫不猶豫地投身平山庵，乞求披剃，捨俗出家，成為一位非常難得的離塵佛子；青磬木魚，冷庵古佛，為未來的人生，求得「常樂我淨」極端事業；所謂極端事業，是以奉獻自己，接引眾生，導迷入覺，獲得離苦得樂的饒益；在戒定慧三無漏學的陶冶之下，使自己常住究竟清淨的勝境界。

學一尼師具足三壇大戒之後，礙於社會風尚停滯在半開不化時期，莫說是一個比丘尼，即使是個世俗女子，仍然忌諱於拋頭露面；因此，她只能局限於平山庵裡，沒有機會像比丘一般，可以行腳五湖四海，到處參學，能夠增廣見聞。當然，凡是捨俗出家的佛子，誰都希望在浩瀚如海的佛法中，求得契機相應的行門，為生死大事而正勤精進；可是，她不能，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觀念，她不敢衝破現實的藩籬，只有暗自憂傷，偷偷歎惜。直到有一天，機緣遇合，會見了她師父能淨師太的唯一同門比丘師弟，論師門關係，可以說是她的師叔；雖然，過去大陸的僧團中，比丘與比丘尼即使是同門，規定相互之間不得認親，為叢林規範，戒律止作等法則所不許；但是，畢竟法緣是事實的存在，何況她的師叔還是位受新式大學教育的文學士！

那次的法緣似乎是學一的最好助道因緣，雖然，說者無心，卻使聽者受用；不太繁複的談話，像稀疏的星光，沒有強烈的光芒，但印亮了夜空的點點：

「參學能獲饒益麼？」

「增長見識！」

「您有計劃參學麼？」

「明年具戒後便有機會！」

「我可以跟去麼？」

「不可以！」

「為什麼？」

「誰教妳是個女孩？尤其長得那麼標緻！」

「不要忘了我年紀比您大！」

「再大還是個標緻的女孩！」

「女孩就不能參學？」

「參學不是遊山玩水！」

「您是說太苦？」

「原因之一！」

「還有什麼？」

「太多的不便！」

「譬如說——」

「女性的容貌，往往惹來許多麻煩；女性的聲音，造成許多混亂；女性的身體，引發許多騷擾。」

「莫名的分別，冤屈了女性，造成懷璧其罪的無奈；難怪佛說業重逾五百劫，女人是多麼的不幸！」

「既知業重不幸，何如清淨業障，即身成就！」

「梵行亦不得，即身成就，無異妄想！」

「總有可行之道！」

「道在那裡？」

「毀其容，傷其聲，壞其體！」

「於戒相違嗎？」

「菩提是覺道，為道行難行，與戒不相違，切莫錯解哩！」

「感謝慈悲開示，謹當依教奉行！」

就這樣，學一尼師回到平山庵，潛隱了七個多月，直到有一天，雷音寺的方丈室，出現了一個奇醜無比，令人驚悸的人物，才發覺為什麼說者無心，聽者受用的事實。

原來學一聞聽開示之後，返回平山庵，打破了一隻磁質的飯碗，以碎片毀傷了舉凡衣裳不能遮蓋住的容貌和身體，道道傷痕，紅紫刺目；然後買了一些藥粉吞服，毀傷了原本清脆柔美的聲音；誠然，難行能行，為道苦身心，何異行梵行！

學一尼師走了，荷著背架，赤跣著腳，投入風吹雨打太陽晒的旅程，立願走訪天下高僧大德；學其悟處，磨己心志，鍛鍊色身，成就法身。

沙彌尼聽到這裡，忍不住追問道：

「後來呢？」

「後來當然是仍返平山庵！」

夢雲為了滿足沙彌尼的好奇心，接著又說：

「那是七年以後的事。」

「有沒有成就？」

「當她歸來，到雷音寺方丈室銷假的時候，她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輕描淡寫的留下了幾句話。」

「什麼話。」

「別人是一面鏡子，自己纔是鏡中人。」

「什麼意思？」

「有所顯現，皆是物相！」

「物相以外的？」

「鏡的功用，僅止於物相！」

「內在的，如何纔得照見？」

「藉鏡顯相，因相返照！」

「如何返照？」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如果是否定的？」

「肯定與否定，同於無則嘉勉，有則改之；也就是去己之短，在攝他之長！」

「如何確定其長短？」

「撇開自我意識，放棄人我親疏！」

「具體的說法？」

「多看，看了再想；多聽，聽了再想；多問，問了再想；有了豐富的資料，便具比較的機會；比較之後，纔有選擇的餘地。」

「如何多看？」

「看人、看書、看事理、集思則廣益。」

「如何多聽？」

「聽人、聽講、聽事理，集思則廣益。」

「如何多問？」

「看了不懂就問，聽了不懂更要問，必須要問許多的人，集思則廣益！」

「感謝慈悲開示，夜已深了，請法師休息吧！頂禮法師！」

沙彌尼悄悄離去。

夢雲原本盤坐床頭，待沙彌尼離去之後，他衷心地想到中國佛教的僧教育；如果，現前的教界大德，能夠想及「百年樹人」的事實，此時此刻，應該是多費一些心思的時候了！

翌晨，夢雲離開了真如禪院，繼續他的行腳旅程。

出了內埔，朝東南方向進發，入萬巒鄉；是日適逢颱風過境，漫天的風雨，泥濘的村道，行路艱苦，到達映泉寺，已經是全身濕透；尤其是赤裸的腳，泥水的溜滑，多處皮破血流，污垢滲入其中，不免陣陣刺痛；當熱水與肥皂清洗之時，疼痛更加厲害，要不是映泉寺裡的老菩薩，拿一些消毒藥水和盤尼西林藥膏，經過一番處理與包紮，恐怕傷患之處，免不了發炎至潰爛。

颱風與急雨不斷地肆虐，夢雲無法繼續他的旅程，只好暫時掛搭，等候風雨過去。

住在映泉寺，寺眾的語言都是客家話，夢雲可以聽懂極少數的幾句，毫無表達能力；因此，他除了自己禪坐和禮佛之外，對寺眾幫不上忙，舉凡開示法要，闡述禪林事蹟等，只有三緘其口了。

他想起五明中的語言，不禁慚愧自譴，深深不安起來；因此，他聯想到今後擠身教界，免不了要接引眾生，而今地處台灣，絕多數是閩南語系，如果不能熟諳方言，將是困難重重，施展無力！

如是，當他禮佛之時，有了學習方言的意願。

夢雲在映泉寺掛搭了三天，第四天清晨，早粥後，婉謝了寺眾的挽留，迎著風雨，踏上了辛苦的行程，移動的是仍然疼痛的腳步。

行腳的本身就是一種磨練，過去行腳大江南北，所面臨的色身之苦，遠勝現前百十倍；

只因多少年來的環境轉變，意識感染，惟恐自己懈怠放逸，纔有環島行腳一周的心願；如今篤踐力行，必須面對艱辛，刻意磨鍊身心些許腳傷，不可過於耽心，也唯有切身之痛，纔能引發積極的道心，行於勤的波羅蜜法門，深觀色法二身的究竟差別！

風，像浩海中的巨浪，阻擋著前行加速的步子。

雨，像星月的光芒，輻射著代表禮儀的衣裳。

交錯的聲響，演奏著大自然的樂章，攪亂了安謐的寧靜。

這是個表徵著動亂的時刻，行步於風雨中的夢雲；此刻，他的心念投入了觀照的勝境，似乎早已忘了風雨的侵襲，摒棄了色身之苦的痛楚和艱辛；如果，不是兩腳仍在行進的話，已經看不出尚有任何動態的表情。

騷亂中，夢雲的耳際響起了一個清晰的聲音，說：

「如此艱苦，你是為了什麼？」

夢雲漫不經心的回答：

「自我磨鍊！」

「有必要麼？」

「你認為沒有必要？」

「不一定如此受苦！」

「磨鍊的本身，不是苦的感受，而是道的體驗！」

「捨此，就沒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譬如二時頭陀，朝山禮祖，僻居茅蓬，潛隱山洞，發心大寮，從事園房等，在在都是苦行！」

「不苦行就不能成道？」

「即使苦行，如果不能從體驗中有所發現，仍舊一無是處！」

「你有所發現？」

「舊夢重溫！」

「怎麼說？」

「曾經耗去草鞋錢！」

「為何不改變方式？」

「自得其樂已成習！」

「新的嘗試不是更好麼？」

「在你是新，於我早已陳舊！」

「苦行已具，當事法門！」

「如何是具？」

「悉皆體驗！」

「發現無止境！」

「法門事理具備！」

「苦行是助緣？」

「法門的基礎！」

「如果有心建高樓？」

「——」

聲音消失了，風雨仍在肆虐，夢雲的心念回復到現實；稍微震驚了一下，他發覺「五蘊」的變動，作了一次「自我」的辯論。

他下意識地搖了搖頭，停位腳步；剎那間，一列急駛的火車划身而過；至此，他才發現自己佇立和平交道的邊緣。

「好險！」

驚心怵目的一刻，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限制了他闖越危險的腳步；他忍不住默念了一聲觀世音菩薩，待到火車駛遠，方始進入市區——潮州。

潮州有一間華嚴禪院，住持是位年輕的比丘，有股弘法的熱忱；夢雲到達時正趕上他以幻燈片介紹佛陀釋迦牟尼的一生，殿前庭院，坐滿了當地趕來聽法的男女老幼；雖然秩序很亂，有點像看露天電影，但是，為業深障重的沙界眾生，種下些許菩提種了，總歸也是功德無量！

幻燈片介紹完了，緊接著是來自彰化縣田中鎮的邱在居士，播放以閩南語音的影片，片名叫做目連救母，敘說因果報應和神通變化；故事的內容雖然出入很大，但在心理建設上具有赫阻作用，可以在眾生的心田中種下一份「不可造惡」的意識感。

人，原本是生存在無明裡，為善為惡，都是處在迷惑的環境中，像大海飄浮的漚沫，隨著緣境而生滅；喜怒哀樂，毫無自己，稱譏苦譽，受他擺佈，就像是住牢籠中為人豢養的飛禽走獸，生活在無常變幻的無明裡。牢籠本是一種局限，雖然局限中看似快感，卻完全被操縱在他人的喜怒情緒之下；如果，有心欲突破局限，還我本來，那末，先決的條件是突破牢籠，莫為現前的環境所迷惑；因此，佛教的弘法，便是為眾生喚醒這種迷惑，幫助突破其牢籠，務期恢復本來，長駐覺悟的智慧之境。

夜來，夢雲於「曲終人散」之餘，獨自經行在寮房中，久久沒有睡意；他在想——

僧伽的教育問題。

教育僧伽的師資問題。

培養弘法及住持人才。

改革子孫廟的陋習

弘法應合乎時潮。

想，他有自知之明，基於他崇尚苦行，對教務毫無興趣，充其量為人去疑解惑，隨緣化度而已；更何況人微言輕，想想已經是多餘的了！於是，他趕緊將思維打住，回到單上，結跏趺坐，入正受三昧，代替睡眠，以恢復日來跋涉的疲勞。

翌晨，夢雲離開了華嚴禪院，逕往佳冬進發；佳冬是個近海的鄉鎮，但居民們大多以農業為生，民情純樸，生活習慣，偏重於古潮州之風，子弟們具耕讀的傳統，敦鄰好客，人情味特別濃厚。

佳冬鄉內，有一處佛教道場，名叫超聖佛堂，堂中絕多數是女眾，全部都屬客家籍；寺眾偏於苦行，具有一份虔誠的道心，只可惜對佛法的修學，缺少領導輔助人才；偶爾有少許路經是處的法師，介紹一些佛法，但那全係斷續零星，沒有系統的內容，尤其是許多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浪者型的僧俗，所灌輸的絕多數是「外道」（佛法以外之道）言說，洵乃是令人可悲復可嘆的事！

夢雲到達之後，當晚經常住的要求，為大眾開示法要，講解金剛經的大意；他為了便於與會者容易接受，特地以最簡單的方法為之介紹；因此，很讓人喜歡，尤其是作問題解答，更是熱烈非常。

本來金剛經是以無相為宗旨，而經文中卻處處以有譬喻，以功相較，往往容易導人進諸法之相計中；因此，以問題解答的方式，聽者不至如入迷霧，莫辨所以。

當問題討論過程中，有佳冬國民小學的校長楊居士（後來出家為僧，法號明淨。），要求重覆解說第十六分前小段的經文；此段經文是這樣的：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自古迄今，註解無數，但大多差異極微，除了少數莽漢，信口開河之外，依文釋義；不難了然；不過，於佛陀思想中的本意，卻難免有些距離，不能把經義完全表現出來。

為什麼？那就是佛典不同於外典，佛典的深入認識，必須以「戒定」二學做基礎，經過長久的修養，圓具佛法中獨特的「般若」之學，纔能通達至高無上的佛陀思想，顯露一切諸法無礙的最勝境界；這也正是社會階層知識水準很高的人士，為什麼只能依文解義，不得佛

法精髓的原因。

夢雲學佛已久，從小步出世俗，離塵依清，在智慧如海的佛法中陶冶和薰習。當然，數十年來，遍嘗法味，必定有他的修養基礎；當他聽到楊居士提出的問題，首先並未即刻作答，只是禮貌的詢問：

「以前閱讀過其他的註解嗎？」

楊居士站起身合掌恭敬的回答道：

「看過，卻不能很明確的瞭解。」

夢雲舉手示意楊居士坐下，以和藹的口吻說：

「你的疑問在那裡？」

「是這一小段的後半段。」

「依文義而言，應該前後貫通，纔能呼應順達。」

「請法師解說，以啟迷濛，而得法味。」

「好。」

於是，夢雲先將經文的名句分別作一番註解，然後回復到啟發反問的方式，導入豁然自悟的境界。他問道：

「如果你在讀通金剛經時，有人在一旁譏諷的說；念什麼經啊！浪費時間，白耗精神；縱或翻爛了經本，念破了嘴皮，釋迦佛也幫不了忙！哼！念經？有錢供你化用？有官供你享樂？有……。此人說了一大堆，你必然心裡不好受，請問：你將如何？」

「我會為他解說，讓他瞭解功德利益。」

「他如果不聽，反而毀謗經典？」

「業障太重，也無可奈何！」

「依你之見，此人應受什麼感報？」

「您是說今生？」

「前生。」

「依經而言，應墮惡道！」

「可是，他今生是人！」

「大概是過去世的菩提種子萌芽了！」

「他為什麼還會毀謗經典？」

「這——。」

「好，這個問題暫且擱置；再來以當事人做對象，討論經文的內涵。如果，受持讀誦金

剛經的人，在虔誠修學之下，會為他人輕賤；你說此人業障如何？」

「非常的重！」

「照理說，此人業重，先世應墮惡道，為什麼今世卻來到了人道？而且，還有佛緣，受持讀誦金剛經，為什麼？」

「先世感報已受，今世菩提因緣成熟。」

「為何還會遭受輕賤？」

「業障太重，先世未曾完全報盡！」

「受持讀誦此經，能將先世未盡罪業消滅麼？」

「如果不為他人之輕賤而動搖的話！」

「好，本分經文最後有兩句，可以用來做為結論：經云：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在這裡，願大家珍惜尊重，虔誠受持讀誦金剛經。」

夢雲講到這裡，原訂的時間也到了；於是下座散會，離開法堂，回到客堂休息。

夜晚，開大靜後，楊居士領著一位洪居士來到客堂；特別介紹他曾經遍覽經論二藏，博學多才，是一位優秀的在家居士。

一陣客套之後，夢雲發現他具有幾分傲然氣勢，流露幾分曾經閱藏，佛理很深的樣子；半句鐘間，幾次提到如今出家人不研經教，一味念佛的責難；但，夢雲對此類情形，早已司空見慣，很難激動聲色，反到順其勢，迎所好，暢談「是非」；立意於「愛語」中點破挑醒，使其在辯論中發現僧團盡藏龍象，而引發他對三寶肅然起敬。

交談之餘，洪居士突然以禪家的口吻，向夢雲啟請教益，他說：

「佛有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且道，如何見如來？」

夢雲乍聽之下，不免有些驚異，既至聽到最後一句，引起莞爾一笑，回說道：

「你想見如來？！」

「如何得見？」

「難以得見！」

「為什麼？」

「你已行邪道！」

「法師莫要凌辱人！」

「何曾凌辱來著？」

「貶我行邪道！」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應如何得見？」
「不以色見，不以音聲求！」
「如何見？如何求？」
「於佛法中見，於修養中求！」
「我一直在習佛法，也不斷的在修養！」
「你見到了？求到了？」
「不敢妄語！」
「已經妄語在前！」
「法師莫要亂加帽子！」
「你已經有了許多！」
「法師喜歡戲論？」
「你呢？」
「禪是莊嚴的！」
「你是在談禪？」
「請法師開示！」
「禪是不立文字的啊！」
「離經一字，貶為魔說！」
「不離經時如何？」
「問取祖師西來意！」
「現前一切，一切現前！」
「請法師明示？」
「法師不會禪！」
「你不是學禪的麼？」
「我不是法師！」

洪居士沒有接腔了，俯首沉思。

夢雲見狀，輕咳了一聲，告訴洪居士，已經很晚了，該是休息的時候了；雖然，洪居士不以為然，但是，看看手錶，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無可奈何地起身辭去。

夢雲送走了洪居士，回到蹦蹦米式的大床上，結跏趺坐，閉目養神；使自己的思緒澄清下來，然後逐漸底進入禪定，行持正受三昧的工夫，維護自己的日常功課——

翌晨，早粥畢，楊居士來訪，邀請夢雲下午到他的學校，為全校的教職員講開示；一份

虔誠心意，使得夢雲不能推辭，只好欣然接受邀請，答應廣結法緣。

這天是週末，下午學校沒有上課，大約兩點鐘左右，楊居士親身來迎，以步行的「歉意」陪同前往；沿途並介紹了本地的民風，和一些宗教活動情形，語氣中，吐露著教內弘法的人才太少，不勝感慨。

不錯，以夢雲這段行腳時間，所到之處，只是耕食自修，非常保守，缺少弘法利生的蓬勃氣象；當然，所以如此冷清，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能說善道的法師！

夢雲隨楊居士進了佳冬國小，直接來到教務辦公室；楊居士為夢雲介紹了校方的幾位主幹，然後推介了夢雲的一些過去和現在，簡簡單單，莊嚴肅穆。

於是，法會開始了——

夢雲以「智慧」為題，說明學佛的利益，如何從世間的迷惑中，運用智慧去突破，然後行於世間卻安然地住於覺悟之境，度著灑脫自在的生活。

法會中，有老師提出了看法，他說：

「是否即為入世之法？」

夢雲聞言，知道他誤解了法的面目，為一些於佛法不夠深入的弘法者所惑；於是，他做了一次詳實的解說，他說：

「所謂法，並無出世與入世之說，佛法的本身是以世間法做基礎；舉凡世間一切有為與無為之法的病端，例佛法如藥，如何面對問題，去認識，去瞭解，發現其中癥結之所在，然後突破癥結，處理問題，獲得圓滿的功德。」

又說：

「所謂出世法，應該是出離世間之法，它是說明眾生於住世之時，難免被世俗之法而迷惑，因而造作諸業；以過去所造，今世隨轉，今世所造，來世隨轉，永遠隨業輪轉，無有出期；因此，釋迦世尊為了眾生之迷，提示原委，說明理由，教眾生如何突破迷情，進入覺悟之道，獲得超三界，絕輪迴的菩提功德利益；如此，即是出離世間，圓融自在的佛陀教法，至於詳細的道理與方法，必須皈依佛法，修學佛法，纔能得窺全貌！」

又說：

「所謂入世法，其實是錯誤的言說，以佛法不離世間的基本理論及其思想而言，佛法的本身是說世法之病，如何面對世法，認識，瞭解，發現問題，然後以般若為用，以菩提為境，而處理問題，獲得圓滿究竟的結果；也就是說，無有世俗之法，即無出世之法，唯有瞭解世法之弊，方識佛法之利，就像煩惱即菩提，便是確切可信的佛陀之法。」

說到這裡，有一位老師提出來疑問：

「請詳析般若之義？」

夢雲點頭讚許所請，然後說：

「智慧一詞，在梵語中是兩個獨立之詞，智者：梵語闍那，乃是知識經驗的累積所成。慧者：梵語般若，乃是依於已有的知識經驗，在任何需要表達之時，做到適應，恰當，完好等層面者即是。」

又問：

「菩提的真義？」

再答：

「菩提是梵語，具覺徹悟了之義，故翻譯成覺；如菩提薩埵一詞，薩埵實為有情眾生中之人者，連貫起來，應該是覺徹悟了的有情眾生中之人者，故翻做覺有情，簡稱為菩薩。」

復有老師問：

「法師剛才說世間一切有為與無為之法，據我所知，應該是佛法中唯識系之法，何以說是世間之法？」

夢雲聞言，小心地解釋說：

「世間的一切諸法，不外有為與無為，佛法的唯識系中例計分五，謂心法、色法、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法，此四者均作有為之法；其次是無為法，二分五類，總共一百，又名百法。」

有人問：

「什麼是有為法？」

夢雲答：

「凡眾緣造作謂之為，從因緣而生之諸般作為，叫做有為。」

又問：

「無為法就是無所作為？」

再答：

「錯了！從諸因緣之造作叫有為法，如色法和心法等；而無為法者，本來自爾而非因緣所生之法；如以生住異滅之相而言，有為者具諸四相，無為者不具四相，千萬莫以無所作為而誤解了。」

又問：

「請問有關資料如何徵訊？」

再答：

「論典中有本可尋，如俱舍光記，唯識論，以及大乘義章等。」

復有老師問：

「佛典中名相繁多，應如何分辨？」

夢雲回答說：

「教內現有之工具書，如三藏法數，大乘義章，玄應音義，象器箋，法苑珠林，以及諸般論典之參考，可以說都是輔助閱讀的典籍。」

又問：

「豈不是太繁複了麼？」

再答：

「智慧的追求，覺悟的獲得，原本就不尋常；亦如世間的知識經驗，以及創造發明等，不也是需要時空的磨鍊麼？就像是各位今天能夠成為老師一般，不也是經歷了漫長的薰習和陶冶麼？」

復有老師問：

「如果，把佛經翻成語體化，對接引眾生來說，不是更加方便麼？」

夢雲回答說：

「以你之見，如果把中國的諸子百家，詩詞歌賦都翻成語體化？」

「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第一，典籍太多！」

「第二呢？」

「古意不易保留！」

「第三呢？」

「翻譯者難求！」

「怎麼說？」

「在能學的有限！」

「還有呢？」

「困難很多，不過——」

「什麼？」

「今人已有從事此項工作者，雖然不盡理想，但是，凡事總要有個開始！」

「你所提的問題，也正是你所作的案；佛教的有心人，仍然是很多的哩！」

說到這裡，原訂的時間也已經到了，夢雲表示了一份歉意，然後於熱烈的掌聲中，由楊校長陪同返寺。

近三永日，夢雲在「法」的喜悅中度過；第四天早晨，禮佛告假，離開了佳冬往林邊方向，循海岸線，繼續他的行程——

不數日，夢雲來到了高雄市。

高雄市乃南台灣第一大港口，這是個新興的都市，交通方便，陸海空客貨運的吞吐量很大；市容趨向西化，臨海地區更是顯著，確有罪藪之嫌。不過，城中佛教非常興盛，寺院庵堂，分列各區各里；憑藉一分莊嚴的晨鐘暮鼓，可以敲醒多少迷途羔羊！

夢雲進到市區，第一站是前金區的佛教講堂，該堂全係在家居士以財團管理的方式組成；董事長趙中秋居士學佛虔誠，尤其熱衷於佛教事業，為人好善公益；講堂聘有比丘負責弘法及寺務，附設幼稚園與佛教圖書館，每月都有定期弘法；最是難能可貴的，舉凡過往僧尼，均許短暫掛搭，比起那些子孫廟堂，洵然功德無量。

夢雲抵達講堂之後，很快消息傳開，為了該堂信徒的要求，做三天佛法簡要開示；這是一次難得的法緣，夢雲歡喜從事法供養，略盡出家佛子的本份；這，也可以說是他發願環島行腳里程中，行隨緣化度的本意。

法會中，首先開講彌陀淨土法要，強調「信願行」三大往生資糧的重要，說明九品蓮臺化身的真象，以及帶業往生的問題認識；同時，更述說莊嚴佛土與花開見佛的關係。第二天，闡述普門品的精神和法味；最後，討論有關禪的點點滴滴，尤其是「禪淨如水火，不可以雙修」的理諦，使得與會獲益良多。

時間在法樂中是疾速的，夢雲留下了待期後會的諾言，與聽法者合十道別，然後徒步繼續行程；雖然，臨行前信眾中有居士發心護送，甚至熱忱地要為他做導引，但夢雲旨在參訪，增加見聞，順道隨緣化度，於是婉言謝拒了；獨個兒邁開腳步，奔向前程。

高雄市的第二站，是位於八德路的宏法寺，寺主開證法師，屬於年輕的一輩，侍母極孝，相依共住，定省晨昏；雖然讀書不多，於經藏不曾深入，但是，舉凡寺務念誦，的確非常熟練，於接引善信方面，也有圓滿的方便法門；因此，統理常住，廣接眾生，可以稱得上難能盡能，依教奉行的本份比丘！

夢雲在宏法寺掛搭一宿，夜來與寺主談了一些家常，言語中，發現他是一位有心苦學，卻難求知識的老實行者；縱然，身為人師，門下已有男女弟子數人，卻深感無以予教，祇好送往北部佛學院，使其接受佛法的薰習，以資師門建樹人才，為教盡一份力量。

處此末法時期，如果每一山門，都具如此觀念，擁有如此言行，豈非末法亦可大行正法

之道麼！第二天，夢雲告假離去之時，曾於大殿中，長跪合十，虔誠祝禱，願寺主修學精進，常住依教奉行；使寺緣所及，普種菩提，則積微而廣，聚少成多，我佛慈光，遍照大地，饒益有情，功德無量。

夢雲離開了宏法寺，步向鹽埕區，來到了陸軍服務社旁邊的元亨寺；寺址不大，完全是日本式的建築物，包括殿堂寮房，恰似京都公園裡的觀音亭，找不出絲毫屬於中國式的痕跡；不禁令人生起感想：

「此地是中國，遠被奴役的時代已經十好幾年了，為什麼不拆了改建呢？莫非是被奴役成性了？！」

當然，放眼全臺，同樣情形的寺院庵堂，豈止成百；甚至多少曾經留學日本佛教的緇素，於言於行，無不以日本的為模式；很少強調中國佛教的叢林色彩，纔是大乘佛法的光榮代表！

來自大陸的前輩，包括夢雲在內，中國的推展了多少？發揮了多少？不能說那不是責無旁貸的事實！

為此，夢雲進入元亨寺，在大殿（佛堂）中禮佛後，造訪寺中住持，有心提出建議，曉以厲害，以中國佛寺的面目，屹立於南部的大都市中，弘傳名符其實的大乘佛法！然而，當他會晤了寺眾，得悉上至住持，下及常住，竟然是清一色的在家居士，男女共處，全係家族的時候，他的內心有了刺痛的激動；當即禮佛告假，默然離去。

於是，他毅然決定，遠離城市，走向鄉村山野，造訪所謂福建式的道場，以參各處的伽藍真貌。

走了一天，傍晚，夢雲來到了楠梓的慈雲寺；基於時已入暮，不及瀏覽寺貌，由常住中一位法號心妙的中年比丘接待；稍事漱洗，大殿禮佛銷假，然後領單進寮，與心妙法師相談甚為融洽，尤其是談及華嚴要旨，心妙法師的興味最濃。

原來心妙法師正發心流通華嚴寶典，據彼透露，曾經禮拜是經，略有所感，並獲瑞相之證；於是發起招募，影印流通，廣結華藏法緣，以資傳布。雖然，他的所謂境界，祇是「拜經功德」，未入法界真義，但已經是修學入道的起步了；較之那些信而不入的人，何止以「道」里記！法味之利，起步最為要緊，倘使一直徘徊門外，則盡形壽，永遠只是一個改頭換面的凡夫俗子！

翌晨，早粥畢，夢雲造訪了住持和尚眼淨法師；淨法師出身閩南佛學院，同參有北市龍雲寺的賢頓法師。當淨法師與夢雲交談之後，發現他來自小南天，忍不住頓生親切感，原因是他在閩南佛學院參學時，曾遇湘陰法華寺的性空老參禪和；記憶中有著洞庭天岳的年輕方丈，一直心嚮往之，苦於沒有機緣前往參訪，至今引為憾事。

而今，心儀之人，會晤海隅，自然倍增欣慰；淨法師領著夢雲瀏覽寺貌，述說緣起，舉例軼事，相談非常投機；同時，為現前教界的人與事，做了簡單的交換意見；彼此感慨之情，近乎大同小異。最後淨法師做了一個結語，他說：

「雖然不一定要遇境隨緣，卻也無須強他改革，生死接眾，悉皆個己願心！」

午齋後，夢雲告假離去，踏上旅程；道途上，他整理了一下見聞，確定了今後參訪之時，當以不抱太高希望，藉以行為自我磨鍊，而無拘束地把行程走完；即使遭遇再多的不如法，也將逆來順受。

他深深底記得，慈航法師的期盼語：

「多了莫喜，少了莫氣，隨緣自在，腳下洒脫！」

可不是麼？！

夢雲出了楠梓，轉向大社，直趨翠屏岩觀音山大覺寺；有意造訪慈靄法師，瞧瞧他與隆道法師慘澹經營的成果，畢竟是個什麼模樣。

大覺寺乃是一所古剎，興建於清康熙二十七年，由臺南知府蔣氏發起興建；光復後，首由在家善信管理，歷經淨法師等出任住持，都無建樹；迨至四十八年，地方人士邀請隆道法師主事，但因隆法師掌寺數處，無暇顧及古寺改建工程，特請慈靄法師鼎力護持，並由巫姓居士協助，共同為陳舊不堪而頗具歷史價值的古剎，創造一番新氣象。

夢雲與慈靄法師並不相識，曾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在臺北得遇金山太滄老和尚，談及慈靄法師係童年出家，以香火緣而言，稱得上是授業弟子，囑託有機會去探望於他；也因此，夢雲有個意念，探探這位不住經懺道場的上海普濟寺當家，當然，其中多少含有一些好奇成份。

夢雲抵達大覺寺已是下午三點多，在行程中他想到「傻僧」的角色，心念動處，有了主意；於是暗中作了決定，以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土佬」姿態出現於慈靄法師的面前，探探對方的「慈悲」有多少！

見了面，佛不禮，假不銷，舉杯飲茶，等待查問；像個不知何許人土的土佬，也像個莫測高深的怪物；尤其是短掛赤足，包袱雨傘，倒像個名符其實的苦比丘。

慈師見了，微皺眉頭，開言道：

「找我幹什麼？」

「看看，拜訪，請教。」

夢雲乾淨俐落的說了六個字，慈師露出勉強的笑，回說道：

「寺院改建，沒有什麼好看；村野山僧，也無可訪；至於請教，說說看！」

夢雲腹中有譜，早有說辭，從容地說：

「據家師告知，我的師承來自金粟院，說與天童有關，大法師知道多少？」

慈法師聞言，神色略現異樣，隨即故做鎮靜，回說道：

「大陸法系繁多，門派更雜，與天童有關的事，我也不太清楚；不過，天童是在浙江，金粟院在那裡？我就知道了！如果想多知道一些，不妨去臺北問白聖老法師！」

「我的字輩就是一個白字！」

「你不是叫夢——」

「那是法號。」

「據我所知，白老在臺灣沒有同門！」

「我是三代單傳，也沒有同門！」

「你不是說你也是白字輩？」

「我沒有說白老也是白字輩！」

「那麼，你應該去問與你有關的呀！」

「不知道誰與我有關？」

「我怎麼知道？」

「哦！真對不起！」

「不要緊，好吧！你坐一下，我去叫人煮碗香菇麵給你吃；行腳走路，會很苦，需要營養！」

「謝謝，我不餓，這就要走了。」

「很快就好，吃了再走！」

「不吃了，這就走。」

「好固執！好吧！我送你到門口！」

「謝謝，不必了，我自己走！」

「出家人不要客氣，送你到門口！」

「謝謝。」

到了門口，夢雲轉身朝慈法師合十告假，並朝隨行的巫居士打了一個招呼；正要離去時，慈法師突然叫住夢雲，言道：

「出家人要懂威儀，站立時，兩腳要前八後二，不可像阿兵哥，並腿挺胸的！」

夢雲聞言，意念中響起「這時才挨到邊，不嫌遲了嗎？」的憾意，但嘴裡卻連聲稱「是！」表現很虛心，很誠懇；不過，他並沒有頂禮告假。

慈法師臉上和氣多了，也露出了親切的笑容，並且提示說著：

「我告訴你，在大陸上有很多叫夢字的，以後見到大陸法師，可以向他們請教！」

夢雲聽了，只是心裡想到「我說過是白字，為什麼偏要在夢字上打轉？」；但嘴裡仍然稱「是」，同時，腳步也邁了開來，道聲「謝謝」，離大覺寺而投身已近黃昏的迷朦之中，走向今夜何處是宿頭的前途——

想，孤獨的。

念，下意識的。

他此刻的情緒有些許紊亂，心識中想到了很多，絕多的成份，像黃昏的餘暉，都是落寞之感——

人，強烈的自我意識，幾乎長久浮沉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四順四逆的八風之中；於順境，歡天喜地，於逆境，愁眉苦臉，好像隨風轉動，理所當然；那學佛之道，處正受三昧的大自在功夫，經常摒棄於修養之外！

不免感歎的意念，摻和著唏噓而默然；他的腳步慢下來了。

夜色已臨，四野蒼茫迷濛，起伏的崗巒，看不出是什麼樣的環境；他只好移步進入，原來竟是一片公墓，一根挺立的水泥柱，隱約可見「燕巢鄉公墓」字樣。

夢雲探視左右，覓到了一處敗壞的涼亭，卸下行囊，決定就此露宿一夜，以待來朝，繼續明日行程——

夜霧漸逝，晴空萬里，藍天上，星月爭輝，清夜涼風，些許寒意，好在他的色身健朗。涼亭下，濕露聊蔽，跏趺坐中，心意識沉浸在清淨法樂之中，早已忘懷了此身何處！

明靈中：

「屍腐骨寒，伴著的原本同你！」

「不住於變異之中，何來雷同？」

「有呼吸，有情識，不離變異！」

「不否定變異，不是住於變異！」

「住於何種境界？」

「無有變異者！」

「畢竟是什麼？」

「我靜他動！」

「既然我靜，怎知他動？」

「靜在動中，動不擾靜！」

「是什麼境界？」

「是因是緣是自然！」

「豈非仍在動中？」

「非因非緣非自然！」

「離於因緣自然時如何？」

「是因是緣是自然！」

剎那，像電光火石。

悄悄，於寂滅之中。

星月更亮，夜更深，卻無寒意。

蟲聲唧唧，燐火點點，卻不鬧囂。

無雲的夜空，無邊的靜；

散亂的墳塚，涵蓋了人生！

夢雲逐漸恢復了疲勞，稍作運動之後，趁星月的光，背負起行囊，踏上了凌晨的旅途，朝阿蓮鄉方向行去。

月世界，像個荒漠的不毛之地，尤其是默立於星月已逝，黎明未降，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一幢幢，像一具具噬人的巨魔，恐怖於漆黑中淒涼的氣氛，令人不禁有冷颼颼的感覺，毛髮為之悚然——

夢雲是個老參，行腳生涯早具經驗；雖然，眼前的景象令人驚怖；但是，在見多識廣的他來說，相反，可以引發更多人生真貌的情愫；就像是菩提來自煩惱一般，可以激起更多聞思之慧，供給思惟去追逐，去發現，入於起心動念皆是道的境地！

月世界的地質不同於火山熔岩，似乎所含鹼性特高，是否地層下的阿摩尼亞成份過重，因而使得植物難以生存，則有待地質學家的研究；不過，儘管世人視之為奇，崇之如神，但畢竟只是一處地質成份特殊，實不足以迷信什麼的地方。

原本，夢雲有意建搭一座茅庵於此，藉地形地質的特殊，以辟支佛的觀照工夫，擊發人間世多少迷情感意，幫助眾生行入學佛之道，體認生老病死的眾苦之情；但是，環境與現實並不協調，很難有所成效。雖然，將來必定變成觀光地區，甚至同樣隨境而轉，有僧於此開闢伽藍，其不得清淨，將是必然趨勢。

夜，已使夢雲不辨方向，只卸下行囊，依樹而宿，鵠候黎明降臨——

寒露隨夜風而起，夢雲意念闌珊，逐漸進入另一世界：

大地一片銀白，山巒纖塵不染；立身處，猶若浮起虛空，心念沉醉飄逸輕快之中。

抬眼遠眺，一個灰色身影，結跏趺坐，萍飄移動，逐漸來到眼前，直到與夢雲相對近尺，才停了下來。

好熟的面孔。

二人湧起相同的意念，做了一個禮貌上的招呼，然後響起輕聲的對話：

「既然熟習，何必見面？」

「倘若陌生，見有何益？」

「有益？」

「無害！」

「想付出什麼？」

「你不需要捨！」

「擴大領域，有捨必受！」

「好貪！」

「不貪就不會來到這裡！」

「有可貪之處？」

「感而發，發而察，察而得！」

「不嫌累麼？」

「貪的本身並不輕鬆！」

「貪了之後呢？」

「捨！」

「為什麼這樣？」

「有所付出！」

「貪無厭足？」

「捨無止境！」

沉默，二人暫時的沉默了。

周圍的環境，清涼，寧靜，祥和；儼然如文殊菩薩的清涼世界，普現著銀色的潔淨光輝，原本漆黑得令人驚恐的月世界，似乎已被這份情境所溶化，一切都改變了，充滿溫馨與輕快，欣欣然。

不多久，二人又開始對話了：

「捨是有緣亦無緣？」

「隨緣！」

「無緣時不捨？」

「捨不是推銷！」

「如何成為事業？」

「有無條件的事業麼！」

「是什麼？」

「完全的捨！」

「捨了多少？」

「無增無減！」

復又沉默了。

潔淨的光輝愈明亮。

世界像琉璃，無有絲絲塵痕。

祥和、寧靜、清涼。

是一個爽心悅目的時刻。

不久，二人又開始交談了：

「娑婆世界能如是？」

「淨琉璃仍是物相！」

「有無物相的世界麼？」

「不是無色界！」

「是什麼？」

「無五濁！」

「豈不同於虛空？」

「不是無的世界！」

「離於有無與虛空，即不成世界！」

「若知境界的真義，方識人間淨土！」

「你住的可是？」

「無所住！」

「祇能意會？」

「如飢渴得飲食！」

「仍不離感性和理性？」

「離則一無是處！」

「豈非要執於物相？」

「本無可執之相！」

「是什麼？」

「月世界！」

月世界，不錯！午夜的長空，明月坦然現露；把峻峭起伏的光禿泥山，照耀得分外清楚，寧靜的氣象，沒有生態的活動，與外太空的世界無異；原先活躍於夢雲感性中的情景，忽然變得猙獰了。

夢雲稍事調理了一下思維，然後站起身來，伸伸腰，抖抖手腳，舒展心身；拎起行囊，趁著明亮的月夜，繼續他的行程。

夜，出阿蓮，進入關廟的龜洞，經布袋（村）越香洋，到達新化鎮已經天亮了。夢雲在鎮上沒有停留，趕到那拔林接天寺早粥；寺主外出未歸，內有三數尼師，待人和藹；臨行時，還送了他一個紅包（供養）以酬苦行之志，的確令人感動不已。

出了那拔林，踏進山上鄉，便是人煙稀少的山野僻壤，零落的農家，顯得無比的孤寂，要不是到處洋溢著純樸的氣息，真叫人生起恐怖之感；可能是過於偏僻，夢雲一直沿著村道行走，盡量避免驚擾人家，朝東北方向進發，直到抵達青山的李仔園，時近黃昏，才選擇了一間規模很小的帝君廟，卸下行裝，入廟歇腳，算是鬆了一身緊張的束縛，喘了幾口舒適的大氣！

李仔園地方，早年遍野李仔，近年改種芒果和荔枝，雖然尚未達到收成獲利之時，但未來的希望，在臺灣經濟飛躍，百姓生活水準提高的趨勢下，豐碩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

黃昏時刻，關帝廟裡的一位爐主（輪值廟務的負責人）葉先生，年逾天命，家境小康，在村裡擔任鄰長已經三任了；為人熱心公益，膝下三男一女，長子在臺北一所專科學校任講師，次子是位大學剛畢業的實習醫生，三女就讀師專，幼子在農業學校攻讀，有意繼承父志，從事農業生產。葉先生見夢雲是位外省籍的出家人，對之特別禮遇，所有飲食，吩咐葉太太在家裡蒸調，然後用飯盒送到廟裡。

天黑後，他們交談甚歡，詳述了日據時期，他被征做軍伕，曾經去過海南島菲律賓，在廣州市也住過幾個月的往事；言談之下，對大陸錦繡河山非常嚮往，可惜身為日軍軍伕的他，除了替日軍做苦工，根本就無法暢遊自己的祖國，瀏覽美好的名勝古蹟。

翌晨，離開了這個偏僻的村莊，葉先生推著腳踏車，熱情地送夢雲走出青山，指引往東山通白河鎮的方向和路徑，然後踏車還歸李仔園的回程。

東山鄉有間碧軒寺，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寺之建設像廟宇，主持寺務的是位老沙彌；

唐式掛褲，日式木屐，戴頂網狀的老線帽，瘦弱而且有點樸樸，間歇性的老人咳，不時吐著濃痰；右手的食指與中指，被香煙薰成褐黃色，短髭稀落，滿臉皺紋，看不出他有些許出家人的威儀；當他見夢雲來到，瞄了一眼，就很快地溜進寮房去了。

夢雲無心瀏覽，朝那尊黑面陳舊的觀音菩薩像，虔誠地頂禮離去，走向白河鎮的大道，頂著海洋熱氣壓的陽光，沿著護路樹蔭，繼續他的漫長行程。

白河市區不大，建築平常，街道尚稱整潔，有山城純樸之風；夢雲出了鎮，很快就進入後壁鄉地界。

後壁鄉地處嘉南平原，乃寶島穀倉之最，可謂物產豐饒的好地方；後壁鄉的緊鄰就是嘉義，市鎮頗具都城架構，陸空交通兼備，尤其是鐵路系統，除了南北縱貫線，尚有通往阿里山的森林線，以及糖業運輸系統；綜合的說，嘉義擁有糧倉之譽以外，木材集散業堪稱全省之冠。

夢雲踏進市區，先找到了佛教會館，館以寺為址，寺主心化尼師，係大仙寺開參和尚的女弟子，曾受日本教育，對中華文化及族性都很陌生；在她的心目中，一切好的來自日本，一切壞的來自中國；言語中，總會雜滲一些日文，情願放棄自己的閩南話。

是夜，夢雲為她介紹中國佛教的史實，以及大陸河山，所有名勝古蹟不離伽藍的真貌；尤其是四大名山八小山，八大叢林十六道場，舉凡代表佛教輝煌歷史的事蹟，給予她幾乎不敢相信的敘述；促使她發覺身為中華兒女的光榮，潛意識中生起恍然感悟的慚愧。

寺中常住很少，相互之間於俗世的情誼，多少都有一點親戚關係；因此，今人不免是一處家庵的感受；若非嘉義佛教會館設立於此，興辦一些弘法和慈善的事業；的確！很難看出她們住持寺務，關係佛教精神的任何行為！

夢雲在寺裡住了一宿，第二天便乘森林鐵路奔向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一間慈雲寺，早期為日僧所建；光復後，產權歸山林管理所執掌，寺中收入微薄，連維持三數人的起碼生活都有困難。可能是基於這種原因，寺務無有僧尼住持，僅一老嫗充任打掃及照管門戶之事；夢雲進到寺內，首先交出百元，囑託買些米菜，並聲明將於山中作七日之遊；七日中，不定食住，任聽方便。

（按民國五十年，幣值不同現今，百元之數，可以購米十斗。）

夢雲如此行為，無非聊盡心意，藉故結緣罷了！事實上，七日間，他於寺中僅接受了一餐早粥，一碗湯麵的供養。

阿里山上，景物宜人，處處流泉飛瀑，滿眼叢林茂竹；山巒綿延，群峰聳立，鳥唱蟲啣，叫鹿鳴；真可謂靜寂時，萬籟皆默，動噪時，遍山和應；曼妙的自然景觀，超塵脫俗，尤

以出色的日出與雲海，更是令人神往陶醉。

七日中，夢雲漫山遊蕩，隨遇而安，的確滌淨了許多煩亂，淘盡了所有思慮；默默地，將自己與大自然溶為一體；靜靜地，像一個漠視宇寰的夢幻者，誠然；

山泉滌慮花飛影 巖頭樹下守明靈

忘我忘世枯情逝 不沾虛妄不染真

如果說，山間林下，悠遊自在，勝過天神享樂；那末，此時此刻的夢雲，較之天神更加愜意！幾乎已經忘了他是正在行腳參方哩！

時間是不能留住的，七日後，夢雲踏著時光的足痕，載著輕快的心識，乘火車離開了阿里山，由嘉義走向斗南，然後轉入雲林縣府所在地的斗六鎮。

這一天，夢雲著實走了不少的路，當他到達斗六的真一堂，已經是入黑時分。

真一堂是所儒釋道三者綜合性的龍華堂，所謂三教合一的架構，內裡卻全以佛教為標榜；無論是儀式、唸誦、法會，乍看之下，儼然佛教伽藍。這種堂制，在大陸也很多，傳聞這種安排是來自三武一宗之難，為求生存而有的產物；旨在民間對佛教之敬，早已根深蒂固，僅以道教開立門戶，是百姓們很難接受的信仰；因此；立三教同堂，影射龍華三會之識，其實，於佛典之說，如是影射，可謂謬調！

夢雲進入真一堂，首先瀏覽了內部的裝飾和設備，看起來與大陸模樣大同小異，祇是以物飾的價值而言，其差距相當的大；譬如浮彫壁飾，爐鼎燈臺，香桌法物等，不夠精細，品質平常；尤其是三聖塑像，遠不及大陸所製，悉皆出自名家之手，其莊嚴生動，是中華文化中頗具代表性的藝術之作！當然，海隅澤地，幾經變遷，能夠保有如是成效，事實上，來自閩粵移民的祖宗之風，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只少，今日大陸，淪於苦難，連起碼的宗教信仰，已經成為奢求，遑論海的這邊，常處自由歲月，一切循法依律，應該不僅是物質文明的國度，其精神享受之方便，鐵幕之內，無異淪於地獄，望此天堂而心嚮神往，羨慕不已哩！

夢雲邊看邊想，有些入神之際，忽然迎面走來一位廟祝，朝他打個問訊，然後略詢來意，便非常親切地引導至客堂招呼；客堂陳設簡潔，頗為引人好感，即所謂無有浮華之氣。

廟祝似乎對佛教有偏愛，尤其是對夢雲這位外省籍的苦行僧，除了讚譽之外，對大陸叢林極為嚮往，惋惜不能與之為伍，參學古德範。也可能他對於現前佛教的種種，不能滿足其崇仰精神的代表性觸發他有著譏嫌身受失去自在的自卑性；因此，他的佛教認識領域中有了偏差，於交談中，使夢雲不得不為之解釋。

交談中的經過內容是這樣的：

疑：「出家人為何不能四大皆空？」

詢：「你以為四大空得了麼？」

疑：「四大都不能空，出家幹什麼？」

詢：「你所說的四大是什麼？」

對：「當然是酒色財氣！」

釋：「佛法不作如是說！」

問：「怎麼說？」

答：「以地、水、火、風四種性謂之四大！」

問：「經典中是這麼說嗎？」

答：「是的！」

問：「什麼經典？」

答：「有很多經論談到四大，譬如圓覺經，瓔珞經，最勝王經；以及俱舍論，成實論等。」

問：「所謂酒色財氣四大如何說？」

答：「那是道教中的說法！」

疑：「大陸叢林自耕自食，臺灣為什麼不一樣，大陸來的老法師，大法師那麼多，為什麼不倡導？」

釋：「大陸叢林並非全是自耕自食，即使寺產龐大，絕多數是租賃方式，由佃農代耕；實際上自耕自食的都是一些小廟，尤其是寺中成員屬於家族性的。」

疑：「書上許多記載均屬子虛？」

釋：「不是，許多記載都是早期古德們的事蹟，屬於史實文獻！」

問：「為什麼不稟承古風？」

答：「時代的變化，歷朝對佛教貶多於護的過程，有許多事是無可奈何的！」

問：「我曾經問過許多大陸法師，他們的說法跟您不一樣，為什麼？」

答：「大陸來臺的法師雖多，卻很少幾位住過叢林！」

問：「大多數住什麼性質的寺院？」

答：「城市性的。」

問：「請說詳細一些好麼？」

答：「同於現前的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

問：「全是經懺道場？」

答：「不盡然！有經懺，有講堂，有學院，有慈善事業！」

問：「禪堂之類？」

答：「禪堂雖有，流於形式。」

問：「您住過禪堂嗎？」

答：「住過，像天岳、開福、天童、以及瀉山等。」

問：「情形麼樣？」

答：「各有千秋，但天童具有代表性！」

問：「是不是強調腿子工夫？」

答：「早期是很強調，甚至掛單行者，也得具備一個時辰的盤腿本錢；後來逐漸改革了，但每年冬期十七之禪法會，仍然是非常嚴格的，往往十七下來，總少不了打毀許多香板或柳條！」

問：「真打？」

答：「打還有假的麼！」

問：「參與者受得了嗎？」

答：「沒有人勉強參與！」

問：「中途可以不幹嗎？」

答：「除非溜單」

問：「什麼叫溜單？」

答：「就是偷偷地溜走！」

談話至此，他的偏好是禪，是苦行；聽了夢雲的話，極為嚮往大陸的禪堂生涯；同時，他也向夢雲提出指導禪坐及禪參方法的要求。從他的語意中，夢雲發現他極為鄙視念佛法門，在他，認定念佛太過簡單了，應該是屬於老先生老太太、以及村夫愚婦們的專利；他並不知道念佛法門不是他所想像中的事，即使他曾經親近過淨宗大德，可是，他並不瞭解所謂的「念佛容易往生難」的道理。

於是，夢雲在隨緣化度的原則之下，慈悲地指導了如何坐禪，如何參禪，以及修學禪法的一些不可或缺的條件，便以疲倦為由，希望早點安頓，以便養息，而結束了並不融洽的長談。

翌晨，夢雲用過早粥，向廟祝告假離去，循著北上的大道，朝林內鄉進發。

林內有一間圓明寺，該寺的前身叫做林內佈教所，創立於民國二十一年；到臺灣光復，於三十七年才改建為寺，成為林內鄉的第一處伽藍。

圓明寺的艱辛開拓，完全歸功於了淨及忍妙二師徒，二人雖屬尼師身，但為教為法，卻不讓鬚眉；尤其，到後來，忍妙師增添了維定高足，如虎添翼，興建中的寺務，蒸蒸日上，

漸趨理想，一所完善的道場，屈指可期！

夢雲來到圓明寺，適巧午齋時刻。

用齋時不知是尼師們尊敬這位苦行僧，還是別有用意，但可以確定，絕非是男女有別之故；因為，寺中有一位在家中年居士，是與寺眾共住同修的。

飯後，夢雲沒有停留，隨即告假離去。

離開林內，夢雲就近探了通往竹山鎮的路線，便循道轉往南投縣；一路上，山水處處，林園田莊，點綴其間，滿眼盡是純樸的鄉土氣息，行進間，令人心曠神怡，舒暢極了。雖然，慣於行腳，走遍了東亞地區，尤其是內陸的大江南北，所見的山水之勝，遠超眼前的壯麗；可是，日月迭移，年齒與閱歷於感性的反應，自然能夠發覺各有千秋的情懷；因此，行參的知識領域中，更加容易底顯露心識遷流的變異，反映出道業倍增的事實證明。

翻山越嶺，度水過橋，竟然走到天黑，沒有達到竹山鎮；是走岔了路？是根本迷失了方向？夢雲停下腳步，打量四周的環境；但見山巒圍繞，梯田漫佈，腳下村道，迂迴其間，鮮見屋宇成莊，稀落的一二磚瓦草房，遠村道，伴山麓，孤零冷清，在夜色迷茫中，更是充滿了神秘感。

處此情景，夢雲沒有停留，索性循路前行，決意找一處可供夜宿，能不驚擾路人的 場或神廟，以便能安度過一宵。

夜，已經有了冷露，淡淡的新月，隱顯於雲天，夢雲忽然驚覺，時正秋末冬初，山野間，夜的氣溫，侵襲人體，有了些許涼意。於是，他的腳步加快了，希望覓得一處避風之所，以便獲得歇息，蓄養明天繼續行程的體力；尤其是一個有經驗的行腳僧，在行程中懂得如何維護正常的健康，如何應對可能造成的危害。

趕了好一些路，終於來到一間土地廟；廟的建造是紅磚紅瓦，牆壁上平滑的石灰；廟堂內，供奉一尊泥塑的福德正神，白鬚粉面，在微細的燭光下，洋溢出神秘的神祇力量。夢雲在土地廟裡卸下行囊，將排列兩旁的兩條長木凳合併在一起，舖上毯子，然後和衣而臥。

他是太疲倦了，一天來所趕的路長而且遠，加以日間未曾用食，僅只吃了一把炒米和一些溪泉，透支了不少的體力，他需要以睡眠來恢復；其他的，此時此刻，只有暫且拋開，置諸心外。

沉沉的夜更深，夢雲的心識在疲倦中逐漸迷茫——

這是一間富麗堂皇的殿宇，殿中人群攢動，像是大家在爭先恐後，圍觀什麼奇人怪事似的；殿之正中，沒有供奉任何佛像或神像，僅僅設置了一把長方式的高腳木椅，大小像一張單人床，椅背彫刻精緻，蟠龍踞虎，煞是生動。椅上，躺著一位身穿百衲衣的苦行僧，作吉

祥臥；椅前，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有的胡跪，有的膜拜，有的合十，有的俯首，站在較遠的則爭著往前蠕動；殿外，人們似乎在不斷的增加，顯得非常的擁擠。

他們在做什麼？

椅上睡熟了的苦行僧，仍舊安祥的睡在那裡，擠滿殿宇的人群，好像與他無關。

好久，殿中響起了宏亮的聲音，發自一位髮白鬚的長者；但聽他說：

「各位！今有僧寶駐此，機會難得，我想請求他為我們開示法要，指點迷津，啟迪智門，能得解脫。」

語聲甫落，另一位青衣老者皺了皺眉說：

「好是好，可惜他正在熟睡，怎好打擾他？」

「是啊！怎麼辦呢？」

人群中異口同聲，此起彼落；殿宇裡掀起一陣騷動。

椅上的苦行僧似是為騷動所擾，緩緩地睜開眼，瞄掃著殿中人群；隨即，坐起身來，結跏趺坐，盤踞在大木椅中間，然後啟口言道：

「善哉仁者！誠意感人，山僧身為佛子，開示佛法，廣弘要義，乃責無旁貸之事。」

語頓，緊接著說：

「眾生沉淪六道，上三者以苦為樂，迷惑不覺；下三者，承受疾苦，不得出期；我佛慈悲，為眾生一大事因緣而捨俗出世，尋求解脫之道；前後歷經無數艱苦，身心倍嘗磨鍊，直至一日，於菩提樹下，頓然覺悟生死真貌；於是，以四十九年歲月，廣弘所得，普利群命。然而，無始以來，眾業深重，智慧為之障礙，難得出離；因此，佛陀度比丘，付法燈，薪傳後世，稟承宣化，接引來茲，饒益眾生！」

說到這裡，苦行僧環視全殿，但見一個個聚精會神，歛念正心，歡喜聆聽；於是，改變方式，朝大眾宣說道：

「善哉仁者！佛法深廣，無從說起，不如個別提出問題，山僧當場作答，較為符合實際，以免徒聆山僧自話，不得必須法益！」

此語一出，頓即掀起一陣騷動，交頭接耳，議論許久；好一會，纔由白髮白鬚老者止住紛紜，高聲言道：

「各位稍作思維，以隨問隨答的方式，向僧寶領請教益！」

就這樣，開始了精彩的問題解答法會：

問：「誦經說法，各人方言不同，鬼道眾生，如何獲取功德饒益？」

答：「鬼有五通，不受方言障礙，即使外國鬼類，亦不例外！」

問：「豈非鬼比人強？」

答：「五通雖具，限於鬼道；是類眾生，受感惡報，與無漏之學無緣；一旦惡業受盡，投生他道，則諸通盡失，同諸眾生。」

問：「住於人道，有無漏通之緣？」

答：「修學佛法，即便有緣！」

問：「其他各道，甚至天神，亦不可得？」

答：「如是如是！」

問：「人間祭典，宰殺牲畜以為供品，鬼道眾生並不能食，豈非藉鬼之名而飽口福？」

答：「因此，佛教講求香花水果為供。」

問：「佛教中元普度時，不是以素食大事鋪張麼？」

答：「佛教本無中元普度，七月十五日乃是出家佛子解夏之日；原有目犍連為母淪為鬼趣，縱彼使盡神通相救，亦不得出離，經釋迦世尊指示，以解夏日打齋供僧，行盂蘭會，承彼等功德力，救度目犍連之母；是以，有素食大開施門的做法。」

問：「素食同樣不為鬼食，何異牲禮？」

答：「食乃眾生之欲，普施之作，依瑜伽餓口法，而滿彼食欲之習氣！」

問：「食欲習氣之說如何？」

答：「譬如煙酒之習，即使戒了，習氣仍在，飲食亦然。」

問：「供養香花水果，又是為何？」

答：「一則尊重世尊住世時之教誡，二則以表慎終追遠，三則莊嚴禮儀。」

問：「為何不捨世俗之作，而行佛教中之香花水果供？」

答：「佛教本身，一直如法奉持，唯普施超度，乃順國之傳統，民之遺風。」

問：「超度之說又如何？」

答：「依盂蘭盆會而來，準瑜伽餓口而作，功德無量無邊。」

問：「禪師之意又如何？」

答：「超度是有功德，唯必須認識者，與其死後求他，不如生前自度；就像父母子女之間，與其相互依賴，不如自己奮鬥。」

問：「生前與佛無緣者如何？」

答：「死後唯有仰賴超度了！」

問：「超度與被超度有無利害關係？」

答：「無有！但超度行法之人，於讀誦唱念時，若不能虔誠正念，則所有功德之因果，得

由行法者背負，而超度功德並未減少；因此，行法之人於因果的認識，千萬不要掉以輕心，以免淪落三塗之苦！」

問：「禪師亦信因果嗎？」

答：「因果律乃佛法之要旨，任誰也不能抹煞！」

問：「禪師念佛嗎？」

答：「倘若識得念的意義，便無有不念之禪師！」

問：「豈不是同樣修習淨土嗎？」

答：「念佛並不是修習淨土，何況禪師同樣住於五濁惡世，必須時刻使心識清淨！」

問：「禪師習禪，意欲何往？」

答：「習禪者原本在即身成就，唯山僧願力不同；但求生生世世為大乘比丘，住此五濁惡世接引眾生。」

問：「不欲成佛？」

答：「成佛乃修證之果位，但山僧無有願力世界。」

問：「什麼是願力世界？」

答：「如東方琉璃，西方極樂，悉皆願力所成！」

問：「是否凡所有立願者，皆可建立願力世界？」

答：「不可！因佛界的成就，固係願力的莊嚴，但必須眾生之行與信相應，因果法的串連，往還法相的契合，非僅誓願而已！」

問：「如果行者的成就不達果位，願力世界能否建立？」

答：「無修無證，願不成力，佛界如何建立？即今之所謂度人，山僧尚且只能認同是弘法利生，不做度他之想；故謂，若欲度他，必有度他的本錢！何況所云度者，必須達到於此岸得度彼岸的境界，方始謂之度也！」

問：「如何是弘法利生？」

答：「所謂弘法，就是弘揚佛法，將佛法宣說解釋於沙界眾生，使其獲得饒益，即是弘法利生！」

問：「於佛法的宣說解釋，豈非得入經藏？」

答：「唯有深入經藏，證得智慧如海，才能弘法利生！」

問：「僧伽中所有僧尼，皆能弘法利生嗎？」

答：「已深入經藏者即可！」

問答至此，遠處傳來陣陣雞啼，大地一片漆黑。

不久。鐘聲宏亮，震撼原野。

土地祠裡，頓歸寧靜。

東方已逐漸開啟了曙色——

夢雲為洪鐘的震撼所驚醒，揉揉眼，定定神，方始發覺夜來的勝境，竟然是意外的南柯夢；神識的馳騁，與冥靈眾生的交往，以一個行腳僧來說，是一些不可執著的虛妄和雜念，應該是屬於不清淨的！

醒來後，靜聽鐘聲不遠；心想：那可能就是德山寺的晨鐘聲。

於是，在水圳中草草盥洗，便整裝出發，踏上參訪的路程——

竹山德山寺，位於竹產極豐的南投縣竹山鎮，建寺迄今約二百餘年，是一處古剎；現前的寺貌，已經不是「唐山式」的建築物，據達超與玄清二尼師說：現前的宮殿式建築物，剛完成不到一個月，前幾天纔舉行落成典禮，法會盛況空前。

寺側，建有一座頗具現代化的大慈講堂，完工於四十七年；目前正籌劃建一座極樂塔，以及配合林木景觀，開闢為佛教的風景遊覽勝地。依兩位留學日本，宅心仁慈的發心尼師的願力和德行，應該是指日可待的；加上地方人士的熱忱支持，夢雲合十祝禱，祝福圓滿如意，為寶島佛教，接引更多的眾生。

夢雲得德山寺兩位尼師殷勤的招待之餘，趁著晌午的時光，背起包袱，轉向名間鄉。

名間鄉風景宜人，山水秀麗；境內民情純樸，閩客兩藉，相處融洽；唯一遺憾的是通婚阻礙極大，多少青年男女，因之而遠走他鄉者大有人在。

名間有一赤水村，村民的先祖來自福建漳州，以陳姓為大戶；據說村莊之名，是承沿於祖先遷移至此，於漳州赤水延壽寺，請來清水祖師金身奉祀，時間是在清道光年間；直到清咸豐五年，由陳姓子孫鳩資建寺，並奉祀地藏王菩薩；寺名依清水祖師而得，村名為紀念故鄉而定。

夢雲來到清水寺，心裡甚是不安；因為，寺貌陳舊，幾近殘破。香案上，枯萎了的瓶花，污穢了的供水，以及有名無實的香爐；在在處處，一股敗壞了的淒涼，令見聞者為菩薩叫屈，為祖師難安。

於是，夢雲卸下包袱，毫不遲疑地動手清掃；心底默念著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的聖號，意念祝禱能有發心僧尼，像德山寺一般，籌募重建，恢復道場莊嚴。

值此時刻，走進來一位面容憔悴的老者，瘦高體型，略微佝僂；緩緩地步入殿內，用目環視殿中情景，頓然露出驚奇；及至目光觸到夢雲時，臉色變成由驚而喜連忙趨前稱道，心中至為歡愉。同時，他以閩南語自說自話地表白道：

「我生病了，好久沒有來這裡；今天感覺舒服一些，打算來好好清掃。唉！佛祖的地方，沒有吃齋的人照顧，永遠是沒有辦法的。」

夢雲聽不懂閩南語，只能從斷續的語意中去猜測；不過，他卻希望他能說國語，順便告訴老者，如何恢復伽藍的莊嚴。於是，他探詢地問道：

「會說國語麼？」

老者聞言，心中又是一驚，連忙改口，以生硬的國語，挾雜部份客家語回說道：

「你是國內人，我還以為你是我們這裡的人哩！」

夢雲聽了，知道可以溝通意見，便將語句儘量放慢，與之交談起來。

「你是國內出家的？」

「是的，已經四十多年了！」

「今年幾歲呀？」

「四十九啦！」

「那你是做小孩就出家囉？」

「是的！七歲出家的！」

「好啊，與佛有緣，真好！」

「你有多少歲了？」

「四十六，比你小，請多指教！」

「這座寺院，怎麼不聘請出家人來發展？那樣會得到很多人支持！」

「沒有人好請，人才難求！」

「祇要誠心去求，一定可以請到！」

「我也希望，因為我身體不好，很對不住佛祖！」

「多求求韋陀菩薩，他一定會護持的！」

「你能不能留下來呢？」

「很抱歉！我正在行腳中的。」

「行腳做什麼？」

「自我磨鍊，發現自己，認識自己。」

「聽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苦修！」

「哦！我懂了，你真甘心！」

談話至此，殿內也整理得差不多了；看看時辰，夢雲提出告辭，但未得要領，拗不住留

宿一夜的盛情，只好緣隨主便，留了下來。

黃昏時刻，天氣已涼，時近農曆開年；夢雲這才想起，對方為什麼帶病來寺，原來除夕就在眼前，地方上的信徒們，免不了新年來寺燒香禮拜，祈求平安吉祥；他必須把寺內沖洗擦拭乾淨，以便迎接新春的來臨。

但是，此刻夢雲心中另有打算，計擬遠諸塵囂，找一處山野，獨自排遣世俗之節，而投身寂靜深慮之境；於是，第二天零晨，便悄悄地離開了清水寺，往田中方向走去——

往田中，欲越過山巒，跋涉飛揚黃霧的泥土路；冬天的東北風很強勁，偶爾馳過客運車輛，咫尺之間，不見天日。

夢雲有意進山避節，便毅然破黃霧而行；可惜爬上山嶺，舉目探望，腳下去向，緊接著的就是下山坡；原來並非綿延山海，可以擇地而遊，把自己投入理想世界。

悵惘之餘，他祇好轉入一片相思林地，暫作迴避之所——

談到年節，在夢雲的心目中，一直沒有好感，無論任何的節期；自從他於民國三十七年的端午之日，被抓伏而演變成補充壯丁的那一刻起；看到月餅、年糕、元宵、粽子、春餅等應景食物時，潛意識中的憾事，頓然湧上心頭，掀起不快的情緒，連想到過往十年又一百天漫長的歲月。

他說不出那些日子的過程，其所經歷的是些屬於什麼性質的內涵：

是些什麼呢？他的思維拉到了遙遠——

民國三十七年的端午節。

晨起，夢雲在浮丘山雷音寺裡，把例行的事物料理妥當，八點左右，下山前往泉交河應赴邱府之供；去時，隨身只攜帶了一支引磬，以備上供時使用，可以說，其餘身無長物。

午後，受供畢，離邱府準備回山，行至渡船口，適巧有三位老總（軍人之別稱）在搬運物品，其中有位班長模樣的大個子，突然向夢雲打招呼：

「大師父！幫幫忙好嗎？」

老總所說的幫忙，是要夢雲搬東西；當然，這在一個出家人來說，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於是興喜而應，起手而動，以盡其己力的態度，幫忙搬運物品，送到船上。

約略一句鐘，所有物品裝載完畢，夢雲用手拭除滿額的汗水，然後移步離船；就在此刻，老總班長持槍挺立船頭，面露兇相，隨即舉槍瞄準夢雲，怒聲喝道：

「站住！坐下來！乖乖地跟我們走！」

晴天霹靂，使夢雲震驚不已，忍不住詢問道：

「要我跟你們去那裡？」

老總班長聞言，冷漠的說：

「跟著船走，不許多問！」

夢雲心裡頓地感悟，搖搖頭，默然坐下，思緒如潮湧，意念翻騰——

應供，世俗的節日，世情難卻，竟是如此的後果。

幫忙，舉手之勞，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惹來如此的麻煩。

抗戰的艱苦剛過，勝利的果實尚未品嚐，北方又在動亂頻繁；時局影響國運至鉅；加以多少政客逞一己之私，與匪勾搭，謀求利益，更使政府政策受到極大的阻礙。

又要動亂了。

夢雲在動亂中長大，戰火的蹂躪，動亂的戕害；在他的生命過程中，漫長的經驗歷練成敏感。

他有無限的感慨。

時間在沉默中流逝；船，順水而下，直駛金沙灣。

夢雲坐在甲板上，心想：

「該不該跳水潛逃？」

「還是諸業隨緣了？」

這是個必須選擇的時刻，關係著未來前途，甚至自幼出家，肯定今後生存意義的未來；那是個未知之數的里程，將如何適應與承受？雖然，動亂中最容易為環境變遷的理由，確定生命於生活中的自我價值；但是，依夢雲於佛法中薰陶的生命意義，必須執著於易服即是白衣，改容即是還俗的教規；因此，他纔想到「逃」的路子。

可是，他想到老總手中的槍，縱然是潛水也難逃槍彈的傷害；當然，如果在船上見機行事，憑他的身手，三個老總是很容易對付的；但他必須考慮後果，可能事了為寺院帶來「禍患」，損及清淨的伽藍。

就這樣，他冷靜的選擇後者，承受諸業隨緣了的感報。

船，隨湘江逆水而上，直駛湖南省會長沙市。

船抵長沙的埠頭已經很晚了，碼頭上靜靜底；老總班長交代部下好好看管夢雲，自己上岸辦事。

五月仲夏之季，氣候並不酷熱，但江邊的氣溫較低，濕風拂過，稍感寒意；夢雲盤坐船艙甲板上，像個被押解的囚犯。好在他心意已定，甘心面對現實的挑戰，做一個服從命令的戰士，承受不可知的未來命運。

過了好久，老總班長回到了碼頭，身後跟著一位軍官模樣的人物，二人屹立岸邊，吆喝

著他的部下把夢雲帶上岸；然後把夢雲交給隨來的軍官。軍官朝夢雲打量了一下，輕嘆著，搖搖頭，歉意地說：

「對不起，沒有辦法的事，他已經拿了人家二十五塊現大洋，我必須帶你回師管區。」

語畢，交給夢雲一套軍服，囑咐趕緊更換；然後，把出家衣褂打成一個包袱狀，扔向老總的帆船，並且咒罵道：

「你會絕子絕孫的，趕快滾吧！」

說完，然後轉向夢雲，委婉地說：

「我們走吧！情非得已，我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能合作。」

夢雲點點頭，默然不語，拆開了引磬，僅僅保留赤銅磬碗，小心地藏進衣袋裡；然後與軍官並肩而行，走向那個不知名的地方。

途中，軍官作了自我介紹，同時，也說明了三位老總那一夥的實情：

軍官姓宋，是師管區的工作人員。

三位老總，班長大個兒姓曹，是某部隊中一位營長的小舅子；二位老總是營裡的士兵，三個人由姓曹的領頭，專門替湘北境內一些有錢人，從事抓壯丁，頂替兵役的非法勾當；可以說，盡是喪天良，黑心兒的變相綁擄事件。

夢雲聽了，無可奈何地輕嘆著。

到達師管區，已經是夜半深更。

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看不出那是營區，倒是一處名符其實的棧房；滿屋子油與石糕以及海產腥臭，令人呼吸困難，忍不住作嘔。棧房裡，地上鋪了一層稻草，稻草上捲睡著近百之數的兵丁；夢雲被安置在人堆裡，面對著與寺院清淨莊嚴完全相反的兩個世界，他禁不住想到變幻的人生，從今後，他的旅程將是必然的坎坷！

翌晨，餓著肚子，近百的兵丁，被解送至荷花池的師範學校；到達之後，隨即交給另一部隊，編入補充兵營。中午，吃完飯，就被送上火車，開向廣州方向；經過四夜三天半，至番禺縣的魚珠港，登上海軍的登陸艇，這才知道，部隊要開往臺灣。

這種沒有喘息的轉運，幾乎是迅雷不及掩耳一般，使人像做夢，莫明其妙底就離鄉別井，僕僕風塵，來到了四季如春的蓬萊島。

初來臺灣，分發至鳳山灣仔頭營房，編入三十一軍司令部警衛連，每天擔任大營門的衛兵勤務，日夜各一班，不論風晴雨陰。

沒有多久，軍部招考政工幹部，夢雲得指導員之助，很容易被錄取；算算時間，前後整整一百天，由一名壯丁而至二等兵，而升任為少尉隊員。

的確，是一段歷經變化，如夢似幻的現實人生旅程！

從此，夢雲頂替著別人的身份，遁跡於軍旅，度著易相抱元的軍人生活；好在他曾經接受了大學教育，加以大寺小廟中歷經要職，無論知識經驗，較之一般同事，從事任何職務都要來得方便；甚至，還能稱得上勝任愉快！

幹上政工隊員之後，他的工作是編審，偶爾在舞台上也會客串角色，甚至導一場戲；不過，他並不熱衷這些，幾乎把時間都放在寫作上；舉凡小說、散文、新詩、廣播劇、相聲、歌詞等，樣樣都寫。

他把自己完全投入方格子裡。

在隊上，他的人緣雖好；可是，他無法忍受同事們的生活方式；譬如懶散、零亂、吃喝、賭錢、日夜顛倒等，舉凡梨園者的壞習氣，可以說全部都有了。夢雲出身僧團，生活薰陶完全相反；因此，他急於遠離此一單位，三番兩次，申請調職或調訓。直到三十八年，他纔經歷了第四軍訓班的訓練，然後轉入通信軍官訓練班，接受為期六個月的專業訓練；結訓後，分發至入伍生總隊。三十九年調儲訓班，不久改編納入陸軍官校任通信參謀；至四十一年，陸軍步兵學校復校，調通信組擔任通信教官，迄至四十八年退役為止；此期間，曾赴通信兵學校以及美國陸軍電子通信學校受訓；並曾奉派參予東北亞軍事訪問團。

軍旅生涯中，最使他畢生難忘的是陸軍官校期間；他奉派擔任小部隊示範演習工作，尤其是地形地物利用偽裝一科，曾獲總統親口嘉許，並數度合照留念。

其次是一位軍校同學與他鬥智三年，可謂刻骨銘心，記憶最為深遠的事；他們之間，兩度同學，智商不相上下；也因此，兩人相互不服，每較高低，而每次總是軒輊難分。

他們鬥些什麼智呢？

像電機的相量，以微積分計算，不用黑板，不用紙筆；用頭腦心算，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像一部總統手著的蘇俄在中國之書，限兩小時內翻閱一遍，然後參加考試，不得少於九十分。

像一份中央日報，限六分鐘翻閱完畢，包括電影廣告和重要的分類廣告啟事等；然後相互提出問答，以計題計分確定勝負；新聞稿必須回答大意，電影廣告說明戲院及片名。

像步兵學校的營房編號，那一號是什麼單位或用途；此次比賽，結果造成了今後全國的一個統一名稱，那就是廁所叫做「一號」；因為，步校營房編號第一號的正是廁所。

像在兩分鐘內，說出亞洲、美洲、非洲、歐洲四十個國家的首都名稱；並規定每一洲十個國家，不得少於十數。

像以五分鐘時間，說出國內二十處名勝，以及該地的特產。

像我國姓氏的堂號。

像三國演義中的人名，說出名字中相同一字者，譬如劉玄德、張翼德、曹孟德等。

像水滸傳中的武腳色所持兵器。

像紅樓夢裡女人的名字。

像歷代具有兩朝以上的元老名字。

像彈子撞擊時，從某點到某點，總共有多少三角圖的構成。

像一張折疊的紙，反復多少折，剪去一角以後，總共有多少三角形。

像火柴棒的排列。

像一個指定的波長，以一個半波的電正，說出被衝擊的次數若干。

像以一個茶杯的蓋，離地一公尺時，其所遮住太陽產生的陰影，說出它的半徑是多少；而每一不同大小的蓋子，規定不許用尺計量。

總之，他二人的鬥智，均發生於不經意或刻意中，所包含的範圍極廣；尤其是刻意的，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公平的競爭。記得有一次，二人分別設題，准許對方提出三個可能的問話，然後猜出所設謎題是什麼？此一智商的考量，後來成為傳播事業的節目，以及學校社團的遊戲項目。

那些意義與趣味兼具的日子，除了引人入勝之外；在夢雲的寫作生涯中，更是最為精彩的題材。

想到這裡，山腳村落的鞭炮聲，拉回了他的遐思；頓地回到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新年之中——

夢雲在山上住了幾天，眼看濃厚的年節氣氛漸淡，便背著行囊下山，步向田中方向；越過山脊，穿過一片相思林，便可望見田中的市鎮就在眼底。

山路迴旋，盡是黃土路，每當汽車過去，或是一陣強勁的東北風；隨即飛起漫天黃塵，令人呼吸不得，近乎窒息。

行至半山，路之左側，有一山寺，隱匿密林之中。

夢雲轉入山寺，寺前有一幢日式民房，庭院裡，有一中年居士；相遇之下，居士迎了過去，向夢雲虔誠禮拜，不斷地念誦著阿彌陀佛名號；然後邀約至民房中接待。

屋主人不是別人，正是駕著三輪車，在中南部從事電化弘法的邱在居士；邱居士熱心教務，二次大戰結束後，一邊行商，一邊學佛；一邊發願建寺，終於他利用碧峰里這一日本人創設的神社，徹底改建整修，立為佛教寺院，命名鼓山寺；原意是沿用福建鼓山，表徵中國

傳統佛教之精神。開基之後，傾家變產，完成了大雄寶殿；隨後，有鑑於在家身不合住持寺院，乃禮請新竹靈隱寺無上法師之高足常圓尼師，並率十餘尼眾，完全接管；而他自己仍舊做他的環島弘法工作，可謂是一位放得下的發心菩薩。

邱居士與夢雲交談之餘，二人非常投緣；當然，主要原因是他極為崇敬苦行。到了午後四時許，邱居士載著他的器材下山弘法去了；夢走向鼓山寺——

夢雲來到寺前，稍事瀏覽，便有尼師出來招呼；首先引導至大殿禮佛，然後客堂待茶。客堂裡的白色牆壁上，掛有一幅中堂，乃是青松尚未還俗以前所題的字；兩邊對聯乃道安法師的手筆，字法流暢，稍嫌無力，但不失僧團中難得之作；唯一遺憾的是以道老之尊，不該於上款之中，書以「常圓上人」字樣，可謂太失體儀。

因此，當常圓尼師來到客堂接待之時，夢雲曉以利害，囑咐趕快收起掛聯，以免引來譏嫌，而種下違律的後果，將來於因果上擔負不起；無謂的損失，緣於無意的造作，那是非常不合算的。

是夜，夢雲於寺中掛搭一單，適巧有一黃姓青年，借住寺中苦讀，準備投考大學；他被安排於同寮房，同一大通舖。雖然，這在律制上極不如法；但是，尼眾道場，又能如何？他只好在清冷的夜晚，坐守台階之上，戴星月，披涼風，投入禪定之中了。

翌晨，夢雲在鼓山寺用罷早粥，隨即下山，馳往員山方向。

出了田中，越界便是社頭鄉，首先接觸的便是清水村的清水岩；清水岩位於一片相思樹林之前，岩立為寺，相傳係福建泉州上方禪院，以苦行立志的覺通禪和所開山，時在清雍正六年間，結茅庵於東大武山之西麓（現之寺址）；起先，通禪和旨在潛修，未幾，傳聞所至，善緣廣結，迨於乾隆二十三年，改茅庵而成伽藍。

清水岩之建築，曾經滄桑，幾度荒廢，現有之寺貌，雖然猶同往昔；但是，覺通禪師的一些遺物，卻早已不知去向。而今，寺中無僧尼，形同山神廟，住了一些俗家老少，不避雞飛狗吠之嫌；洵然，不禁為覺通禪師之初發心哀悼。

唏噓，但願多少年後，有發心菩薩至此，重整當年香火。

夢雲懷著沈重心事，離開了清心岩，來到泰安村的善德禪院；該院創建於民國二十四年，首由妙修尼師開山，修尼師原係苗栗大湖宏法院的當家師；修尼師率徒營寺，拓荒不辭艱苦，至四十一年圓寂；現在住持達錦尼師及監達甚尼師具戒台中寶覺寺，原為修尼師剃度弟子，修尼師圓寂後，復禮妙果老和尚為師，但求依止，學行佛法。

善德禪院，地處幽靜，遠諸塵囂，猶若大陸尼庵之雅境；唯獨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師僧教化，但能辛勤苦修，老實念佛罷了。

行程中，想到佛教僧團的教育水準，以及修學方式；不禁感慨泣之。

戰後的臺灣，百廢待舉，尤其是日人統治達五十年，雖然我國民間的傳統信仰尚存，而佛法挺盛的唐宋面目，早已是日本式的了；所謂日本式的，乃是強調學理，偏於孤雅，縱然出家為僧，仍不捨宿妻養子，以寺院庵堂為生活的依止。就這樣，我國超脫的叢林制度，苦行修學風氣蕩然銷損，以至而今的伽藍，到處是在家男女主事，和多少僧俗身份不明的怪現象；中國佛教遷移來臺復會，於教務的整頓，戒法的建立，僧教育的實施，為時十有餘年（文字述事時間為民國五十年初），似乎大陸叢林式的長處，在臺灣很難尋覓；相反，經懺和法會，爭名與逐利的事業，卻極其用心，甚而至不擇手段。

因此，思及未來的發展，將是如何面目時，那末法中何處尋求正法的後代，欲想承接前人的棒子，會是如何模樣！？

唉！但願多少補處菩薩，或者是化身羅漢，能夠降臨宇寰，為教為法為眾生，布施一份力挽狂瀾的饒益功德！

夢雲自幼出家，從來耳濡目染，悉皆是以慈悲喜捨為心，以六波羅蜜為法；完全的，學佛，證道，弘法，利生，別無旁騖。如今，步履所及，舉目所見，豎耳聽聞；「如法者」何處生身！？行腳參訪，無依止處，無效行所，能不哀麼！

末法時代，如修學者，自我不肯突破，一味底歸咎於業障，寄望於因緣，無異是鵠候奇蹟；殊不知，佛陀住世之時，雖屬正法，仍不免末像之事；同樣，吾人時處末像之期，又豈無正法之事！有道是，道在人弘，法由僧舉，無有不能成辦者；倘若德高依戒定慧而為典範，望重依菩薩行願而為準則，那末，無上的正法，不就常住娑婆世界了麼！

夢雲於行程中想得很多，引發無限的感慨；就像是路側的景物，顯逝交替，綿綿不絕。雖然，他明知道「想」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唯有僧團中每一份子，個別供獻所能，共同維護吾教的前途；因此，心底裡計量了許多，存放於潛意識中，有待來朝的機緣成熟。

夢雲邊走邊想，不覺已經離開了社頭地界，來到了員林的紫林禪寺。

紫林禪寺的建築很特別，有點像英國和西班牙官邸屋頂的造型，顯得有些堆砌式的零亂；寺內，有似基督教堂的佈置法，如果，移去佛像和法物等，則很顯然是一處西洋別墅的大客廳。

進到殿宇，夢雲恭敬禮佛，然後環視一番；寺內靜極無人，即使是任何的有情生命，恰似隔世之境，洵然：

出塵此最清 幽邃遠鬧榮

殿宇隨時變 中西擇虧盈

入道尋知見 澄心住定中

世間縱繁雜 我願度無明

可不是麼？塵囂世界當前，纔能顯現出世的清淨；若非無明迷惑，學佛所為何來？佛法中，說明業力造作，總不離心識的分別！學佛之道，便是依於信願行而證真實義諦，步入阿耨三藐三菩提的勝境地。

夢雲在佛殿中沈思了許久，正待起身離去，卻瞧見門外走進來一老一少，兩位女居士踱步直入佛殿，雙雙朝佛像虔誠問訊；然後轉向夢雲，合十招呼，引導至殿側的一處精緻小客廳。

賓主坐下，年輕的小姐，將紫林禪寺作了簡單的介紹，備述經營建設的難辛；語言中強調這是一間私有道場，好像惟恐有人爭佔似的；好在夢雲與之無有任何利害關係，相談之下，倒也非常融洽。

但是，夢雲雖然感歎彼等之發心，完成此一新興道場，畢竟與佛教傳統的思想差別很遠，加以寺無有僧尼住持，他衷心裡不願久留；即使是時已薄暮，離天黑不遠，他仍然決意道別，奔向茫然的前程。

離開紫林禪寺，踏進員林鎮的街市，已經萬家燈火時刻，夢雲經人指引，走向市中心的公園，然後轉入一座陳舊的寺院。

夜色很黑，沒有路燈，夢雲穿過一道矮牆，發現寺門已閉，不見人影；心想不要打擾常住，便選擇了寺左前方的一座涼亭，做為憩腳之處，反正夜不倒單在他平常稀鬆，能有立錫之地，可謂心滿意足了。

涼亭裡有石桌石凳，夢雲卸下行囊，就在石凳上結跏趺坐，隨遇而安——

時正開春，但亞熱帶的臺灣，仍然免不了蚊蚋的侵襲；即使夢雲備有頭罩，卻也阻擋不住騷擾，尤其是鄰近公園，園中的蓮花池，正是生產蚊蚋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口響起由遠而近的人聲，隨即門燈亮了，清晰的看見兩位中年比丘尼自外歸來；她們對圍牆內的環境巡視一番，其中的一位發現涼亭中有人，連忙向涼亭走近，嘴裡並提高聲音詢問，說的是閩南語；雖然，夢雲不諳本地方言，但是，他猜想一定是詢問他。如是，他回應道：

「對不起，我是行腳比丘。」

中年比丘尼已經步近了涼亭，隨後又跟來了兩位；走在最後的一位是應門者，手裡還拿著一支手電筒，近了涼亭之後，用電筒的光照射著夢雲。

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以欠熟練的國語，禮貌的說：

「法師！這裡蚊子多，到裡面去養息。」

夢雲聞言，非常感動，但他聯想到很多，惟恐不便，於是回說道：

「女眾道場，不方便吧！」

「不會，我們有客房，都是出家人嘛！」

「我想——還是……。」

中年比丘尼見狀，笑了笑，回說道：

「不要緊的，我們這裡常有法師來，很方便的，不必客氣。」

語畢，未待夢雲回語，便招呼同道，幫著拿行李；然後領頭走在前面，進入寺中寮房，安排夢雲睡一間六席蹋蹋米房。在房中，簡單地分別作了介紹，然後道晚安離去。

房裡陳設很簡單，十分清潔，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完全的日式氣氛；當時，在夢雲的意念裡，生起強烈的反感，他認為中國的佛教，中國的寺院，中國的出家人，必須一切都以中國的為模式，表現出中國的特色。或許，八年抗戰中日本軍閥的殘暴，加之於中國人的太多了，使他的意念中遭受傷害的記憶太過深刻；因此，難免引發舊創的痛疼，雖然，他的潛意識裡從來沒有過恨忿，但傷痕的事實，總是起記憶的猶新哩！

一夜在恍惚中度過了——

翌晨，早粥畢，寺中的住持尼師與夢雲作了一次長談；原本急著趕路的他，經不住禮貌與熱忱的約束，在客堂裡心平氣和地聆聽住持的故事。

慧觀尼師，彰化溪湖陳姓大戶之掌上明珠，少具善根，十三歲隨母茹素，二十歲現沙彌尼相；於民國四十四年具戒獅頭山圓光寺，曾親近斌宗，妙果等大德。

現雙林寺原係妙果法師住持，後因年事已高，住持寺院很多，無法兼顧寺務；於四十八年聘請觀尼師來寺任副住持職，同行者有智慧及真道二尼師。自接任以來，可謂極度發心，喜捨奉獻，虔誠熱忱；尤其是寺務早已荒廢，幾達道糧也無之地步，憑藉著她慘淡經營，四處奔走之耐力，使寺務逐漸步入正軌，常住能得安穩；當然，最是難得的願心，她立意改建陳舊腐蝕了的雙林寺；夢雲聽了，衷心地祝福她，但祈諸護法神祇庇佑護持，早日滿願。

按：慧觀尼師於五十三年，妙果法師圓寂後，隨即應信眾之請求，繼任雙林寺住持；後來，於五十五年底，夢雲舊地重遊，觀尼師已購原屬臺中法院之寺址建地，計劃不久即將進行重建工程。後來，於五十九年動工，歷四年的艱辛，終於六十三年完工，同時舉行落成典禮；夢雲曾以長老身份，參與盛會，當時的主法和尚，是香港的明常老法師。

夢雲與觀師交談了一個多時辰，然後告假離寺，繼續未完的行程，步向彰化市。

彰化市為鐵運南北幹線的交匯點，所有山線與海線均於此處會合調車，可以說是臺灣鐵

運的重鎮之一。

進入市區，經人指點，到達了歷史悠久的曇花佛堂；在佛堂中稍事巡禮，得寺中一位中年居士的接待，交談之下，原來他就是負責該堂的林大賡居士。

林居士自三十五年接掌曇花佛堂，一直兢兢業業教務，不遺餘力；領導共修，澤被同道，以及熱心公益等事業，的確，堪稱發心菩薩，實屬難得。

夢雲在堂中沒有停留多久，當即離開彰化市，繼續前程，步向臺中方向。

出了彰化，越過一片平原，便是王田地方；山腰處，有一座善光寺，地處偏靜，山有清泉，水質很好，稍嫌石灰成份多了一些。善光寺的常住都是比丘尼，寺主及監院正值日本求學；夢雲不便多留，稍事瀏覽，隨即下山，當他抵達烏日時，已經入夜時分；祇得就近揀了一處公路候車亭，暫充避風擋露之所。

夜來，風很勁，挾著仲春的寒氣，使得夢雲感到不安；因為，候車亭在公路邊，四野沒有建築物，免不了寒氣逼人；尤其是車行處，一片強光，有若探照燈，使人精神威脅至大。然而，環視周圍，盡是稻田；雖然，他曾向過路人打聽附近是否有寺院；但是，所得答案，除了往回走，再返善光寺，便只有夜奔臺中，尋求歸宿了。

當然，梵行原本是苦，夢雲過去在大陸行腳全國，歷經五湖，懂得個中滋味，並不在意現前處境，若非車燈擾人，他是可以安住的；即使心念乍現，情識起了分別，而他，一念正思，如響斯應，剎那間，「道」與「生死」融會貫通，他已投入寂靜之境了！

夤夜，響起一聲高喊，夢雲身前出現了一位治安人員，黑色衣帽，挺立亭內；手中電筒光芒，照在夢雲的臉上，使他睜不開眼。久久，警察高聲喝問道：

「你是幹什麼的？」

夢雲聞言，聽他說話，操本省口音，心想他可能不太瞭解中國僧伽，隨即回應道：

「我是出家人。」

「不住廟裡，坐在這裡幹什麼？」

警察的語氣非常不好，幾乎包含了鄙視與教訓；夢雲不以為逆，溫和地回說道：

「行腳參訪，從事苦行。」

警察聞言，哂然大笑道：

「上帝造人，不是造你吃苦的。可憐！」

夢雲聽了，心念動處，仍以溫和的口吻答話：

「是叫人做什麼呢？譬如現在的你！」

「我是執行勤務！」

「不是也很辛苦嗎？」

「職責所在，不計辛苦！」

「誰與你職責？不會是上帝吧！」

「當然不是！」

「那末，又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為了地方上的治安！」

「太辛苦了，山僧非常敬佩你！」

「好啦！不要囉嗦，拿身分證給我看！」

夢雲應諾，掏出身分證交給警察；警察接過，藉手電筒的光，查看所載資料；嘴裡喃喃自語：

「外省人，還是個大學生，何苦？」

警察看完身分證，隨即交還給夢雲，然後囑咐道：

「沒有事了，你走罷！」

奇了，這麼晚，附近又無寺院，居然趕他走路；本來，夢雲想欲說出心裡的話，但意念動處，連聲應好；同時背起行囊，朝臺中方向行去，身後緊跟著警察的腳踏車聲，很快地擦身而過，不久就消失了身影。

夢雲步行於黑夜中，天上沒有星月，寒氣侵襲著他；他只好加快腳步，迎風戴露，邁著大步前行——

不知走了多久，進入市區街道，氣溫已不似郊外，夢雲周身有了暖意；雖然街市寂靜無人，但是，潛意識中所昇起的，總歸是人們聚集的地方。迴響中的喧囂，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的現實生態，有多少不是勞碌於無可奈何的無明裡，造成多少怨尤多少煩亂；雖然，不可否認的現實人生，免不了七情六欲的迷惑，但是，其中於國家社會真有貢獻的或然率，恐怕具有可信的百分點是非常的低。

想想，這個曾為日本佔據了五十年的地方，相較大陸所擁有的傳統，似是太過難求；而流通我國的宗教，已經融通了中國的具有濃厚民族色彩的潛力，展現在這個地方的早已變樣變質了！

廟宇成了家族或少數人的財產。

寺院多少神佛不分，甚至多少拖家帶眷的，仿效日本式的中國僧人；居然高為一寺之主，披紅祖衣領眾；尤其是現光頭（不是出家眾）相的優婆塞或優婆夷，竟然收徒授業，反為比丘和比丘尼之師。妙哉，怪事！

試想，宗教的主旨，在協助國家社會從事心理建設工作；如此的不倫不類，自身的問題複雜，又如何行為「心理清淨」的神聖工作？

從事宗教組織的領導者，您應該怎麼辦？

走著，想著；夢雲來到了臺中市的寶覺禪寺。

寶覺禪寺，據說創建於民國十六年，原由福建莆縣後果寺的方丈，於來臺弘揚佛法，經地方士紳之請，發起開山立寺，歷三年歲月，諸般建築，略具規模；後來，寺主交由妙禪和尚繼任第二代，現今的第三代住持是智性法師。不過，智性和尚似乎不管事，寺務之職由其在家居弟子林錦東居士負責。

禪寺之稱，在大陸是強調特色，標榜精神的寺之立名；禪寺的特色當然是禪宗，其精神是禪法，可以說以禪是為接引的本錢。除此，其他尚有講寺，律寺，淨寺等；有的，雖然並不以宗立寺名，卻也必有其特色，所謂道有所言，學有所恃，不會令人空手而還。

夢雲環島行腳，已經走遍了半個臺灣，綜其見聞，大約的情形是「有名無實」，無學可參，就像是「從河南到上海」，或者是邊遠荒陞；有的只是個樣子，有的連樣子也無，洵為可悲復可憂的現象，未來的和目前的後生，將如何是好？！

長江後浪推前浪，所掀起的浪的是什麼？

忍不住令人傷感令人愁：

是名？是利？

是變態的事業？

是低階層的出路？

是推銷自我的地方？

是獅子蟲抑是癌細胞？

不，不，不！！不！！！！

應該是個清淨、莊嚴、淡泊的世界！

應該是處修學、成道、弘法的地方！

有戒定慧三無漏之學。

有無量波羅蜜多之法。

有深奧非世俗者所能領悟的勝義諦。

有圓滿究竟善巧方便絕對的菩提道。

是無邊無際無上智慧的，

是無欠無餘徹底覺悟的；

佛陀的遺產，僧伽的家業，
舉凡信佛者追求真理的剎土！

進入寺之客堂，林錦東居士親自接待，一旁有智性和尚作陪，大家談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最後詢問夢雲，行程結束後有什麼計劃，能不能駐錫寶覺，協助辦理一些佛教文化事業，從事文字的佈教工作。

夢雲婉拒了，原因是該寺太商業化了，尤其交談之中，林居士的思想太過日本式的，他對中國佛教的傳統陌生得很；夢雲無意排外，但必須認知佛教的大乘精神在中國，同時，更不可以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喝了一杯茶，經林居士引導，參觀了全寺的設施，更聽取了未來的發展計劃；然後，夢雲告辭，佛前告假，淡然離去。

離開台中市，步向潭子。

時近正午，夢雲已經一天一夜又一個上午不曾食睡，加之行路里程太長，的確有些睏倦了；於是，他轉入一片相思樹林，選了一處墳地，就在樹蔭底下坐了下來，吃了些乾糧，然後結跏趺坐，藉著養息，恢復疲倦了的色身，養育不可一日或缺的法身。

時光荏苒，不覺已是黃昏時節。

夢雲啟目下坐，做了幾個鬆弛筋骨的動作，然後收拾行囊，準備繼續前程；忽然身後不遠處傳來一聲呼喚，驚聞之下，來人已經急步趨近，隨著山倒似的頂禮膜拜於夢雲的面前，並且要求道：

「師父度我！」

夢雲打量來人，跪在眼前的竟然是個年近半百的中年男子；兩鬢有些花白，頭頂有些禿脫，雙眼發紅，臉色瘦黃，神情略呈憂鬱；合十虔誠，滿眼欲滴的淚水——

「為什麼要我度你？」

夢雲忍不住反問來人，希望發現他的困難，以便伸出援手，度彼苦厄。

中年男子正襟胡跪，淚隨聲下，顫抖著回說道：

「我已經無路可走了！」

夢雲聞言，不免驚訝，連忙招呼來人坐下，並且問道：

「貴姓？把你的困難說出來好嗎？」

「敝姓陳，家就在附近，原本在臺中做生意，替人擔保支票出事，生意跨了，妻子不久前病死醫院；長子去日本以後就沒有了音信，二女出嫁後因難產死亡，第三和第四兩個兒子，服完兵役就一直不肯回家，聽說在臺北做流氓；而今，靠幾分田生活，日子還過得去，但是，

人事的變遷，心身的打擊，生命的末路；總之，我已經到了絕望的地步。」

夢雲聽完來人的訴說，自然對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於是提議去他的住處，以便作一次深談。

陳姓男子聞言，打心底生起歡喜心，臉上掀動了笑；連忙替夢雲扛起行囊，大邁步前面領路。順著大路，進入潭子，轉向東邊村落；不久來到一幢磚瓦房，一橫三間，倒也清淨；中堂供有西方三聖，磬齊全，香爐中的香環煙柱繚繞，說明信者很虔誠。

堂屋中坐定之後，陳姓男子趕緊燒水泡茶，把屋子裡的電燈換亮，問明了夢雲非時不食，便斟茶以敬，算是供養；然後移椅坐在斜對面，合掌恭敬，期求開示。

夢雲喝了幾口熱茶，詢明了他的學佛情形，深知對方有出世之念，乃是為了家庭的變故，傷感不堪忍受所生；於是，以分析的方式勸勉鼓勵，告訴他先以在家居士身學佛，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待機緣東山再起，自有達到理想目標的一天，千萬莫為一時的打擊盲目出離世間，畢竟出世間的生涯，仍然是自度度人的事業；再說，兩個兒子不學好，正是試驗自己度他的能力，最好的歷練機會，又何必捨近求遠呢？！

二人一夜深談，非常融洽。

第二天，陳姓居士備了早粥供養，一遍又一遍的感激夢雲的開示，直到夢雲告別，離開了他的家門。

夢雲別了陳居士，往后里方向行去。

后里，太平山麓有一座私建的毘盧寺，寺主是豐原望族呂厚庵先生的遺孀，林氏及四位千金與二姪女，共同發心；起初皈依大湖法雲寺覺力老和尚，但均未出家現僧尼相，悉以優婆夷身戴髮修行。

毘盧寺環境清幽，山色與氣候，堪稱世外桃源；如果，能夠名符其實，如法住持，那末，不失為是一處理想的修行道場。

夢雲在寺中用過午齋，隨即離山北上。

一路上，感慨良多；他已經逐漸地在否定將來的希望；他想到，今日的佛教，如果不能建立起叢林制度，如果不能男女分住，如果不能強化戒律，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如果不能嚴格度眾（出家），如果不能推行僧教育，如果不能制止小廟的畸形發展，如果不能擴大弘法工作，如果不能團結合作，如果……。

未來的佛教將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甚至，真正成為社會的累贅！

尤其，老的，大的，頗具知名度的；如果不能以身作則，不能力圖革新，不能如法行止，不能承先啟後，不能敬老尊賢，不能捐棄名利，不能慈悲喜捨，不能……。未來的教界，將

是可悲可歎的。

佛教的末法，必然是漫佈伽藍。

那時候，彼此的競賽，不是修養，不是法務，不是……。

那時候，相互間是名利的炫耀，貪欲的鬥爭，自我的強調，以及毀損佛法的無心造作；一味地，在功德福報中討生活，就像是楞嚴經裡所說的：

「可憐憫者！」

走著想著，不覺中來到了清水鎮，順著水圳，往右，拾級而上，高出市鎮很多的碧華寺，像是懸在半空，令人有不得不往上爬的感覺。

寺裡正在舉行法會，香火鼎盛，人群熙攘；但不知是什麼日子，在夢雲的記憶中，決非任何佛菩薩的誕辰。

夢雲抱著看熱鬧的心情，步入了令人窒息的煙霧裡，擠進了大雄寶殿；禮佛後，稍事巡視，仍又退返殿前，接近人群——

一位裝飾入時的婦人，坐在彌勒菩薩的座側，搖頭晃腦，渾身顫抖，嘴裡念念有詞，好像頗具通神通靈的本身。

善男信女們似乎非常敬畏她，一個個上前求教；有的問病，有的問命，有的問婚姻，有的問名利；甚至擇日，喪葬，出門等等，可謂包羅萬象，名符其實的萬事通。

夢雲旁觀了一會，搖搖頭，離寺繼續行程；走在路上，心裡一直認不住要瘋笑起來，他無可奈何的感歎著：

「乩童進了寺，妙透了！」

可不是麼？今日的伽藍，有幾許是清淨，是莊嚴，是淡泊的啊？！

夢雲出了清水鎮，行行復行行，進入大甲鎮已經是日落黃昏；陌生的地方，夢雲不知何處掛單，幾經探詢，得人指點，來到東陽村的永光寺。

永光寺如果說是寺，不如說是精舍，木造平房，不異民房，客廳式的殿堂，臥房護衛兩側，前無庭院，後面卻有花園；四周環境清靜，沒有塵囂，真可以說得上落葉有聲，是道地的蘭若處。

夢雲進入寺門，將包袱與雨傘擱置門口，擺下了掛單的架勢，然後進殿禮佛；禮完佛，佇立於小客廳的木椅旁，等候知客招呼。

不久，來了一位比丘尼，示坐獻茶，頗為慇懃；隨後，又來了兩位比丘尼，年近半百，胖瘦分明；當她們見了夢雲之後，胖的氣勢頗傲，一直盯著他的頭頂，嘴裡不斷地喃喃念道：

「頭上沒有戒疤，不像是出家人，不能留他，讓他到別處去！」

她講的是閩南話，夢雲不能完全聽懂，但可以猜測她的內容，尤其是那種揮手的表情，更能肯定她不歡迎的程度。

夢雲經此情況，原本就有意打消掛單的念頭；因為，擺在眼前的三位比丘尼，實在不適合他這位苦行的禪和。但是，他親睹如此惡劣的出家尼眾，心裡不免難過。

於是他告訴知客，要她瞧架勢，意思是告訴她，不是出家人，懂得如此的擺譜嗎？詎知，胖尼師根本不識此道，反而說：

「我早看見啦！一個破包袱，一把破雨傘，丟不掉的，誰稀罕！」

她講的仍然是閩南語，夢雲只能猜測，不能領會；唯一可肯定的是，胖尼師是外行，不懂。

此刻，知客尼師起了惶恐，連忙用國語對夢雲解釋：

「真對不起，我們這裡都是女眾，不能留你，請不要見怪！」

夢雲也有點傷感，當然，更責怪自己來錯了地方；於是，說句「不要緊！」就告假離去；雖然，此刻已經是夜幕低垂；但是，他是個苦行禪和，並不在意這些，事實上也難不倒他！何況，當他問路的時候，鎮上的人告訴他，鎮北還有一間金華堂哩！

走在路上，夢雲用手摸摸為歲月逐漸消失的香疤，忍不住笑了笑，自言自語的說：

「燃頭供佛，居然變成了戒疤，妙！」

黑夜裡，在大街小巷穿梭，問了好幾次路，終於找到了金華堂。

金華堂原係龍華堂，創建於民前二十四年，由地方人士共同興起；早期設備簡陋，只是一處共修之所。

夢雲抵達該堂，但見堂內悉數六旬左右的老婦人，不禁心中嘀咕；幸好，隨在他身後走進來一位戴眼鏡的老先生，見夢雲踟躕不前，便加緊腳步，趕到他的身側說：

「師父是遊方行腳的吧！裡面坐。」

夢雲聞言，心中釋然，連忙回答：

「行腳是實，遊方不敢！」

老先生聽了，面有喜色，緊接著說：

「步不出戶，腳如何行？」

對上了，夢雲想不到小小的金華堂居然藏龍臥虎。

「步不出戶，誰來這裡？」

「總歸是遊方的！」

「山僧浪跡天涯，父母存亡未卜，無方可遊！」

「孝子不捨親，怎的連個消息也無？」

「無始以來，化小為大，管他消息做甚？」

「沒有消息，如何能夠化小為大？」

「有了摯機，塘水不會外落！」

「師父不肯慈悲？」

「苦麼？遞將來！」

夢雲忽伸右手，一展一合，緊逼釘人。

「這……」

老先生措手不及，怔在一旁，好像是在尋找對策。

適巧，迎面走來一位老菩薩，朝老先生嘀咕了幾句；她說的客家語，夢雲聽不懂。老先生連忙轉向夢雲說：

「她在怪我不懂待客之道！師父請裡面坐，我已交代她為您安排住處！」

說完，老先生前面領路，進入一間日式蹋蹋米房間；老菩薩也隨著送來了茶水，還有一盒子糖與餅，招呼至為親切。

老先生忙著倒茶，送手巾，然後相對坐，似乎意猶未盡，指著糖餅和茶，虔誠地問：

「雲門的茶餅，師父的什麼？」

夢雲莞爾，然後淡淡地說：

「喝不是渴。」

「噢！原來是臨濟兒孫，難怪，難怪！」

「識得多少？」

「三十六年走曹溪，未見虛堂老宿！」

「見著了靈源？」

「不為己甚！」

「曾覓雞足蹤跡？」

「路途遙遠，至今遺憾！」

「求什麼來著？」

「向上一著子！」

「有布梯的搭著處麼？」

「不想擷明珠！」

「掌握之中？抑或是等而下之？」

「上下皆不得！」

「魚少得了水麼？」

「今朝遇甘霖！」

「雲不是雨，莫切盼！」

老先生心生歡喜，起身頂禮致謝，然後告假離去。

客房一片寧靜，夢雲擁被依牆，意念中不能清淨，他在想：

雲，不是雨，雨不離雲。

是雲麼？

四十餘年僧伽生涯，雖然一直在維護雲的價值，捨棄了多少炫耀；但是，時代的變遷，人事的更易，似乎迦葉的常定，肯定了末法，眾皆期盼於未知的明天——

雲，總歸是游移的，展現於無際的虛空；尤其是湛藍淨潔的時候，雲會顯得更為清晰；各式各樣的人，都想掬一把，裝一袋，將它永遠留在身邊，盡都摒棄了它的價值。

雲，是無心的，沒有煩惱，沒有厭倦，一直悠悠自在；如果，誰要想留住它，只要具備能力，懂得雲的價值的話。

可惜，人們的眼，卻執著於晨昏的幻化，即使嘴裡在唱著，亦不過迷惑於跟藍天相陪襯，誰也不會說出它的價值來。

雲，曾經不止一次的流露灑脫，告訴人們可以模仿它的自在，卻不可以抹煞了它之所以自在的條件，那許許多多的構成因素。

雲，嗯！原本就不是靜止的，尤其是較久的時刻——

游去，疾也好，徐也好。

浩瀚的太虛，廣闊的大千世界，森羅萬有，去來無礙。

展現，美也好，醜也好。

人的意念，情緒肯定見聞，管他如何？反正無損於遙不可及的事實。

心安理得，自己畫像；是因，是緣，是自然性！無須計較，也可以不必認真——

夜，寂靜無聲，

雲，已不知何處；

躲在客房打盹的，

休息夠了，明天，

走出屋子，頂著天，

誰說是看雲去？

思量的：

如果是麗日中天？

如果是崎嶇的山路？

如果是出不去的黑漆世界？

如果是個下雨天？

如果戴著斗笠打著傘？

如果躺在車廂裡？

如果根本步不出戶？

如果——

如果又如何？！

是什麼纔是什麼！

何必編製許多盡是雲的夢！

隨緣吧！雲總是無心的。

夢雲一夜休歇，第二天清晨，老先生慇懃的送他離開金華堂，送出了大甲鎮，一直送到鐵砧山下；才依依分手，各向前途。

走在縱貫線公路上，夢雲的心念中，計擬未來的行程，他想到「偏遠」的純樸，山水間的古剎，能否頻添許多見聞；因此，他把腳步轉向苗栗的山線，遠離鬧市的塵囂，儘可能從事尋幽探勝的行程，或許搜集到一些不為傳聞的事蹟。

隨著元宵節的過去，寒風也逐漸遠去，起而代之的海島亞熱氣候的早春，挾著強烈生意的新綠，像輕巧的貓步，不覺地已經展現眼前；令人擔負起時光的來去，亦喜亦憂的心裡反應；算算，民國五十一年，竟然是夢雲離鄉別井第十五個年頭的開始。

這天，時近晌午，夢雲來到了頭屋鄉的飛鳳村；穿過阡陌田，沿著山麓，舉目環望，卻不見村落；但見遠方山腳處，在一片綠蔭隱覆的樹石中，掩藏了一座看不出是農家，抑或是個祠堂廟宇的小房舍。

夢雲循著方向，朝著綠蔭走去。

這是一處峽谷形的田野，田疇成梯形，田畦裡大部份是紅薯，其他是蔬菜，少部份是雜作物；除此，靠近避風的山腳，是一畦畦初綠的秧苗。

夢雲橫越了田疇，趨向山腳的房舍，步上石台階，走進一幢緊靠山岩的半壁殿堂；抬眼掃視，靠岩的部份，原來是一處天然石洞，石台上供奉著石刻觀音菩薩像，雖然彫刻得其不精緻，但法相極為莊嚴。菩薩前，陳設簡單，供物法器，卻並不缺少什麼；殿右，有一幢磚

瓦平房，此刻正是炊煙裊裊，想必是寺僧在忙著午齋吧！他下意識的摸了一下自己空著的肚腹，心裡計算著中食應該有了著落。

就在這個時候，身邊響起了腳步聲，隨後也響起了問話聲：

「師父！接假。」

夢雲聞言，未及回顧，一位中年婦人已經出現眼前；但見她手中擎著供飯，小心地呈放在石供桌上，然後合掌問訊，狀極虔誠，而且未待夢雲回話，緊接著又問：

「師父從那裡來？要到那裡去？」

問完，肅立一旁；夢雲見狀，心想這位婦人的言行，已經不是優婆夷的條件，應該近似式叉摩那的樣子，不禁升起了「她是否是戴髮修行的女住持？」於是，坦誠地回說道：

「我是行腳僧，作環島參訪。」

「哦！辛苦了。」

隨即招呼接待，並託代為行供養，然後轉入磚瓦房，準備午齋去了。

夢雲卸下行囊，清洗手腳，漱了漱口，便上香打供；供畢，午齋也好了，中年婦人引導他至廚房兼齋堂共進中食。

食罷，又引導他作了一番參觀解說：

原來，此地最早是地方人士，一位名叫羅普雲的居士，偶然發現此一天然山洞，洞似龍狀，龍嘴有甘泉流出，清涼味甜，傳說還能治病；因此，很快就傳遍了村里，逐漸擴大至外鄉鎮，一時遠近善信，紛紛湧到，有的祈福，有的求水，時久形成為石觀音寺，首由羅普成居士負責；未幾，改由羅普樹居士擔起住持重職；現前，是由魏姓居士管理，附設有誦經團；寄望將來，能有發心僧尼，效法古德的宏願，建築成一所純佛教的正信道場。

午後小歇，陸續來了一些誦經團的團員，大家請求留下，為之宣講佛法，廣結善緣；但是，夢雲礙於不諳客家語言，未便滿彼所請，隨即告假離去。

行程中，他想到五明中的語言明；如果，立意住寺領眾，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首先就得學習地方語言；否則，無異是一個不懂外文的老師，從事外國人的教學事業，試問，那將如何溝通？

提到五明，夢雲認定身為人天師範的僧尼，是應該具備的條件；基於「語言」是溝通情感交流的工具，「醫方」是解除眾生痛苦的恩寵，「工技」是幫助人類謀生的本錢，「因明」是知識經驗的導引「內明」解脫生死的道路；對度己度他來說，有了工具，恩寵，本錢，導引，道路等條件，當然，就能達到圓滿功德的境地！

然而，靜觀近世紀以來，於僧團來說，不僅難見長江後浪的威武，反而有一代不如一代

的趨勢；想想，末法的事實證明，果真愈來愈明顯了嗎！記得佛陀住世之時，乃是正法的鼎盛時期，卻也同樣發生像法與末法的事實；推而及之，末法中也可以出現像法，呈現正法！如果僧尼們能夠發心行道於正法的話，佛陀住世之時，不也是殷切的希望麼！尤其是將要入滅於雙樹林間時，更曾諄諄告誡與囑託！

僧尼是佛陀的傳人，每一份子，都有不可旁貸的責任；否則，那不僅是辜負了佛陀，更應該有愧於施主哩！因此，吾輩人天師範，你可曾時刻詢問自己：

語言適應於地區？

醫方濟世於眾苦？

工技幫助於人類？

因明展現於知見？

內明弘傳於群命？

有多少？會多少？知多少？能多少？

是否是一個不學無術的蒙騙者？

從來伽藍有句：

施主一粒米，

大如須彌山，

吃了不知道；

披毛戴角還。

夢雲一路上邊走邊思考，甚至想到未來的日子裡，將如何去面對現實，奉獻本份；至少，盡一己之力，以圖報答四重恩德，於因果的律法之前，莫為自己套上枷鎖，淪落三塗的苦惱世界！

在這段明日又天涯的僧伽旅程中，耳濡目染，幾乎為了眼前的緣境不敢肯定自己；要不是從小就與佛法結下了深緣，蒙受了太多的好處；很可能，在大學求學的時刻，在軍中任教的時刻，早已經不是現前的僧伽身，度著一千家飯，孤身萬里遊，為出生死苦，隨緣度春秋的日子了。尤其是十年的軍旅生涯，無異是生平一大考驗；眾所周知，那種複雜的環境，那些良莠不齊的成員，以及許許多多徒嘆奈何的生活方式，在在必須自己像蓮藕般，雖住污泥而不會為污泥所染；的確，那不是容易熬過去的哩！

走著，想著，就這樣，日行夜宿，來到了南庄的獅頭山。

獅頭山是臺灣的佛教勝地之一，位於南庄鄉，以及新竹的峨眉鄉；也就是說，從苗栗的南庄進山，先至超昇寶塔，然後是勸化堂、輔天宮、開善寺、舍利洞等；過了獅頭岩，便是

地屬新竹峨眉的元光寺、萬佛庵、靈霞洞、梵音寺、海會寺，出山而達金剛寺，往東，經珊瑚潭，便是北埔鄉了。

夢雲上了獅頭山，在超昇寶塔用早粥，元光寺吃午齋，夜宿靈霞洞側，靠近登山道的樹林裡；本來，他可以掛搭萬佛庵，但是，基於純屬女眾道場，要就是外道神廟。當他別無選擇的時候，山間林內，樹下一宿，對行腳僧來說，那是理所當然的好地方；雖然，獅頭山的環境，常年處在陰惡潮濕的一面，尤其是蚊蚋之多，幾乎可以跟貴州的雲霧山相比；好在夢雲是個老參禪和，最能適應環境，行忍無虞，甚至甘之如飴哩！

夜已深，山風微寒，彌漫的濕氣，掩殺林間應有的清涼之感，加以天上飄落著毛毛細雨，使得濕氣更濃；即使極具經驗的夢雲，也感到不好受。於是，他只好遷回萬佛庵的廊簷下，暫且盤腿打睡，鵠候明日的來臨，然後繼續未完的旅程。

值此時刻，夢雲甫自安靜下來，身側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逐漸地來到面前，夢雲藉著渾濁的路燈光亮，發現站在眼前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穿著深色夾克，深色長褲，可惜看不清他的神情模樣、

小男孩出現之後，未待夢雲啟齒，竟然撲通跪倒在地，嘴裡結舌著顫聲的說：

「師父，總算被我找到了，求求您，收我做徒弟！」

這突如其來的事題，使夢雲莫明所以，於是問道：

「您認識我嗎？」

「不認識！」

「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嗎？」

「是的！找像您這樣的師父！」

「你瞭解我有多少？」

「跟我想的一樣！」

「什麼樣？」

「像您！」

「一個苦行僧？」

「不是，是武林異人！」

「哦！」

夢雲聽到「武林異人」四個字，對眼前的小男孩，已經洞悉了十之八九；心想，又是一個武俠小說的受害者，於是繼續問道：

「你說要做我的徒弟？」

「是的！」

「出家為僧？」

「不是！」

「那是要幹什麼？」

「學達摩心法，少林武功！」

「學到了又幹什麼？」

「再也不會受人欺侮，還可以行俠仗義，浪跡江湖！」

「跟人打架？」

「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你喜歡管閒事？」

「天下事，天下人管！」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

「什麼時代都一樣！」

「武功再高，也抵不過機關槍！」

「所以要學達摩心法！」

「你知道多少？」

「書上看了一些，搞不懂！」

「達摩心法是敵不過槍彈的！」

「不是武林中的至高無上之法嗎？」

「誰說的？」

「武俠小說裡說的！」

「你相信？」

「當然相信！」

「你相信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嗎？」

「信是信，不過他們沒有俠客厲害！」

「刀劍拳腳，暗器輕功，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那又怎麼樣？」

「保護自己，扶助弱者！」

「誰是強者？」

「欺侮我的人！」

「怎樣欺侮？」

「他們打我！」

「你打不過他們？」

「人多不是好漢，哼！總有一天，我會打他個落花流水！」

「他們為什麼要打你？」

「他們不跟我玩，不准我跟他們一起！」

「所以你就先動手打人！」

「您怎麼知道？」

「這就是他們打你的原因！年輕人，打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打人，或者是打抱不平，更不是英雄好漢！」

「要怎樣才是英雄好漢？」

「為國家社會奉獻自己的人！」

「我這麼小如何奉獻？」

「所以你首先得把書讀好，學得一技之長，然後才可能談奉獻！」

「可是……。」

「你逃學了，離家出走了，不敢回家，是嗎？」

小男孩俯首不語，夢雲把話題轉向閒聊，有意無意地問出來小男孩的家庭狀況，同時也詢明了住址；然後從行囊裡取出一條毛線被，囑咐他安心的先睡上一覺，明天送他回家，而且還向他保證回家之後，只要好好唸書，不會受到處罰。小男孩聽完，心裡似乎落實多了，不久就沈沈睡去，響起輕微的鼾聲；夢雲見狀，忍不住打內心升起一份感慨，暗言道：

「畢竟還是個孩子哩！」

第二天清晨，夢雲領著孩子離開了獅頭山，經北埔，轉往竹東；二人來到鎮上，問明了小男孩的住處，把他送回家門，交還給藍姓夫婦，也就是小男孩的生身父母；同時，還開示了一番道理供作參考。

夢雲別了藍姓夫婦，走在路上如獲重釋，不由地加快了腳步，朝五峰鄉的五指山走去。

五指山，新建佛教道場，由生定法師開山，華露藍縷，慘澹經營，的確備受辛苦；生定法師原係北埔人；全家侍佛，妻女皆已出家，於北埔俗家設有蓮寺，臺北善導寺江蘇籍的守成法師，曾借寺潛修五年。

生定法師是位刻苦耐勞的苦行僧，為五指山道場，聽說不事緣化，變賣家產而營建開拓，心血與錢財悉皆供養；可惜沒有幾年，遭遇意外，未盡天年，懷著遺憾而逕登西方，不免令

人惋歎！

夢雲在五指山盤桓了三日，遍遊五指山區域，毫無拘束的閑散了幾天；算起來，這也是由南到北，行腳參訪半年多，最是難得的清淡自在之遊。

四天後，夢雲循竹東原路，北向新竹市，沿路從未耽擱，不日即已抵達市區；不過，他一向對城市的寺院沒有好感，僅作川流似的禮貌行為，匆匆轉進青草湖靈隱寺，立意參訪這座古剎。

靈隱寺的建設，式樣近似福建省的鼓山，略具叢林模樣，塔堂兼備，佔地頗廣；是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糾葛不斷，有僧俗之爭，有同門之爭，所以很難興旺，更難留住寺眾，寺內尚存老弱僧尼，除了念誦之外，其他都很陌生；可謂古剎之嘆，三寶已趨歿落階段，但願有力之士，發心丕振，再開祖德之風，則教法具幸了。

夢雲遊罷靈隱，復往一同寺，然後在印順法師的福嚴精舍打了一個轉，便匆匆取道繼續北上。

當天黃昏，來到楊梅鎮，經人指引，找到了回善寺；寺貌古樸，有點像福建漳州的建築，規模雖然不怎麼宏偉，卻極富宗教氣息；寺前寬敞，古樹蔭翳，挺有清涼之感。

夢雲進到寺中客堂，有大仙寺具戒的心妙法師出迎，他是該寺的住持和尚；賓主坐定之後，心妙和尚把回善寺的概況，做了一番介紹，尤其是正在興建中的納骨堂，以及計劃中的藥師殿，安養堂，延壽堂等工程；願心令人讚佩，稱得上是發心行者。

是夜，二人談了很多，他對觀音山凌雲寺的志淨老和尚推崇備至；探詢之下，原來志老是他的剃度師，玄妙法師與他情同手足，可惜不是要好的法侶；他之所以來此落腳，多少有點關連。

第二天清晨，夢雲告假離寺，心念中，載著許多的感慨，續往北向前行。行程中，迎著仲春的盎然生意；茁壯的綠，湛雅的藍，姹嫣的紅，樸實的淡；展現出世人惱，俗人煩，行者警覺的自然聲色。

人，原本就在聲色中討生活，感藉自己的耳濡目染，確定情感反應；是非對錯，善惡美醜，分別於循環相對的意識之中。因此，多少無明煩惱，多少愛恨怨尤，像磁與鐵，一觸即著，難分難解；尤其，更有多少無奈，幾乎不能自主，由是哀苦終生。難怪人到老了，總會想起許多憾事，有意無意底流露出輕微喟歎；使人感到人世的滄桑，無常迅速，不禁慄然驚嚇，惶惶不安！

然而，人生如是，為何待到老來感歎，卻不肯少年承當，及時醒悟？這就是佛法中特別提出研究的問題。諸如：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時度此身
復如：

繁露洗塵埃 春雨潤世紀
生住大塊中 逐物尋自己
遷流情不禁 聲色定事理
今朝不悟道 明日何所期

苦呀！為什麼？

樂呀！有多少？

想想：何者不是計較！

夢雲走在路上，思緒如潮——

陽春的晌午，行路上難免有點溽暑之感；夢雲的衣服已經濕透，幸虧中壩在望，可以找間寺院趕齋歇腳。

中壩地屬桃園縣，有月眉山圓光寺頗具有名氣；其開山和尚妙果法師，是為臺灣地區教內尊宿；曾經於大陸遍訪知識，參學叢林，算得上是位曾行萬里路的行者；尤其是臺島聲望，知名度極其響亮，幾乎遍及全省。據說，月眉山圓光寺的創立，有檀越邱阿興伉儷，是妙果法師的金剛伽藍；捐地逾十甲，獻銀逾萬元，布施之心，難能可貴。

提及妙果法師，與山僧相遇天岳，曾有一面之緣；而且，那次的會晤，頗為深刻，印象新鮮。

記得那是山僧駐錫天岳，出任方丈和尚之時，算起來應該是十九年前（今時五十一年仲春）的事；春水泛濫，冰雪匿跡，濕氣仍帶寒冷，天候卻趨溫和，而載負森羅萬有的世界，相繼地活躍起來了，有形無形底蠕動著；在組合著一個個不同的循環，展現出生住異滅，或者是成住壞空的多元化現象。

春，尤其是仲春，總歸都是青翠的活躍，擁有絕對的生氣！

天岳山梵音寺隱匿在無際的綠色中，來往的雲水僧隨著時節也開始流動了；這天，方丈寮的衣鉢侍者性空比丘，掀啟竹簾子步入內客堂，向我合十問訊，然後言道：

「有位來自臺灣的比丘，堅持要求見大和尚！」

我輕應了一個「好」字，性空比丘朝門外召喚道：

「進來吧！」

「阿彌陀佛！」

語音落後，內容堂出現了一個比丘，稍嫌瘦高的個兒，約近中年；見到我，即行五體投地大禮，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然後合十胡跪，顫聲言道：

「向方丈和尚求懺悔！」

我有些莫名所以，側首問性空比丘：

「怎麼回事？」

性空比丘合十恭敬回答：

「對方丈和尚大不敬，是性空指點他這麼做的。」

我聽了，仍不知何事，先示意面前胡跪的比丘站起來，然後要性空比丘敘述原由。

原來求見者是慕天岳山之名而來，順便參訪方丈和尚；然而，當他進到侍者寮，誤認性空比丘為方丈，性空咄之，掀啟內容堂的門簾，指點方丈面目；可是，當他窺見盤坐堂上的方丈，不過是個未及而立之年的小伙子，立即生起驕慢心，並說：

「方丈那麼年輕，大概是乃師傳座的吧！」

性空是衣鉢侍者，年逾六十，是湘陰法華寺的退居；來天岳山做侍者，完全是發心任職，祈願於生活的接觸中學取法益。當然，以他三十多年的僧伽生涯，無論是見聞經驗，應該不是盲目行事的魯莽比丘；也就是說，如果天岳山的年輕方丈毫無德養，他不會降格求教，發心勞務的。試想，當他眼見參訪者言行驕慢時，打心底會生起如何的意念？於是，他把參訪者引至侍者寮，以責備的口吻言道：

「堂上無德，某甲有德？雖然癡長六十又三，也曾住持法華；如今承蒙方丈和尚慈悲，掌管衣鉢重責，雖然不敢妄言行止有度，事理無礙，法樂融融，只少上啟般若，中修向上，下持五大部。某甲住山，發心勞務，又是所為何來？難不成是登山等死，但求方丈說幾句封棺法語的麼？」

參訪比丘聞言，頓生惶恐，面顯愧色；倏地胡跪塵埃，頂禮求懺。

性空見了，心念慈悲，便將這位名號妙果的比丘，引來方丈寮；於法緣中求取造化，不至空手而還。

當我聽完經過，示意妙果比丘坐下，并囑性空侍者奉茶；良久，提出了第一句話，指向面前訪客：

「達摩渡海來華，留下祖師西來意；座下海陸塵勞，可有向上言句？」

妙果聞言，驀然起身離座，合十當胸，又要頂禮膜拜了，我連忙抬手阻止，囑彼坐下答話。然而，妙果極不自在，嘴裡道出一句「請大和尚開示」之語，亦是斷續顫抖；我只好放低語音，先予安撫，然後說道：

「識得祖師意？」

「不識」他支吾著。

「遺下的是無門？抑或是無相？」我問。

「不知道。」他低聲回答。

「一個無字，在你的心念中，可曾量出了尺寸？」我仍不放鬆。

「慚愧。」他的情緒漸趨穩定。

「如何是你的敲門磚子？」我探詢。

「慚愧。」他稍作思考。

「洞庭一葉帆，你見過沒有？」我追問。

「不懂其中玄妙。」他終於說話了。

「你不是妙果麼？」我仍不放鬆。

「奇玄也無，何生妙果！」他坦然了。

「奇玄不是祖意！」我撥斥。

「請示祖意如何？」他詰問。

「只在此山中！」我肯定地說。

「……。」他仍想啟齒。

性空見狀，趨近妙果，朗聲言道：

「好啦！和尚慈悲，還不禮謝！」

妙果似乎有些茫然，但身不由己，聽從性空之言，頂禮稱謝，隨著性空離開了方丈寮。

後來，聽說妙果法師第二天一早就下山，繼續參學去了。

事隔十九年，時潮諸多變化；孰知，十九年後，夢雲萍飄海島，有緣往詐參學行者，不知會晤之後，將是什麼情景？那稍嫌瘦高的身影，如今是何模樣？！

中壢到了，夢雲經人指引，找到了圓光寺，可惜沒有見到妙果法師；聽說因病往大湖法雲寺休養去了，洵然，機緣不合，失此時刻，於五十二年他他則撒手西去，竟然給夢雲留下永遠的遺憾！

這，大概就是「緣境如是」，非人的心念可以把握得了的道理；展現於極端殘酷的現實，給予人們作為老來回憶的素材吧！

懷著惆悵，夢雲折返中壢火車站。

駐足站前，他展望前程，大都市行將接近，一貫不喜繁華的他，心念幾轉，生起了往回走的念頭。

臺島行腳，原想參訪，數月行程，不免失望，似乎無學可參；既然徒耗草鞋錢，何如回返甲仙刀耕火種，課徒授業，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山野之僧，豈非上上之策！

一念起，心意快，搭上南下的火車，結束了海隅探玄的里程。

——全文完——

千佛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chiefsun.org.tw/index.php>

千佛山菩提寺 電話：06-5958106 地址：台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 466 巷 1 號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任意印製發行